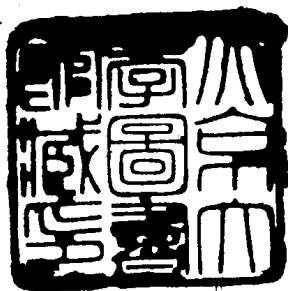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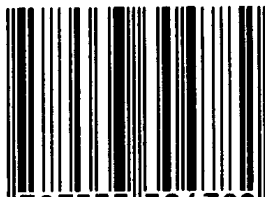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六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倘湖樵書十二卷

〔明〕來集之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來廷楫倘湖小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倘湖樵書十二卷》提要

倘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暫棄去既又為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時傭書長河間嘗語元成先生聽先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諸流末然後以漸互引傍顯此見今古事與今事而串穿之為之指其異同而折其是否然且宛轉解發左右旁及條條然如說家入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訴肌膜而痛癢如數壯貝

其聽之輒爲之爽然者累日而拱乎
會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說者且二十
年也今年夏在京師旅邸私讀先生
所爲文竊怪先生以如是之學命
難奉所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未敢
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序予受

而讀之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
干編編若干卷卷分部類門目而任
取之類之中一目之内臚其事事而
相從者鱗次櫛比凡夫兕毛龍鮓隼
矢牛鐸畢列其亦干而附于盡變使
讀之者時而顧錯時而首肯時而心

聞而意釋時而舌橋然不能下時而
低首決背拱手蹈足夫作紙不能讀
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過三十車而其
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窮搜討
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爲文不過三
賦先生弄書重歷三克物上下凡備

聞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
睹記參互律儘今成斯編記所稱傳
學無方又曰傳有傳學而不窮然謂
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之則
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黃
覽類苑而後在唐時名臣集群書比

堂作叢事資而白傳列陶家餅于書
楹匾外門目壽所記以資之六科試帖
之用名曰与帖此時集子資用所自
始而王仲壬作論衡則實創為考覈
駁辯之文以助談議故條之為稗官
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説如筆談叢

手序　四

書隨筆叢議諸書皆可為談議而藉
如所際考義資辯者而是書並而有
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識伐
山之能子折竹所未逮也予邑風推
多識者三人一毛二濤博一蔡五十
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之事包蔡

今

而先生以信年之長忘分下交將自
厠載語聞字之列乃從此就老包二
且久逝今巋然者獨先生與伯再
云子方編文章昭回餘物徵天下博
聞多識之士以逵著作既已散趣先
生壓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後予

手序　五

方悔先生之鄉不能朝夕聆談議而
獨是實纖餘光既庸照曜度幾如晷
時之著雜説而筋力耗頹又不可得矣
睹是編而不揖十年之不讀書者寡矣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邑西河後

學弟奇齡頓首拜譔并書

毛氏奇齡

大可

毛序　六

自序

讀蕭孔明讀書略觀大意陶淵明化五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二人者皆第一流人物而毛老不可垂為後世讀書之

擬詩也一詩熟業鼎甚遺取意蓋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尋章摘句為所未逮耳一詩恬淡清遠勇於匠靜蓋曰手將須毛為用文之化士森魚錄充搆文字間

倫分為大體大用〻學而格物為
其體其用〻學朱學僞文子謂格物
致知一節而曰人心〻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〻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 此數語者破混沌

〻竅而見天地〻心既知天下〻物固
有理〻可格者亦從有理〻不可格者
於其可格者格〻則神會頓悟化
〻者文辭〻者恍睹竅玄于玄〻上于
其不可格者而亦推其格〻〻力爲則

必上窮碧落下极黄淵而爲一畫亞
亦直貫古今而喻為一種存而不論
〻出彭亦又能食終食世所用以
略為善等焉尊文孔明出師一表
那得以來推為第一文字淵明的

號一陸六節以來推為第一文字其
胸中云豪俯然如日中天而凡天下萬物
〻理不通契至諸乃一往洞貫故
肺腑中流出大文章孔雖接撃
悅者可尊第一此所以後至為

古之第一流人物也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矜爲真儒斯爲實學不
可借彼第一流人物我志於道哉夫
於道而以不求甚解略觀大意者

爲口實也然豈二獨陶序此語
以示究竟須反身信志學自爲
本色自有深本不可蔽其頓示
可逐其流於物而竊其理乃可
支離矣爲徒耳郭清狂之詩

曰市城諠念青山啟老曰尉頗
不斷翰青山啟色而薪之樵之樵
蘇不已豈乃以爲形役了者如紀
泊之于塵垢粽撥而不忘道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豈茲洗

心而退藏于密也時
康熙壬戌十月來集之自識於
篤山堂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楫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嘉楠仝校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繼以王省惟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　井觀瑣言尚書詞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詞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

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欵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　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意有所未一也　傳子駁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　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欲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　推篷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雲麓漫抄云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謂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宋梟爲隴右刺史患凉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又向栩爲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

以爲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　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
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
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
家　江西通志云江夢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
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爲江都令先是縣廳每有祟禍
涖政者每遷于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
袍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頤云北齊權會任助
敎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
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
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
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禳厭而多所全護有病
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
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
曰善禳惡正勝邪　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
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
陵疾豁然　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

成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乃
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
來誦書尋亦得愈　文用昭云唐碑豫章太守下敎
築水門有物輒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
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
强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說
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　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
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
也　儒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淵名齊孫奭居喪不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願篤　老學菴筆
記云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名賢
錄又云宋昌化人章樵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
山陽教官習知海徼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
劉琸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
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而退　兩浙名賢錄云平陽
章永事母誠謹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爲冥資永
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聖人所以教孝者　獨異志
傅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吡火以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郎
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
僧作法于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
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陳
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
敎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于是母子感悟　東漢周磐字堅伯日命終日桐
棺足周身外槨足周棺斂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

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金罍子云吾之亡可以
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外此珠玉
不入銅錫勿求田國讓求塋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
祭仲冢邊曹子臧求塋遂伯玉側梁伯鸞求葬要離
塚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魏田豫字國讓）
舊唐書薛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
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
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
勞乎德言曰吾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東觀漢記
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
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一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士大夫居鄉

金壺子云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守溪筆記云王竑李秉俱號一時

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既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沉默而養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鄰之誼或高岸以養遺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毋相碍也余行之說顧云寶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鄭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均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藉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

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　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托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避併與其善者而掩之

讀書鏡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又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既退居有園
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
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
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聽雨記
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
義予謂鄉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尊
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草木各物仰邀朝旨

束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徇師河北歷此三軍渴
甚遇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扳之井忽傾倒
水溢今磚甃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扳倒
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扳倒者　名勝記
萬阜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繫馬鞭
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　金樓子云梁武帝每拜山
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
卿相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　獨異志
云唐中宗爲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于
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至今猶存　羯鼓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
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
常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
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
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臨軒縱擧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
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
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
空迥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王堂右有古槐一枝似龍
形枝榦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
太祖微時避暑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
材而伐之斧斤方加疾作而止　名勝志云四川廣
安州秀平山昔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

軍治其像即自墜云　話諛云宋眞宗朝寢殿側有
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眞宗意欲
去之一夕風雷轉掯其枝時以爲瑞　宋冀公王欽
若新喻人嘗代眞宗郊祀回上問鄉家何積累乃有
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隹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
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蹉宦橋下水來衝分土作
三公上乃擧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
水決遂罷相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
五路擧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

有秦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畧無存者既標
圖問裕陵披圖顧問左右俱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
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
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墨
莊謾錄云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
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
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淸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
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與嘆以爲事有
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

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淸樓賞之分賜禁從
有差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
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遇密之
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
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眞宗遇密之時花枯
瘁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
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旣而復茂　宋紹興中皇甫
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淸虛庵光宗在東宮
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神

泉二字賜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于庵側穿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湧　景物畧云昌平州駐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觀野燎而獵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頂至今白存　庚巳篇云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顯他所不及也上見蛛布網屋隅曰我暫

造屋爾轍據之耶顧呵之語訖而蛛遂絕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賜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柏後粉亭遶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輙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知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又北平平坡寺弘治年間勅建曰大圓通寺憲宗駕幸之見金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一夕火起金剛毀焉

忠義強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舍舊迎新未免依阿卑遜乃有忠義強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爲太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闇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砍纂中額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僣即位誅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魏徵本傳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閒我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直　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

太子死解兵而遯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其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泣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歎出牧南海以清節著　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羞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後詰樞

密院簽獻書喬巽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署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順久之乃降宋太祖問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　江西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屢擾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隕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

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曰實臣所爲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　閩書吳舉字太冲永興人學春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爲彭澤簿曹彬下江南時彭澤令以城降舉責令曰吾能爲李氏死耳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舉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舉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舉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　備遺錄云靖難兵廹金陵寧波知府王璡方造船航海勤王爲

軍衛縛送至京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　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奠曰眞命天子也遂就擒縶于軍其日上駐蹕于鼓樓翼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炎皇養加許人止得此乃令守北平

正人之後便宜

菽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　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厳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唐

室勲賢名傳靑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　全唐詩話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宜令撰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䘏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輙掠斯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忠臣憲宗深然之　燕翼貽謀錄云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眞告身詔以爲招州文學　姜南云孔謂

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誇師道嚴正不阿　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按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特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又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郎

以彩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宋史司馬池以進士歷知諫院子司馬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夫次郎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阨朴嘗使二酋問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

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入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聞公名德曰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復歸　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　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　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廣賢者遺澤之遠　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耶即日辟爲西曹免徭役雜賦云　又宋史內云劉溫叟重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

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視西舍封識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雍熙初子爍罷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爍以溫叟對太宗憮然以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爍子登朝庶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而次子炳三子煜並進士及第煜子几歷任至秘書監致仕後又詔詰太常定雅樂得謝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劉氏自北齊中書侍郎璵儁以下仕者相繼世牒俱存焉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晴呼雌者鳩也洛陽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暑移蹕上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　晉穆帝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遣降符秦請田内地春來秋返此則可謂燕臣矣　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置道頭輒

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撐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鳩婦乎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　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多

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倣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　元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洪武初慶王櫹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

文皇令歲一至常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早濕木泉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

文皇

時此亦有鴈臣之意　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功業忠節有後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后所刦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寃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壖有趙佗所賜之詔鄭侯所遺之書勒鼎器云　唐書徐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峰　番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斵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番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身固逃而爲僧而子孫又將兵番中也澈石閒談云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族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獠種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皆進士　王弇洲云方正學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諸生葉君名琰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奉先生祀而書以記其詳　應天府志云溧水人魏澤字彥思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尚書當文皇靖內難方正學先生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寗海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于世後經正學之宅爲詩以悼時人義之崇禎丁丑年間方氏有名振節者歸而爲台諸生方族之人擯之甚力督學使劉乾所夫子以爲正學先生眞嫡裔然正之振節遂登已卯賢書未久謝世按淮陰贊皇爲大功業之人敬業正學爲大忠節之人天不絕其後宜矣但二人子姓

皆沉没於猱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奚耳　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葉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澚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濱島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沙岡者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磉約丈許天井階闥次第如故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爲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强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爲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麈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于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爲江漢幾

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爲樞密使必奪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褊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郊等過多以爲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白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擢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寇萊公以方隅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誰謂其野渡舟橫之句有休休之度耶　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

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可齋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㜑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二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柟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恚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國史皆載陶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通鑑宋眞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曰爲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嘗燠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爲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嵰州甘霜甜雪仙藥有玄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擣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

名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釆五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燃堯時海人獻以爲黼黻則霜固有不殺物而生物者矣霧乃陰陽之氣亂而爲霧馬援日下潦上霧毒氣熏蒸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冐重霧行一飲酒故無恙一飽食故病一空腹故死且螣蛇乘霧凡山中蛇見霧莫不動躍是霧之爲毒明甚乃蕎麥最喜霧若開花時大霧連朝則收穫倍常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皆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

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揷玉籠鬆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微子食霧氣而成仙陶答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則霧又有不爲毒物而爲成物者矣　漁隱叢話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謂人曰吾嘗客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

流通周布于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耳縣令留其人試之果然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穀則是霜乃爲瑞纂要云南海郡有蔄毒草草上露人觸之肉即爛則是露乃爲災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爲考列數種于左　留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實項來班班有寔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穟而實舂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爲餅餌絶佳古人以爲荒年之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凉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鸞鳳之所食也　該聞錄云江南餘于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杵臼而已　博物志止娄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簳葉

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　開元十七年睢州獻竹實　元李材解酲語云元閒閒真人常於帝前稱天台山多仙菓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取金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鷄珠棗三十枚甘竹實四枚　贊寧筍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鹽之以爲果餌

拾遺記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衆採藥四言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　洞冥記云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路拾得桂子大如狸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路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塪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穠華雲無纖迹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種林中一種即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而不白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宜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宫故事云宋文帝爲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鷄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宜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即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澗中翼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識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

物也　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苗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實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

抱朴子云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興歸之于山夫蒙之以砂錮之以璞然後榮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爲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闐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況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寄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　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爲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焉　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　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　熊太古冀越集予嘗見蛋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蛋人

鑿石得樹以求蚌甚可異也山海經云開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玉樹琅玕樹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遊山記云于五臺清涼寺下山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覩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榦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眞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說林云河伯晏伯禹於河上獻宜土四時寶花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　蘓頌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
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
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
珊瑚爲火樹　宗奭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菌一
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
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桂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
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曰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
皆石而中有葉如榴臬臬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
丁未僉事熊希稚賦詩記之以比康干斷松化石之
事而不知其名此卽抱朴子所云石桂英耳海邊有
石梅枝幹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　名勝志
云獲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脉理縱橫
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
又云晉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榦
紅花之桃一則青榦白花之李顏色絢妍有若初粧

此豈人巧能爲之耶　閩書霍童山辟支巖巖下寺
辟支佛所棲辟支佛閩生佛也二月三日降生巖前
生成五百天人石上生成石龜石桃能生能落　邵
武府志勝云烏君山高二千一百餘丈其椒有二石
高十餘丈形皆蒼黑鬭葉分枝狀如雙蕈謂之雙石
松陽縣卯山有怪石如樹之有枝葉　贊寧筍譜
云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巖生石乳其峯
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
卽銀鑛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四人下窺百餘

旬後見洞明煥遂手攀之得三數莖疑是此　洽聞
記云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工馮義得
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十洲記影娥池有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西
京雜記所載又有白銀樹黃銀樹焉　杜陽編云元
藏機大業初爲海使判官遇風飄於滄洲洲方千里
有艮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有四足魚
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爛與眞金
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　山海圖贊文玉玗琪樹贊

云文玉玗琪方以類聚翠葉猗萎丹柯玲瓏玉光爭
煥彩豔火龍　服常琅玕樹贊云服常琅玕崑山奇
樹丹實朱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何遁望遁顧　吳孫
皓天璽中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
餘枝莖紫色詰曲靡麗有光彩　周南林纂要紫鉚
樹出眞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長一丈枝條鬱
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
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卽出紫鉚波斯國使又沙利
深所說竝同崑崙國者善波斯者次之　又淨土樹

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而覆其
履土中遂生茲樹二月花如楊花八月結實如小栗
殼中皆黃玉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爲區以別也草木無情則亦
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
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爲雌雄牝牡第人不能
盡辨之耳　唐本草云雞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
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者
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斅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顆
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藥尤勝觀此二說
則雞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李時珍則曰雄爲丁香雌爲雞舌則又混而爲一何
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雞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
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
不實釀之爲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　物
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
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
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斅云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陽人
使陰陰人使陽　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有雌

雄雄者不實鑿木竅作方寸穴取雌木塡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爲果其核兩頭尖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乃結實成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　椏木有牝牡牡者花而牝者實　棟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毒入藥當用雌者　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椏叉三月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寔歉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皮白葉有椏叉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揉去子蜜煎作菓食　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徐玄扈曰雄木無用而衆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衆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　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可死鼁黽說出周禮　麻黃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收莖陰乾　雷敩曰用澤蘭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皆圓根青黃能生氣調血爲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尖能破血通久積爲雄　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莖紫節大者雄莖青節細者爲雌　寇宗奭曰木鱉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纏定及其生也則去雄者方結實　李翺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　巴豆卽剛子粟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緩也　波稜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叢簇不顯雌者結寔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易浸脹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　李時珍曰大麻卽今火麻有雌有雄雄者爲苴蘓頌曰農家擇麻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　冬瓜凡瓜蒂灣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　栝樓一名瓜蔞圓者色黃皮厚蒂小爲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爲雄陰人服　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嫁桑卽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卽盆　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敲棄李等樹謂之嫁樹　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文昌雜錄云朝議大夫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結子適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詞呪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浴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淸井在長寧縣治北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盛弘之荊州記很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絶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銅者雌鐵者雄　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黃生山之陰故曰雌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爲雌已足者爲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爲石造化有夫婦之道故曰雌雄　閩部疏云莆田靑山海濵產小石狀似杏仁而肇兩瓣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曰相思亦曰雌雄石本草謂之郎君子　名勝志雲南馬龍州出石燕有二大者爲雄小者爲雌能愈眼疾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

鍊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爲兩段
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酉陽雜俎云以牝
爲雌劍牡爲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　春
雷初起其聲砳砳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
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爾雅注云虹
雙出色鮮盛者爲雄　河圖括地象荊山爲地雌上
爲軒轅星　雨航雜錄云萬歷丁酉四月四日午後
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别駕光訓問
其故曰今日日爲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徐曰子爲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水
匝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雙
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
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
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
陰多變不能信也　近峰聞畧云雀糞名白丁香左
旋爲雄右旋爲雌辯而用之蝦蟆置地上東行者雄
陽物受生氣也　巳瘧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
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同

鳥之胎生歟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
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餧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
好食魚蝦豕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
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
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
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
化則胎產也　陳藏器云鸕鷀鳥胎生從口出如兎
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鶂鳥或作鶿

似鸕鷀而色白人誤以爲白鸕鷀是也雌雄相視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鶂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鸕鷀蓋
鸕鷀名鷀音意白鶂名鷁音相近也　大戴禮注引
韓詩內傳云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即九頭鳥
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皂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
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
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爲獸屬可異耳
府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
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
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爲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
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
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爲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也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
于水濱洲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
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
長立爲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
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
變化之莫測耳　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
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彘肉同
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
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及長涉
獵書傳辟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
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　瓊州定安縣五
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故名
黎婺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
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
人之祖故曰黎母山　又洱海港漁人得鵰卵破得
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木土爲
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鵰飛集高興寺不知

所止　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僭稱漢于臨
汾築平陽城晝夜與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
是有韓媼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
橛兒時已四歲乃白媼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媼從之
橛兒乃變爲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謂媼曰憑灰築
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橛兒遂化爲蛇投
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
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
皆無尾尤爲靈異　搜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郎雷

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巳子義卽卵中兒也　湧幢小品云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鵞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閩書圖經曰鮫魚今南人但謂之鯊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文獻通考云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

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曰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麗以高爲氏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卽借光于日萬物晝借光于日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旣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月食半鈌其鏡亦半昏如日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　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

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墨客揮犀云慶歷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　干寶搜神記云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火于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
水火之鏡　異聞集隋御史王度有寶鏡大業中胡
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乃寶鏡
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酉陽雜俎云荀諷
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
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
溪硐先有佛現烏其聲如云佛現此烏鳴則佛光隨
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
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荀諷

之鏡其又借光于峨眉山之佛光者乎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
十五兩云得之金窟山嘉祐間知撫州王周于臨川
靈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
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
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漕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
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
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
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蘆
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
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于湟
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
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
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
邑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
祁寒葦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諦視皆水晶
人以為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
維製為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為真松樹也爭以
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
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
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
玆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乃
水為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謔衛帥
之水晶茶盤為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云水晶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清波雜志云政和
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
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
成白骨悉為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
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為石還其故物
耶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去外
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
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
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般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邵上表云稽覽國史政道得陰物變為陽
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為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
石變為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
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
中有雨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
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
一寸半以獻上以為瑞須賜公卿
又福州名勝志云福清縣留錢山唐乾符間一夕山
上有錢琤琤然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

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
建陽縣熊袞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為兵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時有賞
賚袞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塟晝夜號泣天忽雨錢
三日始止塟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隸得者
悉化為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
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
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于此速止林氏
福也應聲即止所收已鉅萬矣合二事觀之塟餘而

入之官仰天而視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濫
受也他人得而化為土應其視而即為止見天雖極
賞善人而卒無濫賞也　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
南溪橋中涌出開元錢背有閩字或福字居民取之
明甌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
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　文獻通考云黠戛斯國
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
常以輸突厥　唐垂拱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
十丈　又宋建隆二年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隨

水流出方二丈二尺其重七十斤　晉書五行志元
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局南林纂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襁抱
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洒掃其下沙中獲錢
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
其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
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
乃去

洗桐洗竹　附洗水

列朝詩選載姑蘇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
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
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溥草窓
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畫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
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
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
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致
稿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

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閣前
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絲礙可
坐兼遇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
　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為撩疏
密遶籓籬巳繁不用饒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
清音開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逕正
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
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
為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朝思暮想

者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嘲二子之洗桐耳　元劉斧青瑣詩話云韓魏公鎭眞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究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亂出墻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一柯公待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也　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暑洗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籜裁冠添

散逸玉芽修餒稱淸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此亦洗竹之詩　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　方中通曰泉水壞汲江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河水自浮上先依泉水之高下竅甕至此洩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　淸稗雜志云惠山泉亦可致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爲眞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慕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迴月華

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剡溪漫筆云雪竇爲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眞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騎公侯第宅皆滿日班

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館儼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眞境與　梁史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卽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　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嚴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　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憇亭上勅遣內官王越賓謁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爲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卽取以竣事越賓詩云碧塢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滁州寶應寺唐大歷中李幼卿以右庶子刺是州而爲僧法琛

建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畧云幼卿爲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冥契乃賜額寶應　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跡也　愼蒙名山巖洞記云眞賞亭在安吉縣西三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間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往上方寺循行而南經此與昔所夢無異遂建亭名眞賞蕭子瞻詩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實是廬山　鎭江志勝云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无外者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卽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所著有沈存中夢溪筆談

遺愛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旣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士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旣無威之可攝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已矣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响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

人皆畫元崇之眞神祠焉求之有福　又按玉堂閒話云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寺奠酹仁傑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毀粟日抄云薛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稜對曰臣今日降日邳人或奠酬耳帝卽遣使微訪果然　菽園雜記云薊州陳僖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陜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昇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之不息也　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令句容者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入爲繕部主政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巳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卽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談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強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

誕日設醮迎迓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不藥日有正命在寢焼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　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李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斯則與耆舊先生之靈感相符耳

樹蔭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書隋書高熲
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
當出貴人後熲至宰相封渤海公　蜀志先主宅東
南角籬下有桑樹高丈餘遥遥童童若羽葆車蓋往
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
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羽葆車蓋　齊書太祖宅
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
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初庭湊曾
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
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寤而僕者以
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
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
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
樹婆娑暗北舍矣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
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
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而已近者石晉胡趙令公家庭有檽棗樹婆娑異常
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
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
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
令由太原判官大拜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
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
人入相俗謂之音聲樹　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
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

歲月既久榕膚包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
年陳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領鄉
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慈名其軒曰瑞榕而
爲之記　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爲衣錦
將軍　毘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弟适遊讀書外家沈
氏成茅山坟屋墓有二松結毬盛蓋既而兄弟舉博
學洪詞　括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
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
垂蔭一畝恭帝既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一

枝長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　幕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鎖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回啓戸視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期年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得衣冠士族之來覩者車馬不絶不久舍處巖廊居節制人以爲應生槐之朕亦甚異也　樓守㬢云東陽梅山趙家祖坟一古栢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栢枝爲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蔚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牛思黯之女

胡元瑞云琵琶記蔡爲牛壻絶無謂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爲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嘗玩好幞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其陳之李氏曰吾故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敞後官至秘書高則誠所謂牛相當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稍異耳藝苑巵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其氏相同一至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幾人耳攻僧孺二子曰蔚曰蘩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蘩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蘩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玉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敞前所娶李氏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詩亦彷彿似之但弓閣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

女適苗惜夫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爲友壻則無所謂蔡生與鄧敞也獨敞後仕至秘書則秘敞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于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涖貢院謁于相門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吉則磨厲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佩高談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敗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

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坎壈不復振舉旋丁家故垂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于垂成之冬儐道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　按牛蔚僧孺子歷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牛叢爲諫官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牛徽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盜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

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偃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　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十卷　又按武宗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勅遣

戸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嚴一人餘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壻又不止前四友壻而已也

義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歐寶者後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通于神明焉法苑云鷲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于歐氏　唐傳亮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輿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嫗前看之有竹簽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而去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彝堅志云婺州根溪李媼子死媳嫁止餘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畏飯

哺之相與爲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擷茶一虎驟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戲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瞑目弭耳若慚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畢吝揮犀云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太史陳善作拜虎

岡記曰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嶼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飽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岡在晉賢縣西五十里　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家貧授徒海濱以方嚴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鵬祝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劘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鵬去歸而父果病已憒憒一鵬至則急禱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鵬曰異哉兒之歸也寔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賚之矣　又博羅何孝子宇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遠邇

爭賻之發引至七十餘莚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隨在輒晴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覗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虎苑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瓜其禍姊挐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銜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

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賚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傅說苑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淩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眞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青字漢臣初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砦下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

會寇逼退俾圖其像以進上覩其儀表曰朕關張也于是有敵萬人之稱　明國子祭酒宋訥剛正威嚴高皇待之極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閒之際嘗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幙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者亟圖以進明日朝罷上謂訥曰昨日其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此時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跌而碎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已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考古而徒憑弔之哉　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疾臥幽闇中覆被障面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諸賢之上矣　北史柳䛒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䛒嘗入侍宴讌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與會輙召䛒與共榻同席尤

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像䛒每月下飲輙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此又妃后同坐則待以狎客木偶拜舞則近于兒戲非禮賢之道也卒至君臣道盡其及宜矣　獨異志云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　隋來護兒大破高智慧于浙江窮其餘黨帝命圖其像以進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稱爲今之仲尼　龍城錄云唐明皇初登極夢一龍啣符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即姚崇宋璟當爲宰相兆矣上歎異之　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盩厔迎至興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　方鎮編年云錢鏐鎮吳越尊賢禮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浙江號鷟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厚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面

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宋史神宗朝馮京爲呂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則以正人入夢猶庶幾焉　遼史張儉性端慤擧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境無他產幕僚張儉眞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即召見詢時

務二十條自此顧遇特異　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
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弗獲以
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浙淦府符
觀道士得一適遇郢郡律到闕下召對俾住太乙宮
賜號冲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鑒義時道官有仕
于州縣者卒授于民得一力爲請于上一切罷之崇
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畢
而出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
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按問道

人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
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噩入見帝視其手範如舊
識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噩曰臣往年上朝玉帝
瞻覩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
乘青牛今青牛何在噩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
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眞達靈先生政和
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卽賜先生乘騎入朝
又王老志濮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眞人授內丹要訣
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奇所覩致敬先生答之詩
日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挼
撚得一枝枝上有冤寃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
敦遣至京師而老志見上熟視曰頗記老臣否上亦
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讚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
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眞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
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
宮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
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日儆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

詔龎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靖康防方之禍
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于正也夫黃帝夢
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俎者而得伊尹（伊尹即力牧之後）
文王夢天帝賜汝望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
夢帝賚良弼皆所謂神與天通者也高唐而夢行雲
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郎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
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而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
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得一皆親見其形貌親聞其

名字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遇其何足以救靖康蒙塵之禍哉　宋濂之對高帝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俗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人言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贈之詩曰空形良弼夢只藏侍臣冠國當衰弱即夢而不能自發可慨也夫　南史侯景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誦佛經因謂左右王慧弼曰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夢者已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埋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厚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鵞有鬼也　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至桂林館爲鷙鳥所喋王稹以石擊鳥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邐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乃是鳥鬼報仇也則是烏亦有鬼也　西樵野記云降人夏傑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委之於野蹣跚于地復作鴨鳴而去　王行甫云越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不可得然在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呼爲鴨鬼爲刊木戒昧者勿捕此鴨之鬼也

四友齋叢說云有闞翁者言其隣人有艮馬牧於沙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輒不見　三水小牘云河東裴光遠爲滑州滑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雖九

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駮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斃于廣場之內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子大願辛亥裴遘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苦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聝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旣而人船俱墜於潭時時聞附船有駭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　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犬名黃女爲埒奴所殺其冤忽于主前咋其奴此犬之鬼也　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遂見草中一兎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擊之旣至無有收鷹上鞲行數十步復見兎走又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兎骨一具蓋兎之鬼也　異聞總錄云宣和中董秀才如厠見白衣婦人而爲所魅欬授責之且扣其所有日但遺一

祖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踪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童牧牟一牝牟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與呼道士行法咒黑豆擲于井怪乃絕不出此牟之鬼也　抱朴子云滕永叔常畜一獮猴鎖着水間犬忽齧殺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獮猴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是鬼驚指曰獮猴何被傷血流斷鎖足乎永叔方悟乃知猴死亦有鬼也　南史梁武帝攻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明旦城降

世風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資用盡備或有衆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絶侶忽見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爾諸供養旦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濯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洒掃設像肅敬

筆記云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　張端義貴耳錄云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闘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蕭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

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值迴年以來有司狃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嘆也　修眞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圍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

滅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加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頃頃不停亦復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眞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窺牟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唱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加其言當何所底止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楠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華嘉樹仝校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爲杜曾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解圍

與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聰卜筮初嬀覽戴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爲都督員爲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賭中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鴻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翊平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哀乃除服薰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密覘視不復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覽盛意入徐出戸拜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
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
爲廣寇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
寇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
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　漢書西域馮
夫人名嫽漢官人也晉史書秉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
殺之以其首祭子塚　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
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苓
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綱寧州頻歲饑疫五苓蠻強
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
停任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
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　目名勝志
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
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　湧幢小品
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母爲軍司
馬琛復以巳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
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
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
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鑣
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
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洗氏封
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
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
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孝烈將軍隋煬
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胄
韃櫜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覲及還燕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惘追贈將軍謚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乙剩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牓曰孝烈將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　唐書唐初薛仁杲將旁仙地者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即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辰傾城出遊即任夫人也　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序云朱獒氏掠女婦擇白腯者一狎即付湯火熬膏為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妾酣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營遂擒其衆　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名夜䖎者僰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䖎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有嶮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㘦上知府陶姓正統間陶瓚妻璩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裴率

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裴爲太淑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諢兵閧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寵已生一子矣已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揣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離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撫之乃釋笄薙辮靴袴服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
潛起斬馘之馳騎至里以策撾家門欲馬中堂坐索
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
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
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志云政和五
年四月宜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
騎射挽强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
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
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强女能騎射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　纂要云靈化婁氏嫁禰之曾氏夫死守
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冦大舉婁依山爲砦召田丁諭
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
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婁自提鼓令諸
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婁助不給者
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
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
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
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
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爲寶
會各閱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
價屢加至千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
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
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蝢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
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蝢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
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
夕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編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
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
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冦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
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
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
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輟
耕錄云杭州張存于番中獲聖鐵一塊厚潤僅及二
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
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牟口龍其首作法撒
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叅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墜視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
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剝壞識者云此靈物宜時
以牟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祭劍出鞘則預爲之
備是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
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煆煉而
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眞臘國人身嵌聖
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爲害　鄭邦章暗記云暹羅
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卽于矢
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眞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干寶晉紀
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
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
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曾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
之古宗鐵淬以鶴川水利可剸犀柔者可以繞腰然
古宗鐵不易得貿之西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
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牘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
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
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
泛水安坐　西湖志餘云錢唐門人紹有一劍以十
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
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北齊書綦母
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
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
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三十札也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毁矣常附胎于椰子檳榔果殼之實内通謂之聖鐵鳥爽能辨之以爲奇寶夫咸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番礦之中有聖鐵焉合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　誠齋雜記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所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造又有礦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鑌鐵出西番而上有旋螺花者凡刀劒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則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銹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銹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日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日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日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日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内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畏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寖知偆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偆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偆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駆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其終日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定不被摧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値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皇寇萊公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真置符離之敗於度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　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狀求
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拔筆鼻息如雷道士
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旣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
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别觀矣　後山叢談
云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澠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
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
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遺蜺書疑鄜瓊之語亦

是潘遠記岡岳武穆泰州叛卒事至云狩離軍潰公
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意然方當
大軍悉潰惡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
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鄜瓊不當殺曲端非辜此大失
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
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
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廟使布衣挾進退大臣
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
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
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
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
東墓賜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
東亦無憾朂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
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乎深爲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蘇
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
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
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
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
鼾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
云

合歡

嵇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磵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輙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即宜男萱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填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梧名合梧木

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蘸暈綫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即今之烏茸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輙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榦脩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他枝則不復合歡　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玩上曰此菓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于是促坐同食焉因蕭圖傳之于後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煥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于雲陽親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痰擬又能已瘧二川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爲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石蜐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蜐賦注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蜐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筯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洗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一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于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蘓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　文皇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窗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覩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欲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周上之心恣無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窻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窻隙艣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艣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

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耳影入窻隙則倒乃其常理　孫一之剡溪漫筆云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于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窻樹影從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巳方沒嘗聞太史薛晉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躍然後臥痾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窻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窻隙無不倒垂筆談謂中間爲窻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也　岳珂桯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　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見塔[illegible]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猗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層窻窻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堅談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　彝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聽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廁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鋪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冢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跡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為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為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縮月下無影太陽

則正明耳　蠡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菑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娛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湄恒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學

道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
五穀日中無影　槎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荆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
姪云的不虛故知邢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
云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
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
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
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
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

錢數千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車
各物皆稱　馬
人之形　三日而止　甲乙剩言苻堅建元十七年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名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曆末溪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衞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衞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解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將大現兕雜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彩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

索關六名鬼奴七名竈囚一曰圖　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辨　又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凡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爲病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酉陽雜俎所言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蠼螋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熱疿而大若遶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予曾六月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蠼螋形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此乃以影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即射工又名蜮博物志云江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土之鼓驅之以焚石投之此又以聲治影又一奇也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豉母蟲一枚口中含之便差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

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影知貴賤灸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影其鳥應時即墮然則人亦愼藏其影哉　冬間正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項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云　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常沸湧如浪　猗園萬歷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第戮皦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城一帶凡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

發私東

唐史云錢徽爲禮侍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托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托周漢賓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壻蘇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第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朗以次舉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歷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峘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檢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峘爲吏侍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祈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賣也即署名托封峘即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即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即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敘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囑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志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壻王溈之所業示臣商英宜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一紙并溈之所業一册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釁亏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監荆南臨府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駛栗日抄云蘇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屬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簡曰請托書札公笑

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李允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繳簡尺以開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干蔴一枝數葩石蟬花生蜀中始生其茗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蕚五出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賛云有茗颯然有蕚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云正德巳巳春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䳇二瓣左右互掩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帶横出爲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詢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䳇

山茶　北戸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翅羽觜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以代面靨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大毒殺人者一曰鴆狀如雌鷄生中山一曰丙童狀如鶩亦生海中一曰鴆羽如雀黒頭赤喙　後漢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歴靡鼎㕓大如手指狀似鳩鵲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祁元解進唐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莖三連五色重暈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尾石草木五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晩生其稚蘤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翔贊日翠蘤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翔　范成大桂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爲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質似玉煮一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熱豬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代北有樹雞如杯棬呼爲猢猻眼本草云惟苦竹枝上生如雞子似肉臠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子庚辰夏五侯　碩膚夫子飯之餚有榆肉乃邊將所餽榆樹上

生之瘿即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陸濬源蔡床漪餘云榆肉榆蕈也產口外腴脆無比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隅之山及開明東北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簪笄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雞木㙺樹雞及雞腿蘑菰羊肚菜雞㙺菜地雞皆其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墢　顧太初說畧云有麪樹則
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
子也其樹名檕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
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
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樓國有
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
國靑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
不可飲此乃眞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
其地熱衞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寇中有酒能醉人南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
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
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
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卽醉此則眞酒草也
酒譜云有人遺任昉椶酒者劉杳爲辨其椶字之
誤椶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
爲昆崙之墟其鹵面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
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
頓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

齋雜記眞臘石塔中一銅臥佛腑中有水流味如酒
易醉人　稽神錄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
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
矣　唐肅宗與張良娣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
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剞樹鷄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
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
脊骨也或大如手又聚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
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
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
木志桄榔出典孛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
麪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椶高
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麪納罐中懸樹下劃其實
使汁滴罐中卽成酒或不用麪惟承其汁可熬爲糖
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　都勾似栟櫚木
中出屑如麪可取爲餌食如桄榔　俍暘談餘云奘
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
也樹似桄榔亦有麪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

美酒數斗飲之即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廻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緘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廻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知其惡耶　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

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嘆息不已此出王鞏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廻心耶其果不廻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之便忻然改容即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

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晩得道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

云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麩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

宋膺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滋息無極如用則眞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首豬面時人呼為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再往遂授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為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為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炫玄怪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食采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晉

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即玉華山　南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鋤理小園成畦以眞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眞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則成眞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没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歛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黏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㦊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

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　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宓山子曰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即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即有一惡須易新丸痘出不善以火焠而逷之　宋周必大于試前夢入室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頦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其前此待罪宰相相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捋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謔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種血氣之物 附種塩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戸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絶便逐水草　楚石大師云大漠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爲吹笳

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雙　吳淵頴西域種羊皮書禱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脛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柞聲則羊子從脛骨生矣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踉而出此又與琦師所見少異　劉子觀量篇云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植羊謂剉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又按葉隆禮遼志云其先一主曰蹷裏眼呵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羊然何以速長成如是耶　博物志云靑泥殺鱉得莧復生將鱉剉令如棊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鱗鱗成鱉王元頑云鱉切塊同莧菜與老母猪食之則瀉出皆成鱉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壟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灑成水洒田中一點爲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蟶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不一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蟶田蟶蚶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卽謂之種　白獺髓云廣中部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蒸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成汁和粳粉蒸成乳食甚甘美也　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礪于礎以爲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是蠣亦可種也　老學庵筆記云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珧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溲從此出海粉即所溲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揷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濤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同即生此眞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費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

如耕種疏爲畦壠决水灌其間必候南風起其鹽始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興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靑身而黃足其形類烏名曰鵩鵒或曰神鴉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鄭玄言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部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逆卒于鎭　唐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聚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岐人謂之神鴉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進于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云角烏先氣者也凡巢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烏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陵符生家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世人以烏鴉之聲爲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脰烏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烏而非可以概諸鴉也酉陽雜俎云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有

喜是烏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抜貢開科如大場例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鴉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一因考諸書所載烏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鵶梟之兆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時鵶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鵶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蔡鵶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鵶隨聖駕豈不亦爲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問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　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烏集不設御史則烏去烏豈非祥物耶　周書宗懔南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懔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　烏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敎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因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杠其屋角鬨起復還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

烏名孝烏又名吉烏皆祥之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有三足烏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叢葦上有小烏如鵲鶵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鶵月餘五色成大如鵞馴擾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曰兵曹烏　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烏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即禽經之所言白脰烏耳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旦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況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矣故預爲爾輩之囑倘至瞑目愼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及諸親舊賻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囑至囑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叟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昔號南齋今曰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才答盛時歛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盡當爲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爲得禮　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

用十六日甲子其赦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震廟皆據是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進晦以爲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滻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今方隅無事烝庶乂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祓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德宗改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濺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歷象千年正酺醵四海多貞元八年試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歡日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用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書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韓佗冑者刓其壁函盛以獻至錢塘江溺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弼扁墨君閣　如溪李之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訖後于問僧其石安在曰已碎矣究之力乃得于廁中果廩後塵土深數尺稍曳加滌洗而粲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　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灑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蘇公之忠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蘇杜瓊有詩

曰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存竹間亦有富川蘇子墨至今枝葉尚斑斑　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觀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龍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仝至紹興中詔求蘓黄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佗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添紙字畫宛然歸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佗得祠曹牒爲僧　劉娗筆談云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没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蘓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地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朋修築有一二丈許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爲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蘓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地下哉　彝堅志云豊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吾已非人玆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豊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何豊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蘓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豊曰上帝亦愛重蘓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黒而身黄疑爲黄冠云

骨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境出見蘓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蘓子瞻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别駕　讀書鏡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蘓内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歳寒堂民居賴以不毁者甚衆

東坡之妹氏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弟非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弼之女　蘇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命眞君召已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艱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眞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鬪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甥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一孫則謂我舅其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閔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閔　考坡集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軾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撥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建孝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卽令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嘉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

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諸書皆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邰氏曰姜原生稷次妃有娀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堯次妃有娵氏曰常義生帝摯四皆妃而姜原稱上妃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葬于頓丘而近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也　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攻別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蘇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

人冏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
嘉靖二年葬孝惠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
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
無之難爲卒祔葬茂陵　後漢袁賀臨病因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塡冢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
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
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李肇國
史補日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
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
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
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巳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
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赭案當衙並命
時蒹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一鴻入高冥鳳
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
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
夫君鶻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癸辛雜識云宋鄭淸
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
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
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
而淸之薨於位初淸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

御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㒺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閩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劾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卽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修古弟修睦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聞母疾委州印于佐比走歸道未至破喪哀瘠過禮服除判泉越二州知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京既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問益達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圍池疏列泉

石植書册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方與炁上聖賢語勿溷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邃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于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此玉堂叢話所記如此也范守巳　肅皇大誥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何久之健帽絨幘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爾健出厩茗飲之他無一語與伯與名臣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戴兆蹔與日何以復着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車杜軌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寃玄離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彈我康猷乎及徘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饒指惟不恒之羞而後皤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年閲年八十歲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之已奉内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内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即當庭跪承旨内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即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華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程没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人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藴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

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眞自有相也此等相又當別觀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黃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云盧攜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

必貴後竟如其言近今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明道雜志云藴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二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之相也　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言無遺策問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
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愼畏令
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
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
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
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
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
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顚沛必歸于
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
次顚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
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
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青
箱雜記云余祖知風鑒大槩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
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饍師皆貴矣余
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亘
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

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
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
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
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
也有矣食常分惡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
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
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
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
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
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
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恤物二十二也
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
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
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
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
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
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必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其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蘓東坡云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朱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之

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志云蘓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將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孫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郗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諠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某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君處之則大獄不解矣
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悉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度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麈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

人安爲寶此等何足惜
宋眞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上聞至皇祐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蕞爾一培塿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鏁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蓋舜欽問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之時曾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令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爲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封股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寺是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泣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郭世通曰不腹于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方遜志論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　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兒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
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
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
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
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
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
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佚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
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倖

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
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
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
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
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
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
歐陽招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
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
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況賢有寬仁
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
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
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
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刲去一齒誓不二節
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怨累其母上疏
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宥復其官俾終
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
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
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
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寔二平
人冤蹈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
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
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
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
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訕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托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肹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踐于原度郎活出之又高唐令唐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狥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爲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能仰體爲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勑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侍役於待渡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繗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餕除湜福建布政司叅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冤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詿誤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旦夕死已矣毋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巳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憾父儕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　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屛墻于門爲部民奏訐以僭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閽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敎曰牽去砍頭琬

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屛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　太祖斷自睿衷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　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　董黯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黯築室溪濵板輿就養遂瘳鄰王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塟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典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　烏程人王談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市利鍤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　朱朗永興人

今蕭山　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志在報仇未聞頵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　吳興聞人爽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縶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錢塘人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塟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

以中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旣申私禮又明公法令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卽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諫章王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惲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之自縶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嘉其孝烈表不加罪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駁議以爲開相殺之端又輕侮之比寖繁至有四五百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鍤擊之首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七月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乃一切許之爲多旣以杜姦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細者所知吾蘊藏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略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敬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傳爲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通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巳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爲同縣常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

方卵龍卵

採蘭雜志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獮猴幾大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璚欲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巳不存矣萬一詔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新淦縣相傳秦時有溫媼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放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媼死葬程溪將圯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差峩高入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斕光彩民刈葛藟舁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卽煮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擲于山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匱藏之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雜卵大若五升囊畢之至輕惟空殼耳　懸笥瑣琛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黳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泊泊作聲水也又甚重氣腥而潤澤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略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于延慶觀府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復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圃識餘云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

上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鷄卵同其復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煑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泯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鹽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爲何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千金山寺龍能湧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溪爲世廟時內閣擅權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沒入貲産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　金鑲龍卵酒甕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

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强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騎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之禮從之 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入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册爲帝洎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倒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既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鄭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孚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椅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祗奉玄威保民

代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効力實鬼神之
陰戮其魁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
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又陶仲文曾
請帝設玄府鎮法壇以禦外侵之患三十年五月帝
以諸酋欲寇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
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一日即有警報玄威
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鹵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
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
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勑禮部擇日告報

玄貺冬十月獲朶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
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為遊徼卒所
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蠲吉告謝
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
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
仰賴玄威雖已亟死即剖棺戮尸斬首梟示三十四
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禦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
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
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
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
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也乞
卜日修祀用答玄貺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與謝
玄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曰仰
答玄貺則加陶真人祿秩至仇鸞既死而知其逆又
曰玄威所亟不亦僨乎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
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
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晉王導以儀物

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苻堅其
後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蘇峻之亂也庾亮于白
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
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興國之舉動也　北齊書慕容
儼鎮郢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
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鸚鵡
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
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
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

乃相率祈請蕺獲冥祀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
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絣防禦彌切倣還其所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加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
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
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
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
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
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　七修類稿云天寶

間西蕃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
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
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諸勅道立像故佛寺
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旛設醮
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
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內云頃見
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
軍吏夜聞橋下鬧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
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巳北百姓數

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
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
百姓隙祭訖須臾不見者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
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
速行鹵至大后驚寤卽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
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焉　曹
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
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禱于鍾
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于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
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
餘萬　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覩焉
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
道進追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
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
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薰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
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瑛之第因爲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爲之
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
用敬名軾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
柳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名珪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戴公廷珍名珊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
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爲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貞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爲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閱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爲朝中之
大老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詩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
爲令章懋黃仲昭莊㫤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己張進祿黃士之劾
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凛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于八月次年憲宗御極
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化二年也
王鳳洲題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爲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藏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躋歷中
外位亞弼者爲眾辟其他類亦脈潔好修之士無一
焦泌陽鴦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
可仰鏡　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艶羡而不可得者使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
楊公士奇眞率會敘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
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
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
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
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　六十有六安成李公　六
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
倣唐宋洛中諸老眞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
殽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
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
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
得從容爲眞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
眞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蘓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
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
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
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
中手尚持素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
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寔
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

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
卒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
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
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沓于文
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
顏姓者少落魄末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
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
長揖而去遺所攜筆籃于舟中轉運使左右取而還
之盡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剖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詩或偶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文房之具寔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真子隷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稱同道人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華帶麻

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劃土瀝酒潄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若處子　日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　東平人榮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

為二郎一日攜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謂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墨人間毘陵邵姓士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筋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後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漏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

不已必呂仙也　名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為武陵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翱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芒鞋一隻投之池中化為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軒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㫤悟重編

族裔大夏翔燕嘉禾仝校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　荊州時屺寺僧邢照晉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

地所爲也　藥有鳳凰臺此鳳腳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祋祤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續夷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插寶劍一毀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廨合歡樹上衆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圖以獻　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隋大業二年鳳凰來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炎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爲名山頂有玉液池　爲龍爲虎爲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異物龍以鬭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成之劍耶　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食乃

鑄膽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耶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番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鮓丹隨身耳鮓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

本草凡牛有黄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如雞子黄大取得陰乾百日重疊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黄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黄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黄初在心中如黄漿汁取得便

投水中沾水乃凝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黄　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買似道悅生隨抄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爲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脉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干糞入藥治瘡毒七修類藁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如鵞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　李時珍云鮓答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蘄州侯屠一黄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不知咒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咒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鮓答大者如雞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

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　日札云牛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類稿云牛哀形如濕茅紙　又有馬墨生在脊或曰在肝　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又孛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騾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生物篩云孕環之兎懷子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　鹿帶玉而角斑鹿六十年必
懷瓊于角下
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
天元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
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
午日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
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貨其值焉蓋取以爲媚
藥也　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色黄
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乃越山

航海來獻帝得此鳥畜于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
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
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
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
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
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
辟寒鈿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爲茂草漱金
之鳥亦自高翔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
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

之而獲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
是富至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
擊碎之家自是貧　海語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
二人將即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畟盬
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
二快馬即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砍日西
山下聲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
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沒潭觸石
崩隕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跋跋

尾端毒沫時時射潭水色如油潭面火燄尺許覜視
自蜈蚣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遲明下視蛇
踢跡死衆曰畟盬之夓寔神貺也以藤纜聯巨鐵鉤
出乎野皮厚如黄牛革節中臺曰醃肉滿船腹鳥鬻
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紿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
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
乃龍也其皮鞔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鼓即償
今值肉以爲鮓貨于國中且不知值又幾倍矣船主
懊恨自咎其不善賈也

珠之所出不同
埤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
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
盡也　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啣珠置于庭拾而懷
之照于天下　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
鳴翔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
之所啣洞光之珠圜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内百
神不能隱其精靈雜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
也今所謂祖母祿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鶏乃金

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
唐寶歷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麀鹿肥中得珠
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　漢劉鋹時苑中
羊吐珠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見一羊捋其鬚得
珠而食之　廣異記云唐劉全自乳母子衆愛有一
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殺便成老狐有老僧見
狐未死勸令餐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常爲天
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餐數日狐
能食僧用小缾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

猪肉炙于缾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缾候炙
冷復下兩將狐涎沫久之炙與缾滿狐乃吐珠而死
狀如棊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　唐文宗太和
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　山海經太
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呼此走
獸之有珠者也
山海經濫水有鴽魮之魚狀如覆銚鳥首魚尾音如
磬石之聲是生珠玉灃水有珠鱉魚狀如肺而有四
目六足而吐珠（鱉音鼈此乃魚也）　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
鼈　金樓子舜攝政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蝦蝦亦

有珠　又交州記蚼蟒似瑇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
鯨魚目即明月珠也故鯨魚死而月皆無精三秦記
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
求去鈎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啣索帝曰豈夢中所
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
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鯊魚尾中有珠如栗色黃
　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
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

之寶一人受命下浚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絶世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即出珠　龍溪縣九龍江以梁大同間有九龍游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圍濶三寸七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猫捕之輒夜嚙死後入一大猫兩相嚙三日始寂然及啓視猫鼠皆死

鼠較猫尤大日久鼠腐一童以斵鉅碎鼠腦中一珠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羣兒據石為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曰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即數千人出征每人畧啣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為商耗折貲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名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貨對主人嘖嘖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回人在謂曰吾覩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强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裓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即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為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早問其值小客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僅拾頭上一寶珠其餘皮肉皆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貨亦所不較小商歸家自此頗獲安富又有一客以泛海耗本遂逃而歸舟泊孤島客閒步島上見一巨殼可受十斛許意為巨龜之殼繩綴之牽繫下船歸置旅中值諸客陳寶設會客姑舉殼几上一賈胡趨前曰此鼉殼老而有珠二十四肋肋各一珠價巨萬矣尚以巨富

續夷堅志郴州種甘堂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

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卒持斧梃刺之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鵞卵圓融光彩　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官之舟若有一絲明顯縣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埒無虞衆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始知向者無虞實藉此珠之力　續耳談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鬬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　說圃識餘云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蜘蛛爲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其軀重十餘斤　南野閒居錄云蘓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公云有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發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覘書生侈盼揖曰願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則霧自開因以貨易之值數千緡　廣異記云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有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問此夜光

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懸甚矣又云嶺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爐此見蟲之有珠者也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鍠額上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割額得珠貨與商胡胡云珠

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工爲佛頷珠　又洪州
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
令此子主船載麥溯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擁
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
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
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
亦恐有物斸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頭
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
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精

神減耗而卒家亦銷落　聽說增記云妖僧手角禪
師能前知善咒人死有張知縣擒而治之杖之百無
傷其夜大風搖屋公曰是僧所爲正衣冠坐待曙升
堂呼僧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慄
腸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册妖術書公取二
物焚之僧即死然則人亦生珠耶　白湛淵十詩其
四云誰令珠玉唾出彼蒸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
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　梁書梁大同
中常聚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此珠又安從生耶

元李材解酲記云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
城其貢有蝦嚁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
丸國有蝦瀬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瀬上土人俟其去
取之　洞冥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
自丹州而來啣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今蒼梧
採藥者時得青石粲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晉
平公鼓琴有雙鶴下啣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
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一
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仇歷世
至宋猶然不捨此又水懺外之一案矣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爲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壓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詫爲怪談者夫莊周說鮒水擊三千猶日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況夫波濤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爲之吐吞風雷憑其駕馭又安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于左以備考焉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列仙傳齊人涓子

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敎子明服食法　秘閣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艇舩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賤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云靑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去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　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郎當相還耳刀主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　柳公權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稹之鎭江夏也嘗秋登黃雀樓望沉江之湄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一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貯之匱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亡之　眉公見聞錄張廉察父所公云余外祖朱菽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
酉陽雜俎云平原高苑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筭袋裹偶墜于水裏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裴金釵尚在鐘
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異苑云桐廬
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刦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
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瑫義熙中遭事在縣中婦出
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
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湖海搜奇云
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
久之內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
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內類也中

熱腹腐是以死耳　白醉璅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
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爰生一子甫三月乳
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
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
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厭厭有氣
以乳滴口中卽活主人僱乳母乳之名其子曰天賜
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既半載李邀張設
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
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撫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
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
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
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幷箱盛之
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
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
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宮亭
廟而乞靈神忽下敎曰須汝犀簪吏遑遽不敢應俄
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敎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

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
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
開元三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
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驛吏索衡
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
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伏罪曰舊印爲惡
人竊去其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
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賫舊者

歸縣人罕知之　鄞人祁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覲母遇風不便私禱日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願同舟者日適已投磬復買魚何爲關日投磬權也以磬投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今幸得魚何爲不買剖之得原磬人謂孝感　記事

珠云寶歷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春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夷堅志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潑刺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鱠延客適天色微煖慮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即付與此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爲下直車中覘望取而觀之命隨詰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謁光堯太上見之日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日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巳酉避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西湖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黃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即一事彼此

異記　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　明慈谿馮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魚而金見府中慴服則魚腹又爲奸宄之匿藪可不慎哉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而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潜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物色又屬青其爲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既飛揚朱又暄炫虎既咆哮白又慘烈恐非休美也考之會經有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流而爲烏其色赤越王返國丹烏夾王而飛陶安公爲冶行火有朱雀止冶上鳴曰安公安公冶與天

適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思玄賦纚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黃虎竊人牟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已老故也演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耆舊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黑章食自死之獸逸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㲋吾白虎晉宋時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　朝野記畧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名速麻里兒國中

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遺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　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兕三十有七赤烏赤雀二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爲瑞物矣　吳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鷄之

文曰漢德無疆廣乎唐虞黃龍見兮白虎仁神異記
云漢時犍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黑虎隨之不傷人物
卽王褒所謂白虎仁也　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
也爾雅謂之甝胡甘反　蓋騶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
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
與麟鳳龜俱爲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
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瑯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爲
瑞而特書之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饑
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illegible]之風中興徵祥說

云騶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生
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
虎紋爾雅所謂虦虎耳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閩書陳奕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
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
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
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
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
耶但崇寧九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
從以下如蘇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
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
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
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
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
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
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
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
兄子弟之禁八月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
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逵等請碎元祐黨人
碑寛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
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
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
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
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

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
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侍從之調和則所爲雷擊元
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
民不肯鐫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爲奸黨可知也雷震
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爲奸黨可知也趙東山
云元楊璉眞伽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内越中義
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
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眞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
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瓔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

皆無名氏遺骼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
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
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眞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
以眞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骼雜之故也然則
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
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　孫氏談圃云司馬溫
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
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
毀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
工匠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

毀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
唐義士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
風吹凉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羊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韓維字
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
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日是
見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宮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塡之或謂爲應此載韓无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塡亦人所意計不到者也在蔡京直欲使諸人遺臭千古故金塡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與是流芳百世合當御書金塡惜終毀之耳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 因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

毀雖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塡之當矣 揮麈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已 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眞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爲廣西僉事時碎之廣自記手集顧郎仁寶以爲德祐航海時所載之物則過矣此乃當時奉行州縣皆刊此碑以其僻遠當毀時偶未之毀耳 宋平涵云司馬溫公之薨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香生于斷碑之趺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鄰益加封植繪圖傳之 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暨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既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曾刦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出帝耶律德光

滅晉使人召承勳責其刦父臠而食之以其次子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誅罰焉豈區區轟薦福寺石徒困貧士而已哉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之沙門辯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三國其一爲蘓伐刺拏瞿呾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金故以名焉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大女國乃在波刺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嫁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棄逃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旣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遠擕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投寄邑人皆哀愍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憤恚往來村邑暴害人物王乃率兵擒獮師子震吼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

母不可曰彼雖畜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于是乎親愛忘怒乃剚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福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于中止其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舊曰波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拂懔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陳壽魏書云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更進

師摯之宮弁北沃沮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戸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投馬國又南至邪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戸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一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獻詔書報獎併賜錦罽等物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書黄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喩之卑彌呼已死

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喩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與倭相近即所謂東女國也　稽神錄云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戸口兵萬

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歛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

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倭屬之東稍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杜

暘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羌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　又按職方外記云迤西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搦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即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為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　文獻通考所引女國亦有三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

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陳書云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墻其形圓其戶如竇其一曰東女國即稽神錄所載者是也隋開皇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朝貢武后時

冊拜其王歙脅左玉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曲江封其王曳夫為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為王其後有詰劍南韋皐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一曰西女國即拂菻〔前作懍〕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鶻山去餘姚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

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宿下故以為名觀其國狀則鸞鳥也　菽園雜記云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　梁四公記杰公云海中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為夫男則為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為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咀咒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彝之別種一女為君無夫蛇之理杰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

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媵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絶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爲夫夫致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幷蛇六矣此言頗屬無稽然亦一說也　海槎錄云女人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泊舟飄落其國羣女携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乃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　山海經圖讚云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孕乃字生男則死　山海經又有丈夫國爲圖讚云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渝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既止館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没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即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筒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竟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參軍所殺者止一人朱夫子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纔畢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　鼎革之時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爲盜仍死于法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　北齊眞子融世爲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多爲人所糾齊主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幷州城局叅軍崔法瑗與
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
等覩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
不得理乃日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
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
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
窮治則其人巳應死矣乃法官覩望而不能執奏竟
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
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　冊

府元龜云唐代宗大歷四年七月癸未勑死罪降從
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
事發繫京兆府勑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
也　漢桓帝時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中官得
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汎
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
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
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
汎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岑

晊張牧逃竄得免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司隷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
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巳
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
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
殺人此其情爲更毒若以其眞情上請必當案罪于
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
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
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
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
在東郡時治飾兵車至效倣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
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乘
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
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訐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
哉後漢酷吏傳周紆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
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
徵詣廷尉免歸北史隋酷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
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爲襄州總管乃酷吏之
所爲不足道矣　元史蒙古忽必烈既即位阿里不
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
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爲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
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乃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會有詔赦至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關
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主曰
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
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宋莆田陳居仁紹
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
曰此亂民也遂誅之　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
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眞家十二口古眞子留
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
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
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
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忽
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
即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娠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
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卜
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
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

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
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
也後遷交州　後漢書蜀郡徼外有夜郎國初有女
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
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
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
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
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
爲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木之不可生伊尹也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舊是則樹眞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落之菓非血肉之軀也　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癭瘤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即雨臨川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驟雨則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鬼一云見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𢇁志衛州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七歲能語因名林木𢇁天後改曰𢇁志是則樹癭之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　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　陸游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大人長六寸

如偶狀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摄置龕中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眞生于空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　補㒺堅志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死　集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根葉甚茂此又妖異之倫不可以恒理論之也　林坤誠齋雜記云菴羅國有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此又生于空桑之別一証云瞿薩思那唐言地乳舊訛于闐其王暮年往毗沙門天神所禱神像額上剖出嬰孩請神育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成立

東方生氣

紫陽眞人傳云眞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加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眞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

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濤江之濱手携一鳥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眞人獨以日初出時面東受氣則其所得爲獨淡矣子後午前爲生氣午後子前爲死氣故素問金匱眞言篇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眞人俱登于平旦後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覩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博物志有人墜溪碉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碉上即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蘇東坡仇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　舊唐書天竺國有伽沒路國其俗俱開東以向日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籛考列仙傳籛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眞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入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入家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命卽此類也（此出顧太初說畧中） 陶九成輟耕錄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鄰至爲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蘇東坡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矣且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烝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爲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愈而接女人則女人病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祇褌湯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熱者蓋滛之爲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爲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　漢武故事云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姒之名）祀之遂聞（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絶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當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絶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上問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後徙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書史記褚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方朔傳則近人情理可稱信史矣而褚先生傳內云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爲疑即後世所傳容成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隔垣如見毋怪乎謚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于外
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
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
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
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
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
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又波斯船上
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

信　輟明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
得一鵓鴿歸以供膳于稍翎間得書一緘題云家書
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眞定
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遂平縣尹鴿未及知盤桓尋覓
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鴿病少愈抵仲賢官
所獻之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
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漢
中廉訪使　三餘醉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
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
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啟
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
信矣　嫏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
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為我通一問
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鬣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
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
聞叩閨聲從門隙覘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

寐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
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搔搔思好逑愁心何當已
愁病何當瘳誰謂敷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
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
川廣無方舟無由詶余歎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
寔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囘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新營右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五月甲申宋亡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雁乃能遠離矰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罔無虛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次此又一

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歸已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一詩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迸視之燕遂泊于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與日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　羣芳譜云晁采畜一白鵒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鵒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鵒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三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卽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拔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鸞乃繫書于鸞頸徐覩之乃拔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輟畊錄載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分例若剋減之必嚙其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大尼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進濫者以供不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諳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爲狗之行矣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典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闢地向南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碎秀所蟠更爲都邑萬民以安遂建爲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縣時鑿井得銘甎十二共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一徑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爲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今漳州有龍溪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足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某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碑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瓶封鎖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爲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馬殉主人

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昪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于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項之昪至璋扶疾而出昪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圉人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匆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斃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駬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桯史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騎養之後亦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嗣范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驟良愜其意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騎識旗幟急馳賊壘有與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脅爲盡傷騎不復顧自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君二日騎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王維楨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將指揮曹能柴成與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拱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而無意飼値槻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埊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齧其頸不釋口後奮
首掎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平有司
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
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爲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
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
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搆怨于母弟陸其陸
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俟至中途無人操刃伏
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箠馬始進
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
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
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
之賊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榻篇云流賊
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
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皐陶
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
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繡獬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
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
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
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
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跽
自咎是象亦可爲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

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
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
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覧云占城國有一通
海大潭名鰐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
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鰐魚出
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
皆可爲獬豸也酉陽雜俎云狠胜中有筋大如鴨卵
有犯盜者爇之當令手攣縮是狠亦可爲獬豸然以
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究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若手爛潰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

論衡言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臼以蘆葦為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冤木囚乃奮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咎犯欲究情寔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定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寔則石重人輕毒

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甦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木若草若水若火若稱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獬豸者矣　杜光庭云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疑敓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鞫不得其實者即入欵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孑遺矣有理被抑之人死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船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毿毿下垂陰則鬖毿整以製臥褥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藉寬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輅車為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乃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蝦畊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汙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鼎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子帝王即位乃用白帽湘東王彧既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復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曰事須及熱侯景僭主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為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注云今巾以葛為之形似帢呂洽切 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七修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烏身上白之謠 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吉乃素服凶則皂衣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有尚白者已 剪勝野聞 太祖王師與偽漢戰于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歷之及戰王師大捷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四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之尚白也 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廻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元黃朱紫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有諱忌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詧惡人髮白 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

[illegible]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
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翻鶴翎散則白
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　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隋時以白帕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
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
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
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
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
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
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白帢
苦合切以易舊服傅元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
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帢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
白帢橫縫其前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永嘉間稍去
其縫名無顏帢無顏者愧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
返天下亂焉按此皆服之妖青辭之先兆也非徒尚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
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嘗着皂帽又云
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
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
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
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䍦謝萬著
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
帽杜詩光明白㲨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
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忌者蓋喪服

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紵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
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　西
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王梅
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盒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
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　南史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
朝衣孝武與豫章王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
元嘉故事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旛皆做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　米元章書史云韓長源字仲永收宜王

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蕭助字天祐收蜀范瓊書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裼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閏位乎　宣和書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爲受命符唐王天下以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兎白鸚鵡白鹿爲獻者　象邊備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並無他旌幢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豢虎豢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豢虎豢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窅窅不見有身而牙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于梓人之檄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居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眞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許宗道惟中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

麓許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長不盈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許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氷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許心念日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屏後溪中囑曰汝毋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許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如解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盂潭中輒奮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拏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贛州郭老于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

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牲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豢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瓠盛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躑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即于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比曉郭出縣門虎咆哮嚙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又

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瘞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豢虎册詩歌于首郭孫咸和以萬歷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　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剌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　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豢龍者矣　宛委餘編引吳坰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韓退之詩所云衙時龍戶集者也　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供祭祀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　成應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菓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予郡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面析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闢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析出其爪牙揳而鎖之緪其舌已重餓之飼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出諸四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俯厭振首輒愛呵叱已不復彌常置庭中以爲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鎖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招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着淵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關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鰍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趂旋轉尾縮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數尺淵其人詩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掇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玉海云祥符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寸許極細鱗腹如珉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左傳龍見絳郊魏獻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
後也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雌
雄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其後劉累學擾
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
之既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
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再拜
即循左臂而上巾幞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栗
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石頃
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淵靈侯龍復見于殿自
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　高皇帝
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即以帽收之後
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
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孺鎮宛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
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强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
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　山堂肆考判
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
人捕虎擊于臺前　虎苑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
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
室中五日方還虎楞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
大驚命格殺之　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即從主人求寄室置僕其
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楞腹俄
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愕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
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攝致山
中虎耳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麄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百枚以奉守珠之龍女者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一恠石跨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將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勑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媪遺灰誌其後

謂媪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鮌修水鮌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則築城所起爲鮌爲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鮌也洪範曰鮌陻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鮌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夫

龍馬負圖靈龜負書皆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成或以靈龜或以龍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矣　天中記云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之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飛升觚上因名鶉觚之城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鶉觚縣　南林槩要云舍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晉張魴作令有惠政白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為名

體香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門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甖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俱香甖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袜交趾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馬嵬坡上土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即除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爾望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塟于此至今花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　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輭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　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奚囊橘柚云女香草甚繁縟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子强轉臭得成香　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頴州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頷之後遇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感應篇註陳俗斂公鎰世積德公徵時有善行薊州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明徵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行看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卽散去之　侍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　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頂上有一穴常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扉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窒之

類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煑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獒狀馳獻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甚野容留宿庵下有閙狗吠希真謂此非

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元好道約爲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子皆得預亦願力爲一席以答厚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遂髮穢厝身令諸丐掃除舍下陳列鑪篠營席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各以醯醢竹筋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帊幕之既撤油帕氣煙煙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飫飽亦有憤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獨食餐嘆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遇咸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冰餓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天十友刻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蓌亦浸漸之義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鏵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稽神錄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
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筯
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
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
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
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
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
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俗人也雖然
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
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
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
獨生白衣甚爲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攜書
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
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吾子志
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
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
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椵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
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
然明悟日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
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
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梢菟
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
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
尺不可得茯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

籤云麻姑宣城人遇老君示以䕶除災厄法姑方妙
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
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
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
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
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
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
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
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出白之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救也山舍在滿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逕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殭矣視之如草木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甑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甑中之物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甑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 羣芳譜云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 陶隱居曰茯苓大者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 王微茯苓賛云皓苓下居彤紛上薈中狀雞鳧其容龜蔡 金陵記云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 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伏龜壽皆千歲 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豬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豬之肉腎狀酷似長二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二錢并塗之 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 羣芳譜昔有獵子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 又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手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埤雅商陸根如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 雲笈七籤云二月採商陸如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 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 海墨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獅子鸞鳳仙人之狀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术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
號爲獅子术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
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彝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
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
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宏行至華嶽廟前忽惛憒前進不
可繫馬于一金荊樹而酣睡馬驚拔出樹根而走緇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
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
以楹鑠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循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躋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筍譜云涪陵相思山有桃竹昔有童子在
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篾
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　博物志云
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
故號湘妃竹　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
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湮皆汎尋竹生
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　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
王竹根生石上細荻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籌
越王棄餘弃而生焉　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
辟蛇行者捻廬山之竹成匾出筍便匾名匾竹　函
志云既凈祖師禪修越崢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
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捻竹歪縛多態狀焉　外
紀云蘇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而枝葉皆有
墨痕所生新竹皆然　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
海靈峰植竹筋化爲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筯
甚妙　彝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
有村嫗屐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餓次年其地筍生
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塡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
之精靈成竹者也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
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
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閩中賦竹則篔
簹涵人桃枝育蟲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
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䶊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
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

竿雉頭頸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
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桂菊之性喜淸凉

癸辛雜志云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凡
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
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
覚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薫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
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
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凉而後放當置之石洞
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凉風養以淸氣竟日乃開
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
高壅于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淸凉可知也　樵

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
盛發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
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
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
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遜
齋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
遲菊性宜冷也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貫孫枝者貴其寔也寔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爲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恒與雨暘寒暑相應　探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斵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凡廣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徹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斵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哲梅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華嘉補校

精誠之至

烈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水經注云漢世河决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

率吏民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齧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　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没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　又云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砍水罵伍胥風濤得息而濟　水經注云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漢永平十八年耿

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疏勒城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絶澗水恭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引去　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沒暗殺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

浪霞城浮查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祚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墮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順以孝聞母死未塟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

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塟隣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庾沱其父死于蜀沱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沱抱棺浮沉人鈎求得之療救僅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繞墓號哭羣烏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殯次野火延及殯廬丙與子慈抜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親歿摧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栽松孜長號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于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復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瘞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　宋書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　獨異志云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雁數行飛逆

唐書王晙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晙聞行卷

甲舍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竣事君不以忠爲天所亟者當自衆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奬成功俄而雪霽趣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　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爲蓬蔌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甕甲灘昔韓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鎧甲盡沉京怒期人日摹石鎧甲盡浮水上故名　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允後孝武入關思政策名西魏後雖被遇文帝非相府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摴蒱爲樂山綾錦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卽與之諸將遍擲次至思政乃斂容跪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己若此念頗實願擲卽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卽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奇更深

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于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又杜常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至常坐而止　晉江傅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閩中知漳州時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宋孝宗時人）

閩書松溪縣葉孜妻陳氏年二十二孜故獨遺一子

及週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隣西舍俱燼陳號泣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燼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爲返風乃免

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卽取歸刻之旣成夫婦謹奉溫凊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奬之

元樂淸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美櫬以薄棺殮數日

屍腐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仰
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狠戾若是哉盡舉飲之
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　又永嘉王泰幼
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伯父求財不得將
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
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兒
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
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
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滴水口中稍

稍能嚥至暮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
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
且不當死卽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
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　湧幢小品云黃
岡杜傑父僉事子鳴客死于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
值暑瀧湏大如馮瞿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
額天驚濤忽減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
且喜歎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按長寧知縣採木萬
山中一切馭以信義諸酋長咸爲盡力水涸木不行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
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讙爲神　明海鹽顧薇年十八
母李死哀慟頓絶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
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
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　仰山脞錄
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瘞其父霖
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甃畢雨如初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淒切夜夢母告以瘞所鄰
翁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

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　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聶氏早歿
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蹲踞方
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
樵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困死女拾
歸告鄰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　南
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
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器
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

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
紅覗兒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又南海王子
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
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
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
又臣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弄遝號叫母卽蘇　又曾
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
捧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愈　又王虛之十

三喪父三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
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
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墓上楢樹一冬再實　又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
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氷如筯額上
叩頭血亦氷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服于時秣陵朱緒
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

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
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
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
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將手自戮之旣而曰汙吾刃
乃止　又蕭矯妻羊字淑緯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
血母常有疾淑緯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
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鎭
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天監中宣城宛
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

獸行數里獸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
息經時乃絕郡縣表上詔榜其門　五代史徐溫遂
詐多兇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
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
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笞其使者
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讒
信逗遛陰縱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詣
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
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六千皆赤温恂自以卮酒飲信　搜神記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濟耳談汪存欽東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

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風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不動蓋存孝所感云

君子國君子營

君子者士君子之美稱也乃或以名其國或以名其城或以名其營或以名其地亦各有景慕其名之意焉獨異志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又述異記云穆王南征其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　史記越王勾踐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左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博物志云君子國人衣冠帶劍食獸使兩文虎在旁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

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修眞錄云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大狗一名胎學女仙與蔟雪道君各以玉花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後漢書東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開元中新羅國王數入朝二十五年承慶襲王詔邢璹持節往日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卿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請禮記并雜文章以往　十六國春秋云永嘉三年劉淵授石勒安東大將軍勒

衆十餘萬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　晉載記石勒
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洎平幽州擢裴憲荀
綽等還襄國經此今訛其子城　晉書成帝初劉超
還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
衆宿衛號君子營　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
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
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
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
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

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
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山堂肆考云君子
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亭有賢德時稱君子
庭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
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　巴州有君子泉在
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鐫有君子泉
三字　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
一里岡巒端正故名　又云蘧伯玉墓在衛城今汲
縣西又西北三十里之君子村爲瑗故宅　隨州東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　又有君
子山在陝西鳳縣　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嵓
昔傳有隱君子居之石盂石臼見存遂昌縣君子山
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
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　閩順昌
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　延平志勝云將樂
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
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
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　登州有金
泉在君子洲上　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
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
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瑫即舊址爲
亭扁曰君子亭　戴嵩詩接檻稱交讓連樹名君子
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宋史張齊賢傳
東師敗績于君子館未詳何地　一統志台州有君
子堂在靜鎮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眞宗常有君子人
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宋直龍

圖閣趙暘字又若常居此故名　君子嶺在桂陽縣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朗則爲顯達之占　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愛　洪武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鐘異

金爲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爲鐘取精多而用物宏朝廷命司漏者昏旦擊之以覺衆而振聾宜其靈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搜覽之所及者列之余行之說頗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即岸設木架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其上有鐫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

上今尚存　鄭胃師傳匾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歷間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誄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陵致兩位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聵勿啓爰兹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不滅眞厥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日宣日暢快久鬱之人心爲爾銘功鑑于申祝詠訖遷鐘于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展有聲

白此大鳴邑人異之　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忽失之未幾有客言北者文潭漁者得一鐘鐫于天寶寺扣之無聲僧詣天寶寺物色得之賄之不許乃約日扣之而鳴則寺中物也天寶寺僧屢扣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即鳴遂載以歸至今尚存　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視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

正德辛未流賊攻城鐘聲聞百里大爲神異　成化間大鐘二溢淮水中聲泓泓勢欲躍起總兵陳銳即平江伯祭之一鐘遂止令懸于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雋區又載潁州田村孖真寺相傳有十八儒生瞰强出來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淄厚非近時物寺僧異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泊滁潭涯水光徹乃令漁師下探于巨鐘下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曰視之則經也微有火痕了無水暈

頓人言此必毋真寺飛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毀左大鐘未有鑄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火宅中也　猶園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燬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造一日黃田閘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怒濤濺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鶻鴿連呼曰觀音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即取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　道致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學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州烏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有人忽見水中有物如半鐘形側露水上舟近即覆以物觸之便沉水中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道場經儀而請稍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有與迎鐘者于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惟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

往其旬日卽歸于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焚香迎之沉沉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廻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譙鐘相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坼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

懸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既再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護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臺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

擊倭殆無孑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迭往相之欲提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入六印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　愼

蒙名山記云邪陽縣白鶴觀唐末有鐘數百斤一夕雷雨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野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邪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有文邪陽白鶴觀鐘乃載以歸之　五行志陝州黃河有銅鐘在水中央水大恒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笞撻婢忿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目疾遂愈　菽園雜記云當塗民邵某事母孝母病瞽目母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蠐螬蟲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覯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

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留之終身　輟耕錄云越楓橋里丁孝子名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illegible]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汴梁蘭陵叚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雙

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　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　南史云宋齊間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樂善錄云

宋李虛巳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巳舐睛二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俾日陪侍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叚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在卿左脇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南史齊鄱陽王蕭恢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恢病目久廢視瞻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

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格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
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
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
福偶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頷祝曰天人師乎元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

求代闇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針治其祖目顧
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
即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一統
志云廣東電白人陳壽贊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葬
壽欲送柩至壙人咸止之壽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
土葬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二里雙目忽開人皆
異之　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爲貴
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春尚幼隨母護三喪歸會苗
寇亂間道逆旅區別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進

士時長子廷和已先一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春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目久眊爲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受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既入相訓之加重邑城不固守臣欲
爲愼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鄉子盍移之修城以
庇萬衆乎城完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　閩書晉江韋起宗生而孤

母蔡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縉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
旌母欲闡母節于朝家貧假貲圖之三十餘年垂成
矣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
聞朝目盲復開母死爲土屋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
孤缺于喪紀重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
蟲大生楸槓食盡起宗抱樹而號墓前後樹皆不被
蟲一日雨甚廬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遽圮起宗得無
恙鄉人以其里舊名曾逋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
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樟櫬如故萬歷中旌

門　又甄亭縣陳栄少失怙事母至孝母目失明晝夜扶侍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舌舐可愈栄如其言一旦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大水二子俱髫飄入水中抵福之螺洲遇衝逢岸隆家被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　予族伯來士賢萬歷巳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膺萬歷癸酉浙江鄉試中式兩人爲其祖兄弟其祖母兩目久不見物巳卯榜後子孫稱慶眼忽有見日列拜之中其頎長而𣺹鬱多髯者何人也曰此乃孫名士賢者也蓋其先未有鬚而後多髯前未見而今見故云然自是眼遂明　天中記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被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　淮安志淮安衛人王紘年七十久喪雙目丁丑年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瞭然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其債則焚券約此亦天報矣

瞳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爲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銛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舐或傾腐次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既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彝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洪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卽取鐵彈撥諸火煆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香欲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洪慧眼卽枯溪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二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旁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問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瘡枯眶內已有物若鶖眼

贍視如初漸大復晝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
悟六六送還之兆　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
紙坊街有文昌閣閣圯改關帝廟視晝址縮十之四
廟後有清眞寺禮拜所所謂囘子教門中者崇禎癸
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庳隘議擴而新之復其
故址囘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
糾黨數百毀垣攫木詎訟中丞黃公所下郡覈理郡
心直諸生而難衆囘子挨祓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
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以重賄

中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
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
井閘得之殘其肢體髠其髭髮刀剜其雙目擠之以
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舁至
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
巵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强咽喉間咯咯有聲家
人駭視綠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胸腹稍適次夜
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
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已

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間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
嫗至以杏李數枚喫之味極澁又以手眼盈掬授之
捧接之次二睛欻然而墮嫗趣益修吸之未幾張目
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炯如故生花聞益
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
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樸乘亂狂逞爲衆甕殺
亦剜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
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盼名賢書矣已而果然
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冬臘月十三日益

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授書爲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
畔方生耳草頭入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陞入天老
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
修未解沉吟次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
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入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
內入天闕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右人默也又祐也
耳邊絲璽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爲陳益修闕公
默祐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于道新任宏亦
同登是科甲榜尤異云益修後謁選得貴池令歷

官監司　耳談萬歷間京師有陰與鄰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扚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逡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蓋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其婦故婦亦感悔吸泉聞官抵罪此事固先于陳公益修者矣

再世爲姻

獨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而卒　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若後娶必我告頃之夫婦俱被掠有千戶强使婦從已婦紿曰夫在情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即拒罵奮搏乃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偕因告故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　郭象暌車志云丹陽牙校靳瑤與其妻皓諸揚州后土祠妻遽心痛輿歸即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祟瑤哀憤既歛火化即具牢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忽見其妻曰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訟于神神俾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城南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瑤拜再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瑤懇益勤茅良久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郎
書几取筆迹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
者瑤如言至則林茂陰翳廟邃深可畏有青衣童受
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曰騎此但閉目東行
當有所覩瑤跨之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
所向皆荊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
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入覩
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女年十八九某日當死
我覓投其體而再生然彼身則朱氏女君往求婚冥
數如此必可再合即送瑤出門亦隨閉廻視殿堂皆
神佛塑像所乘竹故在復跨之冥目覺去愈疾如行
三里所若馬蹶墮地乃在城濠側矣至其日訪城東
朱氏聞其女病且午後聞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
則女復蘇矣其女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
弟但時問靳瑤何在再訪茅君則室已虛矣因托媒
氏通意父母聞瑤之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靳瑤今

來議姻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瑤其家竟以
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强仕黑瘠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之托身惟擇
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識
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
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
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
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
奩貲妻趣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
昔貯金五十金于小罌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吝

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金
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
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
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
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曰夫
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撫慰之歷
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
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
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二女知之疑其繫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十三

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倆改醮異
哉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
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
他日美美長成望留之二三年其夕楊卒及罷官寓
居長葛又十餘年矣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
先去舍趙長官庄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
數人立駐馬覩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
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云女子與親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

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
某年爲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
筍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
一女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
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寔
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迨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
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絶立欷歔久之須臾縣令亦至
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其今年尚未高
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衆共成之于是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十四

成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　孝子傳紀邁廬江人
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
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邁曰汝是我生邁泣涕
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
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
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悶倒忽
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二醉
人適共酣于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
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邁常寢忽見一女言

姓衛非忽暴死天神矜憫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
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見有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
乃與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
述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

沂州志云生員馬憲妻高氏生二男一女病故數年
有李天福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即云
我生前係憲妻于其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
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
恐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前遺下金環二雙

見藏宅内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
諸厭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
入咸稱之曰兩世婚姻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
老兵王文度爲桓溫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諾詣
父藍田述　王卽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
文度下膝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奕嘗過桓溫
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
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
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　三國志

云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
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
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
遂恚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寔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
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
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渺之曰老兵
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爲後主之后而
劉巴渺之曰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目爲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　史
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
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
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
以爲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
厮養卒目之乎必不然矣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
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數集諸將
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
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唐

太宗朝罷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
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
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
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溪筆談云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
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
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
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
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
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
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
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歡既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彌厚其等不能無疑公
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
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
無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
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　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玭
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叅
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
貴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也任路由渝

州有牟孵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
所業詣見亞台奬飾甚勤甥姪伺行以爲牟子卷軸
不消見遇亞台日巴蜀故多士豪偶起斯乃衙押之
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
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啻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爲民上者
待秀才之輕重矣　書傳正誤云晉書王祥年垂耳
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賈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

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則秀才之名著于
西漢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榮陽有烏飛
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烏上告曰烏啞啞引弓射
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
壁畫爲烏也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嘖嘖
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
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
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
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

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
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唧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
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　典
畧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爲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
漢書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
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
車粟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輂
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管輅聞有鳴
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婦離婁俟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我有嫌來殺我耳　幽明錄云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因頭向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盜物鸜鵒竊白之參軍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鸜鵒曰以荷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　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于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于身巧解人語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嘗爲玉屑和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棲于金籠一日爲巨鵰所搏而斃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嗔目叱吒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幽明錄云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棲籠置窻間鷄遂作人語與宗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禽蟲述云宋高宗時鷄言于陳州　白洋國老鷄能呼

人姓名殺之則止　霏雪錄云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覘東園林中果然　高僧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　名勝志云唐武德初有于藤州峽內灘邊得馴鸛者能言語歌舞獻之內庭歲餘不語怔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因以名灘曰金環灘　又云麗江軍民府麥宗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見石盎有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南來哀鳴宗急羣鴉從之哀鳴宗曰此雄者爲白沙里人所弋送之果然及長而百蠻諸方之書無不通曉元中統初子麥良內附授以官立功加陞至元中良子尤襲職　朝野紀畧云秦與劉機爲子矜時郡有鷹神乃　獵鷹也一日飛止機宅以糍飼之偶不潔鷹攫其炊若懲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入座
叅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　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
人多以捕雁爲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
羣雁過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
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　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
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
鵲鳴于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
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
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
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

其妻苦留之稱墮馬腰折詰朝而難作
左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述異記云吳太皇時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
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犬明年家人並死　輟畊
錄云元太祖提兵同回國與速不解追至印度國鐵
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緑毛而角能
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元主問耶

律楚材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旄星之精日行八萬里
能解異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宥此
數國元主即日班師　闕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
見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
中吃妳前果有大槐樹　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
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
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
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
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
殺而食之　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

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塲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
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
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
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
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
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
其言而得豕　晉永嘉五年嘉與張林家狗人言云
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飢荒　翰府

名談云白龜年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　廣異記云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張璠漢記云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伽藍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兄弟相毆鬭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　五行志云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蹷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　緯畧云廣漢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

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右目盲者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　北夢瑣言唐路巖相移鎭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吉凶影響錄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卽時蕩死　菊坡叢話云駃蹄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云駃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　禽獸決錄云羅

舍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王明清投轄錄云有
駝坊使臣夜坐聞戸外偶語云舍人來日有萬里之
役無繇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行當免
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
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
圃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
今日汝等俱作鬼物死圃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
渡江牧者俱死鬪敵苑圃亦廢矣　西湖志餘云嘉
靖中沈遴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
以行策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
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有子知杭州
耶因悲咽欲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
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
舊朋乎　耳談云嘉靖末于家因葬事家僮廷賓鳴
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賓于股回視之
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賓云如某命當盡願速
食我毋久駭我爲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于友

陝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庚鋪
時止持一傘虎當路跑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爲
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
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
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
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唇不能合
也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邱之鶻人言荊南之虎
人言夢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
蟹呼佛

傳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
著黃衣女子云我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
君聞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
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日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
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
聞相語云移居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
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
云　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
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榦拂地一年中桐始

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皆桐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慴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之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巳除死籍又何懼焉又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可爲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視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多衒耀于市井間豪右戚戚爭先快覩亦嘗聞至禁中由是纏頭賞賚所獲盈積自聲一詞云海多風錯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塲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巳而昭陵升遐

搜神記云彭蠡湖側李進勍常以販魚爲業一日販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溺水諸魚掖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過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嘗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予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　洞冥記云元封三年鄣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怨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買府不三四年買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

抱朴子云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述異記云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洽世餘聞云弘治庚戌三月陜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鴨卵小者如雞頭實能人言　天中記云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吳死太原二年冬太寒南州人見二白鶴于橋下語云今玆寒不減堯崩之年

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鶻水禽山鳥無不覯卵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晝圖鬻于市肆焉　酉陽雜俎云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李時珍曰鶡鴠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蟲其屎名五靈脂　巧婦鳥即鷦鷯亦名桃蟲見于詩經周頌小毖章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　淮南子云馬蛩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

醫術之奇

切脉疏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外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焉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痿損　拾遺記云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差休祖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奴姓石

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　放翁筆記祖母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粒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及祖母時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粒事言訖遽遁去過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　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影治病　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劃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　成式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禪師世號吉州空者一弟子名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柱鎖之僧癱輒愈　劉

敬叔云滎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腳患攣癖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既生女腳瘥　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鏃不出有黃村潘姥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即時出顯達目中鏃亦出　名勝志云洱河龍首關南石巖中開一小竅深不可測患耳疾者以一海貝投竅中即愈　唐末有楊樵夫者南安縣人採薪高田遇二仙奕予之桃食其半半欲遺母中途失之三日耳歸家三年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王番知夫人病瘡往聘之以夫人不面胗用綫察之初繫于木曰木也復繫丁犬曰犬也最後繫瘡灸立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

朝野僉載云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三月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靑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葢井之所致也葢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見于此矣　水鑑仙人治百日兒瘧歌云瘧是邪風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穴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兒生氣宮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卽釘巳上木生人釘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瘧之藥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谿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螢火云　幽冥錄云海陵黃尋家先日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真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　續齊諧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

取其車每遊行輙乘之　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陰盛陽微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　晉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　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　王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箆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

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標識而去明日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遂以　上聞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鵞鄉銅錢百萬忽自飛　王虛舟曰銀積久蟲食之煎冀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桐城雙港風吹錢過市方中履日張離隱集有飛鏹行言庚子歲穗城衆見鏹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之飛下近訾兒童羣逐竟復飛去　劉同人景物畧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倒內古錢飛空如蝶　閩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家居積善貲產遜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政和進士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萬歷八年四月寧德縣米穀飛集白鶴巖　七脩類

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庭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　稽神錄建鄴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中一夕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窓戶而去發視埋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寶物因收置篋笥中自爾稍充足致富　吳地記朱

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墺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爲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

風力

感通錄云晉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因以白侃侃遣尋之俄見金像淩波而趨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所與數人可舉在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輪車牽挽僅得上船船覆即沒侃遂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迎入廬岫了無艱阻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扶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果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得還正加舊云　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其高甲于江左年代寖遠而南閣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剋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　雲笈七籤云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

廻軒廣厦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存焉里中民庶多趨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爲墟墓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逾起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郴州郎漢

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土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　仁壽十年有一胡人乘槊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　吉安府志勝云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負皇而面市卽東山之麓也有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通力曾借六丁風雨催　水經注云始與曲江之間有

逃石今在廣東縣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耆舊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鎭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窕內也徹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可鎭耶　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閩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渚南唐末天雨晦冥飛過溪北遂以爲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喩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喩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世　水經注云沅水注于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　馬氏日抄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崖尾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死人不能救　居東錄云萬歷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淄川縣大風雨雹拔堞剷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揭一空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窓戸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欹上面餚簌布列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尚在其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猗園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創立甚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

暴雷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測果應禪師之讖　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戸案門鑰俱開文牘飄散不知所在　元劉郁西使記云業蒲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　遼史開泰七年節度使勃魯里至鼻灑河遇微雨忽天地晦暝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盎猶在地竟不移　湧幢小品云温州自夏徂秋嘗觀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

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繼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廬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

則此閣颯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

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塔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之遲明塔正如初　瑣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侄嫠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嫠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於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鑒察有威權矣
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嚴寺有塔故十三級
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玉皇
閣石塔自元時搭六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
乘雨飛去今缺焉大興縣故安村塔萬歷初大雷雨
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著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
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　鄭仲
夔云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此亦風力也　邸報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
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
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
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
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
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鬼能進疏告狀
鬼之還冤者屢見于正史稗官若其直叩九閽聳于
朝聽扣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顯然者爲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秉
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爲適秉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
理言高貴不尚節儱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
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倫竊銀艾郎辱天官臣不勝鬼

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去三十里車駕皆滅不
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
子兼爲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　拾遺記云漢景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愼美聲
遠聞有所乘駁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
與帝連婚時恃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
忍捨之緯因密構孝直受贓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
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三百張筆十
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葬如言不經

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
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
早忝宦途頗彰清慎辱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疵不謂
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
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
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
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
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
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　紹興郡志云馬臻于永

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畜水溉田多淹冢宅有千
餘人飛章告臻臻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
人據籍皆是死亡者　南史南平繆士遹爲江安令卒于官甄法崇時爲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遹
來謁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遹曰鄉縣人
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倣不自存故自
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即
承因徦狽輸還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
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
已死呵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騶至鬼挽之
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
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
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
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
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鏹以酬已而平
安　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
末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
既而失其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
小年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
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
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
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爲是耶
景字下爲小祥字旁爲年也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
知小年即景祥乳名也　懸榻篇云戊寅己卯間王
子房淡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
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

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吏喜過望于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房爲宜對責以無禮鬼曰其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

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耶夫令者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蘗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麋身音如獆犬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申山有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鼩犬鼩犬者露犬也孫愐云鼩鼠能飛食虎豹鼩犬與鼩鼠或即一類與星槎覽勝云啞魯國有飛虎如猫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連後足　李時珍云蜆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殼

飛蛤蜊亦然　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則免故鱉名神守　陶宏景云鯉爲諸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鷂魚生東海形似鷂有肉翅能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鷄子魚嘴形如鷂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又云文鰩魚即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海鷂文鷂當即一物　吳都賦

云文鰩夜飛而觸綱 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多文鰩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鸞鷄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大穰 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郭璞贊曰飛魚如豚 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酉陽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入羣飛遊翔翳薈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鄠縣澇水出飛魚狀如鮒食之已痔即山海經潏水出

飛魚者也 本草飛鰩能飛徐雲林二云[illegible]鳥以足上申 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塵沙足踐則陷其浪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二云青纍灼爍千載舒百年暫死餌飛魚洹沙中有石蕖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拾遺記云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故知黑蚌能飛此蚌千歲一生珠也 又云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恐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 風生獸即風貍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蝟風則飛行空中

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墜 物理小識云飛魚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名勝志云

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 方輿記云臨川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 邢顒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顒捕魚于五渠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其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顒曰須臾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顒與共食惟覺出氣少腥而衣衫多被及去顒送之以魚固辭不受去後顒下網果得大魚如鯉顒以為異物遂烹食之俄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

處爲飛魚口江西志晉吳隷爲魚塞于雲湖有大魚化爲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隷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隷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暝魚悉飛上樹間因號爲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　徐廣曰飛鸓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云蝙蝠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山海經云柴桑多飛蛇荀子云螣蛇無足而飛　洞冥記云翕韓國有飛骸獸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

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稗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并苾何力西番酋種太宗授左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至白崖城爲賊所圍陷中賊矟瘡極重帝因傳令即拔賊城得行矟者高突勃賜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何力曰犬馬猶爲其主況人乎彼爲其主用力而刺

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汪度爲將者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菰于道一卒倍取青曳卒馬前斬之至賓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草木靈異

述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宜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長安故以爲名城中有發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引俗謂思鄉棗　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

曰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羌活天麻鬼臼督郵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州有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即虞美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蘊類壠上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樹皆西靡　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即風茄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舞予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驗也　蘊類壠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蘚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泊宅篇云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墨娥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名勝志云束鹿縣紅草坡在縣南唐神將張典之墓草也餘卉皆綠墓草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多離合草似江蘺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黃　顧野王志九華山有五釵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綜縝如羅縠衲子金地藏自西域來種惟塔寺前有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萊州府志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藴現每禮敬之邑中舊無耐凍花三丰自海島中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即花蕃艷可愛歷今二百

餘年柯榦大小如初　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　五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榦岐分七條上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繖披覆四下　永新縣三株村在縣西八十里溶溯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人歷七百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珊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有喜怒　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使越時嘗一單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得作書有所徵發洮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墨暈　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神木　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一統志郭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栗殼中皆黃玉　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在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蟹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又云刼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捨俗比長歷參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啖翛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

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萬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廁秉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婀娜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榦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墨

稽神錄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
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遷至私第　祖庭
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
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名勝志云西雩都縣産異
蓮其葉曰雙捲劍脊其花曰雙頭了髻三蕚二十四
葉其實曰覆鐘金鋌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雩山
倒影所致　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
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鄭相遊
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油脂不可浣相國東門
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木我種爾二
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
自是無復汗實歷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素公
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
鳥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
幽題此院詩警句三兩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
塵　來式如手枇汝南府陝州治東有伯甚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一老榦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鐵紋理堅

密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草　集異記云京兆
田眞兄弟三人分析財産皆均平堂前紫荊樹議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即枯死眞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熙安縣有孤古慶樹生其號
曰古慶人無子于祠炙其孔則生男　舊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仙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
一枯經雲之世生于阿閣之側　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嚀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嚀
三世矣　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

雌雄不相離

墨客揮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常相離處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嶺表錄異云紅飛鼠有淺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佩之以爲媚藥一名紅蝙蝠出隴州　郡志云南海郡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　說

畧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酉陽見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若亍鄉德興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淺溪中捕之名曰石撞乃巨田雞耳則奇而非偶　物理小識云鱟魚雌負雄乘風而遊謂之鱟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鱟牝小無目得牝始行曰鱟媚　月令廣義云對蝦蟹味之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大者如升小者如碟　一統志云廣西横州甚多蛤

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　神境記滎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翔夕輒偶影　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于榆莢細視眞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　九華山志云山有碧雞每雌雄相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膊碧臆鳴聲甚淸每歲翼二鷄羽翼成則舊者飛去　湧幢小品云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蟇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

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與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蟇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水徵云　爾雅翼曰鰕魚皮厚肉緊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谿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擧而取之常得十數頭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相如賦禺禺魼鰨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行　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爾雅曰南方有比

翠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　異物志云蝸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于人晝用夜歸此即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　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　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色口内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即下卵如粟狀難得之物　禽經云鳩鶉雌前雄後注云鳩鶉

鳩也鶉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近日蘇杭間有一種俗名相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可以云鶼又別一種也　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蝨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緬甸諸國多有之其婦不得于夫者飼隊隊于枕空中則夫婦情自洽合土目把窩夔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亭名

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産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以越之君臣得名君産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産一兒于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　說類云偶至嵊縣問嵊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矢四

馬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云越范蠡至語兒亭而生一子因以兒名其亭齊張稷至嵊縣亭而生一子因以亭名其兒天下事之偶有同者　予友曹木上云西施入吳到浙江岸即無言于魚軒中聞輿隸侍衛女奴輩相語習學其言至嘉興遠處忽發一言則直似吳語之輕倩者有一石碑勒西施開口處五字則語兒亭似是因西

施發言而名則兒字爲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壇
地卽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爲實字然考之國語則
其地名禦兒非語兒也　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
魯題西興驛綽楔上爲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
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
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
　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
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酤客船送
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

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
傍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
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
否姓何等可共語褚因擧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
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
詣公更宰殺爲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
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卽唐之
樟亭否耶

地動日食

地動災異之大有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
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
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圓八尺合蓋隆起形
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
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
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餘如有地
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
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
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
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
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如
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灾異之有　北史信都
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
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儀經
一卷按漢翼奉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嘗上封事
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　夢溪筆談云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爲之是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卽月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爲無憑矣然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傳耳淮南子曰畫蘆灰而月暈缺許愼注云有軍事

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圍亦缺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鬬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旣致之于物之鬬豈不可禳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常伯鸞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莊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相薄卽地爲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張衡也　史記天官書鉤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坼者乃地動之祥又云辰星出房心間地動　又羣芳譜云四月朔日値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爲火老人不安地震牛羊死應來年正月　極後四星曰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　晉天官志曰房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鉤鈐間有星及疎坼則地動河淸　又云鉤星直則地動星經鉤星在造父西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鉤鈐主地動鉤鈐出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卽地動期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　東園友聞云元仁宗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蹕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閤閤不少休兩宫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憒憒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

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　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城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日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　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確瞑聞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響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響板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乎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曰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務究洞臻玄奥夫元仁宗將有天下則太后之旨卽可以禁絕蛙聲與天師道人之符無以異乃禪師反借蛙聲以悟道又何與田汝成云周禮蟈氏焚牡鞠以殺蛙黽其法未傳物理小識云以芝蔴稭磨碎順風撒去則蛙禁聲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

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未知文通以何術禁之也　一統志云淨蛙池在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華法師厭蛙聲聒耳驅而去至今池中不生蝌蚪宋稙寔治平間爲蜀繁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囂已果不鳴及湖涸羣蛙希聚成團啓視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稙令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　長沙府善化縣嶽麓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相傳宋張栻讀

書于此厭蛙聲禁之乃息　南陽府新野東北有彈子池世傳漢光武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　無爲州西北有蟲池宋米芾爲守府所穿初厭池中蛙聲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江右饒州樂平縣永善鄉披雲閣下有靜蛙池馬廷鸞讀書閣上苦蛙夜聒戲以楮爲三木日再宣罪汝自後池無蛙聲閒產蛙皆白頭　富好禮游峨眉記峨眉山黑水寺前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一蛙先鳴羣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

鳴如止樂然　涌幢小品云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淸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桑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庳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桑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爲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以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

一晏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錢不與焉　又按唐書大歷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忝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殺一百足爲于饑饉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
誇言未必然矣　畫墁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鎭至
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纏頭綵率千匹敎坊梨
園所勞各以千計　史懮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
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
前斬郅支後斬烏孫延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
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
萬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遇臣功賞極厚獨
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之過也　蜀志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
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奢靡
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敎誦讀魯靈光殿賦　袁
小修云晉伐吳之役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曁曰濬
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
使可驕也卒以成功　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
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
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
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

貼地啣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
者兆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爲軍
師將軍區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築長圍困之時景
得侃子鷟執以徇侃曰吾傾家報國猶恨不足況計
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
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吳
爲侃子鶤所誅　周書李遷哲身率驍勇爲前鋒所
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謚曰壯武遷哲累

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
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閽守之
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飲讌盡平生之樂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
五子王于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鎭白帝信州先無
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
親加醫藥以此軍中咸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爲名將也　北齊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黒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黒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祖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

自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燕閒錄云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真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一指揮甚効力邊墻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墻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問即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又晉溪總三邊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歛盡撤去散與從官衆頭目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效命　藕談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

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每出入撾之以爲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賚無算而士氣慴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事以解政　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授之地頃刻

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月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滤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産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爲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公淸儉郭令公減聲伎許唐之將略者未可以是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

溫公無恭具許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視其所存所視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彝吾則奢均爲齊艮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國老談花曹琮彬之子爲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琮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絲金寸錦之附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五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相重編

族裔肇塽大夏甫全校

治家之法

魏書源懷云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澄懷錄云鄧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名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蔡虛齋清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嘗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覘考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家誡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勿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

其致猶勿思也　栩林玉露引周益公云漢二獻王
甚好書而其傳國最久遂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
子衰熄乎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
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
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章弦佩云
無此逍遙湯治倫理難醫之証寧耐一箇糊塗一箇
學聾一箇正經三分痴呆七分和匀用感化湯下如
前症未便即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
必太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

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皆醫倫理之要藥也　葉
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
成否則天也　世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
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
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
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言如此　博聞類纂云
邱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
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
計桑棗村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
祿三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
年之計爲金爲玉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爲厲鬼以殺賊挾幽恨而報怨如覩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稗官所載尤多至於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殺鬼馘敵眞出意表令見者色駭聞者寬悚則其氣可以不朽而其事固爲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于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縣党一元以剛直爲團練都司時靑澗縣團練南正中行多詭詐强取一婦有孕三月爲之委曲設謀其

婦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投崖而死一元具文撫軍撫軍遣役擒之正中遂反命李三覓投老猾猾賊營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間猾賊擁至衆寡不敵一元被獲嚼舌噴血於正中之面憤絕而死正中招聚羣賊設飲以鳴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馬控頓鞍轡扶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平昔所佩雁翎刀插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手擎巵酒謂之曰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與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領鬃豎起大嘶一聲屍厓欻裂党都司遂肩舉鬚張掣劍于手直斬南團練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焉舉座失色其馬出遇李三蹴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　異苑云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鎭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意虓躬治莛陌謂使者曰頃君詬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捶不食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欻起睥睨張裂睛瞳男亮起坐屬堅堅視而嘉稱厚加

賻贈　綱目云晉明帝睿建武元年九月殺鄱陽王等七人陸超之者晉安王子懋之防閤也子懋被殺子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手刃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等厚加殯殮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漁隱叢話云花卿冢在丹稜縣之東館鎭至今猶顯英氣按花卿字敬定本關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叚

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鏖戰喪其元猶操戈至東館鎮下馬沃盥適遇浣紗女曰無頭何以盥爲遂自偃仆居民瘞之溪上廟祀不絕　塚廟記云黄巢之亂廖中兄弟二人糾義兵迎敵賊斷其首猶躍馬七里與賊鬬今祠在湖廣崇陽縣上津渡　廸吉錄云僞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沉灩澦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

竟得疾暴卒　江西通志云南唐時豐城王子丕爲御史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印子邦執保社民兵以衛鄉旣而寇果入境子丕獨搏戰賊悉衆掩之救不至遇害首雖斷猶拔足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竟以是去鄉人至今祭于社　儁區云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收軍聞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　吾學編景清本

姓耿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叅議　成祖常晏之尋召還　成祖即位相傳建文君出亡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　上厚遇之清藏利劍衣袖中謀行刺先一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色甚紅明明旦清果衣緋獨趨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直前犯蹕　上驚令執之得所藏劍清奮躍嫚罵　上大怒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是夕　上夢清仗劍追逼晨過清繫所忽

屍索自斷前一二步若張拳冐帝者三乃焚其先墓夷九族又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　王行甫云金陵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往來江北道上主于王庄某家甚相習也一日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挾刃道旁俟金蚤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許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趨視之隣居之子與一無頭人持也屍見人至始解抱而田夫盡知見之矣聞于官父子伏罪　輟耕錄楊璉真珈發掘宋　陵之禍起于天長寺僧福聞成于

演福僧剡澤方移理宗屍府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
示無恐遂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
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閻既得致富不義之
財復倚楊髠勢豪奪產業後爲鄉大二十人何道遇
閭居而犒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

自然之米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其播種刈穫之功姑勿論至以
穀而成米尚亦煩費工力蓋天之示人以勞而得食
也乃亦有得自地中不假人力者豈記述之附會或
一時之傳訛與黃氏日抄云唐武宗時淮南旱荒百
姓漉漕渠遺米呼爲聖米而食之菱蒲之類食且盡
而杜悰鎭淮南反表爲祥此雖民稱之爲聖官表之
爲祥然總是漕渠之遺則以豐年之狠戾補凶歲之
缺陷未爲大異也按宋史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

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惠
州府龍川縣有霍山宋循州守林須霍山記云太乙
宮殿內有穴唐會昌間穴中出米今時或有之　名
勝志云逢米巖在會昌縣東二十里深廣二丈許伏
虎禪師駐錫處有小竇相傳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
人鑿之僅有泉流　宋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蘊秀二
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　又乾道四年春舒州
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皆黑　元至正十一年衢
州東北雨米如黍然則世固有自然之米與至天降

來麰大麥小麥也見于詩經　倉頡造字而天雨粟見于古史若夏禹時天雨稻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家則不雨呂后三年泰中天雨粟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又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宋仁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金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元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

黍如蘆秫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合之于前則或從地出或從天降毋煩播種耰耡勤勤糞土之加矣若夫扶海洲上有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此則雖云自然亦理之所有耳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五月鍾離縣地生麵占曰民將飢徽宗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名山記云唐有裴頭陀者鐵履渡江居于福建永安縣山中披荊蓁創小

庵坐側石罅日湧米二升以膳之客至則隨增後人大其竅米遂絕所居之地名頭陀巖　名勝記云濟南章邱縣有天倉嶺相傳戰國時齊師飢見巨蟻銜粟前過因蹤跡至嶺上遇穴發之獲粟以濟因名天倉　湧幢小品云滋陽縣大飢衆皆攜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挂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饑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啜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

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此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成沙土不可食矣　名山記倉州石倉在彭山縣半山石壁間有崖竇如蜂房相傳竇中常出米崖上刻石倉米洞四字　閩書萬歷二十年福建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時飢民食之得活

閩奇錄云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埜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以釀酒其味濃厚　雲仙雜記引二賢典略云無棣有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取之不極

魚相依于水離水即死不必刀刃也乃有刀刃所傷尚復跳躑動得水尚復游泳登水即是命刀刃又其次與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入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壐井而死者因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内皆無方

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起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剖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夢溪筆談云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深不可知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黃巢曾以劍剌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皆以此候之華鎮攷古云飛來山下有石井大如盆盂無耗溢有一鰻文彩爛煥相傳下通滄海餘姚客星山半有華清泉一名旋井昔有人得一鰻于井持歸將而烹之俄而失鰻後數日見其游泳于井而有釜痕疑其爲龍云奉化縣有靈濟泉昔有牧童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將而爲九叚久失去急往泉所覜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每旱致禱得見此鰻則雨立至宋宣和中立碑記其異

諸書所載非常之魚併列于後酉陽雜俎云同陵溪中有魚其頭似牛俗呼牛頭魚豐肉少骨殊美于他

魚　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杜陽雜編云處士元藏機海舟壞没飄于一島曰滄浪洲内有艮金池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刑部員外盧得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四足魚　遯齋閑覽云海中異物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海有物正如鞹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縫其味極肥美人但呼爲毬魚　霏雪錄云安南國有一種魚鋭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箭帽魚　述征

記云城陽宗南有堯母慶都之墓上有莘母祠繞墓有池池魚頰間生印謂之印頰魚　一統志陝西岷州衛有齒魚出圖井河魚有齒舌　余阜日疏云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蚨青類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成車類男陰文嚙類女陰文嚙即淡菜也又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並鍾類鹿鳩跛類象木藻類鬼更奇　名勝志龍門江在安南嘉興州蒙縣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聲聞數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

曲似鸚鵡　靈川縣水產鲂魚四足有角聲如小兒　嶺表錄異云鹿子魚有鹿班赤黄色羅州圖南海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　又興安縣龍蟠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靈水溪溪中魚背修尾四足丹其腹人不敢捕捕則有風雷之變　朝野僉載云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杭州

富陽縣蔡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東坡仇池筆記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予之誕予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于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閩書石斑魚生南方溪澗

水石處長數寸白鱗黑斑浮游水間聞人聲則劃然深入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魚影落于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竊糈于舂傳聞在白夜飛曳音鬧舂疾走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鮯六足鳥尾綿爲之母胎育厥子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古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　周南林纂要云

鯖魚身小首大音如嬰兒　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海中有魚曰鼠鮎善食鼠每揭尾于沙際以紿鼠鼠見之以爲彼且失水矣舐其尾將食之鮎即轉首厲齒攝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蝦皆食之　建同魚有四足無鱗吸水上噴高五六丈　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輙于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黄山澗中生班魚如蝘蜓而無

足善合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輙翕曳而入水恣其嚵嚼小蟲設機陷物隱慘乃爾

天然之字

郭相奎郡縣釋名云岳州平江縣本孫吳漢昌縣唐置昌江縣昌水在縣北出幕阜流至南江其西南山澗中有巨石水溢其中環繞類昌字形下流合汨水入洞庭　漢置句容縣以縣東南有山形如句字之曲　處州遂昌縣有孟山頭兩山前後如昌字名平昌山吳赤烏二年置平昌縣晉改名遂昌　廣東樂昌縣有昌山山二石相連上小下大如昌字故名曰樂昌者以昌爲樂土也　陝西商州有商山以山形

如商字一名商洛山即秦時四皓隱處　四川巫山縣縣南有山形如巫字即高唐賦中所云也　巴縣有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故又名文字江巴字水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　又永川縣縣之水三溪合而似永字　江津縣有几水即岷江也過縣下合涪水而東當縣治處形如几字故又謂之几江　玉海云天寶初有獻書閣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　延平志勝云

宋莘齋先生朱松爲尤溪尉任滿假館于鄭氏建炎庚戌九月十五日考亭夫子生焉先是文山在淸印溪濱隔溪爲公山二山草木繁密及考亭旣生野燒同時爇焚山形畢露儼若文公二字　成都綿竹縣有無爲山宋淳熙閒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爲二字故名　通江縣有公山隔江形如公字　江油縣有山接彰明界高聳亭亭形如匡字此大匡山也　瓜水在寧州南志謂沅江之水流自北角思永之水流自西角轉而東南丁癸冲之俱會于茶部冲形如瓜字故名　又寧州有登樓山家氏有國封爲東隅之神

山形如文字一名文峯　廣信志勝云鉛山縣白石底絕頂上有天成八字極端楷相傳吕眞人逐蛇入穴巖中以劍劃成　南豐縣有麗禾石宋紹興四年五月十日風雨晝合雷震石上坼裂成大字縱橫交互不可識乃鏤板傳觀有道人辨之曰此介嘉黍稷字也旣得其譯競熟視之果然自是郡境屢豐　寰宇記云吉水源出永安鄉北會于贑水古老傳云吉水出有汲文成吉字按志十八灘水自泰和而下經

府城又東北注于墨潭爲吉文水與永豐江水之橫出者合有淸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縈繞狀若吉字故灘曰吉陽縣曰吉水又曰文字水又曰文江　宋仁宗慶歷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柏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毁欹屋折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

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正十六年有黍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　宣和五年福建順昌縣交溪廖懋以奉議大夫家居役夫鋸柿木爲薪有文曰聖元天何四字體製楷正墨色瑩然

洪武間臨川獻瑞木中有文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瑞

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山縣民王詛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曰君王萬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繼其石來獻　徽宗政和二年元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二丈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碧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元圭出乃有此瑞焉建炎二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文

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寬　晉史吳興載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山堂肆考唐貞觀十七年八月梁州松昌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成字凡十八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

昭然歷數惟永又二十年陝西有石成字曰李君王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文曾有帝字新生上字

廣西富川縣有碧雲洞洞門石脉隱起廣陽島三字遠極分明近視如擘絮狀　閩書閩縣薛老峯山頂突起向陽峯三字周朴詩薛老峯頭三個字須知此與石齊生直教截斷蒼苔色浮世人才始眼明薛老薛逢也咸通中爲侯官令與僧靈觀遊創庭其側人書其峯曰薛老云僞閩癸卯歲一夕風雨岡山上如數千人喧譟旦則三字倒立其年閩亡云　惠安

縣靈瑞山有貝常院院東北麓大石上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怪偉可喜　政和縣佛字山石上有紋成佛字甫田嵩山在海濱山頂有峯名文筆其上石壁有苦文宛然文筆峯三大字刮去復明　連城縣有蕭坑山萬歷中令徐大化築北閘鑿石此山石綫中有徐欽徐昌四大字連人異之　嘉靖甲辰秋七月既望沙縣大路旁有巨石一片方數丈忽暴雷雨震電石旁數十丈昏黑莫辨隱隱雷鳴不止約二時乃雨晴雷止行人見石上刻五十七字大六寸皆如符

篆之文又有如禹刻者竟莫辨何字也今歲久糊模矣 于一錄云萬歷巳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沒驗疲貧對 晉書張軌霸河西時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 酉陽雜俎云徑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黄不似鐫刻狀如蝌蚪莫有識者 杜光庭錄異記云唐李槊碧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内有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午年年又有

貞觀昌大聖又有忠孝爲善等字勑禮部郎中柳逞驗驛檢覆不差 王行甫云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柳塘先生題其峯曰卓爾 又瑞州高安縣字山一曰龍珠山峭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 德化縣丁溪俗云水畫丁羅簪纓宋時一夕雷雨决流一縱一橫成丁字邑人程揚林登高第 陝西城固縣西北合流兩水宛如文字名文水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有五丹書曰李淵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徹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漬而紅色磨之其字愈明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以少牢祀祭石龜而爵送之人 漢書昭帝時長安諸陵栢樹枯倒者悉生枝葉蟲蝕作字云公孫病巳立既而昭帝崩昌邑王廢而宣帝立宣帝一名病巳 智伯率韓魏攻趙時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郵原過以告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也 唐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齊永明九年秋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眞州宋藝祖發迹地有樵破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

自然之畫

字雖屢變其體然起於上古畫則起于後代固未嘗不因天地之自然是以有自然之字則亦有自然之畫其理一耳因臚而列之　名勝志岳州慈利縣有花石在縣之武口衆石上自然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于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花葉應手而碎略加拂拭其花復見重疊非一　史異云宋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元至正二十五年

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朱旗爾望不絕凡五日始解　唐昭宗景德中滄州城塹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花與葉芬敷者時人以為其地當有兵　宋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為桃李花雜樹人物之狀　宋太宗至道二年桂陽監鎔銀自瀉成山峯狀　都穆云河南新安有王喬洞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存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　靈川縣

西山在桂江之上其山九峯屹立丹崖蒼壁望之如畫綺然　山堂肆考云大理府點蒼山出石白質黑文有山水草木之形溫潤如玉可琢為屏又階州北峽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柏人物溪橋木石山林樓閣日月之狀　朝野記略云定海東桃州山寺柏傳安期生以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　記略云儲柴墟瓘于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卒于南都其子瀕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墍攢于壁舍丁丑十月啓而塟諸別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堊

成繪畫文具畫家皴染烘染之法前則奇石古松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觀俶而究之滲入木理四境嘆異瀕乃拂楮其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廟　廣西志勝云鰲頭山俗名雞籠山在崇善縣城東北四里即鰲山也屹立江心其頂有方石長八尺四面花闌中有石紋自然成樹如丹桂狀　懸榻編云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

如皋鄉中有柏樹大十數圍亦在伐中以其緊重難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置縣西門僧舍殿壁中衆共瞻禮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近過如皋目擊焉　陳承曰乾州乾陵所出柏樹子實氣味豐美其柏異于他處木之文理大者多爲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觀有盜得一株徑尺者值萬錢　未齋雜言云肇慶岩洞中石乳

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蟹石蛇之屬首尼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畫　樽俎餘功云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淚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峯公公常夢仙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斧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一一斧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鸞雀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真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三柳軒筆記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有崖樹景物宋子因帥師桂林以兩石致洪景盧老蘇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殆無斧鑿過求石遠矣　王行甫云姑蘇一富人韓其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逡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　又

黃州一家藏有大理石屏風黑質白文成梅花一樹繪事所難工其墜瓣紛紛撼風輕颺簡月生動樹下一巽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名勝志云廣州東莞亦有盧山山上有湖每甲戌日輒聞鼓角聲又肇慶府四會縣亦有扶盧山世傳山上有池每甲戌日聞笙簫鼓角之聲疑即一山兩府接壤而分記兩處　密雲縣有霧靈山每擁祥光如霧以六月六日現土人如期候之　贛州志勝云贛縣黃堂山有石室口方八尺如數十間屋上通天窓下有方榻二石人巾櫛而坐旁有小石室七所相通悉有石人室前有車馬跡春夏不草無毒蟲林木繁

茂水石幽絕山下居人每丙日輒聞室有笳鼓笙樂之音蓋靈仙窟宅也鄧德明南康記云山角石子如彈丸至丙日則不見他日皆在　李元陽云耶鉢羅窟一名賓波羅窟在白崖川西山懸壁峭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蓊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南嶽者即崖而寺之捫摩巖壁上有獨木橋十餘所木如大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巇險不敢着脚樵子僂疾者履之而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十五夜換稍一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一新無復舊木矣世

謂之仙橋昔寺僧斋犬仙橋斷後昇犬橋復完　入蜀記云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猿鳥皆鳴達旦方漸止　湘潭方廣寺每四月朔日東壁見維揚官府樓堞　秦再思記異云嵩山之上有玉女搗帛石瑩徹尤潔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

每立秋前一日中夜當聞杵聲響　羣芳譜云中秋天色陰晴與外國同蘇東坡日故人史生爲余言常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謂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　方輿勝覽云雍之洋縣念佛巖下有潭如碧鏡每歲五日巳午間忽有泡光出色艷異甚常時則無　文昌雜錄處州大奚山洞端午間土人以紙置手摸石壁覆紙刷之得兕語藥方之類見自然方藥條下　圖經云陽江縣海

中有魚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爲鹿　建水州南
回回村有龍井每正月朔旦水中輒浮雙魚　祁陽
縣北金冲井旁有一竅每日午水溢綷魚遊泳夜半
魚匿日午又然　惠州志云惠州南海有黃雀魚常
以入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後復入海爲魚　泉州志
勝云德化縣五花山有端午泉每五月之朔泉水溢
至欄凡五日爲度　唐咸通間蜀僧無晦至五花山
鑿石築室與虎同居穴土得泉深數十丈味甚甘冽
端午日指井誓曰此泉萬古及此日則溢而至欄吾

化後以此爲證今五月朔日則泉滂至五日盈坎院
祀注以辦千人齋與日如故號端午泉　廣信志勝
云永豐縣六石峰上有聖泉每歲以立夏七日應期
而至有聲如雷則爲年豐之兆過期則旱冬至則泉
竭　蕭縣有天棗樹一株枝幹蟠屈數百年物正二
月之交開小花結實如酸棗可食四月初七日全樹
皆熟初八日遂空　猗園云五臺山有鐵樹定以六
月十九日開花　羣芳譜云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
丈花甲一週始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

視之取花以回　七修類藁云予友烏鎮王天雨遊
爲橫州州判言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
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
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
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　愼蒙名山記
云洱海之內每於八月望夜河漢正中有珊瑚樹出
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撐
月　河州鳳林關有靈岩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
聖柰大如盞　鶯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種之花必

大又必滿　波稜菜下種于地必過月乃出其初一
二日下種與二十八九下種者皆于月過同出
千一錄云閒居數年墻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
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
必更雛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
雪鵲乃復來畧無爽也　鶺鴒雖覆東西廻翔命翮
之始必先南翥又飛逐月數如正月一飛而止但伏
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　俗傳八月一日蟹
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　詹縣偶

談云許叔微精于醫云五臟蟲皆上行惟肺蟲下行
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于初四日六日治之此
二日肺蟲上行也　朱平涵云鵲兕于七夕　短狐
上弩于孟夏之朔短狐卽蜮四月一日上弩入月卸
弩　徐雲林云五月五日蝦蟇必伏水草不鳴　七
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
文如瓦屋名海扇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丙日茄魚
出穴　甲子庚申日玳瑁閉口不食　蝙蝠伏庚申
夜　鼠伏甲子夜　廬蟲逢申日則過街　燕啣泥

避戊巳　道州舜祠遇正月元日則山狙朝廟猿亦
如之　南靖縣鼇池有祠每朔望則羣魚浮列水上
宣和士人之蠹魚石至午則堅冷爲石至巳時則
蠕動爲小蠹　李芬之未石每日至未時則氣出如
雲烟　羣芳譜藝菊法小暑至秋分看節邊蛀孔有
蟲在內用鐵線插入孔上半月向上搜下半月向下
搜又梅雨中濕熱時葉底蟲名象榦青色如蠶食葉
上半月在葉根上榦下半月在葉根下榦　物類相
感志芋種日螳螂一齊出　九月九日蚊嘴生花

[illegible]云鉶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
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有土蝕處或穿或剝莖如蝸
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　鵁鶄飼子日從上而
下暮從下而上　物類相感志魚始雷向下未驚蟄
頭皆向上　土附魚清明之前眼閉過清明眼卽開
食菊之蟲朝在葉上午在葉中暮在葉下不特分
朔望也　天中記云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
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
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又鷺鷥人養之于池塘馴若

家禽至白露日卽飛騰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
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黃閩武陵記云
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鱉無不備者七月七日皆出
遊嶺頭族類各別

洛陽橋再修定數

朱平涵云宋蔡忠惠創洛陽橋横亘江中選時擇日
畫基所向鐵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
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纜每有危險神
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
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耍
探已俗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
解曰酉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實前朝蔡錫之事名

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
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圮
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
橋故跨海潮日奔湍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
賫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
酒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于
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卯刻
以是日與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
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

又仁和鍾化民字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襲而生字惠
安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化
民毅然修復之旣訖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
日人稱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
百年後爲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
常少卿巡撫河南卒于官　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
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端明之祠謚合亦可異
也然則端明之于前明蓋兩次降身矣或疑其數之
前知而端明又未嘗以前知著稱也（按鍾化民萬歷己卯舉人庚辰進士）

閩書泉州晉江李俊育鳳池里人以貲豪里中
而急爲義縣洛陽橋壯橋也歲久海沙日積橋趾下
沒而風潮過當水常漫橋不得涉守馮祐以委俊育
俊育出貲高之幾五尺餘凡費貲萬計今其子孫多
衣冠而鳳池之李爲華族然則洛陽橋之在于前明
蓋三次大修矣　按忠惠母盧氏忠惠於慶歷初爲
諫官有除授非常者屢封還仁宗遇忠惠益厚日有
子如此母賢可知特賜冠帔以寵之又忠惠子旬妻
劉氏者員外昇之女也忠惠故與員外善員外以女

許旬旣員外死家益落忠惠知福州特就劉尋婚劉以非偶辭忠惠不可具奩送劉命旬娶員外女以歸而旬天子傳方二歲劉撫教之六經子史皆使貫串傳以養母早乞致仕傳子槽出知泉州爲忠惠舊治劉已封令人白首康强傳綠髮尙茂泉州仙遊相距四舍許板輿往來奉養珍厚泉人榮之忠惠有賢母毓之于先而其後有賢媳有賢孫有賢曾孫洛陽橋之造留澤旣廣食報亦深矣　閩書又云泉州烏嶼四面皆水嶼上可居民砌石爲沉橋宋寶祐中僧道

詢募建石橋名鳳嶼盤光橋長四百餘丈廣丈六尺比洛陽橋長加四百餘尺濶加一尺此二橋海中相望如二虹然道詢少遇丫角眞道人授以丹丸遂同悟內典若惠安峯崎山之靑龍橋獺窟嶼橋皆其所建當獺窟未橋時與丫角眞道人待渡嶼前道人曰何不橋此曰風波日作橋不易也道人曰患無眞念道詢遂率其徒成橋七百七十間一月逃庵或欲捨之田辭曰世間田有數我敢與人爭食哉自障白沙海壖田之登其高處爲廨其始障也埠爲潮嚙道詢

扇虐之曰海于天地間最大不能尺寸相讓耶遂立退三尺然則福建之橋固有大于洛陽橋者而亦有靈異如造洛陽橋者特洛陽橋以蔡忠惠益著耳何匪莪曰沈存中言水以漳洛名者甚衆洛落也水落于下謂之洛舊號洛陽九域作樂洋江後乃以洛陽名之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洲上有關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忠惠橋記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纍趾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其長

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余同年都給事中劉宏寶者洛陽里人爲余言幼讀書祠下嘉靖末有兵燹之變祠被賊燬碑離地四尺許石理橫裂斜倚石垣之上居久之忽自端正意有神物呵護非偶然也　懸榻篇云丹陽人姜志禮字同節萬歷巳丑進士其爲泉州太守時値地震洛陽橋圯過半公鳩工更理造墩凡三十二經始之際波浸瀰漫公禱于神潮不至者數日匠師因獲措手其上某石梁舟重

水公不克致公曰昔蔡忠惠公以八月二十一日安橋第需之至日有水滔天自東方至舟頃刻渺盡忠惠公夙有橋斷我來修之說衆謂太守公實再來云

泉南雜志按蔡忠惠所自書萬安橋記共一百五十三言字大方尺分勸二石今在公祠間之父老言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撈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摸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時與江濤競響也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蔡忠惠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往來此橋及按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岸左面山非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蜂光有吉有凶

朱平涵云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謝承後漢書徐章殷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買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王隱晉書陶侃以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得還浦遂没海中此蜂之兆凶者也拾遺記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將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船有大蜂狀如丹烏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此其類也爾雅翼云軍行卒逢羣蜂及飛蛋多者必驚於伏藏之賊狀元考云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鬨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斯二者乃武乃文又何蜂之能光吉如此哉　湖湘故事云楚王逵奉馬氏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進逵傘蓋後遂戰敗死

濟瀆廟盤乂

河南懷慶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綠綵被二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否則祝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此名勝志所載也續耳談云濟瀆廟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二祠前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没而原券浮出還之

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合其兒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子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監其誠悃而貸其償也盒外濕而內乾其他類此甚多予讀書至此而疑焉夫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市道也計之以子母要之以約質市道之器也胡神人之不憚煩而爲之乎及閱李濂游濟源池記而始知前所言皆過其實者也李記云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人獻香祠下者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朝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紛遝四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卽浮物之處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有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行池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

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卽西源周如東池深幾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涸古今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宗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于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池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之咸三日內所投者則向所聞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裹成藥浮出

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翁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即以浮沉繫之試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泉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于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予按獨異志云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舟人漉出不得泉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

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訴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名勝志云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于綿而生歐陽子官于泰而歿此越國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嘗于青州刻瀧岡阡表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黃山谷爲文誌龍頊之鑿龜湧碑

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官爲亭以覆之後宮火獨亭無恙酉陽雜俎云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府十二月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請公一祝沉浮於河憑公神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祝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爵冰辭已而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

誠已達乃沉鈎索之一鈞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鈞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夫江河與濟並大於域中江可以浮出緡錢碑版河可以浮出詔紙安在濟不可以浮出諸物哉江河之靈可以詰責之詞動之則濟之靈寧不可以要約之豢通之乎天下固有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此類是也冊府元龜云高齊太祖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采以爲纊湧幢小品云陳高祖生于湖州長興下若里

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中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其上勒銘焉又洪武　太祖初生三日宅邊水中浮出紅羅因名其地爲紅羅障然則水中之浮物多矣不得以濟瀆廟爲怪也　吳炳龍虎山記云宮南聖井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輙浮投以楮幣則竟入苟不虔則推出不納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又有余公井嘉靖戊戌有獻棗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名山記

云天齊淵在臨淄縣東南平地泉半畝土人名曰龍池漢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顏監曰謂其中有異如天之腹齊齊記補遺云晏子曰吾聞江淺五里海淺十里此洞與天齊此中曾浮出鐵鼎有天齊二字魏永平中出木五齊天保中出木四皆五采類柘木明弘治辛亥又出香木二焉　朝野記畧云景泰三年寧德縣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疏文未善投之須臾别浮片紙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曰某等俯陳悃愊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紓　聖眼言念生

居在世治本于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絶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愚民故降災寔由上帝爰淡修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月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頓回天心大赦枯苗伏願龍顏大悦賜涓滴于金瓶龜圻全消霈滂沱于壠畝肅副寔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祐我民逕續乃

命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又陝西太白山間有龍池遇歲旱有司必于此祈禱乞水一罐意有不誠水自飛上樹來結成冰塊意誠則水中浮出物來持物歸俟雨足仍納于池成化中西安府同知張俔往乞之水面浮出古銅盆又浮出觀音經其池週四十里四圍奇葩異卉上干雲霄每墮一葉則鴛鴦鳥成對啣出池外不容渣滓于中皆有大魚通紅者長丈許或二二丈者浮遊波面殊不怖人山極高峻官夫以繩牽逐步附之而行約二十里至頂不容肩輿上有神

廟陰颯之氣襲人最有靈爽　劇談錄云咸通中京城南有三娘子湫與崔州近水波澄明莫測淺深每秋風搖落未有草木飄落其上或覩片葉纖莖飛鳥必啣而去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視投之歘然而沒　紀略又載國初有金箔張者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治金泊往學於浙之杭州歸而授諸鄉人因此得名一日縱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錢物者隨所須投出水張見之日是鳥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卽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

與客玩以爲戲夫伏機于池底而發之則無春冬之分矣恐未足以破之也又康頤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婚賓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餇及桌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借婚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怪莫測此又何說哉　輟耕錄亦集乃路有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學仙常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沉之祝曰神爲我鞣消爲期而去不期復祠則得成革

火能生物

火爲至燥殺之物無復生氣而張子和云嘗見人家破一鐵釜釜臍中有紅嘴細蟲趨走如飛　周吉甫云嘉靖間金陵三坊巷吳璉開大葷店生意茂盛大鍋晝夜火不停鍋底忽生一炮有乞食老全眞云此鍋旺氣方熾其炮不可動後値爨者慮其費柴鑿去之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其家生道消滅矣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猪獨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燔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　本草綱目

載鼸有山澤水火四種火鼠則生炎地如火鼠類也
武周縣有黃水合火山水有火井火鼠楞經言燈燭燄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火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卽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此蟲獸之生于火者也　史異云宋紹興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錢簡栖猶園云嘉靖中民人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朶朶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生蓮花七朶是庚戌辛亥年間事陳莊靖公女嫁于孫幼

同莊靖佞佛旣嫁持誦益虔嘗設觀音齋萬歷五年六月十九齋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桌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下吐時尚含翠色如欲滴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姻黨無不讚嘆三日後爲娃身人觸之而萎　紀野馬川有瑣瑣木燒之火經年不滅不作炭婦女取其根作帽入火不燒　建昌南豐縣白含鎭有康太保廟先是土人謝氏之居冬夜宿火地爐有香菌生火中亭亭如蓋次夕神見夢曰種菌于爐中者我也子能祠我我當

福子謝乃徙居爲神立廟　簡栖又云毛桐生浙東諸山中落其子種之多未必生土人取桐木燒作炭播之山椒則一炭一株易生如蒲蘆矣又鳳尾蕉以鐵筋燒紅刺其根則易長此卉木之生于火者也如鼫鼠食烟火鼅遊啖爇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風生獸積薪而不燃鶡鳥啄樹而火出獨斗獸如犬食火而遺糞却火鳥如雀處火而散燄厭火如獮而色黑火出其口中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耳鼠能食火烟山啄木能食火炭蜀有火鴉能嚼火鴕鳥能食火炭

即火雞　徐雲林引山海經峿山有鳥如鵲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如烏而赤足名曰𪇰餘可以禦火崦嵫之山丹木葉如穀實如瓜赤符黑理食之可以禦火卽公之山有獸如龜而身首赤名曰蛫可以禦火囂水鰼鰼之魚如鵲十翼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翠山鳥多鸓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符禺之山鳥多鴖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小華之山多赤鷩可以禦火帶山有䑏疏如馬一角可以辟火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青質

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鮮山有獸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名移卽見則邑有火已上諸物或以禦火或以兆火何所禀而然耶　郡國志云宜春縣南鄉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卽熟水經注瀧水與雲水合處有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卽熟其中時有細赤魚遊之不爲灼也又廣州城東南火湧泉出石罅中大如濤湧前去二十餘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　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爲衣會

賓客爭酒併失盃而汚之解衣付于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燦然潔白魏文帝丕不信有火浣布著論辟之後外邦有貢火浣布者試之誠然乃毀其論 按火浣布有二種俱載于正史今詳之 魏書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遇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布 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銷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悴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埃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火洲其上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按此布出于木皮者色青黑出于鼠毛者色白也

宋滕景直家廣中炊釜有聲如雷霆家人走視甑上生花漸長如蓮花赤色俄頃卽萎景直旬日卒

闈題定數

棘闈試題甚閟多有小房師各拈數題大主考合鬮而得之卽在本主師未能懸擬乃亦有一定之數可以前知數定而天弗違之甚可怪也宋孔平仲談苑云學士王汾字彥祖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夢中有人告之曰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于配天賦及第乃圜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

在下 又宋張世南遊宦記聞云先伯大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詣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能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敎逸欲有邪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曰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爲解首 奐堅志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

人夥掞未及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徹畢轉於東
壁大書一詩覜而讀之旣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
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迴黑間耍頭行後以
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
題曰公生明焉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
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焉　萬歷年間
桐城吳公應琦以甲午登賢書計偕至臨淸間降乩
仙者甚靈趨候之曰某此行登會榜否曰不知曰然
則何年登會榜耶曰不知又問不登會榜終作何官

曰不知曰其間仙示頗靈顯故爲詠耶可無一言見
示乃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不知好把中庸仔細推老老
幼幼平天下此是男兒得意時及甲辰科應琦捷禮
闈其首題爲不知命全章則三不知在焉次題爲極
高明而道中庸三題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豈題目于十年前
可預定如此耶　萬歷丁未科人有叩乩仙以會場
題者批云丈人章衆曰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二
句矣再叩第二題批云亦丈人章衆一哄而罷後首

題果然次題爲君子依乎中庸蓋丈人章註中有是
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一句也今康熙己酉科予郡袁
公歔叟叩乩仙問今科浙江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
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曰乞明
示之則批一署字又曰主司意重知及入場則知之
者一節乃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四者字爲署袁公
因念重知一語遂縱筆成篇果獲雋　胡元瑞甲乙
剩言云萬歷乙未春試前一日忽夢見冕服一人坐
殿上召予入試旣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
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
得旣覺而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
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
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訒言意
耳及揭榜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　前
定錄云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
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
雲集自辰及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

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授負才華不宜爲此變色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授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授以書判不中第授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授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授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于中朝通者無如授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

遇上尊號授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授所爲乃召見授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土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授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有疑願得詳之乃許拆緘塗入字旁註兩句封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訪王生竟不見矣觀此則文

章竟可前定而添注塗抹亦有數存則題目之前定又不足爲奇也　懸榻篇記云近年來山左有李神仙者以術數遊京師頗能知來事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從占得失且密以試題詢李謝不知但笑曰兩公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卜及入試首題則志于道全章所謂道德仁藝者實隱寓其字而兩生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餂者李曰此何敢言但題中當有五後字四可字他日或驗耳其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有五後字二題乃夫子之文

章一節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有四可字乃嘆其異又樵川諸生吳君善乩仙之術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臨樵數友問場中何題則書曰尹字帶兒孫心一旦題或近此衆不測復問二題何題倘經乎書曰否否否諸生皆喜請非經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已搭至得見有恒者斯可已乃知尹帶兒孫寓君子字心一旦寓恒字二題是樂正子強乎曰否三段乃知否否否者寓三段中三否字也同時武學諸生亦請問試題仙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撤添生茫然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有天也不缺半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撤添才也不獨前知之神折字奇巧雖與黃絹幼婦三横兩縱之語並存千古可也　相傳何公早南直懷寧人早初生時其父夢門前豎一綽楔上寫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未解所謂第誌其事于壁已而早以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一節題入泮以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一節題中式丙午鄉試以吾未見好仁者全章中式癸丑會試平生得力果

全在此一章書　先君子萬歷丙午科科試冠軍補廪入場先是有請乩仙問是科題者批云子路十三章先伯玉衡公亦與試性頴悟解之曰此必非先勞一章必是子路問成人一章也乎以憲問十四內數之自憲問恥至問成人正一十三章耳且予曾問于乩仙批云子今有志問功名丙午之年亦可成固知必成人章耳已而出題果然

入水即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即濕或曰夫出水即濕吾得而見之矣入水即乾其誰見之考之本草別錄曰路石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乾日出獨濡花黃莖赤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莖葉陰乾是則天下固有遇水而反乾之物此則灼然可見者也

牡麻草見日則濕入蔭則乾路石草實赤如麻子意即牡麻乎　神異經荒外大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酉陽雜俎云雀芋狀如

雀頭置乾處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　感應經名蕉毒草　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劍安寇延平道出小當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横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或刬去之随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此乃正氣所不磨亦復雨乾而晴濕何耶　名勝志騰越州羅生山上有天應寺殿堦片地雨則乾晴反濕　閩書同安縣浯

洲與寳月巷旁有石如盤俞武襄大猷作亭望海海頭有島天將雨則明現晴則日光晶晶反隱不見名其島曰變山　名山記冰山在慶尚道義成縣大嶽下有石穴是爲風穴又有穴在巖底直下廣一尺深可量十一尺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霾雨則冰釋春夏不寒不熱冬則温氣如春是爲冰穴　拾遺記古之圓山有林木瀉疾風震地而此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獨活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又通志畧云無風獨搖草頭如

彈子尾若烏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拾遺記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欲見之李少君曰黑海北封都之野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夏盛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之命工刻作夫人形置之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近之少君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近也

撒珠撒銀錢

宋史明道二年注輦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使言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贍禮以申嚮慕之心乃自捧銀盤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　以堂堂天朝而幾與戎貍爲戲甚非大體　清波雜志祖母太夫人爲曹武惠王五世孫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宮稱賀盛飾羣立于露臺人各許携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佩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

即裂爲二俯拾次多遺簪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捷慧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此朝廷與命婦爲嬉娛也　雲仙雜記云唐玄宗于正月十五夜御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閩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披緑暈山焉　明通記云天順間帝頗聲色奢侈常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鬨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以諷之　客燕雜記云往時宮中出遊西苑

有大耍外小耍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晩用金銀豆酒
地聽内豎拾取爲笑樂崇禎間悉罷之易以胡桃紅
棗等物　酌中志云萬歷末年宮中偶興掉讀作料城
之戲于御前十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内斜正十字
分作入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
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入實擲之落于某
城即照數賞之若落進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
焉至戊午遂有撫順開原之失亦其兆也此朝廷與
宮嬪内侍爲嬉娛也　文館記唐景龍四年清明中

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絚兩頭繫十
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
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
休璟以年老隨絚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杜
牧之退宮人詩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
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　長安客話
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
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大十餘俯仰不便無所
得　一講官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
學士一日　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講
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
錢之事其來已久蓋大臣位文武之極講官有師傅
之尊踣絚頓地俯仰拾錢褻嫚甚矣　雲仙雜記云
唐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梶膠彈子數
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
收于篋此則儉嗇而娛其歲年者也　又云洛陽人
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若龍爲藻作錢龍宴四圍
則撒珍珠厚盈數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數

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謝主人斯其爲娛樂
者奢華之極不可以爲繼亦恐造物鬼神或窺之矣
唐高宗咸亨三年太子宏因宴集命官臣擲倒次
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
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賜及善縑
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注擲掉倒仆也猶相撲　元氏掖庭
記云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妃嬪不得登九
引臺臺乃後宮乞巧之所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
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

設晏大會謂之鬬巧晏負巧者罰一席　瑯嬛記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以進極其精巧上大稱賞對之竟日喜不勝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地上令宮人暗中摸取以所得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鬬巧　泉志云按舊譜撒帳錢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壐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勅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

毎十文即繫一綵條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有學士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蘊昧道各執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是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探平一懷中盡而後已　先叔祖馬湖公作族祖姑無為心禪師傳師幼許字湯氏子湯殀不受他聘雅修淨業竟從剃染一日豁然大悟神通妙用成化中以妖人之亂徵天下有道術者有司敦遣入京中孝肅太后引見尼僧手擲金豆師獨岸然不動凡宮人有疾病以手摩挲之即愈　孝肅贈以無為師號

草之有寶者

韓保昇云馬齒莧有二葉大者不堪用葉小者節葉間有水銀毎十斤有八兩至十兩已來然至難燥當以槐木捶碎向日東作架晒之三兩日即乾如隔年　又續墮子莖中有白汁可結水銀　博物志云積艾草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庚辛玉冊曰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氣石楊柳含銀氣馬齒莧含汞氣艾蒿栗麥含鉛錫之氣酸芽三葉酸含銅氣　雲仙雜記云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儲泳袪疑云荷葉有水銀　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故曰椒曰可以來須

草木能犇天工

淮南子萬畢術云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　相感志云楓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鬼天旱以泥封之即雨又注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動天雨即止　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柳先知之起氣以應故名雨師　十洲記云眢池寒國有瞪日樹月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　類林南海有草叢生如蔓土人視其節以占歲之風每一節則

一風名曰知風草　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病雖危亦無害也　本草云芘莉出銀州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綠鶴于此回翔是芘莉香直上雲間若有過往聞之者皆氣爽也又降眞香燒之則羣鶴至　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　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狼虎蟲無毒螫又曰上有叢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

雲覆之　感應類志云胡桃之夯令鷄夜鳴蓋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夯字訖遶之于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史記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于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半滅故曰蘆灰投地蒼雲自滅　感應志云以榆化（疑是花字）灰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取廻風草挿頭上令人顧見四戸之事廻風即旋風也　卜宅書云栗木爲關可遠盜青楊木爲床可驅蚤　談薈云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鹿蛇啣草能續已

斷之指　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　橄欖爲楫撥魚則浮　風生獸死後向風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則死　槓公魚刺之不豚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園圃四旁種决明草蛇不敢入以胡麻麴咬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兼得三十餘歲　椒目可以來頑構液可以膠丹樫灰可以鎔銅地榆金鹽可以煮石皂莢碎鐵皂莢腐銅修天拒火蕉背制金　竹譜云永嘉大羅山有龍牙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人

下山則安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户下或
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銍寓直詩霜
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通志畧云將士先得疾下
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蘘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
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爲治蠱之最　嶺東披曰
海南産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否以
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然大豐則
實凶歲則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得益智之名豈
以知歲耶　詞林海錯云黃精一名土竹服其花勝

實服其實勝根有黃精處必有黃雲時起　茯苓萬
歲則其上小本狀似蓮花名曰威喜　枸樹一名狗
骨又名枳枸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
皆薄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燕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　鼉能吐霧致雨
鵓鳴則大風　夷堅志劉居中見蜥蜴大者百枚在
山中長三四尺光膩如脂吐雹如彈丸俄頃風雹作
而雨雹也宗奭曰有人見蜥蜴從石罅中出飲水數
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數里雨雹大作故今
人用之祈雨　劉法師嘗在龍興府西山見許多蜥
蜴如手臂大一日無數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
又嘗山有大蜥蜴數百能吐雹　淮南子云朱鱉浮

波必有大雨　李時珍云鸛鳥仰天鳴號則大雨至
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散雨也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　鸛鵲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鸛井可對蟻封凡蟻封戸天將大雨也鸛有長水石
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又墨子云以丁卯日
或乙卯月燒三雌羽揚其灰風立至若風止又燒黑
狗皮揚灰大風立起一云黑犬皮灰止風一云黑犬
皮灰起風此必有一訛矣　本草綱目引感應志云
五酉日以白鷄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

焼灰揚之風立止　狠糞爲烽煙大風不折　江豘入火藥逆風不回　鵞鶩鬼　鵁鶄厭火　孔雀辟惡　鸂鶒能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　啄木遇蠹以觜畫字成符而蠹自出　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鵲鳴在上蚓反不行　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其中　鶩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　竹鷄自呼泥滑滑者是也白蟻聞其聲則化爲水或曰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故喻隱居言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鷄可以辟邪　埤

雅云蛤者蛇屬潜于神淵能興風雨　淮南曰犠牛粹毛宜于廟社于以致雨不若黑蜧又螣蛇龍類有鱗無足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其行千里因風而化　鴆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淨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淮南子所云暈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食蝮蛇及橡實知巨木大石間有虺蛇卽爲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樹石爲之崩倒虺蛇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虺蛇時呼同力數

十舉石起蛇出江東人呼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以手搭脰鼓大喙蛇入口卽爛矢溺着石石爛如泥一說矢着石卽變爲雌黃及生金　本草云鵰鳥能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淮南子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　談薈云螳螂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　取玳瑁甲帶左臂若飲食中有毒甲自搖動　伏翼之血滴眼見夜中物　鸜鵒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蒼鷹之睛注眼見碧霄外物　猴孫毛置之網四角

則多得魚以鹿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　象胸前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　丹魚之血塗足底可行水上　狒狒血飲之可以見鬼　鸕鷀頸血塗鷄頭鷄不能起　偃鼠末塗馬口不能嚙人亦不能食草豆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鮭魚塗樹立致焦枯而灌以犬膽榮盛如故　牛膽塗熱釜釜卽鳴　五月五日取蠅虎以刺血用硃砂和牛羊脂食之令具腹赤乃取爲末少許塗處女臂卽有文章揩拭不去男女交其文卽滅此東方朔法漢武以驗

宮人故曰守宮也　倭蚌之淚作畫晝隱而夜見烏鰂之墨寫券暫明而久滅蜃脂和蠟爲燭其烟上成樓臺　雷獸骨擊鼉鼓聲聞五百里　海鷂風伯使白袋雨師奴　數九競搏土作九㳘三百而潮至　拾遺記云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尾端有角噴水爲雲輪囷五色　鷗頗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以爲候　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武帝作觀於于長安上有銅飛廉因名飛廉觀　大清外術言畜蠱之家鷄飄飛去五行志

雄雞毛灰着酒中飲之所求必得　䲧將風則踴躍欲雨則鳴蠓飛磑則天風舂則天雨　春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則大風　鸛水鳥天將雨則鳴鸛鴝鳴則天當大雪　海螺鳴主大風螺吐光主陰雨　李時珍曰術家言蚯蚓可與雲又知陰晴故有土龍龍子之稱蓋蚓雨則先出晴則夜鳴　螢火懸網中能多聚魚古人製螢火丸服之能辟刃矢　東海魚獸似猪名魚貍皮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天晴如故　麒麟鬪而日月蝕

天中記鵲搆巢取在樹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技受卯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炙病者立愈又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之則相思　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歷八年四月十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土木之像能神

神鬼之附麗于土木像以降言禍福而坐享血食者往往有之然不過附麗之耳若土木之像而自能神則尤可異焉　搜神後記云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皆見　留青日札云嵊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鏃犯及遂乃束手就戮如有神助者此則節婦正氣之靈也　太平廣記引神鬼傳云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竟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猪因不覺忽在床下追者至覓不見群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猪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前去　宣室志云初唐有神像云周隋間有術士範金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

稚俱侍上高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聲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厲叱之其像若有懼搖動移時仆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王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葬其占也　劉楚記曰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于途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亟迎至而露禱焉曰必得盜見乃歸否則暴露耳其神固木偶大小長短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大冠儀狀儼赫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明在地門外勃卒有聲其人以爲必盜至也從壁隙覘之見一虎至神所以爲人也曳尾睢盱旁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乃稍迫近對踞注視久之忽風颯神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齒不得吐嗑虎搖首振腦跳擲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壓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次早里人聚觀見偶

人狠𧙗道上無完膚方疑神 向咸靈何遂至此其家
故畜豕不數日虎復來伺夜 躍入垣內有虛窨伏牢
側虎失足陷窨中咆哮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
刃擊死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相率舁虎祭神食
之更刻木為神軀益製笑衣歸神于祠盜亦遠絕
徐仲光神鉞記庚辰夏嶽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
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役母使炊俟熟
乃起小不如意恣口詬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
沸釜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

視已死大恨曰嫗殺我子捫厨得刀逐出離家百武
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
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
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
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母具述其事遠
近喧傳周將軍靈爽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
謝肇淛塵餘吳人丁應泰為休寧令休寧民逐虎
入古廟中見土偶踞然以為人攫之偶踣而折虎腰
虎斃翼日聞于丁命播之歌謠以為異政所致

人聲屬火

洪範之五行以言配火則人之聲原屬火也予考記
籍所載凡水得人聲則溫熱者愈溫熱騰湧者愈騰
湧豈非水得火而相激致然乎錄異記云岐府西隴
州路七十餘里而有魚龍洞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
水流出破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
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至驚懼奔走 物理小識羣
壯峽程記言急流有漩緩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
爭則舟埋水矣海舟人言用薦席稿鋪之物投漩漩

即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不可聞聲聞聲
則船不可救 沮陽城大闢小闢山有溫湯下足便
爛不得言言則愈熱 郝郊入蜀記云巴縣不語灘
險甚舟過戒人言言則水勢噴踴不語則平易 林
水錄云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口口徑二丈五
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
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瀏百
餘步冷若寒泉 記義云宣城縣蓋山有舞水聞人
歌湧出 論衡云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鴆蛇治葛巴

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
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南越之人祝禁輒效
口舌爲毒也　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
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
立至上有洞卽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四川志
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有孔道行者過
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曰婆婆賚水來初呼
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呼三五聲其水如

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卽止至
今如常　宋王鞏見聞錄云夔峽將及瀧瀕堆峽左
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
泉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
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
家室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應聲水大注時
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
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于是出　壽州有咄泉人
至其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又

有撫掌泉聞掌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
石底人有笑聲泉卽滾沸　名勝志云蜀馬湖府屏
山縣有雷番山隋史萬歲南征過此書雷番山三字
鎸于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亦須
緘默若或吐聲雖冬月必起雷霆　又云嘉客泉一
名珍珠泉此泉在平壩衛西南十里冬溫而夏清客
至語笑則珠翠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清瑩射目客
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衆寡亦如之否則已殆
如酬酢因名之曰嘉客泉　壽州北三里有珍珠泉

淮南王鍊丹之所旱暵不竭每聞人聲則珍珠湧集
或呼爲噉泉　又呼應泉在龍里衛俗名叫水泉脈
淤滲不見呼之則湧出僅足掬吸復涸雖日百呼皆
應亦甚異矣　宜典張公洞中石乳萬株異形詭狀
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
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　江西武功水獨源其
顛湏濘噴沫如芙蓉發樂聞人語則愈益溢出　龍
虎山水簾洞岩有祖天師煉丹爐其濯丹池萃日月
変化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洒若珠簾玉箔人嘯泉

下則水辟易其處　襄陽府南漳縣雙池寺內人予池旁蹴嘷則四圍水湧躍如珠　歐陽公與梅聖俞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碑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妄語笑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　胡直云峨眉雷動坪相傳雷神居其下一聞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道有禁語古鐵碑二富好禮云相傳人至此語則雨予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晴入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　犀泉在廣西富川縣東北泉藏坎中坎在平地深約丈許長不下三四尺橫可七八尺上覆綠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人呼則出不移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然其靈異如此　桂平縣白石山有泉曰漱玉始流微細鳴鐘鼓則泉湧　和曲州武陵洞夾西山中深不可測內有流泉石人石獸以火燭之不敢語語則雷雨輒至　江西通志云玉山縣柳居山其石有古井一泓神龍所潛歲旱禱之多應井後有石崖壁立遇人有語聲激之則有泉迸出如瀉　西寧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沸

句容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沸　湖廣歷城縣有溫泉在京山上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揚湯奮發　澧州西有雙泉二泉相近其水常湧聞人聲則怒濤異常　荊南志華容有方臺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候雲所出處掘取無不獲者嘗掘時忌有人聲不則所得粗惡

植物而兼動物

草木之類植物也蟲豸之類動物也植物無精無性動物則有血氣知覺兩不相蒙然譚子所謂無情化有情如朽麥化蝶朽草化螢朽瓜化魚稷米爲鯽芋根爲鮑之類不可得而究其理焉交州記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穿皮飛出着屋正黑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搖動

物理小識云蠟蜂生南海陽春附橄欖樹雖有手

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而得之志曰土人藏于笥篋中以聲之清濁卜禍福或云遇蟲毒必鳴焉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盒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　嶺南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　大和中田在實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鵲鶵巢在顛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如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又大麻蝈茅根所化　秀才韋翊庄在杜曲常冬月掘樹根見復育（蟬未蛻時爲復育）附于朽處怪之

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翊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木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瀟湘錄云長安城禁苑內有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復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數日皆化爲紅蛱蝶飛去明年唐高祖入長安此其先兆也　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岩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蛱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

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化泥蝦相傳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本草云白茅其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黃東發云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倘湖曰此說非也腐草實自生光而成螢豈有子宿于其間哉腐竹節亦成大螢火　又黃東發云江之有鱠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

皆謂飲食殘魚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宜之
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琴高昇仙時所
棄藥滓化成故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惟上巳
前後有之他時則無此又神仙餘丹所及非尋常可
比矣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藥化
為蠅數萬飛去　鱓是苻苓根所化異魚圖贊云土
龍之屬苻荳芹根化而為鱓黃白異形拔白鱓出交
阯　劉廷筆談云萬歷十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
草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

豹獅象之類或飛過山木高處偶為木杪所礙即有
一二穗飄挂其上土人援木取視之則皆腐已化為
蟲矣迺道東陽王公親見之　述異記云晉永嘉中
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又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
蟲中郎王羲與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
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四川大竹縣邑志
云宋紹興時產大竹竹中有白兔因以名縣　海物
異名記海樹霜葉風飄淚翻如腐草化螢厥質為魚
名楓葉魚　酉陽雜俎云以盆覆寒食飯于闇室地

入夏悉化為赤鯽鯚　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
瓜子化為壁魚因知列子朽瓜化魚之言為不虛
李時珍曰古今註謂橘蠹化蝶爾雅翼謂菜蟲化蝶
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　螢之為物一種小而宵飛
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化為螢是也
一種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
一名蠲俗名螢蛆明堂月令腐草化為蠲是也　搜
神記云朽葦之為蛬也稻之為蛩也　淮南萬畢術
風黍成蠐螬言以秋冬獲黍置溝中即生蠐螬也莊

子云烏足之根為蠐螬

同異異同

騧父馬母曰騾馬父驢母曰駃騠　燕以日出爲旦
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　龜甲裏肉
鱉肉裏甲　烏向嗬背棲燕背飛向宿　鶴愛陰惡
陽鴈愛陽惡陰　兎以涼爲鱉鱉以旱爲兎　茭葉
日舒夜斂芡葉晝合宵炕　松木葉直而身曲栢木
身直而葉曲樅木松葉栢身身葉俱直檜木栢葉松
身身葉俱曲　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　鴞必單
棲鶩必匹飛　睡蓮晝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夜郎

出水　太陽草曰鷄格(郎蔣揹)餌之長生太陰草曰鈎
吻其葉有鈎食之立死二物相類　柳性耐水楊性宜旱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猩猩嗬而就擒嶌嶌
笑而被格　鹿則比類環角外向以自防麢(郎癸羊)則
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　蝶美于鬚蛾美于眉　楸
葉大而早脫謂之楸榎葉小而早秀謂之榎　蘘荷
依陰葵藿向陽　鸞入夜而歌天勝之也乾鼻斷舌
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　蠅市于朝蚊
市于夕　鷄晝明而夜昏梟夜明而晝昏

山海經諸神

山海經所載諸神殊形異狀筆之于圖令人怪駭何
爲荒唐至此乎然作者亦必稍有據依豈盡憑空結
撰以誑惑後人也按李元陽洱海志云榆水西北岸
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鷄喙皆大石自
地湧出質非人工也此則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遊
皖山記云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肅然起敬中
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
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

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大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過
之雷雹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此亦山海經之一
証矣　又按金史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于熈州野
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
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
帶如少年官馬前有大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
　湧幢小品云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
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
戊子米貴死者滿道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

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與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槩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作三舟俱溺　魏濬西事珥云廣西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二三尺餘披髮鳥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神能夔語呼曰合合匆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喜拊手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此皆足

爲山海經諸神之証云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宜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　龍城錄云開元四年景州水中龍見一龍三頭時鹵中大水後一日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牛畫暝　南史梁武帝聽魏降人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于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費萬萬計夏日疾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九丈五尺夾之

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若在其下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三吳記云吳大帝赤烏二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滿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風寒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

日月之異

漢景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漢成帝
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
見東方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
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占曰三
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四年三日復出　晉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
青珥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太興三年五日旦出
梁武帝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

于西方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於
東方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旦兩月並見　唐太
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又有三月並見　唐僖
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四日並出而鬬三日
乃不見鬬者離而復合也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
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
久之旋有陳橋之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
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真宗天僖四年四月乙酉

西南方兩月重光　近異錄云宋慶元二年十月二
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
見其圓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為上瑞其地當十歲大
稔又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街道史氏以
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嘆曰大好
月色倚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
斗燦然而是日乃晦月竟不曉為何物光也　弇州
別集云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
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

一夜者其後一歲至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
也　後漢書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
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側匿則將朔見月之異古蓋有之矣晉義熙九年十
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謂之側匿則侯王其肅乃
劉裕擅政之應　雲錄漫抄云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
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
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祗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

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俗黒人爲亮云 異死周昭
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釆貫紫微王南廵狩濟江溺
死

占卜異兆
隋唐嘉話云今上玄宗之爲潞州别駕將入朝有軍
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
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
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石林燕語云
宋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
錢盤旋久之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此非占也而兆也
耳目記云長慶初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歴
數尤工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宏正月于財賄民衆怨

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于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
求瘳未愈因就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
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
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
兼有河山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庭湊聞言遂自擒
其耳卽辭魏帥而廻未逾旬軍民大變殺宏正將校
擁脅庭湊而立之王師攻討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
文宗嗣位詔曲赦之就加節制庭湊既立甚有治聲
閩書云建炎初林 公武避地建安城南時棊價作

亂挺身持帛書詣壘 招降賊爲間諜執而將殺之賊取珓卜神曰必立珓 乃免珓下倚案而立賊異釋之

五代史周世宗在民間常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頡跌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然卓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傳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揮塵錄顯仁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

貼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曰端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樞重鐫

族裔肇壎大夏䒷(?)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諸生哭于文廟騰有歌謠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而分房一十八人皆論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爲甚明嘉靖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衢主應天鄉試時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其品騭文字不塡主名爲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爲問所對多訕訕語遂逮繫汝璧衢

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暘俱命南法司鞫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爲暗含訕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

萬歷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當害氣

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　按嘉靖丁酉安南莫
登庸篡其主黎季穉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
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
南途次目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徼外君臣自相
篡弒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穉之初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愛我國家之封而僭稱自
號其負罪爲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
必勞師征之爲黎賊復佐哉方脣命嚴程未及論列
廹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勳臣

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
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
以爲應云勳臣郭侯衙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
遣官倍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舶副提舉
衢簡南雄通判　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試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
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徹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徹故
可以鼓舞等論舛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郊射及黃

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
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鞫問
提調官陸杰余鍰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
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
又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鑾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
中王堯日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瑱高節等阿
附關通遂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聚有跡併同榜
進士焦清崔奇勳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
削翟鑾官爲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

俱奪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
官袁煒潘仲驂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干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
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黜奪耶　續耳談云萬歷丁
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
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子猶臥未覺
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
皆白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
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

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　萬
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燁典閩試取解首洪承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其廣文塗抹皆滿寘在棄卷
而解首已定楊聰芳矣劉公有小童侵晨入厨爲鬼
提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
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郎封
視籓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寘棄已
十六日矣　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薦入選
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勒

即似有人引御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
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
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闈中固有鬼神然未有如
萬曆丁酉科之甚各省闈中或包舉子之眼或掣主
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遭遇

三楊相業最爲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
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
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
善曰甚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
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眞俾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卹日俊改悟終不赦衆頗閒
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共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
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間畜馬蕃衍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牡
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
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爲負
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聞明日公
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
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卽當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悶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倒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憚眞蹇蹇大臣哉而二主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淸夜思而感涕矣　溶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耑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出三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風送

唐都督閻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欲誇其壻吳子章能文令宿搆爲序時王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晏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閻不悅命吏得句卽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矍然曰此天才也其壻慙而退世所傳時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閒唇脗

流盡巴江洗不淸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渙蓋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　蘓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檣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逮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浦漵言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揚瀾泊豫章日亭午耳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爲伉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晩甫得脫緊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卽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絶于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晩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斯眞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順人情

蘇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人人之無憾也然廬山那亭湖神以顯故投身于巨蟒其爲神能分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者是也莆田大蚶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商祈風分帆南北東漢鄭宏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爲仙人取箭宏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宏何

所欲宏知其爲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其地爲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風哉　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閙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處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秋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

大士授記而已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雨順人情之雨哉　容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乎格之不下乃據寔報之已而聞吉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請晴者本郡以滛潦爲災而請雨者朝吉如此則天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　閩書元時莆田許天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然卒苦塊三年既葬廬墓三年又剌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

塈五里天朗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築九淸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誠脚行觴西山雨注獨橋畔數百武日色明霽萬目詫異羸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祀民集祠下其時獻熱酒善酸敗氣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含舟而陸憩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蹤于蒼石之上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喜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念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兖兖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曰豈不畜經

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時作枕子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予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木陳禪師者一武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

詔住法雲寺其咸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覼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眞開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予曹猶當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具德禪師者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此則世宗入繼中興之祥也

余閒嘗考之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睢孟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葬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莽生之歲也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第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　南史侯景入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砍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爲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開元

天寶遺事云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中枯松
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内難重興唐
祚枯松再生之祥　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枯
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睿宗以相王登位而傳
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
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檜曰煉丹檜于有唐受命之
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
年枯檜樹于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
明大曆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檜復生　建中

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
貞元十三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掖瑞柳賦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
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其家驚駭愴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
爲李氏中興之符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
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
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
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
存者若老龍之形　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
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則樹之自
爲神異者　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慰祠棠樹枝葉無
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
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　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
新發焉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
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

之後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　舊志濟南新泰縣
縣治儀門内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
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　後山談叢
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
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李士實妻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幅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路難行處有人行斂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着不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讖矣寧王之妃婁氏屢諫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語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

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攢桃花灘下水浸浸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艫逢逢畫鼓兩三槳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為督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暟暟道人邀我觀中坐着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昇不尋常併附記之　士實贈日者云蕭蕭雙鬢亂秋雲一日身閑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妄事有由然矣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忘章友善白沙嘗餉以詩曰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奏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溟　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過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王王命亟殺此兒一云其母馮南昌人娼馮針兒故倡也宮人環跪曰

愛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夜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將殺之甚智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所殺數侍者縛濠于柱親撻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　濠被擒見陽明先生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道輦之比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餕祇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濠俘四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鬢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濶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孺子
眞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招

與野人來濠性頗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萍鄉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葦航嶺道風行豺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髯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
汾淮後戀闕眞隨江漢東羣醜浸勞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涓涘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今總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燧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甚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燧
日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
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月見者譁
曰天眼開矣此即宸濠將犄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皐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安陸遂充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扈從　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
姬扶床跽請曰妾儁李白洲下陳今屬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人李白洲之妻李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寧藩先光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鬭者久之則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郎仁寶云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而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彭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周禮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魘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往往有之聞寧藩為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驚叫後省民多有迸逆徙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魘寐中者耶

西域稱王之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謂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為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失夷情欽奉下禮兵部議言後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

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勑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勞煩重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遐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為侯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率衆五千餘人降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

瀛涯勝覧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稱爲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枪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發笑隷滓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嶼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

多俱給與勅未免失體所謂各執賜勅任意往來者誘所必至蓋中國以王號爲重未免奸人乘之耳此亦談國者之長慮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尉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尉與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明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　鄭邦章汝璧云隆慶間暹羅失印其世次子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且請印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　上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

予謂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宜檄廣東撫臣取舊文至循而予之及取觀則都統使印因如式製與之觀周益公及鄭邦章之所持議則是外邦之來廷者雖各自稱王而天朝未嘗輕以王之號畀之也豈嘉隆間諸禮臣未嘗考究及此耶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陰蚊甚嫂願湖邊田舍挽其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為立祠米南宮碑記云澤國之女皆肩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按段柯古續酉陽雜俎云相傳江湖間有異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姑吸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逕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然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蓋莫可的考矣始之為梁則鹿也繼之為異則男也又繼之為廟則非娘娘不足以當之矣　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縣吏醉仆為蚊所嘬而死則高郵之露筋亦未為怪也　搜神記云仙人趙昞長安令恐其惑衆收殺之民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能入則露筋廟之無蚊容或似之也　水經注江水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閶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州李姥浦同金壘子云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于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滇州寶珠寺亦無蚊　史異云南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為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卒年九十二　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噉人匝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朱平涵云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觀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　何子元云北京其街蚊多其衙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幪可無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絶無一蚊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教習識禮義而然也大抵惟雁爲甚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因賦模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滿溪楊正卿果欒城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鎩其羽縶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一抔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蹤湖漁父弋一雄鳶剜剖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二雁矣　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頻然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

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則禽譜中佳話耳　玉堂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鸝鶵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晝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繞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則又夫妻父子同難相死不謂金衣公子有此義烈也

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顛有二鶴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歷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罘脫雄下首大鳴若顧丁人衆雖憐之然莫能升援宛轉而絕雌徜其旁不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殆毛骨盡化乃已將高啓居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叫嗷嗷若號慕然乃爲之讚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擊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又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

亦墮而死　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庵相公一清令家伻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陶石梁許齋公傳曰池州許齋公家世烏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群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擲而下逵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復來者數四齋公有女甚明慧方侍母績其旁見之愀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翱翔交翼若喜若悲俄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胆

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敗業貿販江湖家漸毀日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而其端寔自二鳥發之　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子致死剖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菩提心　群芳譜云陳州倅盧其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

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回翔乃去盧老無子後歸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凄斷盧仰視曰非我陳州侶耶即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徜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鶴其旁後盧歿鶴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　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了能人言有夷人欲以錢二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

天中記云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王招之神境記云滎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一日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蝎其雄驚墮爲猫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雛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大守鄭戛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哀
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
鶴飛赴堂中鼎之不去卽哀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
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焉　徐天
池云襄衛衙梓巢鸛父死于弩項之衆擁一雄來匹
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羣㐫乃挾其雄逸去　南康記歸美山有石室
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鸐鳥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
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不爲

虛矣　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
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慾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立
使庾信爲讚　永嘉郡記有沐溪西去青田九里中
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耳
精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邱公相鶴經云青田之
鶴　元至正間諸曁吳銓家犬病踣犬子銜食哺
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人呼孝犬墓又名桃
花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雜錄云楊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構亭花旁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馮子猶笑史云楊州瓊花天
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入
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
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
筆云楊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寇揭本而去小
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旁復出三蘖老道

士金大寧日加培護久之暢茂婆娑不異昔時德祐
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有絕句弔之云名擅無
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
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艷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回是
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娑羅樹碑云娑羅樹者非
中夏物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飈高蔭
足以卻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奸鳥止而不巢華葉自
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顧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
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吶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豊隨晚暮餘若且稿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杖木有娑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榦無慙于松栝成陰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棲頴建章布葉垂陰臨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云凡樹皆以貞樸自立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楊州之瓊花淮安之娑羅樹並立于古而予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樹者如此　香案牘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人常見之陳鎣峨山游記云峨眉娑羅坪娑羅花盛開凡數十朶爲一叢遠看如牡丹深淺紅色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　記畧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潯州官圃一株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　朱平涵云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極美材也買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豊西盛則下河豊俱盛則俱豊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苑百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艷質足壓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氏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朶朶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

既移其花朶朶皆背主而墻强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二峯山下曰靈峯中曰翠峯上曰岑峯皆有僧舍而岑峯爲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苑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潮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爲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
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郡人以此花繁稀
卜科第盛衰　會稽志云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淨廟
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
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二后登格星穿花枯瘁者各
三年華鎮詩云鼎湖龍去若蔚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
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
省之豐凶　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榦

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孫李唐來閩千稔
矣　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葉葉披萎略無生意勅還
蜀植之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
漢有者曾不知其徙也過者其在城南者韓古顛仆
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諳他用既而斲爲
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今秘內帑　李適庵滇遊
記云滇中江川有山茶花神宗移入大內時已六月
開花極盛後三年不花廷杖一百發還故里今每年
開花百朶杖痕歷歷可數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常縷斜
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
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
雌雄予謂此樹兩樹合爲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
一枝是橄欖樹予謂此樹分一榦爲兩家有兄弟之
義焉　按山川記異云朔眞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
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

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　壽陽記云黃金
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
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
枝葉若相廻避然謂之讓木江隣幾雜志云楠樹直
疎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
讓故施之棟梁楠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
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
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綱綱種於永慶寺殿庭
左右後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寺在崑山玉峯意外國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
同一類與　臺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牙
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語
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
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間者覩此可以爲鑑諸王皆
唯唯帝呼爲義竹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説甚爲不經夫諸星各
以其象而命之名牛之爲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
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
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
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
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畊則有織其上又
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
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
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
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鵲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
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即牽牛云　凡單月而日
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
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
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即變也而氣已召攝少陰矣
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牛耳　五與午
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　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眞有所謂渡河者矣按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輧車綉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中鎭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

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薨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來其言未足爲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絢粲數刻乃沒大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如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曰微光奕奕渡天河鸞咽鶴唳飄飄歌其言似信而有徵焉　七修類藁云予友王

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縻非縻如龍非龍閃爍空中當轝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開一二聲飯頃雲氣馥郁香發飄空驟小雨數點而散意眞鵲橋之事也　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絕不見烏鵲蓋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所不能解也　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憂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然則乞巧固不必以七月也下黃私記云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媼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取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而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

而能媼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謀錄云北俗週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已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方共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爲異聞　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故取之爲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爲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

元旦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五爲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而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而爲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干如上戊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不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旦端午七夕

合較之其爲用巳時而非用巳日也明矣　外傳漢竇后小時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然則織女之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苑叢談云肅宗時鄭代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愼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

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娠女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采娘曰某之告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母收藏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卽啼哭罷卽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隨筆曰宋著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何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弒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耀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磔磔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爲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蘇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東屬木天三地八合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爲陰數四六廿四老陰之策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讖緯之事悉以歸之甚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卽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名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歸然存耳夏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丙嘗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内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庭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寔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一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覆見上謂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稾于故篋因繕錄而併記所識之事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如此而世乃疑鬼疑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爲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贊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

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讀鐵冠子傳則豈非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者哉予故亦錄其全文以示世耳　列仙通鑑云吳涵虛字合靈于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有荊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湧幢小品劉瓘縣青城山樵陽子指一大樹下前身在焉開視果見蛻其貌像則樵陽子也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縧　陝西通志徐問眞濰州人有道術

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罪
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
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芻童子遣回不
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
坡試之有驗　蜀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
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郡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
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藴
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以授其孫而
卒　宋郭象暌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

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
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
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其日汝來日
詣縣由某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
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特達
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
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
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虛後公果貫頸卒陷圍
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冠

道人之名由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之子隱居不仕
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
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
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御製周顛仙傳有云
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問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于
是諸軍上縴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
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冠傳則此達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
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
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
成又有難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
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
在所不棄也　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
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蓍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
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
日久糧盡計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未上坐胡床指揮升遼捧進船舍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軍一箭射死通記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驚起回側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捧帝避胡床而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日有先凶後吉之占則又似歸于朱者爲多矣

諸墓 并塔

禽獸昆蟲皆各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追思之者彙集其事焉　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青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且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骨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鳳

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　華陽真逸焦山瘞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華陽真逸即陶弘景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紀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懼

鴉而有所禱亦貴妃置雪衣娘于步輦竿上與之同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嘗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瘞于苑中爲之冢呼之爲鸚鵡冢　堯山堂外紀云韋皐鎭蜀嘗馴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沙門故事荼毘之得舍利爲塔皐自爲記畧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或炳爍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之以若府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眞骨于已斃者因嘆息久之　金泰和間元裕之瘞二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

雁丘詳見貞鳥則中　朝野記畧云萬歷間松江馮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時可公相時可不携室從一姬諸婢媵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甚喜畜之雕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豈夫人哉鸚鵡卽呼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恚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死時可嘆曰市如紘死道邊鳥亦然哉瘞之益陽官舍華亭范檄今有鸚鵡冢志　嫏環記云修武人姓魏善彈以鐵爲丸先彈樹木廻丸中鳥人以爲神一

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魏覺心動欲止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翩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肯托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瘞其鳥于樹下　蟲天志云宋天台黃巖正善寺覲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瘞之舌端生紫蓮花大

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能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名勝志云永樂年間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死鳥瘞之穿大穴封瘞之爲文以祭號曰烏塚　高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塚在山之麓　夷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劇賊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逵下令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趣之亳人王
魏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是得歸王
翁入陳城取疰物聲跡殊絶十年後魏嘗産竟成大
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雌者奉之及尉
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語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
貨別貯蓄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宿野店
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孤
寬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隣人買
四娘子亦來値君家鷄乳其投胎爲鷄前所殺者賈

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乎尉歸白其事于郡守守命魏
翁與鷄俱至民觀者如堵鷄誦言如初已而曰我會
畜甎泄陰事當死引頸插在翅下傴縮而斃守嗟異
使瘞于老子廟後題曰人鷄之墓　寰宇記云天寶
末德清沈朝家有鶩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
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毋前若祭奠狀長吁數
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鶩塚．
懸榻篇云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
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瘞

之碣曰義鹿塚　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狼邱塚相
傳薛仁貴東征時憩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
水展草火至而熄既覺則狼已死因瘞之　朝野僉
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
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瘞之其上起塔設千
人供勒碑號爲虎塔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
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
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
還一日至家機羇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

賫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疾走尋路向吳入草噬肉取飽
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近岸卽騰上逕至機家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
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
竹筒中復繫犬頸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
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瘞于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
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塚　搜神記云孫吳時襄陽
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從火爇草犬以口啣純
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
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
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
命具棺衾瘞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古今
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
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朝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
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涕泗以至疲瘠章聖
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

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
鹵簿中見者隕涕後犬斃詔以帷蓋瘞于熙陵之側
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
且勿喜願君出世懲浮俗　澠水燕談云楊光遠叛
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
食盡舉家愁嘆犬彷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
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
囊并筒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
識其犬取筒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氏闔門賴以不餓斂愛畜此犬後數年斃瘞于別墅
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
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
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瘞焉號為白馬墓章溢為
胡公咏桃花馬詩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青
來慎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　五代史吳
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
錢鏐弟銶攻姑蔑與敵遇過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

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　傳信記云開元中上將登
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親乘
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幾
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嘆異之
諡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疊石為墓在封禪壇
北一里餘今存焉　夷堅志云恩州民張氏以屠牛
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
肵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
等張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

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
張郎曰罷業退從來所棄骨并舍利作一搭葬之
王行甫云大內萬歲山陰有虬龍塚葦嘉靖初禁
中貓曰霜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
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
極忠勤每侍 上寢床榻不移 上甚憐愛之後死
勅瘞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
帝京景物畧黃南充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次一
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畢之盤跚復來就前

位伏南充曰此聽經來者爲誦經終卷又爲說偈想
四緣竟蜘蛛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以沙門
法龕之搭之碑之名曰蜘蛛塔 方輿勝覽云蜀王
蠶叢氏祠今呼爲青衣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
蠶桑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
爲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鑑爲益州刺史于
州園得古冢有金爲蠶數斗鑑一無所取復爲起冢
立祠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看命皆以生日爲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爲主以斷生
尅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
以生日也按周煇清波雜志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
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
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
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
珂程史云蜀有楊艮者善議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爲
主不深信珞琭諸書嘉泰辛酉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或叩其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
申辛亥巳巳丙寅年于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
厚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日劍鋒從可知巳是金不復
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爲火而履于
木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
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
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
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
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値其寔不然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鞴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固當光禍耳未疾顚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爐鎔竭不能支矣然愛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宣其時乎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干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干支之爲切矣　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共命若胎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頎而長美目巧趨蹌惟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于法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曰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一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富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例者皆悉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命皆止以年爲主而以月令配之遂斷禍福竟置時

日之支予于不道于今大異　陸儼山叢錄云術家以人生所値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爲重蓋日麗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　文太清雲夢藥溪談云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頻推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一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

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緘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錢倘栖猶園諸暨一老人行憇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巔一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息枕石而臥幾覺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巳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語云豫章生七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歲

從一術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巳大十圍適有藺若重建居民伐其材裝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也一典史善談星命其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小鹿一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與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數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字三犯水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鐵圍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歷丁亥月當

壬寅日當壬辰時當辛亥幼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極人臣不過二數及逢時過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鄒氏貨粉于市家頗贍給號鄭粉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合魯公其家大喜長携妓從浮浪醉歸失水死

造命

凡造屋葬墳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然在人亦具有造命者焉凡官初閧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娘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松漠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與欲效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爲生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旦謂之周正靡不佔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

宗三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後反不知生日何哉況年月日時推命其法本出于事斯國又名屬斯故推命書有事斯經或金人以弓馬牧獵爲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　按金史右丞相完顏亮生日金主亶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乃亮簒位後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　湧幢小品云馮道自幼遊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

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

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邊帥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自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夫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爲生日者亦一證也

武宗逸事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值　武宗南巡江彬檄諸衛以遺金二書進衛無以應㨿醵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册而已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御幄　武宗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鹵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椀諸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喪氣　王葉寧夏人

吏員爲保定府知事　武宗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讌符素洪于飲　上召問與若鬬賭大椀偶不勝其僵連罰符數觥潑倒匍匐堦前　上大笑葉直前奏曰符老不勝罰臣葉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他這蠻子會聽我酒吹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觀聽不雅卒辭之　武宗南巡姚鏌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羨舟者耶釋不問是日鏌住驛中寔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定州有大塔曰料敵塔宋陰築以望契丹者正德己卯　武宗南巡駐蹕于此揮酒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　名賢錄云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荆州徙揚武宗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權倖江彬輩

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百金諉所以售者彬請以畀瑤促直甚急瑤即脫妻女簪珥及絺絹服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貞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有瓊花觀　旨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于其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事
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木等物計二千
餘斤且刻期撫按惶懼命瑤速辨瑤曰任土作貢國
之經也非楊州所產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
系手隨內侍詣見行宮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
所需諸物知府蔣瑤不肯　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
驪白布非楊產耶止取四百疋罷　又山陰汪應軫
以丁丑進士改庶常諫南巡廷杖謫知泗州一日
郵報車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應軫曰吾與士

民素相信篤至費旦夕可貸今未有期而措派四出
吏胥易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羅月有凍
死者應軫令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
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軫令壯士百
人列舟次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軫麾牽舟速行頃
刻百里倏出泗境　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
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倘蒙納宮中俾授蠶
事寔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耆老十餘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　上知之也
遽撫應軫背曰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蠶
婦也不用你的　武宗在南京諸司朝參時畢賜爲
國子司業賜服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
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
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
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　正德十二年八月　上微
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

庸關往宣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
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
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
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寔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故過會
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
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
所守乎俄有千戶闕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宣內外分
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
至門固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詈曰此是我皇家後

門有奪門者御史常自殺岳不得入回報　上卽廻
鑾獵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建行宮
今歲榆林駐六龍閤道北開張御史曾同鑾駕在居
庸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子　上駐蹕太原先是
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擧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進
輦却之　十四年九月丁亥　上親征寧濠壬辰至
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藏鬮酹酒以爲

樂戊戌至臨淸山東鎭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晏
晏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然竟不怒及晏
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珝
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趙進自言娃
名忍　上誤以爲珝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冀以
得罪兩人　上不爲動府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
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鑑以
頤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　上

自臨淸北還　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此卽娼女因上幸而人呼劉娘娘者）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盧溝橋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淸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遂
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
戊寅大閱諸妓女于儀眞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
妓以半送舟中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　上
留宣府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
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十五年五
月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又　上
在揚州問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　上曰春何常迎
之卽至耳果迎之次日河冰漸羣臣駭觀則是　上
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淸
江浦幸太監張揚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己未至寶應
縣漁氾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至儀眞漁于江口
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
如鎭江幸楊一淸第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氾光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揚第漁三日 上自
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拔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他書又記 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
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
十二月乎卤伯朱彬奏奉太師鎭國公朱壽指示方
畧擒獲逆濠奸黨乙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
賜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
耀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鞏道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以親征凱還遣官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云 王行甫云庥城劉大京兆守
相始主政南戶部 武宗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
命文官皆戎服接手獨守相不戎服不接手殿上問
此何官不戎服接手對日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
何官對日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日壯
哉竟亦不以爲罪

禁煙

癸辛後集云綿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
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
人家以鷄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幾有病
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烘木炭
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
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
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
大作有如東廟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

中雖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
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
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
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日
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故有此災 水經注
云澤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
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炫服靚粧過此必
興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
鼃晝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 眞定府志云妒女

祠在眞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人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妹于冬至日以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兄則禁火以示誠妹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歷中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摭祠頌其銘有曰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爲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錦綺又曰妒神之水澄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興雲致雨佯造化力則所爲婦女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迨非此泉之謂也　拾遺記云昔人爲介子推起思

烟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　曹能始云貴州鎭遠縣每淸明三日居人皆閉門禁烟行旅不敢出其塗犯者立致災禍余同年友鄭憲爲鎭遠縣令目覩其事

石中人物

咸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眞山寺寺居藍田谷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碉更修禪院大石横礙甚爲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天然裏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

輿墬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搥棄石陳友步月忽聞雞鳴于石上卽而覘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夾宿鳴如故復携石以歸置之月下雞必鳴其子剖視中

有雌雄二雞文采可觀　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　陸溪金臺紀聞鄜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　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爲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長數寸鱗鬐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地遍山皆此石矣　雲林石譜潭州湘鄉山之顚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卽揭去謂之蓋石自
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
形類鰍鯽鱗鬣悉如墨描穴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
載石石下卽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隨游泳或石
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石
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
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具尤爲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
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洞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
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　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
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
丸去後主捜其手振臂就取請以實玩爲謝陶不許
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
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艮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
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雲林
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絶有大者紋采可喜間
于壁石中得眞玉璞外膩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
潤可試金頃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拳作鎮紙經宿

連簡册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墜地
破而爲三四段中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躑頃刻卽
死　唐杜綰制石鎮子于內得小魚　王文祿文昌
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鵞
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
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
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碑
于積石下得自然圓石試加礱琢乃重疊相至盡加
掌破之有蟲川于中似螃蟹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
因棄之後有人曰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
之則實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螃蟹也　修眞錄云
水仙子爲南濵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
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螈就硯池飲水乘風
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獪園云楚宗室
藏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
軀在焉眉髮纓絡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兎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爲見風也漸化成石兎
平昌黃家管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
不忍鋸欲截其柱湊之主人曰寧斲石而薄無斲木
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　龍門山
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屹然
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
得寶劍于石鑄後仕睿宗出將入相　閩書宋紹興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　方洲雜錄予常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君塋祖考時啓祖妣攢
合塋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偃曝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天寶中李齊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　夏侯孜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

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一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海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緣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鬭于石上
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急索既得撞破內空
叚有二鳥處　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
有鳴聲形酷類燕雄圓而大雌長而小巨石之下亂
石之中或斲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
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軀殼自脫中
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
有煅煉之法　一統志遼東有蜴臺在故東京城東
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破

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搖撼作動盪聲破之有二大蝎尾稍相勾不解見風卽死　又滇南寶井中得一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　武宗會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影其形若枯松偃蓋颯颯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颼颼卽令徹去　集要云建德縣有金雞石羅隱題曰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　採蘭雜志云張收過熙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觀之則有綠樹陰陰

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覩白兎搗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也一日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北窓炙轂云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千萬購之其人與之而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致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一統志金雞巖在嚴州府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鬬石中有雞穿剖石得一物如雞有金色石猶今存

裴雲

瑯環記云更嬴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鷄卵而可以開合更嬴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内因名箭曰鎖雲　癸辛雜識云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絶巘危巒之間既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蘇東坡曰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出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白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雲篇　王行甫云麗仙者寧獻王之先王也多藝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嵓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宏景坐來看按宏景行山中常聚雲袖内遇客輙放之爲贈其日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

竊珠

墨莊漫錄云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殿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其以竊珠對即引盜納珠令拔哀引咎乃識塗而去西域記云錫蘭山國有小精舍内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貫寶飾焉有盜鑿孔入舍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吝寶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竊持貨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擒以白王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睹聖靈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佛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夫禪居寺之佛像使盜知懼而或望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乃淺于誨盜乎　星槎勝覽云翠嶼山在龍涎嶼之西北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之嚴

也　名山古蹟記云眉州中巖山半石筍乃三石突
起其形類筍旁有諾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
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鑰曰後欲
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
低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鑰峯裂爲三
乃見異僧曰盜取珠失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
珠而還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并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滾穴四季出火昇
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
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
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
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爲堂室
巳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
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
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爲汁

而室亦儼然　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酒
物得水則出火　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
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
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釋而其餘采
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
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　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
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而火不滅爲陰火　名
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
投之烟焰上發可熟物　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二

月山東泰始皇廟鐘鼓夜鳴樹幡而枝葉無恙廟宇
燬而神像如故又何也　膠州有木如澥草束以爲
燎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成火謂之萬年火把天
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
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
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
烘水即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
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
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此亦似用火
之神者矣　潼川州遂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
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
則焰生水土水爲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
有焰乾者至焚衣裾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
志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
中火即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火投之須臾光焰
土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華陽國志云火
井井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

如雷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
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
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濬
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　清唐嘉話云江
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
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
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澗繞其東西冬夏
嘗熱鵝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
濯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

山今儀部李文虎遨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
草叢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烟焰飛出因以煖酒
炙肉烟焰烈燠矣而草又叢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
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軋摩者爲之耳此又何
常有搖撼軋摩哉　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
得氣爲泉爲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爲焰爲涼然而水
性非熱火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焰以
燃物還熱　宋紹興二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
室篋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夫衣帛與

箧皆木之類也衣帛燃而箧不燃此何理與 談苑云郚州岑水場地中沙土運置穴外爲風所吹即火起爽爽然 岢嵐州熒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火井 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臨江山下水濱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 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元帝延禧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行相驚譟 淳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穆帝升平元年梁州地東池有火姑臧澤水中有火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八日而滅 苻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火生于木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木而生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斸地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火山軍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然亦不妨種植西域風土記云尼波羅國周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人投火于中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

變爲火西洱海志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則地中亦生火水中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然之謂也 西溪叢話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綫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綫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背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裂裂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桃谷下燒一圓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中又何解也 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克虛 三藏傳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南方近黑崑崙其國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嘗敬而事矣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注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萬歷庚申邸報正月初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書

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匚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
看果神口噴火烟光相雜即令廟戶欒進等日率各
廟道士井地方人將神扯到湛水救滅不至延燒巡
撫王在晉奏聞言神口噴火自爲燃像雖則未焚殿
宇實乃異常怪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
時平地黃風從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
方止肥城縣又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
起沙土蔽日依風異常因查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
土平鋪堆積遍地等因此正當覺左失律羣情震駭

之時而又怪異如此夫火出自塑神之口中則又莫
解其何由矣　俗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
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欻起燒像　晉
成帝咸通八年即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
　水經注崦嵫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
打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
大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石如初有人言動火發疾
經年不敢輕近　郡國志邢州向書房東井地周百
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火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
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
職賜以朱紱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
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
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
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
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歡動
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常曰狀元登

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强兵于窮漠凱歌勞還
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却掃篇王文安公堯
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投拱聖營爲卒始隷軍籍王
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
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爲狀元而吾輩始爲卒窮達
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
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觀此則狀元不
得以傲狄公也又澠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
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頻立戰

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
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
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究古
今巳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爲宋名將觀此則
狀元益不得以傲狄公也　續耳談勾章姚明山淶
大司馬東泉先生鏌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
鑒督學廣東青衿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
異一目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界遇一羽衣

而兩口者中道趺坐公心疑其爲異人也前謁之道
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並日榮公未解所謂及中
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邊捷上露
布當世競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
于一日者　宋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
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適在征和間掄籤下漏編次
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來奏永裔亦得賜此亦可稱
文武並榮者然止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温温
見齊煦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
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
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爲卿相後穆
宗朝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
時居相位丙年出鎮淮南　宋史眞宗時呂夷簡知
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勤
民力用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首相王曾由三元擢
官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
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
爲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
存心天下眞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
眞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劉太后臨朝遂
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
以太尉致仕　青箱雜記云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
農器賦云我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罪以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
下已見于此賦矣　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
全書一部論丁乙覽遂卽大拜　金壘子云唐盧杞
爲虢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爲害杞奏請去之詔徙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
且嘆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
眞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
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
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亳當按

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
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
皆危之明年眞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詔輔
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慍欽若小官敢獨伸理此
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遷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小
人撫機遇會有仁人長者之言聞于上遂至大用豈
非天耶　文獻通考云眞宗初卽位王文穆公與毋
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
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卽夕

俾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眞宗愕曰先帝豈不知此文
穆曰先帝豈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眞宗
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
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文穆晚節所爲要
不合古而眞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
爲宰相耳　唐書云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
鄭白二渠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
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慨然有
宰相望元載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
器明矣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曹完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茆谷水災害退于戌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齋明而治卒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　錄異傳云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

搜採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數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府監邴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為廷尉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卹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家益用顯三世為司隸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兇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女壻李見殺此皆言擇日避忌之說也　太史公曰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乃後世用堂容萬馬之說也　天中記云俗言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詰市卜云犯土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有司皆

議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說然而因天性據真土處高敞惡客土後世之談風水者莫過焉

牡丹芍藥之瑞

牡丹芍藥花之麗者眞不負富貴花之目乃若[illegible]而極麗者其爲花之祥瑞而傳留爲盛事也淸波雜志云揚州多芍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城中有時而出則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焉　雙槐歲抄云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宗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淡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晏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集賢序其端亦引魏公故事以爲榮　緗素雜記云洛陽牡丹無若陳州之盛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類鵞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縷暈之其心紫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命爲縷金黃以鏤條作棚屋圍障

復張青帟護之于門首約止行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之內而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御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幻者不可爲常他時復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又蘓長公記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于七千朶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蘓氏園中北與牛家

牡丹並足傳異者　王文正遺事云宋仁宗于後苑曲燕步于檻中自剪牡丹兩朶召王文正公曾親戴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于别叢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斟一巵同獻上大喜引滿以杯示公羣臣皆榮之

湧幢小品云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臯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也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辰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燕談錄晁文元公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常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爲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命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　龍城錄言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莫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

西湖志餘云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隷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荔枝靈異

按荔枝譜云其熟時未經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則蝙蝠蟲蟻爭來蠹食此雖似有靈然凡菓亦多爾不爲甚異也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廿美無異或云陳紫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黄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嫗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官太平廣記王嫗荔屬宋氏名宋香既被巢寇下斧以後結實雖千萬一一若有斧痕

嵩又莆田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紿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于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龍牙荔枝者荔枝之變怪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于土以石壓之勿令生旁枝其核自小凡此皆荔枝之靈異也若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俗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狀元紅荔枝舊名延壽紅宋元豐間狀元徐鐸公所植也公與楓亭薛奕以文武雙魁遂結婚媾故移其種于薛而楓亭之地宜荔故狀元紅出于楓亭者特珍此皆因其人而名之非有所異也

詩文得力

後漢文苑傳杜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之令遊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歷代吟譜云梁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諷誦爲詩曰塞上羣鳥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轂飛蓋倚林㢊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悶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爲風所開還爲風所落也

江西通志云贛縣王奇字漢謀少爲縣吏令題詩于屏云隻隻銜蘆背曉霜盡飛鷀鷺立寒塘奇竊續曰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異之因激使學後遊京師真宗偶見其所作詩召見賜第奇自慶詩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雲溪友議云元和十三年下第者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孝標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其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秉禮晉孝標水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遊遊和礎礪也　玉泉子云劉瞻之父名景寒士也十歲許在鄭絪左右主筆硯至年十八九絪爲御史西巡荊部商山歇馬亭俯瞰山水時雨新霽巖嵐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便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絕時南

北無行人顧左右但同來劉景在後二三里公疑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郎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比回京闕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有奇才他日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于學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二三數年所成文學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及生瞻及第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傳昭之問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于崇慶

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惻然動容尋歸宅巳除趙崇知舉卽召之謂曰非貢主文衘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全唐詩話）　王羣見聞近錄宋慶歷初歐陽永叔余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稗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上留

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時號爲一棚鶻　宋史范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塲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江西通志云任濤高安人早有詩名時常侍李鷹觀察江西聞其有露滯汝鶴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免其役鄉民援例訴

之隲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無敢應者咸通登進士焉　名賢錄曾鼎字國器台之寧海人方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鼎匿不出國珍聞其才以計獲之不得已因爲盡力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入海　上怒欲舉兵誅之國珍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　四友齋叢說云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

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懸笥瑣探云况鍾爲蘇州守鄒亮獻詩二十首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餘姚志云餘姚胡惟彥號淳朴居鄉以耆德見推元季之亂隱居行義明與舉遺逸上太平頌　太祖覽而悅之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稱旨拜湖廣恭政懇改兗州

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
仁宗一日幸文淵閣曰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
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仰召之繼至吏部擬授
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
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
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藝談楊文貞薦達士類多
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焉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為患
難之交訥黑窯匠以一文詞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

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紀畧云華除二年正月召
河州衛吏目解縉還為文淵閣待詔董倫薦之也先
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一絶云謫官西來登華嶽黃
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閉却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
帝閒之故召　永樂中　上在北京有白鵲之瑞南
京各衙門例皆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
庶子贊善撰呈稿東宮不懌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
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士奇
改一對云瑩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增一對云
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庭如玉其瑕翯翯在文王
之囿義以進東宮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遂以內廚
進膳遂命中使陳昂撤以賜士奇　閩書嘉靖二十
七年劉邦憲以貢士任高安訓導奔母喪途遇劇盜
詢知為邦憲能誦其試文甚悉歎服護歸　薛寘字
持志昌國人以聖人執權賦領鄉薦調衡陽簿時史
彌堅帥淮南一日寇起黑風洞檄寘往撫諭將至有
道其姓名者其酋曰非四明作聖人執權賦之薛寘
耶遂投戈而逝

文章療疾　附畫筆療疾

水經注云王延壽字子山有異材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川其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序夢後人夢者誦讀以却鬼往往有驗　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賜褒等皆之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典畧曰陳琳作諸書

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蘇東坡題劉壯輿文編後云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

閩書閩縣高濲字宗呂善書善隸草八分海內時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及其醉也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搆唆古意態突兀醒則雖工意爲之皆所不逮鄉有宋子者與濲善常病瘧歲餘弗愈一日濲造問之宋强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絹素請書濲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江波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淩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遂就差　名畫錄云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筆力遒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時感福寺僧禮塔院僧模寫宋展子虔獅子于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獅子一圖獻通進王昭遠公公有嬖妾患痁是夕懸于臥內

其疾頓減王公召而問其神異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內畫此二獅子患人因坐壁下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題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　李陽冰鄂州篆字在江夏治內相傳篆此字時鬼神泣于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禦魑魅　山堂肆考建康有陸溉患瘧醫療無效有顧光寶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可虔心祈禱當有驗溉如言中夜聞戶外

有愆字之聲明日看獅子口㾓有血淋漓漉病乃愈
又秦太虛云予臥病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示予曰
閱此可愈病予甚喜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
愈　全唐詩話云有病瘧者杜子美語詩可以療之
病者問云何日夜闕更乘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
瘧猶是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章髑髏血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

水紋

水經註云允街縣故城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縣有龍
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紋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
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　山東
名勝志云濟南城西金線泉石甃方池泉發其下逕
徹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曾鞏詩玉
氣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無風到底塵埃盡
界破冰綃一片天　又蒲昌海有龍城城臨海岸餘
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　又天橋

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
水下趨處也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聯絕壑深塹石
梁跨之憑虛凌空可渡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
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　蜀安縣有
銀線潭相傳白龍潛泳其間水面有銀線一痕以物
撓之則不見波定如故　廣昌縣德興里石壁出泉
白如乳泡沫成佛面名佛面泉　寓仙洞在咸寧縣
南洞門高廣其深莫測寒氣襲人有白石如纂滴水
結成龍蛇狀　名山記金線泉在泰安州城西石甃

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澄徹見底泓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此與濟南金線池式一脉也） 蜀江津縣之周溪上石磧中有淺水一段周圍五六尺隱隱見雙金釵影 朝野記畧云金陵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 閩書福寧州牛洋洲在水底東接龜嶺西接南鎮如遇風晴見白浪一條長百餘尺又名白玉礁 名勝志廣東清遠縣峽山東有泡潭其水流動盤旋則白泡浮游如堆銀浪 又涪州鑑湖上流江心中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魚現則年豐按魚現亦水紋之類 山堂肆考南陽府舞陽縣東南二河南崖有舞水泉其泉湧躍若舞故名 四川龍州宣慰司東泉瀉石崖噴激如珠名濺珠泉 一統志奉恩溪在重慶府南川縣西十餘里溪上流有色如水銀形如白蛇者二泝灘上下人或以為寶劍之精

水色

人之恒言曰青山綠水則水色固綠又曰山青水碧則水色又碧綠與碧皆形容其色而不可得而彷彿言之瀏水細視有何色哉然天下之水固有各具一色而著名者請為分別言之使有所考焉

水之具五色者述異記雖(睢)渙二水波五色成文故名繢水 名勝志秀水在秀水縣麗橋東值天和景明水光五色見之者秀士多擢第選人輒美遷常人亦獲福利 程縣程江以其水自程旼鄉來故名旁有百花洲過遐數百步相傳洲東有五色水絢爛如錦名錦江 武闕齋陝路記事旋奘陝三日過浣紗河有浣紗廟伍胥過秦關遇此女浣紗河濱胥囑無言又可噂之女示胥無恐投河死每歲當其沒日則水泛漲五色沸騰湍流竟日士人不忍飲其水 湖廣當陽縣紫蓋山中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出綠水甘馨異常 見聞錄云徐文貞公階居近城西隅浙水曰少湖因自號焉嘗公拜首揆日少湖水忽作五色涌起高八尺踰兩時始息

一統志淞江城內五色泉相傳葛玄煉丹于此丹成
投水中至今湧泉成五色郡人士見者必擢高第
荆州五色泙水色上浮或成五色
水之黃者莫大于黃河歷數折入中國幾遍寰中元
時遣使窮河源則其初亦清水後合衆流混濁成黃
入中國竟成黃色若置水于器而澄之則黃者俱爲
沙土而非其本色矣　慎蒙名山記云朝鮮金井山
在慶尚道東萊縣北山頂有石高可三丈上有井圍
十五尺深七寸許有水常滿旱不竭色如黃金世傳

有一金色魚乘五色雲從天而下游泳其中以此名
其山　水經注黃水出零陵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
黃頗著靈異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丈方採得之故
溪水取其名　山川記吉安府城中有井出泉二色
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粥飲有金色而且芬香　一
統志天台縣西北有銅溪其水色黃如銅色故名
水之赤色者莊子所云黃帝遺玄珠于赤水今則未
詳何地乃寓言無考也赤水河在貴州畢節道所屬
赤水衛城南舊名赤虺唐武后征雲南徼文有赤虺

河即此虺與水聲相近耳源出芒部經紅土川東流
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深赤故名　莆田城山有紅泉
在觀察廟後水作紅色林光朝講學之地　山海經
崟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三珠樹出赤水之陰
異苑云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
多魚獺異禽時聞鞞角聲甚亮　若夫水之變異見
于五行志者斯則一時作幻乃災之大非可常論也
周考王時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渭水
赤者三日周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穎
州襄城臨水化爲血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
國池水皆赤如血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
水赤劉聰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
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龍奮迅而去齊東昏侯永
元元年淄水變赤如血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自
建業西至荆州江水赤如血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
東至海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
血國史纂異云懷州地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

泰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武后長安中晉州祠水赤如血唐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晏羣將于舟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加血長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汀水赤凡數日太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槎庵小乘云萬歷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駭觀天心示儆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圖消弭事祠祭司案呈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氷赤臣等隨于二十五日親詣觀看見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閘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閘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淡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委係異常相應題請修省云云四十七年四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　一統志紅泉在涼州衛城東五十里水色微紅又紅水在肅州衛城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下流與黒水白水合又紅鹽池在山丹衛城南五百里池產紅鹽　江西紅泉在南城縣麻源

第三谷自砂中流出色紅謝靈運賦訊丹砂于紅泉宋李秠詩紅流停自靈砂液深處應藏九轉丹水之紫者杜陽雜編云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國有酒山紫海酒山之水味加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水色加爛椹可以染衣其魚龍龜鱉沙石草木無不紫焉　廣東新會縣大雲山有龍窟其下紫水出宋皇祐間其水變紫者旬日　廣西貴縣縣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偶現紫色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爲祥洪武元年十一月巳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燦可染時葉琛勅諭交趾州守鄒天琦爲之頌又云其水有兩派其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應自縣門流下者必擢賢守令或出英俊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色如紫練　紫泉在鬱林州南二里舊名濯纓泉忽變紫改今名　橫州學前西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湧出須流過學前則中舉人必多如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六人　一統志大同有紫河又陝西

階州有紫溪漢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即此水泥也
水之綠者一統志綠水在長沙府醴陵縣學前其水
湧即泮池自地脈如絲如霧用白器入水酌而澄之
其水湙綠可以書每出則其歲登科者必多遇雨連
陰則色淡　橫州有綠磬山出綠泉多產磬石　福
寧州有藍溪源出大姥山每歲八月中溪水變藍相
傳太姥染衣居民候其時漚藍染帛最佳　上杭縣
南安巖有綠水湖水色湙綠相傳定光佛創院取水
爲大綠　西湖志云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

中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
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許清徹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
游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傍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
粉投之亦成綠色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
水味甚美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衡州府
城東有酃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極佳晉武帝薦
之太廟吳都賦飛輕觴而酌酃醁　耳談云卷書溪
水于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卷書染色湛綠可
鑑過橋淡白大異　范石湖云眉州城外江謂之玻

瓈江冬時水色如玻瓈方夏潦怒濤漲則皆黃流
一統志河南固始縣有溫泉在西南山中其熱如湯
其色綠　又陝西涇州有碧泉洞其中水皆青色四
時長流味苦不堪食　藍溪在泉州安溪縣南源發
萬山中環繞一邑水湙而碧故名　長沙湘潭縣西
南有碧泉天寶間石巖中泉忽湧出色授藍授物水
中皆碧　潯州府城南有淥水在曠野中天然砌石
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捕　碧泉
洞在陝西涇州廢臨涇縣其中水皆青色四時長流

味苦不堪食　綠泉在滄州久視山下出澄綠水其
泉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沉
水之黑者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是也
程石門演補云漢張騫言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
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水
以方輿禹本記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水白積
石三千里而至龍門何見其色以方輿耶山海經云
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禹貢黑水西河惟
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三危卽今麗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
吐番西北來迤邐入于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
按名勝志瀾滄江在蒙化府城西南五十里出吐蕃
嵯和縣甸南流永昌羅岷山之東至順寧府境崑崙
山又東歷景東境入南海卽禹貢所稱黑水是矣迤
西之水此爲經蒙氏立國以此爲西瀆之一　說畧
云水之在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其入積石河者乃
平凉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志今輿地
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相

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著
爲蠻書曰蠻水之南流入南海者有四曰區江曰西
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其曰麗水卽古之黑水也又
西洱河與漢志楡葉澤相貫楡葉漸潰成黑又古黑
水祠在益州然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
禹貢之黑水也　三水小牘云弋陽郡東南有黑水
河河濱有黑水將軍祠　梁四公記云黑谷之北有
漆海毛羽染之皆黑　廣東始興縣西有墨江源出
翁源縣界水黑如墨韓文公有題墨江詩　蕭縣勝

高之山山陰有黑塢至秋積雨其中染人衣卽成黑
色古置黑沙城名本此　史異云陳後主禎明二年
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宋眞宗咸平元年五月撫
州王羲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元至正十七年巳丑
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　泊宅編云山陰蘭亭有
王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眞宗御製也當時朝廷
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仲
常紀之珍珠船云會稽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
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旣大

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光粲爛如新研墨下流
水復淸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
宗眞宗仁宗三朝皆至御書　七修類藁云杭州黑
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
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焉　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云
漳州界有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飲之則瘴病
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素多病預憂瘴癘至烏脚
溪使數人負荷之以物蒙首恐爲毒水所濺兢惕過
甚忽墮水中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疾頓除無復昔之

蠃瘯　楊升菴云黑溪玄嶺南荒有黑溪水取其水
以塗石象至瓻不去崑崙取以塗身卽能乘象如家
畜古所謂黑崑侖今之象奴也　游宦紀聞云玉乳
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
如玉連州太守張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專
往訪索偕壁頌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
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黑汁嗟愴不足因題壁曰
觀音寺裹泉經品今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
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

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
味絶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于井左泉
遂壞改遷不數日泉如故則水之黑白又變幻不常
如此耳　北轅錄云盧溝河卽盧龍也燕人呼水爲
龍呼黑爲盧亦謂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　楙
漢記聞女眞卽古肅愼國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
今之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
一統志眞定府定州界有黑水池溪而不流俗謂黑
水曰盧不流曰奴漢置盧奴縣　又云平陽府黑山

在浮山縣北亦名牛首又名烏嶺其山卽出黑水亦
名澇水西北流入于海大同府有黑河在府城西北
又漢中府城固縣西北有黑水諸葛亮箋云朝發南
鄭夜宿黑水又固原州北一百五十里有大黑水流
入黃河旁有小黑水入焉　黑水源出肅州張掖縣
雞山又有黑河在鎭夷千戶所城西四里卽古張掖
河流經石峽口入居延海　又黑水河在慶陽城西
一百三十里源出大白山合浦川流入寧州界　玄
泉在會川衛城東泉色稍黑灌溉山田民獲其利常

以仲春祀之　臨洮有黑水河　寧夏衛有黑水河
　四川敘州府城東南有黑水輿地志謂此水卽禹
貢之黑水也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此水
則自西南彝界流于南廣洞入于江名同地異也
周南林纂要云玄醴鷹湧於陰溝
水之白者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弘治辛酉仲夏二
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
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
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清敘州府使人撥流至木川

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蓊鬱阻不能前兩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進昌從來未有此變　釋氏通鑑云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立寺東谷中有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山每逢仙聖恍惚現寺東北嶺上出一滯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一統志順天府玉泉山東北有玉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爲螭頭泉從螭口噴出鳴若雜珮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滙而爲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　又徽州府城

南有白水泉水色如練　又玉泉在濟南新泰縣北一十五里水色如玉故名　又陝西文縣有白水在城外源自松州赤磨嶺流下東北流至縣境宋闇蒼舒詩廣漠無際渦發眉過者覓驚不敢窺爲語世人須具眼誰知此地有天池　紹興府廣化寺側有白乳泉其水白如乳須澄之至清有白沙如漿粉棄去取泉烹之其味川冽僧具德住其旁多年朝夕飲此水體本瘦弱後變成肥大之軀而焉　一統志肅州南城西南二十里有白水下流與紅水黑水合　江西新淦縣玉笥山白乳泉舊傳梅眞人修煉于此有泉出石竇潔白如乳　又玉泉在龍泉縣東南亂山中有泉出石罅潔白如玉　新昌縣西乳泉其水五色光瑩白者如乳　瑞應圖白泉泉色白自出山澤人君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人長壽　易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湖廣靖州紫井在永興縣北其泉紫色重于他水銅壺漏取此水以定時刻

相馬

相馬之法載于馬經其骨骼毛色面目身蹄眞狀不同良駑亦異此自有專門能辨之矣而九方臯之于馬得之于牝牡驪黃之外古人有云相馬失之瘦僧支公亦云吾賞其神駿然則相馬固自有別法耶水東日記云邊塞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騍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國事類記云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每

歲其納馬二萬疋馬毛秘毯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爲無病少粘者則有病　文獻通考云漢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按儀氏鞨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馬援傳銅馬相法曰水火

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古之龍馬旋毛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白圈皆陽左旋圈徽黑皆陰右旋上而向下下而向上左而右右而左上下左右黑白順逆一一分明所以成變化此古之龍馬爲靈物也他馬

則不然他馬亦有旋毛如上下左右向之順者爲善其反背橫差皆惡也　旋毛在上在左者爲陽向下向右者陽數順也在下在右者屬陰向上向左者陰逆也逆者陰順之謂非違逆也　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爲善旋上不向下下不向上左不向右右不向左又或左右縱而向上向下上下橫而向左向右參差不一爲惡旋惡旋祖逆易見善旋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也　凡馬初生無毛者良骨角雙生者良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者良旋毛

細膩溫鮮者良　邊外畜馬之法凡馬至秋高則甚肥于此而急馳驟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膘未實也必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縶其前足不令之跳蹈躑躅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齕草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曉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堅其臂大而實向之青草虛膘至此皆堅實凝聚卽數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若邊內人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驥不御有以也　珍珠船云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書蕉云相馬經言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蘭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圜趨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齊民要術云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

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頭顱）　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肋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　蒙韃備錄云塞外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卽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卻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嚙也千馬爲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縶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獘　纂要云相馬法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匡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色膝骨欲得圓而長耳欲從相近而前竪小而厚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頭大蹄三羸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一駑上短下長三駑大胳短脊四駑淺髖薄髀爲五駑　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集異記寧王方宴賓客鬻馬牙儈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命于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

相上下寧王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大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欣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回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渦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

龍降之應

輟耕錄云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檇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挂有風怪雨天黑暗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萬瓦亂飛溪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不一年爲戰鬬之地凡龍所過處荊棘寒烟衰草野燐觀昔之繁華如一夢也　朝野紀畧云正德年中夏有龍墮于陝西乾州長數十丈目光如火閃閃閃閃可畏四足據地而行五里許得井水飛去既而其村多

疫死殆不辨也　文獻通考云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噴霧數里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卽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折開數十丈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俄而難作帝竟憂之　桯史云金國僖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

不祥欲厭禳之左右以爲當肆赦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以爲漢兒駡我主上釋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子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剺其口棘而醢之其年亶被弑亮初登位赦文暴其惡引及此事

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山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

龍吟之應

名勝志云唐薛令之居靈谷草堂在福安縣山中嘗聞龍吟之聲後登神龍二年進士開元中累補左補缺太子侍講卽題朝日上團團之詩者也　靈怪集云太尉房琯嘗修學終南山谷中間忽聞聲若戞銅器之聲蓋未之前聞也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琯望之冉冉雲氣瀰漫果驟雨自爾再聞徵驗不差後將金鉢戞之爲僞龍吟云　寰宇記云天祐三年行臺右丞盧濬屯兵于皖于時龍鳴城內濬以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僧契嵩鐔津集云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吾姊道姑舍姑異人也留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舂然若振大鐘者數吾初怪此非有鐘可擊以問道姑姑曰異乎此龍吟也蹈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孫及人寤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卽亡之而還不樂家居鄉人神之遂結精廬于山中自少精潔齋戒頗逆道人間吉凶多驗今年六十不復道吉凶事處高樓專誦妙法蓮花經數萬言

日夜必數帙吾嘗問其所以授經曰媼少時嘗有神
僧乘虛而來教媼耳故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
謝東山云難尼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
入城者　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
吹角爲龍吟御之（吹角似龍吟又云似吳銅器聲）　廣東名勝志云
化州之州庭左有石微露出地謂之龍首州治後有
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每夜靜龍首多鳴吼聲類鵞而
洪大特甚隋開皇間置石龍縣者以此今者入州至
弘治間石龍鳴三月夜州同知楊昇生子一清弘治

間爲太平宰相

降生之瑞

朝野紀畧商輅父名仲宣爲嚴州府吏輅生時太守
夜間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翼日問羣吏家
夜間有何事羣吏云商仲宣生一子太守曰此子必
貴非尋常人宜善撫之是日適有以宋馮文簡京中
三元記餽之後輅竟中三元入相云　王鳳洲作嚴
相傳云嚴嵩父爲籓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廨舍
已生嵩籓司奇之齎酹精錢布以贈之後卒爲權相
二人者其生時之有光同其入相同而一賢一奸薰
猶迥別豈造物止標其入相之瑞而不究其終局耶

又鄒康靖公幹乃少詹事鄒濟之子也餘杭人幹
在娠時濟爲春坊庶子　英宗一夕有夢召日者占
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也　上問廷臣濟對曰臣
婦夜生一子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幹後歷官
禮部尚書彼二人爲宰相初生時見其兆于籓司郡
伯鄒幹爲于尚書何至初生時見其兆于帝王耶
閩書泉州府治舊時皆在雲山之麓宋韓國華爲守
忠獻魏公寔生于此公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拳

柀今樹尚在　春渚記聞云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
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亟令密棄
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歘開
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以爲非常器也　陳
眉公見聞錄云太原王相公諱錫爵始生冷無氣母驚
謂已死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者吾能治之當活後必富貴但不免多病果
阿奴耳翹治之其法用左手搦兒右手搯其背百餘
下逾時嚏下而醒

秘笈云李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
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外産男女悉取至
筌視十餘輩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得牧
羊胡婦一子李慘然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
不可曰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眞者胡雛即安祿
山也　蜀檮杌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鄰里
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南唐書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
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生時紫氣滿庭　天

中記胡寅夫人翁氏密州司戶倓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殷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婺女星也當生君家
翼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殷撰曰此必清貴而壽者
也長歸于寅以婦德聞見元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太
夫人　後漢書應樞生四子神光照社或曰天符也
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生喜雙光若飛流滿
堂良久乃散　十國春秋唐乾寧三年丙辰狀元沈
崧字吉甫閩人崧初生時有大蛇墜榻前引首注視
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雷震壞浴盤人咸異

之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知貢舉登進士第者二
十五人崧與焉已而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
扆秘書監馮渥覆試凡落十人崧再入選後崧與羅
隱從事浙江幕下王公出妓衆冊殊麗便似嫦娥崧
曰嫦娥甚陋如何及此王公驚曰曾記識嫦娥否曰
崧常兩度到月宮何爲不識崧蓋以是諷隱云

梁顥詩　他書有考而未詳

何文肅喬新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爲執政名載宋史而好事者相傳謂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亡史官還載秘書梁誰將鶴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應多信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對泉離笑幾場予按宋末亨浚採異聞錄云陳正敏遯齋閑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皓首窮經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率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折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又按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梁内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却年二十則四十二而卒與

異聞錄符合其所謂國史乃宋時之史也若元時所定之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卒年九十二則又據其八十二歲中甲科之說而推衍之也然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閲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至卒時又該年一百零二歲矣不若二十三歲中甲科四十二歲而卒之爲確何文肅亦滚于考古者

按顥子梁固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顯器重之以蔭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元年讓前命舉服勤詞學科以祥符二年己

酉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幼子梁適字賢仲少孤常蔣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眞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更舉進士官至樞密副使進同平章事

宋呂希哲傳講雜記云翰林梁狀元顥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爲郡官見其有異于人定目看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讀書耶曰亦就學曾學屬對否曰其師常教之但不識其能否指壁間日此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顥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驚異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浩翁

名勝志云白樂天爲蜀忠州刺史于東坡種花東澗種柳勝覽云東坡在南賓郡圃有亭名東亭樂天詩綠樹爲朋友紅蕉當美人又何處慇懃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蘇子瞻東坡之號實始于此其序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大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　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

此新成樹藏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畧相似讀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　閩書云建陽玉枕山考亭在其麓謂之考亭者黃端公墓父于此名其亭曰望考亭以望先壠也端公之父爲故唐禮部尚書宋朱韋齋遊此愛其溪山清邃可以卜居紹興壬子文公成先志自崇安潭溪徙築將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益盛僦而居之名精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滄洲前作

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廡壁畫周濂溪程明道伊川邵康節張橫渠司馬涑水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爲七賢文公與門徒晨夕禮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若廟祀然其尊奉聖道可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其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　按黃端公名子稜字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累官侍御史居建陽之東觀山有詩云青衫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止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　愛日齋叢抄云山

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州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然則涪翁之稱蓋遠山谷而五矣

聲氣

沈作喆寓簡云凡人一身視聽語言飲食口耳目未嘗少休也惟鼻止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寐寢則耳目之用皆暫止而鼻之出入獨無異于晝同話錄云聲者氣之精粹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閩書宋福清林萬頃字叔度始解春秋易陳藻不善也及見其解同聲相應章曰當北面矣萬頃解曰蠶絲吐而

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　蠡海集云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故何也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席上腐談云素問言升降出入無器不有註云壁窓戶牖兩面伺之皆乘來氣衝擊于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器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

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丞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佩池筆記云吾方技傳有彝虛者有道術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于華

岳山下云　獨異志云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
帥長沙甚易之一日擊毬馳逐旣酣鍔仰天呵氣高
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
之鍔終爲將相　雲溪友議云李筌郎中爲荆南節
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旣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
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之制在氣經年懵然
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所謂元龜食蟒黃腰
服虎飛鼠斷猿狼蚿嚼鶴以小服大皆以氣制之也
此烏衣之旨而筌通其意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

留侯復生也　經鉏堂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
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聲雪洒窗聲煎茶聲作
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　王氏彙
苑漢武帝駕出駙馬都尉巫炎見於渭橋上見炎頭
上有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
道術朔曰此君有陰陽之術

秦將

秦時火燔詩書禁令甚嚴至漢初其禁未弛故一時
忠義豪傑之士多有湮没不傳者予以見焚書之罪
大也予于己卯年以赴試應天行至鎮江辛豐停船
入辛君廟廟有宋人碑記云辛君諱翼字大鵬韓人
秦時爲客欲爲韓報仇而不果後追叛賊至此遇柴
虛真人遂修道漢時以壽終至隋開河而其冢中顯
靈故祠于此祀之至今　名勝志云山東膠州柏蘭
將軍廟史逸其姓名秦將也韓信下齊追田横假道

于柏蘭柏蘭不忍倍秦與信拒力戰而死　輟耕錄
至正丙申歲大旱蕭山有方士陳希彀禱雨于武祐
廟果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
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
于此爾歷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茂焉
無聞故以相告耳至今人呼爲厲將軍廟又謂之北
嶺將軍正名爲武祐廟也劉誠意伯基記云北嶺將
軍爲神甚靈能袪疫厲作雲雨有祈必應宋徽宗時
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其舟將渡江吏民大恐怖相

率禱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輪上其績于朝賜額曰武祐廟後封顯應侯元至正十二年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爲空主簿趙君誠至縣甫入日即往西興募民禦寇而沿江守兵單弱無賴子競起剽刦應寇衆恂懼君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乃分遣捕誅無賴之剽刦者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雲寇欲渡時寇以故畏懼無東心寇退邑人皆德趙君而君歸

功于神明年夏大旱君往禱輒得雨元統甲戌之春天大雨雹廟毁惟神所居室獨存君乃與邑人維新其廟焉　小卜靈岳祠在姚州府城西北小卜莊蹻之將也從蹻定滇中戰死于此蒙氏立廟祀之　紀畧云石氏名固秦之將也生于額沒而爲神今四方所爲江東廟者吳楊普嘗署爲昭聖王宋封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蘄縣尉傅僖嘗爲撰籤詞百章今乃移其籤詞于關神者　洪武

太祖欲伐江東廟前一樹爲桅竿卜于江東神得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　太祖怒以其籤筒置于關神之前曰此籤詞當助雲關與君耳故至今卜于關神以此詞決焉按江東神漢高六年頻陰侯灌嬰討南粤神報以克捷之期唐大中元年里人行禱有奇徵宋元祐間夏旱洎火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孟太后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皂口彷彿覩神兵甚衆乃旋免都統制李昕據叛兵山寇皆其

陰翊之力今處處祠祀之宋景濂有碑記　淮南子始皇利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興安縣有靈渠亦名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越史祿轉餉乃自零陵上流鑿渠至桂林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斗門閘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既通舟楫又利灌溉號爲靈渠　梅鋗墓在餘干縣之梅港鄱陽吳芮秦時爲鄱陽鋗其裨將

也後隨芮入漢爲長沙王　瑯環記引賈子說林云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吚唔壠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譽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畎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言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

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匍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姓名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此亦秦人與藕秦頗相似至其散財與宗黨則未聞藕秦曾有此舉也乃說士而非將然可傳而史失焉故併誌之

歷代田名各異　弄田名田分田民田華田代田爰田王田

漢書昭帝紀上耕于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中謂遊晏之山天子所戲弄也鉤盾宦者近署昭帝幼即位故往試耕爲戲弄　哀帝紀諸侯王得名田國中列侯公主得名田縣道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注名田私置田也　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分田謂貧人無田而耕種富人田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也劫謂劫奪其稅也　羣談錄餘云按文獻通考言唐始使民

得立券自賣其田遂有私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買民田自汚貢禹被召之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漢以來有夫倘湖樵人曰不必始于漢也春秋時顏子所謂負郭之田戰國時蘓季子所謂使我有洛陽之田二頃工剪發兵廣求田宅豈非所謂私田而民田哉　升庵詩話云夏侯湛獵兎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華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漢書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

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云代易也是時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書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註云轅爰同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　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先是哀帝年間師丹建言請行限田之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犯者沒入官其制雖定亦寢不行至新莽時有王田之舉行三年而罷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間因李安世之請行均田之制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成事者謂之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夾漈鄭氏曰觀其所受者露田而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戸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讁無子孫及戸絕者

之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宋皇祐治平間歐陽修言秘書丞孫林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請于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戸帖其分烟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

置簿皆令所方之田爲正元豐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搔擾詔罷方田崇寧三年蔡京請復行方田從之　按周禮于田有各別之名載師則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註云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

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賞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　碧里雜存云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强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授田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甙通計百畝二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五經應試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甚入彀惜爾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迫畢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請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棻嚴貞默慈谿馮眉仙元飈皆以兼五經具題　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曉號遯叟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特具題　太祖請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寘第一免會試受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章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眞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

儒家測數

閩書蔡季通爲堂于象巖山曰頻慶讀書其中紹興辛巳季通于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末有數數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某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頻慶堂推演詩不覺悚然即捐俸爲建傳心堂

莪園雜記云朱晦菴先生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

廷念其有功于世求訪其子孫于是九世孫梴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此墓在建陽）

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彙堅志云昭州（今平樂府）郡國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于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爲易曰清輝已揭榜而師川來謂李視積壤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洗之乃此亭舊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

元史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元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東南學者皆師宗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一日語門人曰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樹使人不知吾墓

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

診夫知妻瘞子蔭父

古人言夫壽覘于其妻父祿卜于其子此言骨肉一氣婦不當孀則夫應延算子不當貧則父猶受祿理之可通若夫診脉則相其一身之血氣盈耗耳夫之脉何預于妻名賢錄云紹與問邢氏以醫名于杭術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閤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閤回軺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誕妄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報卒又宋棣字彥誠鄞人靖康初逃難于

高巖得石匣有書一劍一印自是知役鬼治病之術最異者能追覓診脉人有病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否符亦安是則診夫而知其妻世蓋有其術矣夫木華于山果芽于室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言一氣之相通也故祖父遺骸藏于名山大川銷風納水而子孫受其福報古來聖賢不廢其說也若夫瘞子則何能反蔭其父哉戎幕閒談唐有僧泓師善陰陽術數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于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

勢葬此地者必累世爲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視地所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爲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日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嘆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縚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縚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縚後爲太常卿禮儀使卒官是則瘞子而蔭其父世蓋又

有其術矣　名賢錄又云明奉化吳國材相術巧中遠游歸訪縣故舊值不在其孫開肆乃索筆爲書緘留而去祖歸孫曰頃有吳翁留書祖啓視之曰此吳國材先生也風鑒入神久遊始回書中云相汝色汝婦當有粉骨碎身之禍其慎之及期俾婦晏坐新室竟日不出抵暮食既至期啓檻取水虎爪之入山以食桜國材郎袁廷玉珙之師此乃相夫而知其妻者矣　清波雜志云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疑不然

之明年秀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請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吉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于君之脉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　南史梁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夫葬丁貴嬪而曰于帝吉則又是葬妻而欲蔭及夫

矣　王行甫云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一見卽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　朝野僉載唐杭州刺史裴敵疾甚錢塘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無慮夫人須崇福以禳夫人問禳法曰娶二姬厭之出三年厄過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無病何禳爲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獠不相當共年夫人死

頂日挾月

古人取日虞淵及扶輪之說不過取其意而言之耳揮戈返日甚屬誕妄至于嫦娥奔月渺茫無稽并月宮遨遊梯天取月亦歸妖幻可以付之不論獨庚巳編云楊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璮于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留滯凡數月常于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逼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然則太陽果有人頂之而出者耶快雪齋漫錄云虞長孺祖

母今年八十一矣常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挾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然則太陰之在天果有挾之而過者耶　天中記羲和東方二國名日所由過處每日出二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然則趙馬兒所見豈卽此耶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中秋夜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月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入肌骨　長慶山人楊隱之

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謂
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
其女遂貼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
有客可賜光明言訖朗如張燭　宣室志云長慶中
有王先生者弘農晦之聞其有術往謁焉王留之宿
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謂之曰汝為我
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之垣上有頃七娘以紙
月施于垣上忽月光洞然一室毫髮盡辨晦之驚嘆
不測　酉陽雜俎云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

秀才遊嵩山迷歸路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見一
人枕一襆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笑曰汝知月乃七
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
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取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
分食此可一生無病乃指一支徑示之言已不見又
月中有桂有蟾蜍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淫者

頓遜國有淫樹晝開夜合名曰夜合亦云有情樹花
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
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不遠晝開夜合
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
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李翺何首烏
傳云何首烏順州南河縣人祖名能嗣父名延秀能
嗣本名田兒生而閹弱年五十八無妻子嘗慕道術
隨師在山一日醉臥山野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三尺

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兒驚訝其異至
旦遂採其根歸問諸人無識者有山老曰子既無嗣
其藤乃異此恐是神仙之藥何不服之遂取其根杵
為末空心酒服一錢七七日而思人道數月似強健
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錢經年舊疾皆痊髮烏容少十
年之內卽生數男乃改名能嗣又與其子延秀服皆
壽百六十歲延秀生首烏首烏亦服藥生數子年百
三十歲此藥名交藤亦名夜合有赤白二種赤者雄
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　寧廣人濠有方士獻

房中術者用一石卵佩衣帶間香氣氤結經月不散
自是容止無度嫡御苦之潛投石卵在沼中拷問竟
無覓所方士言取海鷗來跡之可得俄一鷗暫至迴
翔似有覓忽沉沼銜石而去庶人驚恨尋究所以方
士曰此石海鷗精也海鷗恒孤飛雲表俯瞰海流遐
見其影以爲已雌聚下追逐頡頏之間不覺精墮凝
化爲石佩者御女惟意所如非術致海鷗不能得耳
淑石閒談云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
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

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范石湖虞衡志云
山獭出廣之宜州溪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插翹其
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獭無偶則抱木
而枯猺女春時成羣入山採物獭聞婦人氣必躍來
抱之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
枚值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獠甚珍重之
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鼠
璞猴胎僞造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
心以氣呵之即趯然而動蓋氣所感也　拾遺錄云

日南國有淫泉男女飲之則淫其水甘軟　名勝志
云瑞州府新昌縣洞山寺水口有夜合石高丈餘土
人謂二石夜間常合爲一　四川寧番衛外金川堡
係威龍州地有公母石志云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
日復合土人呼爲公母石猶言翁姥也　菽園雜記
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
狀長僅三寸許于是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莫
究所以以獻平江伯陳公銳珍藏之
名勝志云雲南廣南府小孟貢江產鮑魚食之日御

百女蓋性極淫無論貴賤有數妻不妒忌　春渚記
聞薊洼從狄殿前破洞蠻也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
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
玉筯撥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一
錢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
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
蔡元長家云

龍虎助軍威

諸葛武侯八陣有龍虎鳥蛇之目蓋按其象而爲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令軍士排列變化其中非眞有江海之龍山岡之虎可得而驅使之如胡僧咒雨道士行符作百端怪幻者　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索隱云周禮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卽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漢書王莽末巨毋霸出師驅虎豹犀象諸猛獸以從昆陽之戰師崩衆潰虎豹爲之股栗此

則眞以虎豹爲兵而虎豹亦莫救兵之敗予考史得數事焉渚宮故事云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侯景渡江南郡朱元英往問之法和曰果熟將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無勞問也景遣任約寇江陵法和出諸湘東自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

軍之龍甚是踴躍卽攻之縱火舫于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卽反約衆皆見梁軍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寔是賊標今日何不自標下求賊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纔出鼻遂擒之按此所言彼龍吾軍之龍意卽軍中之氣如龍耳尚非眞龍也　南史梁武帝起兵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遂至進逼建

康東昏爲其下所殺以黃油裹首送軍　名賢錄云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陳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舳艫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以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繼而隋軍屢捷獲陳軍士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于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逆接順流而東風浪大作雲霧晦

順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一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華陽國志云武帝通博南山度瀾滄水以取哀牢地置不韋縣而哀牢轉衰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扈栗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茤鹿茤弱將就擒會天大震雷疾風雨水爲逆流箄船沉沒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茤鹿茤王逆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跑而食之哀牢大驚怖扈栗謀諸耆叟曰哀牢略徼自來不如此今輒被天誅將中國

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也二十七年遣使詣越嶲太守鄭鴻言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地爲西部屬國以王爲君長此二事則眞龍虎之助軍威者也　唐書哥舒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于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文獻通考云陳武帝討侯景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色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宋太祖從周世祖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大祖奮躍識者驚

異此皆龍之助軍威者也　裴松之引世語曰曹大祖攻張魯魯欲降其弟張衛横山築陽平城以拒師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返衛雖不同偏携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其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此又野麋之助軍威不獨龍虎矣　晉書載記呂光征西域焉耆王泥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驅徙城外人

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光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出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彼必亡矣戰于城

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貨而走王侯降者
三十餘國　楊升菴云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
槖駝絶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
陽　閩書云五代時建寧陳誨生數月趫捷能馳走
其父異之名曰阿鐵初爲王延政裨將唐師攻建州
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郛擒誨
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走絶馳追者數十百輩莫
能及因自歸于唐將查文徽用爲戰掉指揮使領故
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戰敗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算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
萬以歸文徽鎭建州數表其能授劍州刺史諜者告
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
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
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没入江鑿吳越樓船
壞乃以木爲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遂大敗
之獲其將馬先進以功遷建州節度使進侍中此又
借木龍以助軍威者矣　北夢瑣言云福建道以海
口黃碕岍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王審知思

欲制置憚于力役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即伍
子胥許助開鑿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
之事三奠未終海内靈怪俱見山甫乃憩于僧院憑
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長千
百丈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
録奏賜號甘棠港　予逖聞奇録云宋太宗少時帥
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氣如龍
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南史王僧辯討
侯景發江州至盆口與陳武帝會于白茅洲盟而歃

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
浪師人咸懼僧辯自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
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
止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
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
僧辯等大破之　剪勝野聞云　太祖在滁常濯手
于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天命在予汝
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
握以兕盞頃復報戰亟藏兕盞而往是日手刃甚衆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若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宣驗記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貲產逐入浮屠擣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抄掠皆棄而走然則蟲類亦有能殺賊者又按拾遺記周武王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

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可不謂之蜂助軍威乎　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城西沙磧正路有堆阜並鼠壤墳也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爲從昔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瞿薩旦那王率數萬衆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無所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王夢大鼠謂曰敬欲相助願早治

兵王知靈祐遂整戎馬未明掩襲匈奴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帶係鼠皆嚙斷于是殺其將殲其兵匈奴震懾王感鼠恩建祠設祭奕世相承此又鼠助軍威之一異也　震澤事苑楚王畋于震澤遇羣鹿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鹿入大谷谷無他道將令弓弩並發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跪王前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與族類盡困於此谷中王如盡取之則我族殲絕無遺類願大王憫而釋之今後日獻一鹿大王可長享而我類不殲絕也

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跳躍而往鳴呼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月有一虎鹿置王所獵處三年王崩而止青瑣高議云此楚元王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逐吳營見鹿跡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斂其報恩西折乃立廟以旌其德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廟此又鹿助軍威之一異也

漢晉人行服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祋諷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上不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其于父母之喪抑何忍也又考之揚仁爲什邡令行兄喪去官譙玄適太常以弟服去職陳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此三人于兄弟姊妹之喪又何厚也其三人自行之與抑功令然與

既云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喪則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皆行三年喪可知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之喪而公卿刺史二千以下者槩行兄弟姊妹之喪是遵何禮耶　楊雄傳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後漢書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晉書司隷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傅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殞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便行楊駿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此乃同堂兄弟之喪也而乃謹嚴如此　又晉劉隗爲丞相司直奏以刑憲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有三年之喪既除而晏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朝晏暮禫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

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此皆叔父叔母及妻之喪而皆謹嚴如此　若郗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相餉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吾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間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此則恩同于父母非常情之比三年而又止心喪得其中矣　通志畧云漢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
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
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
喪制三年能行之者貴之矣　後漢董朔舉孝廉為
須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
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魏王朗師事
楊賜卒棄官行服　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
廬　按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

喪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于冢凡六年斯乃聖門之
道也而漢晉人至有服斬居廬恐非先王之正道矣
薛宣為丞相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
宣謂修曰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修竟
行服兄弟繇是不和　漢議郎韋義貶刺竇氏久拘
不遷以兄喪去

禽獸之蟄

龍蛇蟲豸皆有所蟄若羽毛之族則不然至冬則各
生細毛以自溫故尚書云鳥獸氄毛顧乃有不盡爾
者　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
如卵者輒取以賣則鷃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
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　李時珍云
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立春後則鳴囀不已
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人或畜之冬月則死
又燕營巢避戊巳日春社來秋社去其來也銜泥

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氣蟄于窟穴之中俗謂其
渡海者謬談也或云燕蟄于井底燕不入室是井之
虛也
李時珍曰熊如大豕而豎目人足黑色春夏膘肥時
皮厚筋弩每升木引氣或墮地自快俗呼跌膘即莊
子所謂熊經鳥伸也冬月蟄時不食飢則舐其掌故
其美在掌陶弘景曰熊脂即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
玉味甚美寒月則有夏月則無然則此脂亦因其蟄
而生耳詩義云熊冬入穴而蟄至春始出　猿猾上

伏不庱越卝陌又山海經綸次山有橐𦞠狀如梟人
面一足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然則他物之蟄以冬
而此二物獨以夏蟄爲尤異耳　山海經堯光山有
猾褢狀如人面彘鬣穴居而冬蟄柢山之水有鯥狀
如牛陵居蛇尾有翼羽在魼下音如留牛冬死夏生
近有流人逃所聞見云傳聞寧公臺外有一國人至
冬則穴土而藏不食不動至驚蟄後始食動如常則
人亦有蟄焉者不獨禽獸也　博物志云無啓國民
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

人細民國人死其肝不朽百年化爲人皆穴居處二
國同類埶門廣牘云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
者埋之心肝肺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此竟以百年
爲蟄益荒唐難稽矣

護堤侯

吾邑有神曰張六五相公凡江湖河海並著靈異予
邑祀禱之甚虔紹興府中浙江省中遞遷而達于燕
都莫不廟貌崇煥香火輻輳士民奔趨恍惚有肸蠁
陟降之感焉省志云神諱亮府志云神名夏皆未之
詳考者也按邑志載王多吉集張氏先塋碑記云吳
越王時刑部尚書張亮厥後一傳護堤侯十一稅院
護爲長山海神則前行六五者即指十一言也是神
乃亮之裔而非即亮也予嘗取神之子孫藏有宋時

勅書雖緗素塵朽而字畫班然可讀神果名六五而
非亮亦非夏也夏則宋時已有祠祀勅封豈與六五
相公爲一人哉宋葉祐翁四朝見聞錄云張目封廟
號昭貺景祐中張夏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
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
里以防江潮之患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于
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
侯改封安濟公併贈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
興二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

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頗不勝扼
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寓所感夢
繼是修江者始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茲眞野人之
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
便工未及成故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恐虛忽
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意當何如是尚得生
名之智殁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
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該之錢王則尤謬矣

清波雜志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

之水至卽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
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頼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
嘉其功封寧江侯　楓窻小牘云杭州江隄築自梁
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侯潮通江二
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强弩數百射之潮水
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
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
累木爲岸實土薪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
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

波從之其後踰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
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歷六年漕
臣杜杞築錢塘堤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
塘始于錢氏景祐中工部侍郎張夏爲轉運使置捍
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爲吳
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
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顓置一
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

沈夏修石堤成增石塘凡九十四丈　按張之子孫
所藏勅書二道稱神爲六五太尉一爲理宗淳佑十
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神爲顯應侯其言有稱生有
奇語學精行誠發廪以活飢餓出力以濟婚喪族黨
歸德閭里稱仁常言死當廟食民之不忘相與尸祝
之水旱疾厲應禱如響江潮爲患建祠水滸隄岸以
固等語一爲度宗咸淳四年十月八日封神爲護隄
侯其言有頃潮嚙汀岸糜縣官金錢畚土籠石以捍
之包淩民田廢其祊祀越人惟神之求鉅役始爲就

緒計臣立石記功以浙壤農而宜稼賈而利涉廟以英濟柵脅矣陰陽之運江海之態無窮爾能闔闢其間遂民之願非英姿義概弘以用物能然耶等語然則神之德行勳蹟載于二勅中者皆當時之實錄世俗所傳怪怪奇奇之事頗屬無稽

分界

括地志云欽州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　名勝志云洱河遶太和縣城西南由石穴中出東䜣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岸下分水為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下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即返　萠渚嶠在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為界水南北分流　閩書大田縣有分流泉陽年流右陰年流左　名山記解州有分雲嶺雲至此東西兩分　圖經閩尤溪縣南至泉州德化縣尤嶺為界嶺上有分枝樹一枝南向一枝北向此尤溪之源也　李膺益州記云漢高時巴蜀人爭山界久而不決漢高八年一朝密霧石為之裂自上及下開數尺直若繩引之于是巴蜀界限始定　宣室志云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週圍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曬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迫曉方霽人往視之巳劈而中分相距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塡以石

縈繞之患　黄衷海語云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于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爲諸番之路南注爲珠厓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　珍珠船云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開羽分界于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鶴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出泉

均爲二流昔人有欲兼利之者引而爲一至雞鳴其水復分　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巂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爲黎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水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狄也父老云有塞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爲水所舂没須臾片片自沫浮出蠻人益不敢窺伺矣

焦氏筆乘銅柱不止馬援吳黄武二年程普關雲長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州珍珠船以爲銅棺恐傳之訛當以銅柱爲正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于點蒼之漾溪　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皐銘在辰州　地理通釋云吳會吳郡會稽郡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吳志朱桓部伍吳會二郡莊子釋文云浙江爲吳會分界是也　耳談云淮河分水閘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督亢地也　幽明錄宜都建平二郡之間有五六峯

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　彝堅志廬陵之西六十里有田十五其形如斧兄弟議分而左右不等紛爭不已逆訟之官越一二年亦無結斷忽一日黑雲西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犂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兄弟爭訟貼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　周南林云泰順天湖山明初旱耕者爭決致鬬忽大風震雷中分其水爭乃息

石生石長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無人覺其是石偶一人見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菽園雜記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二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月患痢死者千餘人

物理小識云石在地上有剝落在土中有生長變化崇禎中方融啓雲居膺禪師塔碑上皆古錢有懸鏡壐鸞錢開者碑字平沓不可識錢覆者其字如故　名勝志云建昌府有綿纏石其初低小凡禱者以綿一幕纏其上今漸高大雖綿十倍繞不能過　吉安府禾山下爲龍門溪懸流數十丈奔匹飛瀑湧爲溪潭最稱奇絶顔魯公大書龍溪二字刻巖上先時字去地二丈許摹榻者必附梯緣之今字漸近平地而巖壁無少損　泰州聖果院古井欄保大中琢舊有綆跡深入寸許後更合滿其銘亦隨之漫滅蓋活石云按集古錄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亦由石活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　瓊州府龍堆山山疣有息石初甚小歲久漸大鄉人祀以爲神　山堂肆考云慶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唐武后時因風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高至六百餘丈武后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

灾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錄異記云天復中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青碧如玉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内稍小長三尺數日石長止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内　酉陽雜俎云于季友爲利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親見其事　舊唐書云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

長四五尺廣數畝里人駭異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馬燧等討之朱滔王武俊稱兵助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爲益土頌以媚悅焉　綱目

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一統志天堆山在江西廣昌縣東南溪中紹興間一夕雷雨大作聞砂礫聲且視之有山屹然高丈餘因名天堆山先是童謠曰天雷飛石頭一夜成汀洲五十年內與公侯　又仙湧山在廣州新會縣西北六十里地本無山一夜風雷震怒湧出數峯人見而異之因名仙湧山　一統志息壤在荊州府南故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鴟吻色如青石出地廣約數步高一尺五寸初爲堂時剗平平而益高凡持鍤者盡死人以爲神不敢犯柳宗元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韓與茂盟于息壤是見其地也

地水脉相通

名山記云廬山棲賢寺寺僧曾汲甑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頃從洞庭湖得此甑甑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　荊門州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溪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籥聽者忘倦宋熙寧中山泉溢有綵器觔車流出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南郡中有盧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都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神僧傳云牛頭山牛有洞人傳入百里與眉州通曾有避罪者匿其中後于青神山巖見之　輿地記勝云竹泉在荊州松滋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得筆後黃山谷謫黔過之觀筆曰此吾蝦蟇碚所墜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松滋縣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漫說蝦蟇碚試裹春茶來就煎蝦蟇碚在夔州　夔陵州有白馬穴水經注云西陵北崖有

石穴遠望常有白馬出入其間尋之莫覩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潛相爲通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方老相傳常有人乘車池側忽大風飄之入水後乃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泉流通注矣　北史云魏孝武帝以金珠穿七魚于池滋後于桑乾得所穿之魚又以金鏤笴箭射池之巨鯨亦于桑乾獲之　蜀江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脉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從此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脱衲衣贖歸　說畧云昔郭緣生于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鈆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耳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主吐下膈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上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耳　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　玉泉子云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泉

自毘陵至京置遞運舖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于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溥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毋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眞荒唐也井在何坊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甖昊天一甖雜以八甖一類十甖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歎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墨客揮犀云福州雪峰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旁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爲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　名勝志云博平縣西有靈泉一名滷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洩

縣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
彼則在此　馬湖府有龍湖四圍皆峻崖長二十里
廣七里中有堆如螺髻去大江二里其水與江水同
消長日夕作潮相傳嘗有龍馬見于湖因以名郡
諾皐記云景公寺前街中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
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
就井承水誤墜椀經月餘出于渭河　趙抃成都記
云嚴眞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者舊傳
云此井與漢州綿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有人

淘井得銅錢三文僅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中
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　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
沙大飢人多死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
如人四體鼻衄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沙暴起一洲
形如龍食彼郡風氣可祀而掘之權乃密遣人祭以
太牢斷其背饑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　尭山
堂外紀云蜀興元境內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
山四面懸絕其上方于斗底故名上有唐公昉飲李
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三畝許陷爲坑盖連

地而上昇也王仁裕辛巳歲于此爲節度判官常以
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
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
塵夢八景雲朋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
鎖金飈斗山一洞西去二十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
與嚴眞觀井水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眞觀
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
異之　一統志浙江長興縣有青山上有石竇通太
湖及洞庭山冬夏常暖色光黛青　處州鼎湖石旁

有軒轅洞即黃帝飛昇之處洞內有軒轅像時聞潮
聲相傳與錢塘江通故人不敢深入　山堂肆考杭
州北山有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地可通浙東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八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延禧西疇

族裔肇墘　莘惠楙金校

能修朝禮

春秋倪黎來朝胡康侯以爲能修朝禮故書之朝然凡物之能修朝禮者多矣以春秋之筆爲爾雅之疏則亦當書曰朝也　元佗遠稗史云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于祠旁以千百數跳踉喑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猨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廣異記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玄豹每至朔日山中之虎悉往朝之豹坐冢上虎列其下

南史云高昌國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名勝志大理府趙州赤水岸有鳳栖木二株俗傳鳳昔栖其上至今日晡時鷹隼朝之以千數　一統志鳳羽山在浪穹縣相傳蒙氏細奴羅與時有鳳翔于此故舊名羅浮山改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于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宸宇記云交州有鳥王如鵲頭上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獠人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一兩枝以膠搨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鳴呼衆鳥聞聲皆爭集其處或啣果實或送蟲蟻諸鳥着膠獠人于其下取之也

鯛朝日鱠朝星本草綱目云烏鱧魚首有七星夜朝北斗　名山記云金山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陌大者如山引海族來朝卒午方退　閩書云福寧州棲雲潭多生鯽魚其魚向日而朝　延平府大田縣有鰲池朔望則羣魚浮列朝向　閩胡俗名彈塗以孟覆活者數百于地發之皆騈首拱北頭上有星

爾雅翼云蟹八蛫而二螯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蛫兩鉗倨而容仰故謂之螯字從解者以從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臙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秋冬之交各出于穴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傅肱蟹譜引孟詵食料本草云蟹至八月銜稻芒兩莖長寸許東撋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即陸龜蒙所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得自然之禮

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臺頫津山上有鹿市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于此其山有穴如臺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而上有平地

詞林海錯云郡守聽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人未嘗識郡朝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邱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天工開物記云蜂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春夏造蜜事王每日出遊兩度遊則入蜂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反翼頂如前凡人家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螫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殺一蝙蝠懸于蜂前卽不敢食俗謂之梟令然則其出遊而羣蜂喧聚洞穴間或送或迎均有朝之之象故稱蜜蜂朝王

玉匱經云青城山在成都黃帝封爲五嶽丈人一月之內羣岳再朝　楊升庵云武當山一名篸山又名仙室極晴望之輕宵卷其上白雲帶其前日必西行夕而東反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岳陽風土記云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而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又農圃春秋引陰陽變化論云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不死則羣蜂飢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則死有二王則分分時多老王遜位而出羣擁其半未嘗多寡從王出者不復同飛止必環衛其王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差授花少者更罰每一日必三朝　蜂惟採得蘭花則拱之于背以入房他花則否

諸物有光

沈存中嘗言海州人夜煮鹽鴨卵爛有光如玉瑩然居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萬歷二十九年四月山陽庠生唐續修寓北沙鎮李家四更寐覺滿室光明秋毫可辨乃覘光起處從床頭案上竹升內奕奕吐出驗之乃夜寢時所置白布褁肚也取覩之表裏洞徹如鎔銀炫目不可逼視達旦而止李氏概室觀之　採蘭雜志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

三恒於暗中誦之言紙上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見暗中筆端吐光　金罍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嘗聞外舅說頃歲在壁間熒熒光尺餘衆謂之恠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乃就拔之得一物囘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　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　七修類稿云正德庚辰囘囘新橋鄧副使竈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

如月之明照耀墻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異　朝野紀畧云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里許山愈深心甚恐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道近而人迓之也既近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蓋山中之氣無時發洩則光而爲火地中之氣無時發洩則溢而爲水水火一氣人僅信泉而不信火何哉　園居手錄云橫海張

澤夜自庄還月色昏暗見道旁木奕然有光因折以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醒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蝉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叩之清越如玉而質更光瑩奪目過暗則光映一室遂寶藏傳玩好事人爭異之　嶺表錄異云黃蠟魚卽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鬻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爆乾夜卽有光如籠燭　西湖志餘云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

稍淡雷電之時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豈即水燈之類與

雪蛆風蛤

萬物以氣而生氣盡則絕然氣以成形氣即麗于形體之中因相生而成種類乃有隨氣成形即隨氣消化氣與形俱在有無之間使人莫得而測焉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大治内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銷盡　閩書云泰寧縣青簾山高廣十餘里宛如簾幙是有風蛤秋值薰風滿布地下可食氣化生滅倏焉而盡酉陽

雜俎言仙藥有白水靈蛤豈此類與　名勝志云長沙府洗藥池在司空山南為張岳浴丹之所中有鬚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于水中人潔心以往則隨采可得若混以葷腥苦澁不可下咽　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謂之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美　陳藏器曰石蠶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　李時珍曰水母形渾然凝結其色

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縣絮𡙡蝦附之咂其涎沫浮沉如飛爲潮頭擁則蝦去而蛇不得歸人因割取之浸以石灰礬水去其血汁其色最白其形最厚者謂蛇頭味更勝漁人云石灰礬水加之少遲則盡消而爲水性暖治魚腹之疾農田餘話云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其性未許　名勝志云湖廣黃安縣有羅漢菜出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淨食雜以葷膩其味頓衰　與玄武山相近有一石皆山一名華嶽地肺一名肺山福地其西北有大松樹

樹下生草名救窮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絕穀不飢　一統志雲南縣著山生高河菜于高河泉出莖紅葉青味甚辛辣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久雨不溢久旱不涸　天中記僧顗居臨海山中山有葷觸樹皆滿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若他涉葷即不生　番禺記廣州邑㝐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爲海風攝至者　本草綱目石帆紫色梗大者如筋見風漸硬色如漆人以飾作珊瑚粧

地中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先生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暗標誌號以遺其子孫此妄誕不根之說而愚人往往信之至有僞造藏本以售人而得其酬價轉相煽惑挖掘地土殊可笑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品豈以是爲子孫計哉且亦安得如許金而隨處埋瘞也因考古來之以藏金見于諸書者列于後　名勝志云湖州九龍山上有石城山下有晏子城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以居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形

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天中記云晏子鄉在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　洛陽伽藍記云洛陽修梵宇北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曰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　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按蘇秦時未有

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蹟也

南史蕭頴胄字雲長齊高祖從弟南豐伯赤斧之子也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將起兵頴胄殺劉山陽以應頴胄有器局既倡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頴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輟耕錄云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若貧居間之深山業薪以自給忽見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巳因竊念曰白蛇白鼠豈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尚宿留未去見

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掊取畸零仍掩蓋生主之巨室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追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具申白之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恠之夫婦共取視鐍鑰如故啓籠乃無

搜神記陳留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因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含名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

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巳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分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乃金興定三年金臣术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卽汴京）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城成

滛祠

隋唐嘉話云狄內使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然而古今之爲滛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也　山堂肆考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而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沉其主于江柳宗元作斥鼻亭祠記而王陽明公又有象祠記云靈

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蠻之居者咸神而祀之宣尉安君因諸苗民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此必烝又克諧之後父既允若而化爲慈父象亦化于其兄而進于善故能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懷之也然則象祠雖毀于唐而復延祀以至于今亦異矣哉　廣東始興縣有鼻天子墓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對列器飾皆金俄聞墓中擊鼓大呼懼勿敢取而返聞日重往掩封如故象之威靈于墓如此則祠安能終毀之乎　象乃有祠　三國誌註云會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王朗爲會稽太守以爲無德之君不宜建祠以祀遂除之　秦始皇亦有祠

南史孔靖字季恭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季恭居之無疑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蕭惠明亦守是邦謂綱紀日孔季恭常爲此郡未常有災遂盛設延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生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此郡有項王廟士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于郡廳

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庭下再拜殺輓下牛以祀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屐登廳事間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日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　一統志楚霸王廟在含山縣宋紹興間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珓不從亮怒欲焚廟俄有大蜂遠出至梁殿後林中鼓噪發聲如數千兵亮大驚左右駭散　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斟飲盡歡比散神像面上亦色赭異死云烏程卞山

本名土山有項羽廟稱號卞王因名卞山山足有一
石匵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暝乃止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
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
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
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
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
垂淚亦未已霸王之英靈如此宜乎仁傑欲毀而先
以檄文施之也　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

廟靈感王乃吳主孫晧祠汪大猷等使北庭還言其
威靈故加封乃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孫晧亦有祠）
宋史王旦之侄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
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
李愬像祀之（吳元濟亦有祠）　北齊書魏蘭根丁母憂居喪
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
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槨材人
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董卓亦有祠）　陸長
源辨疑志云吳閶門外有太伯廟往來舟船求賽者

常溢廟東又有一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
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
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句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爲人
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則太伯三
郎不知出何據耶狄梁公毀江南淫祠而存太伯之
祠則太伯三郎不可謂非淫祠之一也（太伯三郎亦有祠）
讕言長語云予過濟源有聶政廟鄉人賽之聞杭有
秦檜祠朗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方回云馬伏波爲
其所傾理不當祀（梁松亦有廟）　南史宗室南安王楨以

旱所雨于郡神鄴城有石虎廟楨告虎神像云三日
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
死（石虎亦有祠）　夢林懸解云太和中萬安村李杰妻聶
氏夢一女人高冠大髻緋衣鳳履如神女狀謂聶曰
我則天后也所居久廢能爲新之當結子母緣村民
有所賽錫嗣之會士女畢集于泰安祠聶亦往路次
見一野廟入玩之中有女人一如夢之所見垣宇傾
圮凄楚不堪歸與夫言夫爲少葺其廟俄夢神女來
謝曰當結百年緣未幾孕生女聰俊窈窕及長手有

文知武字年十六適國學士張世昌李夫婦將爲終身之倚乃婚方三月而女死杰夫婦悲悼過傷未幾先後繼殂而祠亦絕（武則天后亦有祠） 稽神錄江南戎師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新其廟祠數有靈驗（宋無忌亦有祠） 耳談武廟時華容令楊公多善政故傷水圍堤四十八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徬

徨莫得其故衆夢神自稱朱太尉曰能祠我當還公衆往祀而得公于河北渡船底昏然不自省土人于神所雨暘多應劉文宣公作廟記近廟爲水毀忽緋袍象簡見夢于孫給舍公鄉里人重爲建祠給舍亦有記謂是朱泚云（朱泚亦有祠） 一統志魏武廟在無爲州祀曹操和州亦有魏武祠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曹操亦有祠） 澧州有繫馬柱澧在隋爲崇州有崇驩兜廟祠堂石室存焉下有相公潭有立石三皆數丈野人呼爲相公繫馬柱（驩兜亦有祠）

蛇神

杜牧之序昌谷集云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也牛鬼則稍見于諸物皆有鬼一則中然而世則真有蛇神爲一一考列之名勝志云通江縣有二洞一曰龍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七尺內有池殿清瑩湛然一曰蛇洞在治北四百里南塆寺唐建也每歲端陽前後有蛇自柱礎間出沿堦滿室顏色大小非一種然不爲害昔人傳三萬四千尾不可數按此即巴蛇洞云 曹能始云蒼梧縣有三界廟廟中小蛇

無數背青腹赤目有火光嘗緣神身及蟠繞爐香土人以手按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嚮有所願越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紱偕予至梧渡江視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 名賢錄云緍雲沈造字次仲初知漳浦後判潮州有韓山神歲需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 聞見近錄云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每

祝之蛇自神中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蛇死
遂揮衆壞其廟以去石介作擊蛇笏銘　畀聞總錄
云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
整焉常化形爲蛇人目爲小青大青小青極暴猛人
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不肯致謁衙屬共請
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烟霧冥晦咫尺不可見
柙與袱皆穿有小竅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
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是二

龍騶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
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遂絕
即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謾　周燀清波雜志
云燀平生四泛大江備嘗艱險共載死生係于浮沉
之間每遇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禱
者致冥幣于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
小青蛇蟠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在廟歆
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
浩若川流倘不墜于魚腹赫然廟貌尚可　薦于豚蹄

一聡耳　宋史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登進士第歷官
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
民皆信奉之穎檄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欄
檻穎令之日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爾遂殺之　梁史殷子
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
王神念以百姓所禱靡費毀神形像壞屋舍當坐棟
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
子春夢見人通姓名來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

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寤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因辦牲酹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
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謹經月子春破魏虜授南青州刺史　西樵野記
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
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
豕出入無憚人或遶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
故謂之蛇菩薩　幽明錄云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
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

姓氏則皆昔友也自言我罪深能見濟脫否沙門即
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稟形甚醜不
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
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絶　夢
林懸解云晉司馬恬于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
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爲
立茅屋隆安中有人與一女子會于神座上有一蛇
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祀不解而死　搜神
記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

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
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一統志青蛇神
祠在陝西環縣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
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
遂爲停淵士民仰足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又
江西南昌府有吳城山山上順濟廟世號小龍相傳
即吳許二君所誅大蛇之子宋封順濟王有眞宗御
製戒蛟石刻熙寧中道太常林希逆致祭即有異蛇
墮桌上翌日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巡几案俛循入

帳中及希逆還蛇復尾鼬爐送至彭蠡而沒後蘇子
瞻自儋耳北歸艤舟祠下忽得古石砮矢于岸側傳
觀左右失手墮江中乃禱于神許留廟中使人沒水
求之一挟而獲因爲之記　周南林纂要云諸葛伯
衡太平鄉人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
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屨行泥塗中弗厭
也遷隨州吏目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
必有禍伯衡殺青蛇逐巫者民以不惑以春坊學士
董倫薦召問治道擢陝西參政

梓潼文昌神

太平廣記云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
昔嶲州張翁往溪谷採薪刃傷其指血滴一石穴中
以木葉窒之他日往視化為小蛇翁取至家啖以雜
肉蛇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
後盜羊豕其後縣令失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廹而
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因責翁畜此毒物翁伏罪
欲殺之忽一日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渟淵無
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

祠蛇曰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
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人將無主其康濟
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
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于
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其神自廟十
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
之祝令効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
鍇有詩刻石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鳳入九重城
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

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
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
亟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方歸何以致廟宇荒
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　續搜
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
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又見
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解劍親幸其廟以贈焉
郡國志云濟順王廟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
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却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

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
蜀至七曲迷道游騎買君崇忽見一鹿馳去逐至廟
門鹿自死追騎共劍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
我設主客禮烹食而去　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
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爲廟玄宗西狩追
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
追討頗靈立功詔改王號爲帝　以上諸書所言梓
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爲神名之曰張惡子又
降生爲蜀王建之子兇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之封左丞相廣明之封爲王咸平之封爲帝皆以冥助武功而唐人詩曰文昌勳將星又文昌六星中有上將次將貴相等則又武而非文也唐及後五代皆未有主文之說宋祥符中有舉子二人宿張惡子廟中見諸神會廟商作來歲狀元賦則爲主文也明矣　三餘贅筆云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祀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上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上有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

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讕言長語云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爲神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上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內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文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　崔史吳曦叛逆時其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來事

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謂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寤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漁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意在徐圖誅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投之踰月而誅曦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常正晝見于閱武堂逆黨恇懼以迄天誅據此二事則與唐時主于兵事者爲合然而在宋時則顯驗于文場之事者屢屢矣　予按張惡子與文昌星君廟必是

兩廟以其俱在梓潼故後人誤混爲一耳世但以所稱張惡子之名與所傳張惡子之事俱爲不雅遂改其名曰張亞豈復悟文昌所降神與張惡子原是二廟而俱在梓潼哉一爲星之精一爲蛇之精相隔天淵安得誤認爲一乎　考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遂分爲五嶺是知蜀蛇之爲靈異也久矣後世編文昌化書者

以此事靈異亦以爲文昌所化而入爲七十二化之一毋怪乎竟以張惡子之爲蛇神混之而爲一也

靑燕路史引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巂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按文昌在北斗上故步天歌曰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個星而北斗名七曲星張亞子之神所居名七曲山亦其應也世俗稱文昌星曰文曲星抑有由矣

物之應月者

雲麓漫抄引徐叔明高麗錄論潮云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日臨乎午則陰氣始升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卽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沈存中云盧肇論海潮謂爲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唐新語云高宗乾封

初封禪須用明水以實鐏彝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取蛤蚌一尺二寸者摩拭令熱向月取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二三升周禮明珠承水于月陳饌爲玄酒是也　桂苑叢談云世兎皆雌惟月兎雄耳故望月而孕　羅願云今世卜兎之多寡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百千爲列延首月影中月明則一歲兎多月暗則兎少是禀顧兎之氣以孕也　本草綱目曰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左思賦云蚌蛤珠胎與月盈虧故中秋無月則蚌無胎　蟹腹中黃亦與月盈虧然他物月滿則盛月虧則衰獨蟹月望時瘦月朔時肥蓋其性躁動月滿則愈動故瘦月暗則潛伏故肥也物類志云取漆盒置蟹其中則肥蓋盒既暗黑又畏漆則伏而不敢動耳　蓬窗續錄云朐䏰瓊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爲蚯蚓也瓊多此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者月之精也旁句忍者月如勾如刃環而是物生也　倉頡云蟹

逆月本草言鶩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月令廣義云浙山中有狗中秋望月而戲輒吐寶如圓珂彝久而復吞之農父窺見月下有光不能攫取今藥中狗寶色狀不一難以辨眞然犖狗皆戲月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月光屬于林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蟇耳疑即其身中者古詩云犀因望月紋生角凡虎交則月暈　蕎麥得月而秀中秋無月則蕎麥不實　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没則卷　北戸錄云張掖池中出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茌菴小乘云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無　月上下弦之時醯醬敗壞里俗忌之　文獻通考于闐國有玉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人身之血其流行與月相應靈樞經言用針之法月滿無補月郭空無瀉言月滿則血盛月虧則血衰　漢書凡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裴潍詩忽聞殘月滿相聚寇雲中今邊人候賊以月如半規入則淺月

如金鐘入則滅　說郛云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
近時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暗隨月盈虧
硯古錄云呂東萊蓄犀帶一圍文理緻密中有一
月影過望則見蓄犀字蓋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太平清話云張景山于虢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紋黑而枝葉老
勁雖工于畫者不能為　西域風土記那羅稽羅州
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
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廻照水懸流時有商侶飄至

此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停經數日
月隱崗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吾曹而流水
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將非佛頂上有此
寶耶遂登崖果以月愛珠為像肉髻　天啓壬戌歲
予侍　先嚴讀書冠山西隱寺八月十六日予與昆
季數人奉　題課文有數客過訪留飲至初更　先君
同數人送客下山山麓附一小山曰猫山時望其小
山之上忽見光明如燈月之燭即而視之平頂一石

星月朗入其中即此石之發光也予與昆季輩以課
文未竟不隨見急趣視之則光已沉矣次月十四十
五兩夜仍同衆往候約二更初月正照其石上則發
光瑩亮約二更末月不正對其石則光沒其石上有
黑光數處光中則照見外物故對月而生光其應月
如此　珍珠船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
月照人夜耕後有勑盤下見仕本州明月池上　羣
芳譜云薔薇之類另有月桂一種應月圓缺　纂要
云拘尼佗樹花見月即開又石髮乃南中水底草每

月三四日生至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
月盛衰也　淮南子曰畫蘆灰而月暈缺許慎註曰
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為環如月狀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　墨客揮犀云慶歷中有官者
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
鏡背鑄成兎形每至月滿夜持此鏡當月照之則兎
形却在鏡中人莫究其理

自爲牝牡

獸之有牝牡猶人之有男女鳥之有雌雄此一成而不可易乃有自爲牝牡之獸豈非異氣之所生乎

郭璞云貆猪即豪猪自爲牝牡而孕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陳藏器曰靈貓生南陽山谷狀如貍自爲牝牡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按段成式言靈貍有四外腎則自爲牝牡者或緣此也　南山經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

牡列子所謂亶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食者不妬讚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自佩不知妬忌　山海經帶山有鵸䳜如烏五采而赤文自爲牝牡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雉而五采自爲牝牡

口詢手鏡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去其勢與囊即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有總鎭府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橫州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唐人詩黃猿領白兒謬矣初生之黃豈有白者　輟耕錄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言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突厥忠惠郎紇揚日蒜餘濟祭護有婦強即之則男子也蓋身二形前後奸狀不一蕊真之極刑近李安氏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婬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婬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皆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博物志云蒙雙氏者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素問註心爲牡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爲牝藏上焦以陰居陽腎爲牝藏下焦肝爲牡藏中焦脾爲牝藏中焦然則人身中之五藏其各爲牝牡如此　說文猵狚似猿而

狗頭一名獝岸莊子猨猵狙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　丹鉛錄龍生三卵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遇粘著浮木枝如蒲萄焉號紫梢花道樞所爲龍號有益雌瘠者也　李時珍云猿獺無雌以猿爲雌故云猿鳴而獺候　本草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詩疏廣要云羆大于熊而能爲羆之雄而稱熊猶牸爲牛之牝而稱牸兕爲犀之特而稱犀也蓋皆相類而爲牝牡　莊子麋與鹿交鰌與魚游

帝王御用之器

拾遺記云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則飛指其方故戰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湧幢小品云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研北雜志云殺祤城有殺祤廟殺祤疑是一兵器其秦禱兵之所乎　又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劍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然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履間佩刀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上皇曰吾此物名爲匕首斫玉鑄金其刀不卷即解以投爐中烟焰沖天日爲之晝晦及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蕭何爲昴星胡亥陳勝項羽爲三猾刀劍錄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西京雜

記高皇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華玉為飾雜廁五色
琉璃為劍匣其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
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有霜雪開匣拔鞘輒有
風起光彩射人　刀劍録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名
日定光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日照膽又夏禹字
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秦望山上列二十八宿
面背有文面記星辰背記山水　漢平帝掘得一劍
上有帝名故佩之按平帝名衎　光武微時在南陽
鄧山得一劍文日秀霸　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于

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
三一日百錬二日青犢三日漏影　魏文帝造寶刀
日露陌銘曰於鑠良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巨刀曰
陌露陌者精光射注也石勒發地得一劍銘日石氏
昌家書　晉書劉曜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
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于管
涔山以琴書為事常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日管涔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
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日

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元海
世襲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内外諸軍事鎮長安及
斬準殺劉聰子粲曜自長安赴之羣臣上尊號曜僭
即皇帝位國號日趙　李綽尚書故實云天册府弧
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黒闥為突厥所窘
一將勇壯絶人首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册上將
大箭射之中心洞背而斃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
服神勇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
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酉陽雜俎云太宗虬

鬚嘗戲張弓掛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　隋
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絶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
從太宗圍王世充于洛陽馳馬頓之城而去城中數
十人共拔之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而還迄今國
家陳設必列于殿庭以旌異之蓋既陳列于殿庭則
亦比之御用器械矣　鶴林玉露云孝廟常携一漆
拄杖宦官宮妾莫之敢覗常遊後苑偶忘携焉命小
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
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陳眉公見聞錄云　高皇

帝御用鎗凡二大者幾盈一握修可丈六疑卽用以
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赤如之所爲馬梢
也臨和之間無日不親御焉武昌以後不復自將矣
此鎗樹之御座後以示子孫無忘王業之艱難　文
皇帝御用鎗上有帶號在午門之五鳳樓上王弇州
先生有歌其序云相傳　文皇御鎗在午門中樓牖
座之右甲戌仲夏六日世貞以朝退俗其傍得寓目
焉槍以漆攢竹爲柄有黑纓懸黑旌若號帶者中綉
列星之屬槍柄爲刃痕者三旌爲矢穿者五按記稱

文皇每過大敵輒率驍騎衝中堅繞出敵後舉旌颺
之士爭奮敵輒大潰此卽所執鋭也

地中害氣

地中之氣不可見而葬經云葬乘生氣則是地中果
有氣可乘也往往見人家開舊坟而氤氳之氣冲人
而出別無水泉螻蟻之患其爲吉壤可知顧地有生
氣卽有害氣萬一遇其害氣則爲人家之禍不淺矣
今將地中害氣之最甚者考列數條于後　江陰張
誼宦遊紀聞云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
陽產石煤處掘窟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
日各携茶拱許于穴口焚烟俟地交吸入以禁資取

間有蒲姓者以厚薦一番深入葬之其烟猛深入新
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
仆地不能起聲如鼾吼次入者聞急回至穴口良久
始言穴中之氣如棗薌樸面加沙而麻木戟加椒而
脹滿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於穴色紫而腹
脹少頃色變而腹消矣　談苑云韶州岑水場往歲
銅發掘地數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
七八十丈役人云地中變怪甚多烟氣中人卽死掘
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急以面合地令火自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忽有異香芬郁亦人間所無　朝野僉載云前侍御史王景融池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見聞錄云萬歷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于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爲青泥又有白泥叠出如人腦

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猪聲吼叫黑白二氣薰蒸而出入人鼻竅臭不可當衆人股栗一擁跑走　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死　名勝志雲南鶴慶軍府朝霞山每晨霞絢采其上山畔有小穴圍徑六寸有氣出入如嘘名風洞土人目眚者以夏至日羣聚穴口薰之　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鷄毛試之直下無毒廻舞而下者不可犯以

泔數斗澆之方可入　天中記引建康實錄云謝尚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寤愕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若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返閤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捨宅爲莊嚴寺宋路太后改爲謝鎮西寺　馬氏日抄云正統己巳春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勃勃上騰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厥後

即有土木之禍

風雷虹霓之爲物

交州志風狸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出頭打殺得風即活

國史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以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　投荒雜錄云常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凡輒爲雷火所灾其屋屢遷皆火雷民盡畫圖以祀　雷民于冬蟄時穴山取雷其狀如豬能使其穴忽合忽閉

其民土中以死故取雷者必持鼓以往穴山而置鼓于其中山土若合則破其鼓以出昔人有官于雷者有軍人家屬告落蕃言是破雷穴而被合山閉死者也　昔雷民有畜獵犬有十二耳俱動及至山之濵海間有一山洞犬向洞鳴嗥就視獲十二雷卵至今雷民以得雷卵鼓而藏之者以爲甲族焉　禹貢蔡註雷夏既澤澤中有神鼓其腹即雷鳴　書蕉云雷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鳴故名曰雷澤史記舜漁于雷澤

成都記袁皐鎮蜀常與客晏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盡身五色似霞首似驢四顧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晏皐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晏怪之甚矣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戾降于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雨虎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兎雨師似蝠長六七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其肉甘可熟而食　霏雪錄云越中道士陸國賓咲乘

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若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搜神記晉扶風楊道和夏日于田中值雷雨避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彌猴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幼肯有德于王姥王姥兒殺人下獄求救于一行一行乃徙大甕于渾天寺授布囊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七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甕中而封之明皇急召一行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今乃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一行歸放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活寶

凡寶玉珠砂琥珀之類刻琢爲人物之形極其工巧不過曰宛然生動而已乃亦有眞能自生自動者倘所謂活寶者非耶　山堂肆考云秦始皇命冢驁伐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即躍去遣邏候捕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闔人驚爲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跣白虎殿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見白毛光潔

繞宮而行閹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非祥也使宦者覘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常與妲巳同枕之則殷時遺寶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乃玉刻成者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

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厠中香聞不絕不周歲輔國就誅　續已編唐昭陵在醴泉縣縣民逐一白兎失足落隧道中頗暗黑油釭十數皆設關捩流注最下一釭中碗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白兎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兎一個回視珠寶懷出路迷便捨之乃復有門及携兎出隧門遂閉　清波雜志元祐間李才元大臨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經葉縣遺其二箇化爲二雉鬭山谷間耕者獲之疑其盜將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

畊者　楊妃外傳楊太眞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鑪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遂敗　宜室志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絲繩係腹直從外來圉者

具言其狀攸之使人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閤內時人見者咸謂粧奩間物沈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絲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常夜有時失去至曉復還試取視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杜陽雜編云德宗時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間物帝賜獨孤妃子與帝同泛舟于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于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二龍騰空去

太平廣記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歷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香案牘桐君入山得鳴石鷄舂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鷄色赤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然狀如美女青衣　續博物志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卽復

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
公好道因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
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
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
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玉
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閒奇錄沈傳師
爲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穴洞有玉
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仗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綠
砂如綠豆而金色　晚唐時執金吾陸大鈞從子其

其妻夜寢聞有啁啾鬭聲既覺于枕下攬之得二玉
猪大數升刻像妙甚置之枕中而寶之財貨日增
神異錄玉龍子者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
常置于衣袖中及大帝誕日后以珠襁衣襁并玉龍
子賜焉其後常藏于內府雖廣不盈寸而溫潤精巧
的爲國寶天后常召諸孫嬉戲出衆寶縱令爭取莫
不奔競玄宗時爲嬰兒獨坐不動后撫其背曰此兒
當爲太平天子因取玉龍賜之及卽位開元中三輔
大旱帝密投于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

作及幸西蜀駕次渭水左右侍御有臨流濯弄者忽
于沙中得之上覩泫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
自是每夜有光輝燭一室及上還爲小黃門竊以遺
李輔國輔國置櫃中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已亡
所在　玉南筆記云寧波豐南禺有別墅在月湖之
上忽漁人夜見光晃波際網之得銅蟾蜍一隻南禺
公以斗米易之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每在地上異
之他日漁者又網得一隻色象如前又易之以米一
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南禺方

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啓是夜果聚一處始知爲寶
以語黃山人復初復初曰此磁石引針之類必蚨銅
所爲也古人取青蚨汁鑄錢亦合　說聽集云湖廣
保靖宣慰司彭九霄之母有玉戒指中映一蟻閃動
其足歷歷可見錢塘金編修有一金鑲猫睛釵凡正
午時眼如線過則復圓　談林云嚴東樓盛時有人
獻二寶石內各有一鴛鴦飛躍上下嚴寶藏笥中京
師有能幻術者用紙剪鼠三五枚靜夜呪之卽成眞
鼠散走而去久之各啣物至如銀箸釵之類物重則

兩三鼠共拽以來一夕二寶失去隣民忽得之以餽
女環女出觀迎雨降者殿僕察見之以告嚴覔所藏
不得逮民治以盜弃家屬皆遠徙　拾遺記始皇元
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潄地成魑
魅及鬼怪羣物象刻玉爲百獸形毛髮宛若真皆銘
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
方寸之内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
翥若飛皆不可點睛試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
畫之形安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睛旬日失

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于常見
者明年西方獻二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
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
虎　異苑云弘農楊子閑閭土中有聲掘得玉狏長
可尺許　錄異傳江嚴常到吳採藥富春縣清泉山
南見二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遏石之音嚴往就之
未及數十步女輒隱不見惟見所踞石如此數四嚴
乃破石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又郡浪于九田山見鳥
狀如雞色赤鳴如笙箏射中之入石穴浪遂鑿石得

一赤玉如鳥形　古琴疏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
孖囧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
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何忍伐之
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碧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
琴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鏥磨光亮
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曰涼天月夜不鼓自
鳴請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一統志金鶯池在
丹陽縣治内宋夏竦爲主簿時一日侍母燕坐見黃
鸝雙舞俱沒于池發之得金鶯二其母命瘞之竦因

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成池　聞見錄周
長孺字士彥爲共城縣令獵于近郊有兎起草間自
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有石兎刻文曰士彥當都
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
外郎卒　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二神女留一玉釵
以與帝帝賜趙婕好至昭帝時宮人猶見此釵欲碎
之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燕釵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䤋而
旋未嘗中鋒鏑西人畢之常曰每見青龍突陣而來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咸謂神助將軍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王子喬墓在金陵盜發之見一劍停在空進取之劍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　又唐明皇御畢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之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孫晉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雨破作二截有黑蛟躍出而去　唐樂工廉郊池上彈琵琶作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蕤賓鐵也　纂要門村朱家舊畜一銅盆盆中有鴨形隱然不以爲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農人不識賤價售于朱家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　杜陽雜篇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以告上令遍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首上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頷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

耳阿麼煬廣小字也上之精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玫瑰連環繫于玉蛇之前足以蛇能吸蛇也其後更復見焉　寓簡云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于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膠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致傷也每日惟三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兎以其時見則共物也士遂獻之　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製甚精中宵風雨輒鬪嘶聲　如皐縣志金孩兒池在如皐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怪竭池水覘獲金香童一對　彝堅志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常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于地疑其有異即呼童斵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視曰此天

賜妾也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揜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徽宗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自古相傳人或疑之以爲聖人神道設教耳未必真有其事也然而後世往往有見之而可証者要當信其事之實有焉　山堂肆考云興國之儒林鄉有石函如龜背項皆具人謂之龜背石彷彿八卦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能移置他所翌日復歸故處人因祀之　唐書先天二年江都獻靈龜六眸腹下有玄文象卦爻　彙苑明皇在位靈郡得異馬于河其狀龍鱗虺尾拳毛肉鬣居帝閑

二十年帝西奔入渭水化爲龍游泳而去　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以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矣　廣輿記陝西秦州有畫卦臺相傳伏羲畫八卦于此雪後猶見卦痕　酉陽雜俎云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祠内無像于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視竟不

乃共跨西域以五月爲歳首毎歳自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然則馬固有自水中出不獨漢之渥洼水也　湧幢小品云將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常言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遜不自居謹視芻牧後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閩書歸化縣瀚溪其澗中有大石紋如龜又有八小石如龜四圍繞之如八卦名八卦石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卦爻太守劉勰以獻

晉書魏之初張掖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丈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當時稱爲祥瑞處士張浒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蓋將來之休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禪

兵之先兆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運數所臻天亦不能違之至其兆往往有先見蓋示人以修德銷弭之方及爲思慮預防之策庶幾不至于潰決而不可收拾耳　庚巳編云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闘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百千人自腰已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者皆花縚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歳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歳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云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閫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車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荼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史異云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八里許并有人往來檢束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千餘人　金史海陵天德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見風雲杳藹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

青仍有詔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親征　輟耕錄云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然西方而沒正淮浙徐黃盜起之時也　朝野紀略云弘治壬戌蕪郡醫生顧某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旛于上凡三日不見踰年有施鈕之寇　山海經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

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其國有大兵　集異志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成皋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人形操持弓矢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后兄何進乃秉權漢遂微弱及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淮南子流星色青赤曰地鴈其所墜主兵起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

求生西方

世人依佛往往求生西方考之史傳西方未必遂勝于中國也常閱晉法顯傳唐三藏法師傳及所撰西域風土記所歷諸國止有盜賊竊發與中國同並無如小說家所演妖魔鬼魅怪怪奇奇者至于佛所留遺亦止名勝古蹟如中國之有杏壇洙泗勝蹟耳未見有歷世不朽巍巍丈六之金身在也讀書偶見云朱泰應嘗從事使于印度諸國泰應謂其國中實在乃人裸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

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出諸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奉佛往往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知考究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既是裸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愚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機械心忘故也　洛陽伽藍記宋雲至烏傷國國王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道解魏語人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

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老莊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
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又說管輅郭璞華佗治病
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言之王日若如卿言即是
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焉　李逍菴記遊云小
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爲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
百里甚白雪四府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雪
以石旁草生爲春枯爲冬記年老幼男婦皆各佛衣
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
樂世界子康熙壬寅度此男佛二千五百四十春女

佛二千五百二十四春一佛死不拘男女以壽之長
者稱佛老爲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然木有焰無烟有
殺伐以中國茶爲至寶

有喪不葬

昔伯夷叩武王之馬首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人
既歸化以入土爲安禮曰死有惡之道焉故葬者藏
也所以藏親鬼不令人之指目之也一日不葬則爲
親者一日之體魄不安而爲人子顧能安其心乎每
見久喪不葬之家其受陰譴人非爲最甚人柰何不
一傚悟焉　道山淸話云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
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　畫墁錄云
張璞者幽人少屢爲盜貝丘之役應募坎窗得官後

爲正使帶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鎭戎軍被重疾忽叩
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三年
亦不葬遂死不㡯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
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來式如抄云太學羅璧以
前程祈禱于神神告之日子父母不葬已得罪于冥
可亟歸葬曰其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
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遂卒　遁
志略云胥山濤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
奏凡所公奏始終如其言嘗啓事日臣欲以郄詵爲

混令詔可尋又啓曰訪聞詵喪母不時塟遂于所居
屋後假埊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三柳軒雜志云胡
楷世行常言先世錄徽來雪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
壁得故櫕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應手灰滅遂白有
司遷瘞之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鄒詵母亡
不致葬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假葬三年卽吉衛瓘
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
塟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
江隣幾雜志云王景芬職方邵氏壻常州人生小兒

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
能塟翁婆景芬大駭始敓塟其父母　孔氏談苑云
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塟父母當
爲貴神今作賤鬼足歷皆生長毛　南史沈洙曰禮
小記云久而不塟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數者除喪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
不除王衛軍云久喪不塟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
月數而除　談苑又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
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

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
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者如術數
但以不塟父母乃被尅折既而泣下　危稹漳州義
阡記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于士則踰月而已何
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塟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
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于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
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
霜弱影弔月其望于子孫之一旦興念猶未已也
後魏宋世梁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

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
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
收塟之卽時澍雨夫以塟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
不塟者其罪何如

物之方者

天學初編云凡天下之物無有不圓者天圓地方以言其理則可耳若言其形則亦圓者天爲鷄子之殼地爲鷄子之黃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皆體圓水之滴而成珠漩而爲窩亦無勿圓然圓蓋物之本來面目而亦有不盡然者　雲林石譜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此得名所產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粗　本草方解石敲破塊塊方解故以爲名別錄曰方解石生方山李時珍曰方解

石與硬石膏皆光潔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爲硬石膏塊塊方稜者爲方解石　名山記云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其洞之旁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過是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此即雲林石譜所云耶　宇中一覽云洞庭君山產方竹不宜移植有江南人掘得一本種于園次年抽筍亦方然細軟不堪爲杖再年筍亦不方與他竹等耳昔李衛公常以方竹杖施金山寺僧越數年見僧詢方竹杖今在否答云已規圓漆之矣德裕悵然　寧波志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峯寺植竹節化爲竹而方又登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徑勁可爲杖不讓張騫筇竹也融州亦出大者數丈　陸璣疏云詩谷中有蓷蓷益母也方莖白華　本草牡荊其木心方枝對生拔方竹其枝亦對生故方　本草魴魚李時珍曰魴方也其形方　山海經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花而毛其實如楝服之不忘　天中記云湖熟有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又云山形方如印故又

名印山始皇時望氣者云江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碽是其所斷之地也

陵墓與廢之數

名勝志云殷湯陵在汾陰縣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其陵先有石碣以銅爲鎮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墓物多是鐘磬及樂器投其銘于汾水後事泄爲有司所理乃于水次得其銘銘日吾後二千年終困于恩孫是執事不復深其罪又山西澤州有成湯池舊傳商王因旱禱于此鑿池者二元至正間重修湯廟工徒渴飲池水水暴湧作雷鳴聲衆因建亭其上名日顯化池又江隣幾雜志云

洛陽北有山泉即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即太乙之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淸淵侯失于考詳地誌致此謬夫商湯王能顯化于廟之中而不能顯化于墓之內能預知其數于二千年之前而不能弭救其變于二千年之後且同一廟也能顯化于衆工修廟之時而不能顯化于降封爲侯之日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也三代之時便有銘石卯便有設機伏弩卯皆難以測也　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烏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李憲爲太守旣至命伐其樹吏人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令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

東晉元帝元年郭璞爲王敦所害事在金陵不知何緣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郎五百歲矣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絶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厤象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刻室廬潰及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日姜師度更移向前三五步工人以言于師度師度嘆息久之日衛先生眞奇士也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十數郡明皇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柩于高原旣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後有銘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考其年果千歲矣　又太和中有柳光者常南遊行山道誤入山崦中日巳晩見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裀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啓之其

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淸激畢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巳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回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會㴑今之後二百餘祀熠熠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巽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歩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寃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德二年歲巳卯武之在卯蓋武德二年也堯皇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絶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我知人不我會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㴑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値唐初至此二百餘矣熠熠其光和和其始者謂歲在丁未南方丙丁火未亦火位也今天子建號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兎者卯也卯以

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奥而獨吾能辯之東平乃吾之邑也益又信矣此非得道者之遺記乎　西湖志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此地宋時爲左軍敎場三寶墓墓敎場内常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墓横衙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定數如此則行

春橋乃横衝橋也，稽神錄能搏者本建安津吏崖崩出一古塚藤蔓縛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能搏搏使平光寺僧爲平錢瘞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一統志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河決水絶城破一古墓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頼有高流之還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槨改瘞焉 上虞縣琵琶圻水經圻有古塚墮水甕上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宋謝靈運取甕詣京咸傳觀焉 一統志云鐵棺在湖廣

歸州白狗峽其地亦名鐵棺峽唐將軍王果爲雅州刺史舟經三峽望見縣岸間有物似棺令人視之果棺也骸骨存焉旁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之愴然因爲致祭而去 博物志漢夏侯嬰封滕公一日駕出東都門外馬悲鳴踣地不進命左右掘馬蹄下得一石槨有科斗書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江南野史沈彬年將八十居阜上有大樹可數拱嘗示家人曰吾死可瘞此既將瘞穴其處乃古塚

見其間儼然一古燈臺上有燈一盞塼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瘞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 隋唐嘉話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甎甓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魏黄初二年 莊子豨韋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逢其子靈公奪吾里夫靈公之爲靈久矣 兩京記洛陽西市隋日利人市而西北有

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水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異聞記云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識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誡其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儻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

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予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道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投駕于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擴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貫爲絶代之賢藏往知來晛昭之實識龔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歷術測會微旨當梁武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

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也三月初塟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塟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嘗考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乾德時官常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髑髏一中古錢一枚有二蛇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于崇五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邛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世變陵谷險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丙子合郎即承檢小字也　前定錄云延陵

包隰因遐泝舟于隋河人夾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入百年中逢榜栳衆咸異之而莫知其所謂尋問墜穴者名榜栳也　又考開河記云麻叔謀開河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塟我在高原叔謀塟于城西

鳥獸率舞

虞書百獸率舞蓋言八音諧和而感動之也然鳥獸蟲魚固各自有能舞者類記之　竹書記年周宣王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詞林海錯陶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註刑天獸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　搜神記漢耶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吏飼以酒脯舞一日一夜不休即死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　通考云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　南史宋孝武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謝莊所上甚美又使莊更作舞馬歌以令樂府歌之　梁史天監中禊飲于華光殿適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張率與劉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梁武帝設無遮會舞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惟黃門侍郎裴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

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　瑯環記云姑蘇城中皮日休巿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雲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　荊州有鶴澤在府境晉羊祜鎭荊門澤中多鶴嘗取敎舞以娛賓客　神仙傳葛公指蝦蟇舞皆應節使止乃止　呂氏集孤鸞見鏡睹其形謂爲雌必悲鳴而舞　搜神記云葛玄常指蝦蟇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　異苑云山鷄愛其羽毛映

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繇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前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　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脊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讌話曰今日出艱危

脫倩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徵質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噭噭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功未臻玄妙尚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收于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復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似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　珍珠船云教舞鸒者燒地置鸒其上忽抵掌使其跳粲既慣習雖冷地聞鼓掌亦跳粲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漢書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于河　大歷十四年五月丁亥放舞象三十二于劍山之陽　虞國爲日南守有惠政雙鴻隨行而舞　東觀漢紀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爲張雅樂舉足垂翅應樂聲而舞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而增益之

杭州西湖擅名天下晴好雨奇比于西子致令金亮有立馬吳山之志斯亦可謂勝絕寰區矣然天下之以西湖名者不一而足要必各有勝處茲臚而誌之在浙江則杭州有西湖矣而湖州府長興縣亦有西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輂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頃後湮廢唐貞元中刺史于頔復之　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亦名西湖有十景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島松島

花嶼烟嶼竹嶼爲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咏今湖存而洲島嶼廢　嚴州府城西南有西湖唐刺史侯溫開　衢州龍游縣西南有西湖宋馬天驥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遊覽　溫州府城西有西湖謝靈運詩側聽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臨大壑淙　在順天元氏掖庭記燕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常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鵠旛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

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　在應天則潁州西北有西湖長十里廣二里景象甚佳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皆常晏賞于此題咏甚富　在河南則開封府兩西湖一在許州週九里一在鄢陵週二里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耳且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黃河春夫浚治

之始與西相通莒公嘗有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樹便留烟使君眞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大池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數濶西邊終易湮塞數十年來公私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幾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眞有江湖之趣　河南歸德府之睢州亦有西湖
河南汝寧府城西有西湖上有翠光亭待月臺舊志

云潁許陳蔡四州皆有西湖孔武仲詩亭下湖光疑不流及百尺樓臺醮新綠之句皆咏汝寧府城西之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龍塘陂其水四時不竭灌田千餘頃　在湖廣則孝感縣有西湖村宋太祖微時常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榷禁甚嚴此私釀幸窖之後登極弛西湖酒禁此縣又有東湖村徽宗時夜光燭天掘地得周九鼎貢于朝　湖廣沔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　又景陵縣有西湖唐陸羽傳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鴈集陂橋上而遷小

兒于下僧史積師得之至三歲以易占得鴻漸于陸之爻而定姓名也　在福建則福州府城西有西湖相傳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
漳州府城西有西湖泉極甘美可辟瘴厲上有綠蘿幽勝古諺云圓山嘯西湖平此時出公卿宋張成六詩水遶漳城湖已平向來有記出公卿白袍不倦三冬學錦綬行看四馬榮又長泰縣西有西湖池　在四川則成都府崇慶縣有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州之勝　又成都漢川西湖有金龜亭僞蜀武成三

年庚午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有金龜九寸遊于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　叙州富順縣有西湖方廣二頃水冽多佳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宋程驤詩飽看西湖似輞川有懷無處問長年四山攢翠爭爲地一水涵空欲補天　范石湖吳船錄云縣青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川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　在廣東則潮州府治西有西湖綿亘十餘里中

有四亭曰倒影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嘯宋陳堯佐詩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治東又有東湖夏月荷花柳陰絕勝　瓊州府亦有東湖南湖與西湖東坡謫瓊州之儋耳此湖常爲所遊玩　廉州府有五湖東西南北中各一湖也東湖岸上陶弼建五湖亭　惠州府城西有豐湖焉廣一十里中有潋玉灘點翠洲明月灣披雲島諸勝此不名西湖而實在惠州城西亦東坡之所樂遊也湖上有平湖閣六如亭東坡之妾朝雲葬于亭下又云燕州府城西羅湖亦名西湖

上有平湖書院宋寇準蘇軾蘇轍相繼謫此東坡嘗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守陳太常因取其語作書院而名之邛州有西湖池在白鶴　在廣西則桂林府西有西湖環浸隱山六洞廣七十餘里按隱山在府城西本名盤龍崗唐李渤出領乃辟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名隱山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日朝陽二日夕陽三日南華四日北牖五日嘉運六日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西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

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有穴通嘉運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城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採取玩之或以飣盤相間遺南潛洞在西湖羅家山上　雲南府城西亦有西湖卽滇池之上流蒲藻長濤人多泛舟遊賞　交趾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凡奇寶異藥來自遠方人第珍重之展玩服食之豈知人力採取亦自有百方艱難焉古聖王所以不貴異物也如廣東採珠之人繫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大挈出之葬于黿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　又合浦海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可採又或乘黿龍之睡而奪于領下稍逢其寤輒爲虀粉雲南寶井寶氣悶人中之輒死須置水盤中盤底多竅水罅徹四瀉久隨而下寶氣始不上騰推此而言其類實多　西溪叢話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云　李時珍云鉛生山穴石間人挾油燈入至數里隨礦上下曲折砍取之其氣毒

人若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西溪叢話又云昇玄子伏汞圖有試烏埸消石法云其色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埸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如鸞管者良　陳霆墨談拂林國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許掘坑井數十乃使健夫裝馬皆貼金箔迤邐行近海邊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勢若粘裹其人即回馬疾馳水銀隨趕若行緩則人馬俱撲滅也人馬行速則水銀勢緩力微遇坑塹而溜積于其中然後取之與香草同煎則成花銀

毒地

地以生物爲主然亦有毒地出于常理之外者周叙云嵩嶼有郭汾陽廟金趙琢撰碑云汾陽領兵淸河朔至是索芻粟里人皆言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然蓋毒霧所出處　曲江志云龍塘濛濵對過山中源自高州塘深且廣其田數十頃水有毒沾足卽爛若人食其田禾不一二年卽死今號蠱毒田水多

魚人不敢食　搜神記云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而似有聲如有所投擊而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人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李延壽曰吐谷渾部内有黄沙遇圍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山堂肆考徼外火州地皆砂磧若遇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徼外人呼爲瀚海宋史云沙深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

蝴蝶與喪祭之事

蝴蝶之爲物甚微何與人間事而往往喪祭之間有見之者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大抵蝴蝶俱從蝡動之蟲類蛻化而成頗有游魂之意故以氣相感召與　彙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餕然後辭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至病常璩云益州刺史毁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柏爲舟帷不敢毁武帝祠　畫墁錄云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

殯所以至王府宇徹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

癸辛雜識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于江氏之旁竟日不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愛于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　李商常記之以詩云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翾翾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

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

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戸終日乃去　太平廣記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西鄉侯張翼德飛也靈應嚴暴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邵美姬霞卿甚寵之携之赴官經陽神祠前過霞卿暴卒惟所生一女非延鎬之嫡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于盥漱飲食皆如生焉乃日侯我嫁女乃與君別延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方過率以爲常

延鎬爲延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　蛺蝶一名鬼車　河南通志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亡葬于沁曲後父亡合窆焉玄堂既闢有二黃蝶飛出已而母柩盝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瓔絡之狀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覩者莫不異之

子孫間有肖其祖

父子祖孫一脉之所傳一氣之所通往往貌有肖似宜其然矣乃有數傳之後而支裔仍復肖似其祖先則殊可異焉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侯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遽負擔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囑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

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于其處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絏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邱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髮斑白偃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亂也因此啓

言我豈有他術哉常聞人之紹續其祖或二三五世則必有一人肖其祖先之形狀斯其驗與　睽車志文學楊艮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啓棺儼然不朽覩其面貌長短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　堯山堂外紀云曾棨字子棨永豐人永樂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而追亦于成化戊戌擢花及第鄭小同玄之曾孫以其手紋似巳故名之小同矣

發不羣韞櫝六經人師尊之　郭頒世語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尸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長沙王至綱四百四十年如前蕭穎士追至忠烈王亦二百八十年矣

儒家脫化

去來脩然坦化無礙此其遊行自得僧禪宗示之以爲高然而理達則可前知心空則能無累吾儒往往有之顧不以駭俗驚人耳　孫公談圃云俞次尚與其妻索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次尚官至屯田郎　夢溪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

驗尹師魯自龍圖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頗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府方餞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

論頊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又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怕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　又吳人鄭夔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寺一

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夔甫聞之喟然太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夔甫至其間親督人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殮　國老談苑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甚召謂之曰得非售宅虧直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蓮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授筆而絕　淮安志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預置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剃遍請羣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合掌而去　玉壺清話云南唐先主李昪受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憐感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唐延和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殮溫軟如生　眉公見聞錄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

諡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明日午時天地將瞑風雷震撼孽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瞑悉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湧幢小品云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遂輟業治園圃雜事然誦讀自加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其子卽臺山先生晚年結社談詩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

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見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儕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得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年八十二　清波雜志云葛謙問乃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溢契禪悅倅毘陵常語人曰人生顯月二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移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孽

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　珂雪齋外集云淮張爲吳王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既長絕美欲納爲后不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於堂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以籍沒常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常熟猶有金姬塚云　錢江府志明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

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正坐者如天帝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搜取焚滅矣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簾下幕中設几席筆硯上置一青册公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册前日草疏具在也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丞昱至引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顱熱如火謂之曰吳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于

謂入象與帝面此爲內詔之兆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爲朝帝承歸之兆也時太守虞純臣告其子曰適尊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强何乃爾言未旣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迨夜欬逆不止諸子至則已趺坐而往矣七日有僧來告曰昔在瓜州夢一官人朱衣騎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不濡或指言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　又稱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

褐者通謁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既見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其持丹度公袖中出小盒藥黃色而膏融以置佛室後食密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卽甦紹興十七年歲旦與家人約別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不可理解之事

李元陽記略云雲南劍川州石寶山緣崖多石觀音諸菩薩羅漢像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知爲天成者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覆辨別莫究端倪　閩部疏云尤溪縣有山鋼鐵出焉山民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爐經宿不還鐵不可煅此理之難辨者　名勝志云博羅縣有石鑑在石樓之南有一石光彩如鑑石下有黑白棋十八子往來相盪人拈之不起　隋唐嘉話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鏘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則無復有聲　暌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木廬舍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肅皇

大議云陝西澄城山初爲一山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此山分崩東西馳三四十里遺址平陷　宋史慶元
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
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淵潭　宋孝宗乾道二
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
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南方
草木狀云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
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
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于此而香于
彼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者與　桂海器志竹
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燋
蓋物理自爾非異也浙江沿海等處以竹篾代鐵盤
煮鹵其中火然于下鹽成而竹亦不焦同此理　後
山談叢云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
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褌紗綿相半　陳文燭遊峨山
記娑羅坪捫石穿林黯黯不見天日岩下硯硯甚多
千年積雪冰氣暟暟射人已上天門石度仙人橋投
光相寺宿老僧取米炊飯爲言頂池水無泉脈可給

千人炊米數沸中食過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
大業拾遺云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
石者將船兵丁困斂于役嗟嘆聲聞于道路時運石
之人將船于江東岸山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
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
無所損　錄異記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
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
便成疾往往致死古老相傳若聚火燒此石吼即雷
塘山吼而水沸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
經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尺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
又是落星東邊者坐即靈西邊者坐之與諸石無異
色並帶青白　洽聞記云南嶽岣嶁峯有響石呼喚
則應如人共語不可解也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
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
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酉陽雜俎有人
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
數十若工刻玉石者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
腹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

成窍孔不復滴當手承處云秋二寸不就　天中記
寶歷元年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躍下山越澗却
上坡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執鋤趕至止
所其石高二丈　又李師誨兄弟于衲僧處得落星
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一
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
穿絲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而墮與此石流傳安
邑李吉甫宅中　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南史梁陰子春雖無才術臨

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
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名
山記招寶山有棋子坪凡欲取棋子者先以白飯撒
之翌日可得白子以黑豆撒之翌日可得黑子　晉
書朱漢貧少時善射常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
而落其鏃正中其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頑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錄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鴈
▲草木子元至正丙午夏于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
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剔椅圓爐臺桌縣旁一室封

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床椅爐桌皆從此
孔入堆叠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凉州異物志有大
人生于北邊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塞
川人若近視即有尖銅雹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
到下到下則雷霆流銅鐵之丸以擊人　七修類稿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門俗曰馬異左轉數丈
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
若鷄椶之聲于親試之果然　彭文憲筆記成化元
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墻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

然視之皆黃泥丸于堅淨如櫻桃大拾而破之中有
硫黃氣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
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于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
針萬計皆長三寸許彈丸皆如櫻桃竹針皆長三寸
是孰爲而孰較量之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九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榕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嘉禾仝校

子字魁字

世人奉張仙打彈圖以爲宜子黍魁星踢斗圖以爲宜科名夫張弓則發彈彈發而子見所謂張仙打彈者不過藏一子字以爲見子之兆耳魁字乃鬼抱斗鬼之脚右轉如踢此斗然所謂魁星踢斗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爲得魁之兆耳而世以張仙或謂張仲或爲張遠霄且以爲花蘂夫人奉蜀主孟昶之像而誑宋主以爲此神名張仙宜子故奉之則蜀主入宋封爵秦國宋主豈不能見似而察之哉此所爲不得其

說從而爲之辭也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爲姓則張仙之立名可思已抑有見魁星之像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上眞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爲文星哉陳公士奇督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賣之士奇呼各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心不買虧心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眞臙脂假臙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眞　又世本云揮子作弓彝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續長則其爲神而爲張也不過以弓故也　詢芻錄云人以二郎挾彈者卽張仙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蘓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宜子之兆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後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視擧首見其目中各有兩瞳子後往垂釣西湖峯上有一老人曰此乃四目老翁君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此其挾彈則似矣而于宜子之說何居遠霄遊青城山得道老泉有贊名

勝志云鶴慶軍民府有峰頂山上峯崖有佛祠郡人以歲三月之望乞子投弓矢山中鄙俗亦知投弓矢爲乞子之義則張仙之說不可通之乎　閩書福寧州霍童子那羅巖卽華嚴經所云陀羅延窟者也有石室數百丈可容數百人寺建石室之內頂石如彈搖之則動所禱者祝彈爲應莫不如響此亦可證以彈爲子之說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大祝

酌酒飲于高禖之前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　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曰其子必得天材

金龍四大王傳是宋處士謝緒宋亡赴水死不欲爲元臣且大有功于河封爲水神其生在金龍山故號爲金龍考之嘉靖乙丑會元陳棟作淮郡鎭海金神廟記有云龍于五行屬乙洎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吾

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鎭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卽其以金鎭海之義而謝處士旣爲宋室忠臣且有功于河沒而爲水神不必拘拘于住金龍山而行四也　金臺記聞云江淮間濵海多天妃宮其人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寔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元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于地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由是推之黄河之水天上來終歸于海則河者海之源也金能生水以河神而取像于金不亦宜乎海神之數以三而爲女河神之行以四而爲秀才亦見陰陽相生之意焉　彝堅志云黄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皇祐中甞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潜伏晝夜遂命備牢禮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寳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鎭庫

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滸以相俟至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予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祀于其處請于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于旁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疑爲神云然則宋之河神巳爲四將軍矣自元至今又稱爲四大王或亦有因焉　湧幢小品云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謝安之裔金兵方熾痛以戚畹不樂仕隱金龍山椒

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損家貲飯餓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義不臣北庭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後値明兵起神示夢當祐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河舟楫過洪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何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于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杖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祗事益虔

祀宣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服玄白髯拜先聖于廟門外竚立而望甚有異色旣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鼎高足也嘗內煉精氣結爲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本身儼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侍于沭城靑華道院適値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爲變儒學不然未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眉嘘氣啓戸而出語月林云初至文廟將見一人絳袍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昌君也天帝命我爲宣聖察祭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眞人飛神謁帝者未嘗獲睹其像惟見金光晃燿吾乃今知仲尼亦然考之續綱目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

于仁宗卽位遣官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
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
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
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宣聖
之靈仙與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刑
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徵耶　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
同學掌東既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擱入聖殿伏石
桌下數十卒舁之莫能牽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
馬伏如故某同學聞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
麾之二馬飛奔而出一時民兵無不橋舌稱異又聞
先輩云某學官有兩廣文值春祭相期七戒三齋竭
誠求感至日見爐烟鬱起篆結仲由二大字祭畢方
散　又蘇州府沙艮者隆慶年間以歲貢候選都門
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
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
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闃
無人焉時以爲至誠所格御史某爲撰記碑于學亭
鐸書云明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

孝廉作敎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
秋丁祭則致齋禋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
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坐空中伸一巨手
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湧幢
小品云吳道子畫孔聖像在鄢陽縣元末紅巾起馬
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實掘之穹碑立土中
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雖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
設宣尼像以避火

蘓州置獄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蠭起而武肅錢王破黄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受命盡籍土地府庫率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綖爲蔡京誣

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逮捕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絶俗謂之聒四鼓州民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畸姚失其名重按之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景象其後遂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道逢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按通鑑此爲徽宗大觀元年丁亥歲也時蔡京怨劉逵會蘓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蕭服往代畸至蘓即日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虔州而綖竟竄海島

攷之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于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眉彷彿酆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圜扉其地有獄山故累朝皆與大獄于此地今順治末年亦

以三法司官親蒞姑蘓按殺諸生生以錢糧事而哭哀詔者也雖數百年其光景猶相符焉若沈畸蕭服可謂真御史矣不殺人以苟富貴陰德莫大焉然通鑑實無姚姓之御史紀聞或傳訛也

留氏子姓結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官等十八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事遂巳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亂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此指　太祖之遺令或上臺明大義者之者爲憲禁也宋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

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亦此類考之福建泉州志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徙居泉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城宋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薰灼者十餘年明　太祖有天下禁蒲姓不得讀書入仕然則留氏子姓之結狀應亦朝廷之功令也　姚涑曰　太祖禁蒲壽庚孫勝宗之子孫不得齒于士類　留夢炎字中齋與文文山俱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夢炎自北歸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邇之詩曰昆明刦灰化塵緇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風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裏遺尸

遷海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恒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爲遷入內地其覩望不卽遷者移兵剿誅之其遷海州縣所遷之民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按海壇山屬福州有舊事私記曰海壇山周圍八百里計三千七百八萬四千餘口秋鹽魚課等米計五千餘石巡海四寨烟墩二十四所外隔小琉球三晝夜內通海口港一潮水居民依山佃種蓋海表名區也洪武中遣江夏

侯視海防倭侯以轉委福州右衛李彝彝索賄無厭而有林揚者素任俠有氣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畫圖貼說本山畫作微小孤嶼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東城三晝夜巡司只畫一寨烟墩盡行抹殺 太祖覽圖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宮室與居于是東南至福建廣東北直沽彭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下令三日爲期後者死皆倉卒不得舟編門戸床實爲筏以度值暴風十九覆沒時海壇已墟而田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其他雜徭皆如故諸徙者旣失業不任徭賦鞭笞逮繫無虛日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有司不敢問揚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乃詣闕上書具狀有旨逮繫彝併繫揚侯守臣還報彝懼扠殺死闕中守臣遷延不卽報至宣德初擬上詔釋揚復下旨凡自孤山調移者產業稅銀及遞年雜役俱免一半于是廣閩浙潮調移之人皆頌揚德揚子孫科第纍纍不絕云則是明之國初亦遷海也蓋無海警而以一夫索賄黃鼓以致如此

按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福州連江縣下竿塘山有白沙鏡㠉等七澚與上竿塘並峙大海中上並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內徙同安縣彭浪嶼在嘉禾海中民居之二十年與大嶝小嶝俱內徙成化間復舊 福寧州嵛山在大海中有三十六澚昔有居人洪武中內徙又浮瀛山在大海中上有四澚控歷海道宋元間居民甚蕃亦洪武間內徙

年號

順治年間改浙江崇德縣爲石門以其與年號相犯故諱之此建言之誤亦禮官之不深考也夫年號所以標年記事官民通行非若廟諱之當諱也唐德宗興元二年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元二年廢昇州府改爲上元縣從年號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江南仍置太平軍改永興軍爲興國軍眞宗大中祥符年間畿內改祥符縣高宗建炎四年避金寇自溫台回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官吏軍民上表乞府額帝曰唐

德宗以興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爲興元府于是賜名紹興府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年間改洪州爲隆興府不但不必諱而且賜之州縣以爲佳名矣若明時隆慶之改爲延慶及今崇德之改爲石門蓋皆建言者之誤而禮官偶之不深考耳　宋平涵云隆慶年間改隆慶州爲延慶州其衛亦如之承天有延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名勝志云陝西鎭安縣地唐之安業縣也唐之乾元五代之乾佑皆以年號名縣至元廢爲乾佑巡檢司景泰二年仍置縣改今名河南通許縣本陳留扶溝二縣地宋初置通許鎭咸平間升爲縣楊侃東京賦曰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宋嘉定十年知蘄州事趙彥橚奏割崑山縣安亭等五鄉于練祈市置嘉定縣以其年號爲名宋嘉定末理宗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尋承大統改元寶慶是爲理宗遂陞邵州爲寶慶府從建號名也宋慶元三年從吏部胡紘奏析龍

泉縣松源鄉置慶元縣以紀年爲名也閩永福縣唐永泰年間置初名永泰從年號名焉宋崇寧間避哲宗陵名改永福漢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縣亦從年號徽宗政和五年改關隸縣爲政和縣又徽宗崇寧間改四川永昌縣爲崇寧縣以從年號陝西仁壽縣舊名普寧隋文帝辛酉改元仁壽是歲邑人因僚亂避兵東嶋早苦無水禱泉騰涌事聞以年號改元命縣名仁壽而以東嶋山爲飛泉山又蜀成都亦有仁壽縣亦隋仁壽年間所置

海中國知尊中國

縉雲鄭公汝璧字邦章所著肺記云暹羅國海界有萬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恚統沙外諸國兵由萬里入圍暹羅三年而城破王自刎幷虜掠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憂書令請印報仇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方物入貢請印時余在儀曹詰以請印何爲答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耳時予奏請檄廣東取舊文製

都給制使印以予之揭通事江西豐城人歸此遂不同貢使往言其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度即糾正之國人向背王以國師爲著蔡崑山鄭若曾記曰嘉靖丙辰四月十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搶邑人華重慶至舟皆眞倭惟賊首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名舟連幫十五日出海過劉家港羅參將帥舟師擊之沉五隻賊驚斷纜而逝各不相顧重慶舟爲風所逐凡行二十八日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艌舟見草屨

知爲高麗地俄高麗邊將遣三舟卒百八還視矢石交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二十九日又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剿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九人自死號泣而訴生擒至國都凡歷二千里半途有光州牧者即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自元至收相遇審問見華姓無錫人即問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得非汝族耶曰然蓋重慶之族祖名察者也元歸以告王八月王賜宴陪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每人賞竹帽一頂

白布衣一件裙一條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衣服一幅遣尚書都御史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一十八員伴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送十月至遼東十一月至京禮兵刑三部會問明白次年二月抵家時年方弱冠高麗之臣以詩送行者二其一曰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派人還鄉若問東方事御誠皇恩億萬春前書廷官吏曹佐郎兼監察御史朴啓賢謝啓賢字君沃密陽府熊川縣人癸卯進士壬子及第其一曰異國逢秋早余風落共

梧郊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折干戈地依稀覓蒙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褱丙辰早秋雙溪書夫荒服之外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與之命[illegible]一華學士一介之使而餘芬庇其族人則知中朝之式靈遠耳　洪武初倭連年寇于瀕海郡縣三年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王曰我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泣華以小國視我使趙良弼訹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飄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

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使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夫日本以趙良弼之後而幾乎刃之高麗以華察之族而委曲以生之宗族之係重矣

黃魚船

承平時黃魚船每年四月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浹旬之間浙人擧魚成嶺蘇人冰魚鬻鮮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于內港賊來多不知竟登岸而已魚船出海則過海皆船人力整肅器械犀利賊望之而氣消勢阻自倭變後當道慮倭混入禁止採捕職方唐公順之捧勑視師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

約撫臺每府魚船若干輛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收稅于軍餉大有助而嗣後浙直海濱不鬭春汎之儆矣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對峙如門羊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其至劉家河順帆不過一潮此即黃魚之淵藪外此不盡有也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雖取無有蓋月出潮長月沒潮長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故每十三而潮起小至初一日而大十八日而極故船者潮大則出捕小

水則歸巢也羊山淡水乃倭人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天意假手于山沙精悍之人出捍吾漁鄙柔脆之民耳此魚又有三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蓋冬至一陽萌動其魚乃生前此但有子而已無小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味全過二水後子皆嘯矣但爲胞所裹直俟冬至乃生耳其時真氣已散故味薄也諸魚之尾皆與燕同而黃魚尾獨纖稟天地之純陽也烏魚之朝斗者稟天地之純陰也

嘉靖四十四年倭賊于三沙受困遂出海由大衢南行者甚衆由羊山西行者七十餘艘蓋欲犯蘇浙也適捕黃魚船數百在洋協力與戰賊懼而去

海程

海中行舟以望山爲准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霧障則如之何曰老于海道者其所憑在針舵更三者而已蓋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一不可必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風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離逐故針經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調戧之法耳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爲一更必須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爲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其處尚是半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凡精于其術者其于所過懸山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蛟龍潭不可以發銃砲而戰孰爲可戰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

勢急緩嘗水辨味可知舟至其處有無暗礁伏沙皆歷歷在其胸中　海外之國來貢者明時皆設市舶司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處設在福建者專爲琉球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卽有互市耳占城暹羅琉球等處未嘗寇邊其通貢不待言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隻後雖覺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　使高麗錄云行海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熟蓋海上

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不爾至洋中卒然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又行海當風急時則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于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又云海行患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暝瞋不可復辨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　海于宅在姑蔑東入海五六十程小島之前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夜中望之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

莊子秋水篇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云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焉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　天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天中記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滙于此旋洑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彝堅志台州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値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聒爲大渦者十餘處舟楫不可近舊傳東海泄水處　一統志彭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與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烟霧元史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舟漂此回者百一二　瀛涯勝覽溜山撒國四面濱海但如洲渚小國也有石門如城闕有入大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是也舟行遇風入溜則水弱而沒溺

僧兵湖廣土兵

嘉靖中倭寇之亂以僧兵取勝此古來未聞不可以不有記也後復以湖廣土兵出奇故併記之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淞海濱其兵民禦之敗而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也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孫公某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于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賭酒于湧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决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楊楊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侻令人討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八人禦之其將爲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于蘊走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八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

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速僧兵衆寡不敵之形徼共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僧願與校技八人驀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堦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遶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伏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蘊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千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鐮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靛青備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圖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貨

木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
朱指揮議往入圍迎賊留提管僧無極于六團下營
朱指揮先往入圍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
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入圍賊
聞之即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翁家港遇敵巳申時
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于後見賊下
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褁衣
包爲入扛併我兵天員令日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
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

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于其內
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
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靛花一丸于口
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歸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
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于左右持兵仰天
而揖置衣包入扛于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
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
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戳
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前

手發卅鐵棍隨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
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前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
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
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角
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
靛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
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
驍勇絕倫持鐵棍踰斬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
巡檢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

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
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
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
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
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
于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問其事而
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年而通心開氣足學
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　湖廣土兵永順爲
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其陣法每司

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在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
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
爲第四重又其次九人橫列爲第五重若在前者敗
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
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全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
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傲所屬
照揀選宜慰領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
令日多士中敢有死衙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
名稾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標下十六人是

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進者與退縮者
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其鋒或憂其性難馴萬
一生變何以制之嘗問二宣慰言曰吾祖宗相傳土
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禀世守忠義故也若
恃兵勇謀爲不軌朝廷下片紙令隣人分取吾土朝
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閱其門帖云
心戀九重趾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鎭楚
天南又一帖云節慾可以延年何必遙天尋洞府守
身便是報國却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甚可

占矣二種兵大畧如此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
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
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
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
令範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
將軍其不願者賜田四十頃劄至今實之　白醉瑣
言云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
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禦之衆笑其
妄僧運三尺棍遥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去僧

歸以其法授衆僧而隱乃緊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
林以武勇聞唐初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
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　明成化末千斤劉石和
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嵩山主僧惠通號小
力廝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貳百于轅門見
僧入將奮刃亂砍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
吾不可不擢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
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
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

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醮灰試鬬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鬬至暮而息賊衣汚滿遂詣軍門降部授遊擊指揮使職

任環禦倭

嘉靖三十二年倭犯太倉椽江蔡公克廉任城中郎檄本府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崑山見檄卽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各成一個是而已更周身書名以決一死衆爲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不習戰法遇賊一衝無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亦稍稍復集與同甘苦遇曠野則敎以戰守之法時賊方横行無人敢格而目中常挨任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登士懼失公而爭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跽而哀籲賊大呼曰吾所欲殺任耳誰是者庖人徐珮應之曰我是也欲殺則殺賊遂殺珮而去公收珮尸瘞而奠之先是珮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胄裝束行野戒左右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溪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嘗被流矢墮馬兵衆舁之而馳又過賊水濱披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知公德感人之深人皆樂于效死弗忍害且憚之每

遇輒大笑曰任拚命又來矣遂而去之民有賊中逃
歸者述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其
後公遂屢敗賊兵事聞轉爲僉事又轉副使焉巡撫
林云捐生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任兵
憲環之樹績爲奇徐珮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死又
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記三館
人事而失徐珮之名予特表而出之　閩書晉江莊
用賓萬歷巳未會狀元名際昌之曾祖以進士任浙
江僉事罷官時年方三十一嘉靖之季島倭內訌薄

郡城城門閉門擁不得入哭聲震野用賓分守一門
請開而納之身與弟用晦募鄉兵三百役先殺賊賊
大恨剜用賓父塚剖屍去用賓用晦徑走賊壘奪父
屍出用晦死賊中撫臣以聞久不報用賓亦卒萬歷
甲申倭寇朝鮮去用賓殺倭時四十餘年子鳳章詣
闕言狀　上方欲風勵有勇以擊倭詔贈用賓太僕
寺少卿官用晦千百戶予世襲然則當時官不至開
府一何酧之薄也　平壤錄云倭即日本在拘邪韓
國之東與朱厓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總

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其人兇狡無信貪譎輕生好殺
人佩一刀黥面文身頭盡去髮頂上稍留少許趾如
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跟不着地以便跳躍
長于步戰怯于水鬬精于刀法鳥銃疎于鎗弓其鳥
銃實銅鑄成利錐研之成孔光潤不用木柄緊緊于
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竹弓長八尺以足踏
稍立發矢矢以海蘆爲幹鐵鏃濶一寸燕尾重二三
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
人好鬬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奴善鬬忘死倭

之取勝大都以此等人爲前矛

大將偏將

昔王晉溪㝠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玆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逆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宜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穀然曰兵不必多選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宜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𤗓掘地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賷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𢰅兵不在多人遣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愚謂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宜爲法　黃蘊生曰漢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衛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弘以下大將軍凡七擊匈奴斬捕首功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及朔方郡其將兵多至十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問爲敵人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容口出而于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于壁壘行陣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及觀青所以謝蘇建者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則是謹身媚上之人已耳于是併其戰陣方畧俱抑沒之而獨咨嗟嘆息于李廣然即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蹋踘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淮陰侯謂高帝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槃謂兄子光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　剡溪漫筆云山東趙任少習弓馬有膂力弱冠成進士授中書跅弛不羈衣緋馳馬試劍以浮躁出爲縣丞縱肆奪官及倭犯朝鮮糾少年三百謁經畧萬丘澤于遼陽時碧蹄新衄請兵一隊破倭自効萬公不肯犒之詢戰守𥨊自廟堂不敢擅予人兵輕許人職趙怫然辭去送出轅門長嘯一聲三百人同時上馬馳若飛電蓋豫約諸少年視萬公用舍以嘯爲號也萬公悵然若失追之無及此亦不足當偏將之任而韜棄之耶

外國詩文

外國之詩文唐承徽初新羅國女王眞德大破百濟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詩頗有唐風五代至宋末占城國王楊普遣使上表詞亦可觀高麗國則本箕子之遺風詩書禮樂歷代不廢設科目以詩賦論取士朝鮮詩集傳之中國彬彬如也若日本國乃亦頗以詩文著見其得于何教耶宋端拱初日本僧奝然與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及本國職貢幷年代記各一卷不通華言而解隸書有問則書以對其

國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詩十七卷而中國典籍頗多後請詣五臺求印本大藏經許之奝然歸國奉表來謝有云傷鍾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蓮花廻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于東海之東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其語皆儆策云所附貢有金銀蒔

繪硯鹿毛筆松烟墨螺鈿書案螺鈿書几等物觀其文房器具如此非深于詩書者不能而宋咸平五年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然而列朝詩選載日本詩僧五人一見于宋學士集三見于沐公滄海遺珠集蓋洪永間凡日本僧入貢者多謫諭居滇南故也正德七年日本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淸天寧各寺駐宿雖貢其越例亦以遠人慕化優容之八年六月使回迷

失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濟河嵩縣嶺閭郎護解遣回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萬歷三十九年海颶飛揚溫州衆將沈有容獲異船三隻皆交趾人中有一人名裴爾寧自稱爲校生遇三塲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有也知上國施仁義生養深恩荷九重之句　湧幢小品云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于守

禦所試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
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舟若楚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跡殊溺海唐下劫事異投江楚屈平　朝鮮
詩選中有許景樊七歲能詩號女神童兄篈筠皆狀
元筬進士之妹故以妹氏稱適進士金誠立壬辰金
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
存其四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
龍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　又　冰屋珠扉鎖一春落
花烟雨滿綸巾東皇沂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又　青苑紅堂閒寂寂鶴眠丹竈夜迢迢仙翁曉起喚
明月微濕海霞聞洞簫　又　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
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又　宮
詞二首絳羅袱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内官分送五侯家　又　綠羅帷幄紫羅茵
香麝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
新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詩曰桃花開後杏花稀
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峯
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

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平壤錄云萬曆壬辰倭陷
朝鮮王京宮眷南竄宦屬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
衆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
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氏翰墨交最密今存四詩贈
郎云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
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自適云虛簷殘溜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
簾秋思云翡翠簾疏不蔽風新凉初透碧紗櫳涓涓
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云無窮會合豈

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
一年期　朝鮮孫谷詩不載姓氏毛帥文龍搜得者
曉行云水闊西路聽雞鳴嶺月初沉曉霧平人響間
聞茅店語馬蹄連上板橋聲悠悠漸喜鄉山近瑣瑣
偏知旅態生更下長坡說徒侶天明須趁及先行

落花生

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其花亦似荳花而色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于泥土中亦奇物也實亦似荳莢而稍堅硬炒熟食之作松子之味此種皆自閩中來然閩中又有一種花名滴滴金者秋開花黃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秋珠露滴成芽　物理小識云番豆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蕹菜虎耳藤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實冬後掘土

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　孫偭曰逢蘡番豆也生啖有油亦致下泄　羣芳譜云滴滴金一名夏菊一名艾菊一名旋覆花莖青而香葉青而長尖而無椏高僅二三尺花色金黃千瓣最細凡二三層明黃色心乃淡黃中有一點微綠巧小如錢自六月開至八月苗初生自陳根出既則遍地生苗由花梢露滴入土即生新根嘗驗其根果無連屬酉陽雜俎蔄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夫花落地而成子固已異矣至葉露滴而成芽成苗不

尤異哉又有一種形如香芋蔓生藝者架小棚使蔓之花開亦落土中結子如香芋亦名落花生　洞冥記地花氣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又烏衣國有掌中芥寔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中不經掌中吹者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燕昭王時有千莖穟穟于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此數種比落花之生更爲奇

絕也　又漢武甘露池西有盤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名青冰菱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生菱菱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　羣芳譜云甘露子一名地環或云即蘘荷根形長如聯珠色白味甘而脆葉上露滴地即滋亂是以有甘露之名　餘簡櫥云山中有名柿背伐其根用斧斫斷之如鱗皴然三年後木腐生蕈而不盡在木凡霜霰所溝之地一霰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濺于山[illegible]高下數十丈俱成蕈矣夫風露之生于

風蘘荷滴滴金之生于露雷蕈之生于雷木蕈之生于霞然後知風雪露雷皆生物之具也　劉美之續竹譜云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拳一竿欲種則鋸其苗截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筍不三載而成林此竹似石榴楊柳可揷而活亦生之奇者也　劉烶筆談云竹有三十九種惟慈竹爲上慈竹者發育蕃茂有如慈母故名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　有一友遊跡半天下言邊海之地有一種桃名落地桃桃花開後花落土中結

實其下至冬遇雪其有桃實處雪融不凝置標其處雪晴掘之則桃甚大而甘脆異于常桃

候潮草

守宮樹葉似槐而夜則葉相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草間有莢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夫脩煉之士以月之圓缺驗氣之盈虛以潮之長落察血之盛衰故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不意草木無知而亦有然者若十洲記云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魏文帝時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述異記云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酉陽雜俎蟳蛑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海物有數九者每九泥百而潮至異魚圖讚云物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

羅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恢怪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仗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考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

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新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塟公于赤石犀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明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紛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道人多知道少閒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來易走分至難倒倒得來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趺坐云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趺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蟯生自非初有懸瓠如輪奈久何次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進申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養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爲仙去有由哉　念庵先生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

不必能致往往間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証然以三者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先生得孟子之意故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念庵先生眞得陽明正傳者　朱平涵曰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

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訃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共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予爲予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遍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仙遊去也 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卒年八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洧者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偏于人聽元和巳亥先生遇之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千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深信如此

百衲琴

萬曆間衢州祝海岳置琴精妙其材取于唐古殿之頹梁蓋唐時多以桐樹爲佛殿梁也皆以方寸之塊湊綴成之名曰百衲琴劉賓客嘉話錄云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乃知百衲之名所由始也 石和志有百衲琴見通考 東谷李之彥硯譜云石晉時有李處士能補碎硯百碎者資歸旬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此亦可謂之百衲硯矣 烟雲過眼錄云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兗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 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後唐小周后

姚叔祥見只編云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
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
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
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
拒太宗頰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
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
靖康爲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爲數人
擡拼人皆甲冑帶刀有嚙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

以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
就又有持足帛履襪袒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
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鮮花紅董董潑蝶
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兒是清
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指宋元滅
金事也但珙不至穢褻至此曾讀大誥　高帝自身
歷戎陣以來未嘗汚一婦人第納逆漢一妾耳比藍
玉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玉封凉國公仍
鏑其過于券其傻過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考之正

史未見太宗幸小周后及孟珙亂金汴宮闈之事此
二圖不知據何野史而作也馬金南唐書云大司徒
周宗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後主繼室小周后乃昭
惠周后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嘗出入臥內一日立
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以寔告曰
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
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衩襪下香階手提金縷
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但成禮而已隨後主歸宋
太平興國三年後主爲隴西公薨周亦隨薨蜂蟄集

所引龍哀江南錄云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
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
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此圖之所由作也昔孟
珙本傳史氏稱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
絕滋味其于滅金之役必無妄舉也明矣且理宗紹
定六年四月崔立降金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
王荊王及金主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其年十月蒙

古圍蔡州孟珙始師師會之蓋未嘗會破汴京也又姚叔祥云有天與墨浜一書乃托名亡金舊臣志宋元破金之事其詆汚辱宮闈事不忍讀蓋必宋人借此吐氣耳金人盡遷宋宗室男女以行金之亡也元人亦盡遷其宗室男女以行　明太祖不犯元之宮闈及明之亡君后且同殉而闖又以敗遁無盡遷男女之慘豈非天道昭昭耶　前五代之君强詐取國又必誅滅其子孫殆盡繼而其身之子孫亦受其報宋帝優禮降王刺史又有牽機藥之說蓋降王多以

誕日器受飲賜酒故也　洪武太祖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歸此千古僅見

代草元文字

古來相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試場中往往有神助矣蓼花洲間錄云祥符中蜀中二舉子赴試夜宿張惡子廟風雪夜深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如晝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彫改旣畢朗誦二人私喜謂此爲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寫于書帙無一字忘至御試二人分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懵然不復記憶前賦趨問西廊亦然遂各率筆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奭旣見印賣賦與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　錢甫栖猶園所記云

萬歷初年毛鳳起爲茂才其父每晨入酒仙祠炷香默祝曰祐兒成名重新此廟辛卯鳳起應薦得才難一節題原本生疏懵然若睡恍惚有青衣少年連呼曰起起吾奉太上真命爲卿代草文字今年作解頭誦辭如流鳳起寫畢遂絕辭督不敢增損一字榜發果領解頭然而往將固平平文人也其年溫陵李學士主文稍稱賞再三目爲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掛

黄金花賜之于是監臨提調諸公葝剳以遺解頭傳爲盛事云予嘗謂天于功名特達之人付之以錦繡心腸足矣何爲臨時處辦而勞乎代筆乎予邑庚午解元曹木上振龍于是年之元日其師陸夢鶴鳴勳夢已爲解元而題爲博厚則高明借木上同課此題夢鶴文先成木上讀不置口曰已得驪珠矣弟子不必作若塲中只用先生此文而先生另作可也闈中次題果然夢鶴果另作木上遂爲解首若木上之才學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手者以示功名之有定分

也此事較前二事更爲自然巧幻

洪武初待元紳士

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義而抑其頑鈍無班者皇明盛事云元楊維楨爲浙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武康尹入明五司浙闈文衡一考會試年九十三卒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年一百餘歲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者德最著云爲元臣而元亡以後不肯仕明而猶召之修史典文衡則其于元臣也優之至矣乃亦有二事焉按閩書洪武三年庚

戌首閩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式林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于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巳卯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闈中也姚叔祥云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富而好行其德時元之宗裔及大臣顯宦竄安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髫齔不免醫訓公悉收而瘗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于上帝錫汝老子幼貴汝孫矣比讀何椒丘瓊臺

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貧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齒焚而瘞之于此也洪武之初天下既定以中原士民有背中國而隨之北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番種族仕元爲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章造言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　高帝之意也此蓋奉行之過矣若九靈山人戴良于洪武十五

年召至京欲官之久而自裁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爲上者之不優容也　七修類藁云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致書徵至與語大悅俾典戎務荅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宏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帝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妥溧浴病則賜醫没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

爲公卿無此寵遇　玉堂漫筆云　太祖命以官皆辭上嘉奬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泳化篇云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亂遂棄官寓揚避地松江之海上張士誠遣人邀之不至吳元年　太祖定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棄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起之稱病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鬬

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後裕伯拜書入朝命爲侍讀學士二年改侍制後出知隴州莫知所終　野記云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鎭江王師至金陵命徐達湯和狗鎭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訪秦元之致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以報　上令其王以金幣聘從龍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畫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元御史臺從從龍居西門外諮議益密稱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

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上餞之郊外握手爲別既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湧幢小品明　太祖于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勑西平侯善遇之　纂要云蔡子英永寧人元季進士累至顯官元軍敗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　帝釋之命授以官退而上書言終身不二意　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

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

忠義之後昌大

李祁字一初蘭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遷江浙副提舉解職歸隱洪武初力辭徵辟一初爲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皆爲廷心序青陽集自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因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僵仆道左總制新安余茂遣人舁歸辟正舍禮之歿而刻其遺文少師文正公東陽乃一初五世諸孫也楊士奇志贊善徐公墓銘云徐公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甲申春詔簡

東宮官屬府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而好古府爲博士陞左司直郎後十年陞左贊善清介端重　仁宗以師禮待詩文皆爲改定及卒親爲文祭之徐氏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廣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即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由二事觀之

則忠義之人豈不克昌厥後乎　玉海云中元元年
拜鮑昱司隷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使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
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隷下書而著姓也帝曰吾
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孫復爲司隷耳（鮑宣子永　永子昱）　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趙將廉頗之後也受業事博士薛
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
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
交亂天下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
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憨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
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
與右將軍襃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襃臣之曾
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
名（廉襃成哀間爲右將軍廉丹　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　張瓚字子貞山西
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宗
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舂米甚嘉嘆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
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張巡芮城人有墓

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以巡爲南陽人蓋自芮而
遷者死節後士人憐之具衣冠以瘞　夢溪筆談云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慶歷中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
于殿中丞　一統志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來薄城
師旦且開門迎戰殺賊二驍將及數十人明日賊大
至遂戰死先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溪處一子始生
棄道上草中賊去後凡三日呱呱尚生人謂忠義之
感　朱平涵云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于
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
人及第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于降也自中有子萍
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逵司經正字
辭官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病
却藥弗御而卒蓋亦賢者也　曹能始云宋將劉光
世之裔曰濠者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
起兵與復戰敗而死朝廷遣使至境糾察餘黨鄉豪
秋佹投籍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歸會大
雪因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醉舁臥小樓探袖

取籍錄其渠魁二百人懷之遂縱火樓下朝使脫走乃出懷中二百人名授之朝使馳復命只戮二百人存活以萬計濛曾孫卽誠意伯文成公基也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敷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宮僚皆學正公之報也 袁柳庄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輿者以進士

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獲免又百餘年而有柳庄云 丁鶴年贈相者姜奉先詩云德祐忠臣好孫子爛爛目光巖電紫蓋奉先乃宋忠臣姜才之孫云

金陀粹編

岳鄂王第三子名霖其子爲岳珂著金陀粹編及續編所以辨之者極其精詳然有數事與近日所傳鄂王之事多不合如他書所載其背涅有盡忠報國四字中丞何鑄初亦劾武穆及鞫時飛裂裳以背示鑄見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遂明其無辜而編中無有也第云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御賜札于旗曰精忠飛令行師必建之如是而已若此涅身四字果有之寧不誌之乎 編中稱布

衣劉允升上疏訟鄂王之寃下棘寺以死今肖其像于坳忠祠中而續編乃不見允升之疏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之書其書亦慨摯豈允升上書而澄之又上此書耶此書旣上澄之之作何處分耶 滿江紅詞一闋送張紫巖五言律詩一首編中亦不載岳霖與珂父子搜訪至六七十年方始成書豈有遺逸如此者而趙寬記畧曰武穆王送張紫巖北伐詩及所製滿江紅詞皆王手書也云手書則又確矣但不知出于何年得于何人之手耳紫巖卽張魏公號

云　今臬司卽王之宅司治之左建有王之忠佑廟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于此俗稱銀瓶娘子廟井在廟東北有西蜀劉公瑞爲之銘曰天柱絕日爲月禍忠烈奸險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錢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考此編孝宗初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與錄用子孫禄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

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秦檜之欲殺武穆也万俟卨與武穆有憾遂爲諫議大夫附檜意劾武穆淮西被詰而飛因稽嚴詔至舒蘄而還必謂飛偏見欲棄山陽章凡再上中丞羅汝楫劾武穆亦此二意反覆論之章凡六上此檜之眞鷹犬也後張俊令王俊告訐岳雲張憲謀還飛兵柄引武穆質對云其書已焚實無佐證或告卨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卨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武

穆而武穆實無逗留之迹乃雜定之以附會其獄而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冤死則是卨與汝楫附會黨惡之罪大矣而卨後以取相位汝楫竟三子羅頌羅願羅頎皆以蔭補官豈非賞其贊成殺武穆之功耶然羅頌知郢州卒于官羅願知鄂州不敢入武穆之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遽卒于像前願之德政及民又妙著作實幹蠱之子而報應彰顯如是崇禎年間新安呈坎羅氏族中往往有文學高才而未得科第延道術清高者設醮告于上帝而道士伏

章後宣上帝之言曰爾羅氏之先附殺岳武穆安望其子孫之科第耶于是諸人又再醮請曰以言于汝楫之親枝則可已同族而非其一脉所衍安得旁及耶隔一年而羅公炌果以癸酉甲戌聯捷噫亦異矣然余考汝楫四子其三子皆以蔭補羅頌知郢州羅願知鄂州羅頎朝散大夫皆有學有行長子頡反無蔭官應先物故耳頌子阜臣奉直大夫阜臣子椒知瑞州有善政頎子永臣耶慶僉蘇壁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永臣子梓江州參權以廉稱又兄頡子

北臣登第有文名任安慶教諭椓孫鼎知海鹽縣士
庶爲立生祠後倅隆興則汝楫之子若孫在當時固
巳奕代簪纓矣豈上蒼亦必久而論定迄今乃欲錮
其子姓彼万俟氏又當何如耶秦檜妻妒悍嘗孌一
妾有娠妻不容逐接莆田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檜既
取王氏之兄曰王㬇之子而子之曰秦熺者是也檜
客曹泳獻計于檜欲取一飛歸爲巳子故泳稱爲說
客在十客之數然其事未果而檜卒其黨又欲爲料
理王氏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史又

載林一飛檜死爲檜子熺借其黨經營褒相位甚力
余按秦檜于武穆死後尚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
華陽軍以其與武穆同姓也設林一飛而果其子檜
亦訝其與武穆同名而不願之歸矣　正德八年都
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檜妻王氏万俟卨反接跪墓
前嘉靖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
俊王氏兩像于湖秘秦万二像跪祠前然後人仍鑄
張王之像而跪之倪鴻寶先生有云岳武穆之廟泥
塑岳王金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甚于欲不朽岳

王也此即詩人懲創人之佚志之意而評亦奇丹陽
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太學陳東也鐵鑄汪伯彥黃潛
善亦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
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爲南戸部舟泊祠下
登堂瞻拜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
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平生富貴何爲二像應筆
而仆頭抵階石石爲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
焉咸駭異之我謂鐵像遂不知恥辱哉　錢公希言
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涢山中有剪頭

仙人日止飲淨水三甌間用法水療疾其水止取一
滴入淨甆礶中携歸而礶盈煮服之疾愈延綏開府
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時萬歷甲
辰冬十月遏地且凍見其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貌五
十六七歲許髮皆鬒黑鬈起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
便跏趺坐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偶論宋史
及岐陽究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
日復語及又慟如初日夜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軍
民求法水者甚衆俄水不給以紅棗代之開府大帥

各送棗二石置于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其下八管之内空無有矣私質其姓名年紀默然不應已而强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夕逸去不知所之數月後撫帥兩府内各見空中墜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勘武穆爲白其冤而檜乃改命万俟卨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官入山而得道耳乃金佗編顙天辨誣錄敘中止云何鑄大理卿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罷大理丞李若

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宗正士㒟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閽而坐極典矣亦竟遺周三畏之名與事又虞公集題武穆墨蹟云武穆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于紹興元年所著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併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然而此文林君之名與字兩編俱不載則兩編之所遺亦多矣

湧幢小品又載武穆王之遺事二則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後升州爲承天府祠遂湮廢萬歷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關土下有積石取爲周垣之用得一石碑光澤可鑑中有人影甚多其一許偉豐腴簇擁而過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冠迓之而入此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眞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士錄之示余于南雍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

武穆到家云我爲岳某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于此蓋再轉世矣杭州皐亭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住此亦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而伯顏曰此岳公護本國現靈也亟致祭祀之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若旦日不以三千人來戰卽欲兵北歸如只竭力謀和亦不能捨裂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宇皎潔宋無一

兵且納欵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觀此則王之靈爽耿耿長存天地間其在當時而汝楫之子猝死廟中在今時而汝楫之裔孫絕其科第豈不信哉又他書所錄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贈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動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縉紳之戒　徐愚山懸榻篇云鄖城有岳武穆廟甚壯

麗崇禎中金陵秦生某故檜裔流寓近鄉教授已十餘載矣一日入城過廟感而肅拜俯首至地雙睛忽自墮出若爲人所刳者不勝楚痛而返遂以瞽廢邑城張生目擊其異爲余述之羅汝楫之子去王死未遠忠憤方鬱殛之也宜秦生後王已數百年又其餘支遠裔而意外之譴乃至不可測權奸之餘毒流及數百年後之子孫是可畏也　麗元英談藪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

爲逗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之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其子孫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竟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　說圖識餘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鄂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至冢上舍人郤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碑陰　江西通志華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嘉泰初進士授湘陰簿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久而不

平元龍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安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時論韙之　王文祿述畧錢寧死後覔到雀駙馬家作辭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是宋何人不肯言　續耳談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法司末減其罪惡檜也

越王山

予家相去數里有山曰越王城山其山中卑四高城堞基址尚存邑誌云吳伐越夫槩湔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又去予家三十里山陰縣地方有山曰越王崢亦相傳爲勾踐避吳之地大抵此兩處山皆止一徑可上而又最陡峻故可保守按福建廣東越王名山者甚多未必皆勾踐之遺也福州府城內有越王山閩越王無諸舊城處也浦城縣有越王山上有越王臺漢越王餘慶之猴臺也永福縣

有越王山相傳越王無諸嘗遊此山沙縣有山俗呼越王寨山山頂有越王基延平府城北百丈山上有越王臺建寧府大潭山舊志越王無諸築城山上以拒漢史稱吳王六千戶屯大潭城此地也興化府莆田縣越王峰在故縣東南山巔築臺十餘層礎石儼然名越王臺漢書東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所歷地多有遺跡意此臺是也又蛇灣城在仙遊縣折桂里俗號爲越王城邵武府城西有越王臺爲越王遊獵之所嘗有牧童于土中得甓有

羅紋雁翅之狀叩之鏗然如金石聲宋黃希旦詩荒臺枕古丘伊昔越王遊輦路今何在凄凉草木秋建寧縣北有百丈嶺亦有越王臺越王無諸嘗獵于此泰寧縣有越王塚高踰十丈相傳觸之則有風雨之異廣東廣州府府城內稍北有越秀山上有越王臺越王井乃趙佗因山爲之府城北又有越王臺宋楊萬里詩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吳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韶州府有越王山在府城北六里俗呼白虎山南越王劉鋹之墓在焉大抵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福建多是閩越遊處之地而廣東則有趙佗遊處之地耳若四川漵州長寧縣有越王山相傳因有越王墓而名其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松合抱未知越王何人也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卒葬此山江西奉新縣西五十里有越王城相傳勾踐伐楚屯兵其地又安南又安府東岸縣有越王城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名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又石頭城內有越王城越王臺斯則吳地矣何以亦有越臺哉

相傳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
此臺以居焉周紫芝邦彥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
女自小嬌癡不肯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
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
地卑濕旋築高臺勺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
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
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
有名要之此說亦齊東之言也越既併吳遂移都于
吳此昔賢以爲范蠡之所營而名越城其中有臺遂

名越臺斯爲可信耳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二府
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
甍照城廓　江西泰和縣有越王臺相傳越公楊素
築故名　名勝志云潮廣雲夢縣有越王臺相傳楚
昭王姬乃越王勾踐女女思鄉築之以望越王　福
州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臺上可坐千餘人舊
記漢越王餘善于此釣得白龍以爲瑞于所坐處築
爲壇名釣龍臺後人呼爲越王臺　長樂縣東北有
越王山閩中記云越王勾踐七世孫無彊與楚戰不

利子弟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
今漳浦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船其大千丈以
童男女三千人舉之既而人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
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而與船俱見一名
越王潭　齊書處愿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
隱藏雲霧相傳淸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則淸徹無
隱蔽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有越王山　全州湘水
之南五十里有越王城卽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
漢建安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出零

陵憩于越城以卻步隲者　建寧府伏獅巖相傳越
王嘗遊其地下有越王潭

越王魚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有腹無口目有足三
十如斧簪之形臨海土物志越王魚形似蛾殼赤尾
如人爪形出惠州　北戶錄云嚴州產越王竹根於
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
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算筯凡欲採者須輕步從
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池中不可取異苑云晉安
有越王餘算越王將渡南海將黑角白骨算籌棄于

水中而生海藥其味鹹溫主治水腫浮氣結聚宿滯不消腹中虛鳴　交州志云鵁鶄即越王鳥水鳥也出九眞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黃白黑色光瑩如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烏鳶足長口勾末如冠受二升許爲酒器極堅緻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啖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可入藥用　北戶錄云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言是越王弩弦所化　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

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貢櫻桃

邑誌蘊琳山東蒙陰人由進士御史正統八年出爲蕭山令邑產櫻桃歲入貢比年遣中官摘取餽遺需索甚煩名曰索扛銀公抗不與中官故不時採之使易壞欲以罪公公往詰之中官詞屈怒以手格公公不讓肘之下水中官乃不採入朝奏之遣校尉械公至京問曰爾知縣何爲手格吾內官對曰朝廷以口腹之欲殘害百姓內官以朝廷威勢打臣臣是朝廷臣子內官是朝廷奴僕奴僕打臣子甚壞朝廷體面

臣不得不反之耳上乃嘆曰此山東人過直發打五棍放回做官公曰臣甘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民死過半矣自後免貢嘗讀寧國府誌有王完奏免貢梨疏云查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新又用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內府分賜嘗考之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聖祖定鼎金陵每歲僅擬四十斤不欲多取于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有廳白等梨香美甲于天下而不以絕貢者以地遠民勞而無益耳厥後遷都冀北于河間等

虙最近亦猶宣城之于金陵矣又何舍近圖遠責貢
於宣城之雪梨乎貢此梨者每二十斤計五隻一隻
之費雖百錢未了也僱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
官一員部給盤纏三十兩圍戶四名盤纏百倍于官
蔵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幸而抵京則內官生事需
索解戶往往死于獄中伏乞永為蠲除寺初以為櫻
桃紅熟經一二日即糜爛不堪安能解至數千里之
外及閱王完之疏乃知當時亦因建都應天而有此
貢其後北平因之則民之受害甚矣唐開元時何益

為益昌令焚征茶詔書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遐
哉古之直臣乎　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上
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轉送至有
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西湖志餘
云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
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鰣魚
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
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

才尸位聖恩溪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授
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
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燕翼貽謀
錄云承平時溫州廣州鼎州皆貢柑子上方多不過
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包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
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詔
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
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上不
能自節口腹之欲免煩百姓而區區禁其貢餘之饋

則不本之務而務其末矣

不對策不書史

癸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措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策問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詰主文劉侍中云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耶卽揖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爲

石礎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主文多茂先之誼薦知藁城縣漫應之卽棄去後年七十餘諡爲元眞先生金史傳之隱逸劉侍中名晉產遼咸雍中狀元怒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元遺山續夷堅志所載

名賢錄云處州鄭陶孫與兄滁孫皆舉宋季進士至元間陶孫從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實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陞[illegible]言以其前朝進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夫承亮業已赴金人策問之場矣陶孫業已承金人修史之役矣心有不忍遂明以告人兩人者眞所謂不欺幽隱者乎然承亮揖出主文尚欲其附榜陶孫不書元祖反爲之嘉陞此又見天良之無人不具也　宋史劉宰爲眞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晦庵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僞學人許今首正又書舉狀說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

刋此語去然後敢受鄭亦從之　尹和靖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嘆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　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科第于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覽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

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漢書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高祖悉命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則高祖之失也與處丁公季布之義異矣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堯山堂外紀云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衍降唐主召蜀舊臣王鍇等賦蜀主降巨唐詩鍇等咸譏其荒淫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之百段　金罍子云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士而樞遂脫復俘囚中欲携之北復乘間投水爲樞所得因强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閩書建安黃定宋末居六合爲兵馬副都監與元戰敗走居處之龍泉唆都攻處復隨州兵戰亦敗唆都擒定將殺之定女叩唆都馬求解唆都義之釋其縛使從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命領兵擊沙縣定曰吾宋臣也不能死顏泚矣奈何加兵向之引疾固辭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古樂府有鳳凰一母將九雛之語而古來相傳有龍生九子皆不成龍之說豈俱以九爲極數耶績義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或作承安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南彭山北石聖臺鳳凰現衆鳥遇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頸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

子差小或作大鳥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翼其旁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數村民疑臺下有異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飛散而去歐陽修集古錄載張龍公碑云張路斯潁上人爲宣城令生九子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詰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吾爭欲奪寶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投合肥中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然則鳳雖暫飛亦同九雛以行龍雖已化爲人亦生九子之數則鳳將九雛龍生九子之說古人蓋亦有所據乎 宋志晉穆帝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鄷城伏于池中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天柱峰相傳梁天

監中九鳳翔集峰上又名九鳳山 江西通志豐城縣東九十里相傳晉昇平中有鳳將九雛于此故其右竹村有九子池即鳳之九雛飲于此池者也 西京雜記鄧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一統志福建漳州府有九龍江在府城東北梁大同間九龍游戲于西江故名江水淡碧歷世見寶珠耀瑩其中宋時漁人網得之 汀州府清流縣亦有九龍灘焉 衢州府九龍山相傳雷雨之夜有九龍自穴中飛出 湧幢小品云白

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遂湧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三國志魏明帝青龍中帝建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然此九龍非一處一時而並見者也　城固縣西有九龍池　湖廣辰州府城西有九龍巖山形斗起奇石錯立物象古怪常有樵者遇黃衣九士謂曰吾九龍也居此多年矣語訖須臾不知所在　附鎮江府志丁元吉其母墓黃山去京口五里山顛有石梯數丈僅入鳥道又有石碁盤光瑩如玉古仙遺跡也其墓

母時有羣鶴飛翔雲表盤旋不定而可數者九人皆異之丁築廬其旁名曰九鶴山房志異耳李東陽聞其事曰昔張九齡之生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陶侃葬其母有二鶴來弔于庭今丁氏事與陶畧同而數適與張合鶴亦仙禽故見亦九數耳

禽言

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製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阿濫堆其聲不知何似意其近笛故以笛聲譜之耳嘗考諸禽言如姑惡喚起皆以其所呼名也淘河之呼提壺蘆杜鵑之呼歸去好竹雞之呼泥滑滑則皆三字成句矣鳲鳩曰家家布穀又曰脫却破袴鷓鴣鉤輈格磔而呼曰行

不得也哥哥鶡鴠鳥卽寒號蟲夏日毛采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日毛落如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此皆長言可句禽聲之異者也峩眉山中有鳥如畫眉凡佛光將現則先依人而鳴其聲曰施主佛現遂名曰佛現鳥九華山所誌數鳥尤異惜春鳥似燕而小春深見人啼曰莫摘花菓人目之爲護山鳥春夏之間月夜獨鳴于深巖幽谷之中啼曰克丁當人名之曰搗藥鳥又一種大不逾雀每春夏秋啼曰婆婆餅焦俗言胡發怪　此又其特異于他處者耳王

梅溪搗藥鳥詩云江南一嶽占靑陽多少神仙此地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充丁當僧希坦婆餅焦詩云綠柳含烟烟不消紅榴噴火火無燒如何焦却婆婆餅每對春風舌苦饒　碩潛山茶記山中有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月四月鳴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爲報春鳥一鳥而鳴聲或異必聽者之腑中先有異耳此或卽喚起之一類與　鵜鶘卽淘河也水鳥其聲自呼故咏者指之曰提壺蘆沽美酒云耳其鳥頰大而九華志云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

則呼曰提壺蘆沽美酒此豈別是一種或爲志者好奇之過求之詳考與　大中末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觜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此亦因其聲而名之者也　武當山有禽鳥自呼我師常棲止崖上

漢壽亭侯考證

程篁墩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巳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爲國名則不當錯置于職名之下陳眉公書蕉云漢壽本蜀郡縣名雲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

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然予考之本傳曹操表封雲長爲漢壽亭侯在刺顏良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漢先主始改爲漢壽縣昭烈之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雲長所封之漢壽豈卽費禕大會諸將之漢壽邪篁墩執此之縣名以證漢壽則非矣意當時別有所爲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今不可考矣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翼德封新亭侯必當時之寔有其亭所在也　又宋許觀東齋記事

云紹典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漁者謂金印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侯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神祠光怪遂絶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函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宋大

觀二年加封關公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考之秦二世三年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雲長公方一心漢室豈肯襲高祖之封號耶秦白起武安君生時所封也四川嘉定州榮縣建一祠祠蜀漢中郎將龐統名曰武安公廟此與雲長皆追稱者吾邑吳君振峯乎時曾夢爲武安王捕官後謁選得武安縣主簿典捕事予時贈以詩吳君至武安縣果有大關神廟甚靈應即虔禱焉後土寇逼縣吳君率衆禦之竟死于難邑人遂立其祠于關廟之旁以祀以余詩刻于壁蓋其人好慈氏教善草書以長厚稱而數之前定如此 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其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漢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吏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即此乎名勝志載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即曹操表封關羽處

此爲近之

曹操不強孔明

劉先主爲呂布敗于下邳奔曹操程昱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關羽謂張遼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二事皆見本傳裴松之以

操有王伯之度乃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刑法嚴峻果于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此事孔明傳不載稱川去魏未遠或當不妄操雖大奸亦豈尋常盜竊者哉蓋劉關諸葛皆在所包容矣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世俗妄稱關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眞齊東之談也以予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爲

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即爲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

宋羅壁識遺云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

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非庚戌朔卽巳酉朔是月內無庚子朔明矣左傳書孔子壬戌夏四月巳丑卒杜預註是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又孔子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

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此事頗與四戊午之說相類故并及之　書傳正誤云孟氏譜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生卽今之二月二日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無三十七年若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則孟子生卒之日亦有不可詳者矣

神畫

名畫錄云蜀王廣政癸丑歲新搆八卦殿命黃筌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兎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呈按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數四蜀王嘆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畫壁奇異記以旌之　蜀人蒲思訓所畫各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王公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靡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春末蜀王夜夢一人破帽故襴龐眉大目方頤廣顙立于殿堦跛一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之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思訓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袪痁疾者之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卽命焚之　魏武帝游靑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夌波而行遂命曹弗興圖之而帝自爲讚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置于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日滂霈

黃魯直云異哉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

徂矣蓋神駿精寃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王逢賦
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寃到紙氣方就豈
前代亦有此事　龍城錄云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
上有六馬滚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鳳髮霧鬣纖
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始信神妙特與
變化俱也　祖鑒成都僧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
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　僧道
宏峨眉人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巾冠
改號龍岩隱者每往人家畫士神其家必富畫猫則

無鼠　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
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有文帝時始
易以僧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遂繪夫
人眞于中會昌間亦在毁例聞女啼泣之聲而止
宣和畫譜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
吳道子畫驢于僧房一夕而聞有踏徑迸裂之聲僧
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即騰驤而
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纔及二龍果雷電
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道子

畫龍則鱗甲能動每天雨則烟霧生或者謂道子即
僧繇後身焉　又唐韓幹善畫馬時陳閎方以畫馬
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
有師陛下内廏馬皆臣之師也嘗一日有朱衣玄冠
人叩門稱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
立圖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
來此所以爲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醫者
毛色骨相醫所未見忽値幹幹驚曰眞是吾家所畫
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蹶因損

前足歸以視所畫馬本則前足有一點墨缺乃悟其
畫亦神矣米元章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
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過于是禱于中元水府祠是
夕夢神告以留馬當相濟遂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
止得渡畫今存廟中　天寶中明皇召李思訓畫大
同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　山堂肆考鎭江府城内
興國寺舊苦鵓鴿汚佛像張僧繇于東壁畫一鷹西
壁畫一鷂自是鵓鴿不敢入　葆光錄王耕善畫而
于牡丹最佳春日張于庭廡間則蜂蝶萃至　李嗣

真畫品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號爲畫聖　湖海奇聞云汾州尤孔昭後園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妾壁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悅與飲留宿自是旦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上畫亦亡　彙堅續志元淯善畫入神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于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一日淯復至僧以爲言淯笑曰若欲止其啼乃舉筆

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又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瑯環記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後思訓嘗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丹青志云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于舉筆人具絹素氈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又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一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輒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則董源筆　又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中雷電交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函乃知畫石飛去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

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遍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酒雞狗血以厭之恐飛去也　又張舜民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十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短牘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賣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　名畫記曹不興圖青溪龍張僧繇見而鄙之

乃廣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畫壁鬼魅　康廣畫一龍方畢雲蒸霧起畫龍騰雲而上　楊子華圖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　虞氏雜說明皇開元十二年將作少監馬紹正于屋壁畫四方龍繪事未畢覺黒雲生梁棟俄而龍挐攫穿屋飛去雨遂定

倚湖樵書二編卷之十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冊　元孫廷栖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嘉補全稿

至孝心動

毒目毒口毒手

楚服吳言

娶婦容儀

一月

宋與亡偶與前代相合

以蔡爲茶

棘闈見怪

三到堂

河伯

太公望

孫子無名

浙江曲江

浙水

至孝心動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孝經云至孝之極通於神明矣曾子之母嚙指而曾子心痛豈非至孝之所感乃後世亦有似之者不必盡衣冠讀書之人也　後漢書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乃嚙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

宋書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人苐以病報之報未至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卽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絶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而絶　梁書庾黔婁有至性嘗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擧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驚異時易病裁二日耳醫云嘗糞可知差劇爲取嘗知且劇遂毎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徵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

月杪及晦而易亡居喪毀瘠過禮　又阮孝緒嘗往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値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葠母遂起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異之

唐語林云張志寛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寛對曰母嘗所患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然異之唐高祖因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又裴敬彝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後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名賢錄云西安鄭崇義爲郡學士讀書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日得無母有故乎奔歸而母果病比卒結廬耕墓田郡境有蝗獨不食其

前令南木生迺理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　西安
楊鋅兒戲卽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胄
監時忽心悸遂歸而父旲果疾越十日死　山陰周
廷瑞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
遂侍湯藥晝夜不就寢　錢塘翁浩性至孝出告反
面不以有急廢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于
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居家感疾兩日愈
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卽見母病狀驚痛
復少寐又夢見如初　海鹽朱陳範裔出紫陽性極

孝父璡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
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
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
顏舉于鄉當北上璡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
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
巳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
策衛衝氷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範
歸卽霍然人以爲孝感學顏終成進士　東陽張大
輪爲工部主事三年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

父果疾亟奔走皆藥藥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殮悉如
禮　紀略云明瑄四川江津産居僧有戒行嘗夜臥
心動詢其徒曰吾心未嘗動必吾親有他故遂夜馳
二百里至家母果疾謂瑄曰病甚恐不得見汝因咬
手指夢中恍惚有人曰瑄至矣今汝果來瑄刲股以
進母遂愈　閩書云莆田方其義字同甫工詩文好
閩洛諸書嘗受業金兵王遂家一日心動亟棄徑歸
未入門而母歿終從事郎　周書齊煬王憲太祖第
五子也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建德三年册爲齊

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周書劉璠隨
蕭脾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常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絶
而復蘇當心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
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後起　南史梁鄱陽王蕭恢
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下不豫恢未之
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瘳　夢林懸解云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追將母留妻鮮于氏侍養而去尋被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顧念彌切常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訃人謂孝感云　宋唐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自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于家　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命母嚙手暢即歸

毒目毒口毒手

人之兇惡蓋有形質賦定而性且隨之而用非學習所能改者所謂下愚不移也抱朴子曰凡染彩者若令惡目見之皆失美色是其心未嘗欲壞天下之美色也而其目固已天定之矣靈樞經曰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咒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何以知其手毒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是其心未嘗欲害天下之人與物而其口其手固已天定之矣

然則世之爲惡目爲毒口爲毒手者往往而是爲君子者可不思洗心於密而藏身之固哉　按初虞世古今錄驗五月五日前齋戒看桑下有菟葵至五日午時至桑下咒曰繫黎乎俱當蘊婆訶咒畢以手摩桑陰一遍口嚼菟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蟲蠍蠆咬傷者此手摩之即愈此人工所造成毒手與天生成毒手又另一種矣　智度論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强者亦死此物之具毒眼毒口者

楚服吳言

史記索隱云秦莊襄王本名異人後質於趙而還呂
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
更其名曰子楚史記又云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
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夫服猶是服也吾不知
楚之服何以動人如是也魯哀公十二年秋衛侯會
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
侯之舍（此出公輒也）子貢請束錦以請于吳大宰嚭乃舍
衛侯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

又悅其言後出公輒果死于越晉陸機雅能吳語吳
兒聞之皆有歸思語林曰劉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
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云劉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
暑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
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吳人以冷爲
渹（音踈）杜甫云賀公惟吳語謂賀知章也唐德宗時王
伾寢陋能吳語上所褻狎按伾蘇州人故吳語夫語
猶是語也吾不知吳之語何以動人如是也按世說
云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附遺錄曰煬帝有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之詩又贈羅羅詩有幸好留儂
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之句蓋帝自達廣陵宮中
多效吳言因有儂語　按漢記高帝六年封王子肥
爲齊王人能齊言者悉隨則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
在孟氏非寓言矣　後漢書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
又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
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

冠而縶者南冠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
近臣御史服此亦楚服之重于後世　如此文獻通考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
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
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此亦吳言之重于後
世者如此　中吳紀聞吳人呼來爲釐始于陸德明
貽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
以休繼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予按急就章來士梁作萊士梁蓋皇象亦吳人耳

娶婦容儀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巹復乖儀政斂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　李氏刊誤云婚期云本日

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覩婦容豈其宜哉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手流血踒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弊俗乎近時亦有此俗考前二賢之所論可慄然思矣　芥隱筆記云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　按段成式婚雜儀注云將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聟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絶論當鬼薪又云女嫁之日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又娶婦之家弄新婦　七修類藁云吳人娶婦欲長美觀聽也楚人娶婦欲矮善哺備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

大抵吳奢楚儉耳

一月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而彼此造歷者各有所據天行以日躔斗建相爲轉移斗建于節氣上過宮日躔于中氣上過宮相去半月中國以斗建爲主則宜以日月會爲月初天竺以日躔爲主則宜以日月望爲月初並行而不相背也 溪蠻叢笑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人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之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則是以既望爲正端午矣 真臘國亦能推算亦有閏法但只閏九月一夜只分四更 守溪筆記云正統六年行人吳惠使占城其國夜鼓入更爲節

宋與亡偶與前代相合

死委餘編云五代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何其年數國號之偶同耶予所尤異者自太公以六韜三畧翼佐武王伐殷取天下而殷之後封于宋太公之後封于齊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九年宋爲齊湣王所滅通鑑齊建元元年宋順帝亡而齊太祖蕭道成代之及北宋之亡中原無稱帝號而劉豫受金之命稱大齊皇帝齊宋相爲仇讐歷世不朽其故何也宋劉裕以庚申即位代宋者齊也而齊太祖亦以庚申即位止閱一庚申宋太祖趙匡胤以庚申即位代宋者元也而元世祖亦以庚申即位則閱五庚申矣所尤異者五代宋高祖丁亥生宋太祖亦丁亥生而元世祖亦丁亥生耳 說苑孔子曰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占者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鸇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悅射天笞地爲齊所滅又何

亡徵之相同也　七修類稿云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覩其形貌政與藝祖絶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南史齊高帝將受禪時兼太史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熈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熈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爻六九位也驗古揆今若斯昭著

劉元城語錄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爲太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家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巳一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幾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河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

以蔡爲菜

龍子猶云官厨中酒神祀杜康茶神祀陸羽至菜神乃祀蔡伯喈古今相傳以爲笑柄然宋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畨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也上見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詔金吾七人淸道自齊始眞宗人間之帝告夢者必天上之神俱以蔡爲菜又安見蔡伯喈之必不爲菜主人耶　又江西某科解元蔡貴瑞州府新昌縣人是年貴于元夕行鏡聽法以卜秋闈值一人自省下歸一人問曰

今年何物最貴其人荅曰今年江西第一菜貴貴聞之喜是年果鄉舉第一南海解元袁公炳于嘉靖巳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壓菜一窠奈何榜發不中而會元乃蔡茂春焉此皆以蔡爲菜之證也

棘闈見怪

農田餘話載云至正庚寅浙江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予于崇禎壬午分校南闈二塲後外間喧傳棘塲開一竇疑有關節内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内簾省視則墻兩層外層墻有穴而内層墻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塲御史葉瞻山于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人羣疑

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爲明之南闈矣豈偶然哉

三到堂

宋晉江魏國夫人陳氏龍圖從易女內翰蔡紳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父至此邦次與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壺閫江山之勝東坡挽詞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二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寔爲朝廷生異人弘治間浙江山陰張景琦進士妻唐氏七歲時父彬爲廣東按察使隨任于衙前手植荔枝即生長茂盛及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

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手澤流芳益遠較前事爲烈矣　青箱雜記宋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歷中其父邯鄲公淑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侍康靖題詩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任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　一統志宋曾紹堯知泰州有美政子易占嘗知如皐縣孫肇知泰州三世守官海陽有三至堂　記畧德清孫清簡

需楊州府學訓導孫子敏兵部尚書孫原貞孫登成化壬辰進士循例省親時原貞尚在堂年八十有五戲謂子敏曰古人謂吾兒不及汝兒以今觀之豈不信然弘治庚申需爲浙江左布政使初原貞亦居此職敏携妻侍養需實生于是廨五十年復官于此人以爲奇需後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按北史鄭述祖傳初述祖父爲兗州于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白雲亭述祖對之鳴咽悲動羣僚此

皆世美之事　唐李昌武宗諤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果卿果卿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衣冠盛事（榜中最年少覔佳花園會晏名探花郎）　閩書方慎從慎言之弟歷知弋陽儀寧同安淮安導江蘭溪六縣潮漳惠三州再知漳州守漳之日適慎言守泉旌旄相望二州榮之曾孫禧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留取清陰待子孫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郡學父老稱詩爲賀亦世美之事也

安慶府志三至堂在府治東宋元豐間楊希元建希元之祖淳化中爲郡守父天聖中爲通判至希元凡三至郡故名　又考之類要按鄭羲字幼驎祭陽人渾八世孫仕魏爲中書令出爲兗州刺史表薦士類時論多之子道昭博覽羣書亦官兗州刺史孫述祖文雅有風采北齊亦爲兗州刺史兗人歌曰大鄭君小鄭君相去五十載政治猶相同　陳眉公云孫北野録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于庭有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

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入署正値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以一筐餉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已獲其實矣

河伯

胡元瑞應麟筆叢云河伯井水神也乃當時諸侯耳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爲諸侯而馮夷非鬼神昭昭矣予嘗心是其說及考趙德甫金石録所載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下一字不可識）父卽位井伯右內史册命錫赤帶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左氏春秋傳

有井伯觀此則有河伯又有井伯皆古國名也世既以河伯爲河神何不并以井伯爲井神乎　又金石錄載有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按章華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則同　夫河伯之辨胡元瑞引據甚明但不知何時加爵而侯耳余又考之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

在東者燗燗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啓昌問丁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于是晉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爲諸侯之名此亦一証也　瑯環記云河伯晏伯禹于河上所獻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鼃珊瑚樹兩株而行

六國年表秦靈公六年始以君主妻河則此時河國尚存豈三老爲河伯娶婦之說哉　李鹰師友談說引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息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月

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然則河伯之娶婦又至唐末未已耶

太公望

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有云文王夢天帝服玄禳（禳字字背）所無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信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按碑文與史記異文王之遇太公也史記以爲兆之于卜碑文以爲兆之于夢然史記載文王

之言曰自我先君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先君太公之言何所授豈非卽夢乎但史記以爲先君之言而碑文以爲天帝之言耳　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文王之夢靈異如此又信而踐之如此此與夢太公望之事相合

孫子無名

宋葉水心云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軍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頴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用事而左氏未嘗遺况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焉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戰國間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以孫武爲吳之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闔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水心之辨証可爲詳確矣乃予細叅史記尤有疑焉其曰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曰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斷臏涓破魏軍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則是有兩孫子之兵法矣而世所傳止孫武子十三篇何也又腓刑曰臏史記周世家記呂刑之言凡腓刑皆曰臏而太史公自序有云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則是斷臏涓

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涓所爲刖黥兩足而名之耳况其名曰武者又豈非以其兵法之盡善盡美而字之耶然則兩孫子功名赫奕如此皆傳其事而不傳其名何哉　穀梁傳云衛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大疾者不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然則衛輒亦無名以其足疾而因稱之與孫臏頗同

浙江曲江

錢牧齋列朝詩選云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得成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桐川按枚叔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又始與郡有曲江而韶州張九齡取此爲號又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隑洲此即長安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故名唐進士晏遊曲江者是也虞喜志林

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居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夫浙江雖以折曲得名然未聞有稱之爲曲江者思復豈以引據七發指錢塘江爲曲江而得中式與考之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刹之巨江今寔發源于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姑嫩眉柳姑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友人戲之曰此段家橋𥚃見却與羅刹江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謂段家者瞿宗吉元末人故至正間事引之爲眞蓋錢塘江爲羅刹江非以錢塘江爲曲江也其號爲曲江或別有意瞿宗吉又云思復號心白道人　耶瑛云錢塘江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桁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刹石而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　今蕭邑誌列八景中有羅刹潮聲

浙水

浙水之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予嘗疑之凡大水經行千百里未有不曲折而流者黃河九曲不以曲名浙江三廻乃以浙著何哉河南南陽府有浙川縣卽漢之浙縣也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云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惟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如此則浙江之浙音爲曲折之折字從挩才浙川之浙音爲分析之析字

從木旁按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析水卽水經之淯水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淯謂之淯口又云丹水合淯水則浙川之爲析信矣獨是浙江之水自富春達于錢塘海寧龕赭兩山以入于海始名浙江其前此則浣浦漁浦蘭谿桐谿不一其名也但浙江自富春而下其兩岸並流之水不可勝紀而皆不入于江浙之西爲水滙爲霅溪入于具區浙之東剡溪合東小江踰東江爲曹娥之水達于海姚江東帶慈谿亂于鄞江傳于大浹入于海鹽湖有八百里之廻環滙合西小

江縣二江所以入于海是皆與浙江之水同川異流本末不相犯者矣則浙江之浙豈亦不可謂之析與予嘗經行楊子江其支水入江可以鼓舟亂流而濟者凡數處浙江以一日兩潮泥沙灘漲支水不可入江則是四瀆之水古人命名以其獨入于海也千百年後下流皆已滙合浙江至下流他水不可滙合四瀆視諸侯浙江其當方伯之尊與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予考丹水抱朴子以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網而取之

割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水經曰湍水出酈縣北芬山隋爲菊潭縣水旁生甘菊極馨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至百歲之上二水並流而各著神功異哉

蕭山冠山

予邑以蕭山名而有蕭山亦曰蕭然山予里則有冠
山蕭山有二義舊志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蕭然
自適之趣故名或云勾踐與夫差戰敗餘兵棲此四
顧蕭然故名冠山亦有二義天目飛舞至錢塘江有
浮山在江滸面江屹立伏江塘渡至浙東則此山首
出故名冠山又其山勢似眠牛正面望之前一層低
後一層高似乎烏紗帽之形故曰冠山顧予嘗考之
蕭子雲字景喬南齊高帝之孫兄弟十六人皆封郡

公梁武受禪降爵爲子弱冠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
而好道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
嘗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
清虛觀時杜元老已于清虛得道乃南齊故像相值
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後過玉
笥之東南連山重屋間今號蕭山是也壇鑪藥臼遺
迹猶存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特彥家入朝既至遷
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于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
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莫護朝臣子孫饑

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遯
蕭山後遷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
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又沈仁
裘撰感應塔記曰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王詧
除會稽郡守將訪誌公決之休咎乃曰今之外命蓋
還稽君請詢曇彥上人在彼香嚴精舍無何法眼早
已驚心數日嶽陽適至曇師先伺門首乃謂曰許玄
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曰弟子姓蕭名
詧豈許玄度耶彥師于是延入虛室遽爇名香定慧

所加頓悟前因俄命同載適彼蕭山爰止舊廬遂禮
遺像塔中舍利騰光仍于龕室之間撰出斧鑿之類
悲喜再三別營雁塔不日而就夫嶽陽王于此地名
曰舊廬則居之久矣廬陵之蕭山以蕭子雲所居而
得名則會稽之蕭山寧非即以蕭詧所居而得名乎
漢地理志云弘農有析縣後改屬南陽又三十里
爲蕭山因祀光武得名蓋世祖始封蕭云然則宇內
又有蕭山一近浙江一近浙川亦巧合之至矣　一
統志云冠山在山西平定州西南八里金元好問鄉

郡雜詩五首之一云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迴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獻徵錄云楊公傑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士多從遊戊戌禮部廷試俱高等爲庶常官至洗馬若予里冠山佛廬靜深亦如之癸卯年甘露降于樹先叔祖相公路然先生登鄉書戊戌年三月神燈照耀山頂如織而先生成進士列庶常卒至于大拜壬戌年予讀書其中而二月十

五日山下有石發光如燈同讀書者共見視其石其黑瑩處如鑑無物不照然則予里冠山其發祥讀書人殆有加于平定之冠山矣　江陰縣亦有蕭山瀕于江河鮑鰣魚咸出其所饒州志勝餘干縣晃山與冠山相對隋末林士弘退保餘干敵至市民避居此山因而得冕號曰冕山後乃作冕冠山即羊角山也峰多奇樹怪石前瞰琵琶洲冠山嶺有龍池　朝野紀畧正德中黃岩縣冠山常患虎居民相率鳴鉦揚刃搜逐虎懼而逃有藏采者自負其勇躡而追焉虎

窮而反噬力不能支遂爲所傷虎乘怒挈其股而顛頓決裂之衆皆驚潰奔突隣識郭表以素誼獨往救之手刃虎虎釋采而向表表以刃自護不得近衆復集虎乃去采弟雙平生游惰爲采所嫉視采注然出涕舁負以歸亟謁醫醫曰殆哉惟所爲爛屋蟲者生嚼塗其傷庶有瘳乎此蟲出敗屋茅中似蠶而大且黑雙旁皇遍索得數枚持歸細嚼之膏溢唇齒見者蹙頞掩視有欲嘔者雙獨無難色若不知爲穢物也采雖竟不可爲而卒雙一野人耳視世之爲朋友兄弟過小利害輒反眼下石斗粟尺帛不能相容者何如哉　觀此則黃岩亦有冠山因并存其事

獸禽靈異

禽獸之中如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騶虞食自死之肉獬豸觸不直之人皆可以爲朝廷施仁惠而揚德威因讀馬端臨物異考而得數則焉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而履尾皆長色青甚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此獸之可爲朝廷守邊圉者也又宋大中祥符二年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素質修毛赤咮丹趾集壇側槐樹醮罷方去五年七月乙酉建安軍鑄

聖像所啓道場神爵五色修尾黃喙集塑像上九月庚辰復有神雀丹咮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殿幕馴擾不驚此鳥之可爲朝廷知禮儀者也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自興工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去又泰山興工有鳥類烏咮趾皆赤役夫稍憩即飛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吞捕爭進將晡而去日以爲常目爲催工鳥　聞奇錄云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于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死此獸此鳥之可爲朝廷知工虞者也宋太宗閱太平御覽自巳至申時始罷有蒼鶴一作鴿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鴟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楊震方講聞有鸛雀啣三鱣魚墮于庭亦同其應此鳥之堪爲朝廷侍講讀者也　若夫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及六畜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

遂廢農桑內外恟懼建炎四年正月丁巳賊兵圍陝鳶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賊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則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則助敵而不助宋乃禽獸中之禽獸與檮杌窮奇爲類矣

湧幢小品云工部徐諮典化人蓄一天鵞徐有往鵞必從之或入朝則鵞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鵞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鵞　又同縣鮑氏雁雌飛去年許矣忽聞空中鳫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舉網合之則見雁奴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

不鶩而足銅環宛然　李遁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
染瘴而死僕携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焉亦
一奇也　南史陳司馬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頗作
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又
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
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文武解體至于覆滅常晝
寢于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爲譖
賢之效也此烏不亦能誅上方之劍者哉　纂要楊
繼宗會郡城飢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遂不行

關白司道竟自發倉賑之有佐家韓其補本省叅議
陰拾其短劾敗之韓就任即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
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白
巡撫兩院方下舟羣烏復怒睛沓翅飛鳴若詈辱之
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韓紗帽
碎之韓方駭異返駕事因以寢　述異記宋元嘉初
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
擒歸獻王養之小者口爲人所裂不能飲食大者含
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

加精養大者羽翮先成每翥沖天小者未能飛大者
終不先出留飲飼之又于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
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隋書五行志煬帝大業
二年大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
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不可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
爲瑞曰天子造羽蓋鳥獸自獻毛羽　泰州志元祐
初張次山知泰州素多才辨常有鸛集戒石前若有

所訴次山諭鸛使先飛令兵官隨往鸛止一大木上
蓋隣側有烹其二雛食之者即以其人至鸛亦同至
次山爲斷治鸛始飛去　淮安鹽城縣有和顗者素
好生一日遇獵人得鸛數隻將烹之顗詢其所得乃
掩覆窃而取諸巢中顗倍價取而放之鸛方復巢覆
子成羣數月後翔集顗舍飛遶哀鳴去而復來若求
報之狀涉旬乃去其後家益餘裕　婺源人江嚞以
醫名家理宗久不豫召嚞至一再進藥上遂安先是
城東有古木鸛巢其顛嚞見人緣木得所伏二卵而

下就買之復歸于巢徵傷矣越月而鶵生忽二鶵俱
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嚞視之有紅藤纒繞根葉猶
潤乃栽于花盆中寶祕開公乇得漏胎疾嚞以藤和
劑進果愈命以官受居京師十年稱疾免歸賜宅一
區此與耳談所載一僧見鍋中有童燕熟鸛卵二枚
命仍置巢中日吾但免其烹號越月鸛鶵生升梯視
之有直木一條而彩色甚香取供佛前一倭貢船過
視之售價千金曰此返魂香也　鶴林玉露婺州州
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

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探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
探巢之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以去太
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窮神秘苑云梁昭明
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
置梓宮後更塋開墳爲闇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
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慌詔賜太孫
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其上故名其湖
爲燕雀湖卽前湖也

獸有節義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
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着身獨不飲酒食肉長
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寰宇記云象被傷則羣象
相共去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雜俎云
象久識見其子皮必泣　明皇雜錄云明皇每賜酺
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
山取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幽燕戎
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

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敎之象皆瞪目
憤怒畧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七修類稿
元有馴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及下林鄉子
羽有義象之歌內有云誘之旣渡見天子拜跪不與
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捆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
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則此象
豈供尋常駕列之玩已哉　懸栩篇云數年前粤中
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諭之死點首乃以火鎗三百
環射之糜爛死死猶屹立不仆　世說桓公入蜀至

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斷　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南史南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　墨客揮犀云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

袍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搜神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此人縛猿子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搏頰向人作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天中記云果然獸似獮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　國史補

云劍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　藴氏家語云魏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鏡餋母母喪哀號柩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懸榻篇流賊破河内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任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王行甫云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

見釗爲盜所殺棄死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塟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又錢艮用亦遼人畜一獵犬獵必多獲忽一暗夜急躍起銜艮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胡騎至惟艮用以匿免蓋胡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犬重貲購得之經年犬不爲用復返艮用艮用貧貲費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爲蕭氏用常多獲焉　又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無已乙牓父產稱饒而

甲常朶頤兟兟會甲中盜盡胠其槖去因誣乙詞其
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爲已贓恐乾沒而乙遂斃獄中
先是乙有高犬善鳴噬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
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
訴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犬忽跳躍
上床噬其喉斷其頭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猶切切
有聲　又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揣
其貲重而又單弱乞施焉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
土中越二日有貴客游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逐出

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悲號發
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于朝
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　南史袁粲
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
兒方數歲乳母携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
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冐難歸汝
君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
兒存時嘗騎一大羫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
遇慶于庭噛殺之併其妻子袁郎向所騎狗也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仕宦爲政惟其公而已然事有出于天理之正人心
之公行之于盛世則上下坦然而不疑若槪行之于
末俗則人以爲口實而窒礙不前矣華亭張莊簡悅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先是爲浙江提學初校士命糊
名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遂不彌封而請托覬覦
皆不爲動見聞錄云莊簡公督浙學深得士心凡公
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
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　又陳恭愍公名選浙

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元以監察御史提學南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信于人　潄石閒談云淸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
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方其督學陝西時憶古者
學校之設本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考試時査係縉紳子弟文理稍通卽行送
學縱或已故士大夫德業表表在人而家門凌替
有子弟堪入學者卽爲收錄而奔競之途不啓　王
忠肅翺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事行贖罪法

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着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
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不輕于犯法
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
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于罪妻女死于夫非
殺也命璟償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　肩公見
聞錄云少保胡公世寧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
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屛絕士夫
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抑揚之當難矣上是其

言不禁　張湛生文煇崇禎甲戌進士任益都令有
異政後値考選得吏部主政凡入銓之後例必嚴鍵
其戶杜絕知交公乃延客如初或謂之曰銓體尊貴
不宜稍褻且嫌疑當避謝之曰見知交即不尊貴不
見知交即尊貴耶且我不懷私雖把臂弄舊容何傷
止談風月古人有行之者矣遂延客如初而淸白不
愧古人

禽木魚各有介性
凡禽鳥草木皆愛其類故禽經曰林鳥朝嘲水鳥夜
啄志草木者故亦曰草木蕃植曰庶草蕃蕪又曰獨
木不成林皆此義也然而亦有間出不盡然者　羅
願曰鶻鳩即戴勝即祝鳩也江東謂之烏臼音匊小于
鳥能逐烏三月即鳴晨人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
格格至曙乃止能啄鷹鶻　烏鵲乃隼屬也古有催
明之鳥名喚起者即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
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鬬不已

遯齋閒覽云蘄州黃梅山有鴝巢于山岩大木中巢
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
雌雄獨留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
飼之　鵙即博勞易林曰鵙必單棲蓋此鳥好隻飛
未嘗雙　山鵲能效鷹鸇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値則
搏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鬬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
媒其間而隱身于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鬬之隨聲
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
既閉則不復見人　蟫史云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

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周
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陸佃曰
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内
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鴝　穀梁記云朔漠
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
惟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
日白翎雀　詩緝云雎鳩鵰類江東人呼之爲鶚陰
陽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性
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俗云雎鳩交則雙翔

立則别而異處是謂鷙而有别
李時珍云桂爾雅謂之梫音寢能侵害他木也呂氏春
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
死故云木得桂而枯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
徐鍇令以桂屑鋪磚縫中宿草盡死蓋桂性辛螫故
也嵇含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巓冬
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別木　魏子才六書精蘊
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
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諸楡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

穀不植王南子云凡草木皆畏香閩南方有一大林
中如出一香樹諸木盡稿桂丁殺木非獨味辛亦氣
香也　名勝志云黎山中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
外人機瞥行商在内者解取之其法當七八月晴霽
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瘁其中必有香凝結
乘夜月揚輝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抵林
木凋瘁以香觸之故耳
鱒鮅魚赤目魚也孫炎云鱒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
從尊從必　鮹魚一名鰥魚健而難取吞啗同類力

取而啗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
魚

奢儉受用之異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氈緋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令輦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謂貪權怙寵歛貨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有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為誡　歸田錄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廁溷間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澠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樂善錄云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臛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惟旋割取鮮腴以供膳一食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構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為節度使倖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鑰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桶貯

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唐餘紀傳云劉承勳以善心計事南唐先主為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不用兵視他國最為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畜以備兵用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勳獨任其間出納頗擅于是公肆擾竊保大後貢奉事典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數十萬敎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貲裸
袒乞食不勝凍餓而死　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
居第乃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
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
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營籍中十餘人月賦以
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
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
公謝政不造宅假館廻車院居之積十年薨于其中
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蔽屋

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
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
聲有矙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潞公出
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
祁公則尤人之所難　獨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
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
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
遡後遷謫卒于崖州　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
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瀏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駐蹕郡廨
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
嬪有名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
百人躬行儉節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
食只麵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
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
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
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
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廚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

張浚被召臨行一百二十盒盒以朱漆銀鏤粧色樣
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
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
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
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
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
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爲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
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
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界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夫而尚爲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豈非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非惜福有福哉。

讀書鏡：後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陳朝洸衆性丞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士共哨其所爲。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矣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惜福，此何不可，若吝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獻徵錄云：劉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飄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邃菴楊相國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慙色，自後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號類菴，一日過魯學士鐸邸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之。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當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壽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唱和而罷。叢說云

李文正當國時每月朔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塟常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　耳談張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美庄肥庫絕不私黨華鎮守裁閹寺清政本日與天

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即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囘乃返曾不以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
張蘿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貲足遺云　桂文襄公蕚官爲大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　夏文愍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㷍侍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王

公既而　上劇問嚴嵩事特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勳階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當嚴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貽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廵按得盡收贖鍰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　籍嵩之家黃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逸不少　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矣

奸相身後亦有知巳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巳絶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訃報所及歡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鶴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歳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歳歳蕃酋爲封土世間瞻事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

野俱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投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岡仁恩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巳是僧彬之句按史異云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㮈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德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巳不可得巳

夷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葬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如鐫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奸雄固有好回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謫降頭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頗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巳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士人方駭既而火作非先兆與　墨客揮犀云有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雞卵因攜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黄湛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續文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謂宜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既當避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内在處火災禮部焚禁門亦火

乾清宮焚或問其故孟春曰予不曉占書宋時永嘉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萬曆丁酉三殿門樓灾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羣鼠盡出縱横滿堂層累如積更乃畧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忽作風雨聲大以爲怪既而火作并爲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通考紹興二十年温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　式如兄云萬曆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樓大廈聚爨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敷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寰云烏傷李生兄弟皆列膠庠頗稱長厚己酉歳值督學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惏遣客賣庠貢李長公庠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廪生或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歳薦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于諸蠶結一赤

藺大如鷄卵持謂其姒曰如此佳蠶另存其種明年多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藺裂火出焚蕩室廬爲之一空盡十七人遏抑其功名之報也爲赤雀爲赤蠶豈非火之先光與左傳所載裨竈梓愼以融風爲火之始烏鳴于宋祉曰出出嘻嘻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　耳談云萬歷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入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歲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閣風旡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　又豫章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如一童子見之數日闔閭間人無不見之數日火發　耳目記唐開元間衢州五月頻火時人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謚文宣王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猶存帥袁說友別爲殿祀之　常璩曰元封元年使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設經學故雲南有漢學基焉　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郡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

中甘露降白烏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許叔鄯單人以漢元和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張志誠鄯闡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教國人　滇載記南詔晟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　晉江陳奇爲新泰教諭庠中有老聃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爲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爲建廟于

啓一祀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行于天下庶于報祀之典爲稱　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即署一胥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俟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决若干下　名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深尺餘郡中童子初學書必投筆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爲右軍硯池也　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夷而蔓見周公故勅所在祀周公　舉居解願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

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而差遣偏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無不絕倒　廣川書跋云當三代時夔伯彝世爲先聖祀于諸國至漢始以孔子祭于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唐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册封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爲配　予族侄潡江通判則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有中爲釋迦牟尼文佛趺坐青蓮花右則爲柱下史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趺坐控麟砻怪誕不經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是亦吾郝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　曹石霞云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爲師逮至元中慶路總管張立道涖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麟象之設其

在未置學宮之前也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鄴侯家傳十卷繁即鄴侯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人潤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爲通州文公贈諸葛覺詩所爲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日行年餘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于繁亦眷眷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烝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

毋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　鶴林玉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何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　昌黎集有再上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槃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嘗張燈晏客牡丹會覽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侍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頗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傲睨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遣三尺童子齎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頗以錢四十萬得之寵眄彌深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頔見其詩郎以此婢及帷幌奩匣悉贈之又戎昱有善歌者頔使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頔即多以繒帛贐行以書遜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千古佳話也　諷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覩翟玉妓詩最爲淫褻　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更日父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夭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酔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闢佛巍巍乎

孟子之後一人矣文名既盛其爲人所乞及上書乞人未免諂多假借不足爲公訾也至恍聲妓而餌金石乃通人之一蔽骨力如公而不能自拔反以速殞其軀爲可惜耳

以人爲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飲强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則是眞設不寧之侯以爲之的而射之非僅曰中之可以服諸侯也　史記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

事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　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君自得之　史記郅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名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像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獨異志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狄校尉封都亭侯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狄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蔡床瀋餘云在沙苑時午日年年射粉團懸誰中的得先餐昨朝傳道邊情警旋取柔儺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琬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恚執
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
躬也　北齊書高隆之于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叢苑云葛亮爲承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蕉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南史齊高帝本紀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帝（郎蕭道成）
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
王立帝于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一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
箭射之乃取骲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大笑曰
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
畫腹爲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不中
魏書楊大眼爲荆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
相殺也　册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爲昂城羌首姜聰
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
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
軀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
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耳

土香泉香

名勝志雲南建水州樂衆山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食𤅢婦嗜之以爲美　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衆疾又州西四十五里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棗蔗漿鹽梅和飲之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湞水昔西僧智藥經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蘄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内水香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水貢民以爲病罷之　太平淸話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

卭公䠶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畝門闕皆龍所銜龍氣鬬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䠶在洞月餘飢食青泥香如米　一統志和州北三十五里有平疴湯泉其水渓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疥者飲之輒愈　天中記卞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列子云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壺嶺頂有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

味過醪醴　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其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若七十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尹令縣月送水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水飲之此疾遂愈　列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應天府志湯湍泉西南三十五里水溫不寒有香氣昭明太

予常浴此呼爲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泉　五色線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謁得香氣日此雲雨從巫山來偶我知之也　菱林懸解云秦始皇驅山岳捉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被聳冠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　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　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清冽而

甘宜釀酒

黃爲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爲最貴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註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是則雲色惟黃爲上矣　楊升庵云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巠見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爲上矣　湧幢小品云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爲帳鎖土入墓骨黃者吉郎易骸而瘞白者凶黑大凶則瘞骨亦惟黃爲上

矣　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生時胞衣色黃故父命名黃圖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爲上矣　呂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閒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忍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　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爲鑿也　宋志月若變色青爲饑赤爲旱黑爲水黃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爲德也　侁池筆記云勃遜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尤多遜之日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異類與人爲偶

廣異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嘷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

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巳是其家新婦諸人有識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識人脫衫衣之將還舍其夫巳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憨戇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　王行甫云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遘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眈眈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兎豕來不可食虎雖虎也故相依坐身畔伺以乳高得虎

孔日益强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
耳聽爱高度渡舟山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溪而燠
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窑燃火于燧石虎暮必
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
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
持竿逐之去遠妬巳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鬻于
山中不乏蓄積餱糧生二子性俱猛虓年十二力舉
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
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曰虎塚云按廣異記所

載利州婦人之配雄虎反不見生子此率化男人之
配雌虎反生而爲人豈其禀母氣獨少而禀父氣獨
多耶更足異也　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
女餉田忽雷雨晦暝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
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
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
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
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
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夕復風雨晦暝遂不復見　唐張讀宣室志武陵郡
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毎江水泛溢則浮
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
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
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
裝甚肖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
女曰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獰異自屋上躍
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卽擐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
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叉率

以將曉卽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輒
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
者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
窮其故夜叉曰牛者畊田爲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
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
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
其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
此別去矣夜叉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圖中得以歸　說類云博士邱濡說汝州旁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爲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乂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在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惧犯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常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擧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夜乂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酉陽雜俎云名猳一曰馬化

或曰猳玃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猳玃化之子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黃衷海語云石妖出暹羅崛屼山疑亦金精滌人有販舶者偕伴數十薪于山中

崖間石壁可鑑漳人袒負石立俄有婦人從石隙出
姿態姝麗非蠻島所有漳人與語媚之迷惑忘反遂
伉儷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
乃導漳人葺茅以居繞舍蔣美竹踰時即長林蔚蔚
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巘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
身爲蔽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嶼間也所閱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鄉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即鄉

思油然向船人道所以請共載以歸乃匿之舟中婦
挾二雛追至沙渚侏侑之聲如怨如詈擲二雛于水
號呶而去漳人登舟竟瘖不能語　怪錄云弘治間
洛陽民婦阿冏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
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爲糧常盜得米粟周鼓
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
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傅而盲
之乘猴出遂携子逃歸　瀛涯勝覽云爪哇國有
蘇魯馬益地其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猱數萬聚

于中猱者俗云胡孫也老猱爲曾掠老番婦與俱國
人求嗣者必具酒餚祈于老猱猱食之餘縱羣競食
盡少選猱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即有娠不然無
應也　懸榻篇云予行脚過雍邱主僧爲述鄉先輩
李公海舟筆記李蕘萬歷間以給諫使琉求者內云
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
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
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黽勉隨去至一石
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

菓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
土人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
嘗谷深杳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
于島邊跂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還過是島念
僕命小泊遣人登岸尋覓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
近遂得返但倉卒不及挾毛女并遺其子　誠齋雜
記海人魚狀如人眉目手足口鼻皆爲美麗女子無
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灕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
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沚

沿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又陽縣地多女烏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李時珍曰玃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顧盼故謂之玃純牡無牝故又名玃父亦曰豭玃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獨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玃類而牝牡相反者蓋玃能盜婦女以爲

妻獨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物志則云玃生子爲人　一統志辰州府有承平洞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深邃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有一雌者突入田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臥起既而逃歸　又吳元夫鄂州人寶慶乙酉四年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熊生一子皆人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　神異傳云廬陵巴邱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

著絳碧花彩色炫燿　亦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澗其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覘其所止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令裹之且云可時出與乳于時風雨晦冥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其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磵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　後周書突厥阿史那別爲部落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孥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乃謂兜鍪爲突

厭遂因以爲號　龔堅志宋時一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絶矣舟過楊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妻孥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秩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罷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饑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衆僧聚觀大夫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爲一

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熒煌花旛間列及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旋不肯返歸綠衣苦見促我故緊抱廊柱彼毆打天曉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遂爲夫婦如初蓋綠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葬擇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爲侍從官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

也蝸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爲祖父子孫原屬一體安及體魄福及子孫理所必然卽如周易一書雖曰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于象者爲多况以先人體魄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淺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葬之不愼至禍發而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剝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遇平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積徒殷勤而延

名手厚幣以嘐高術卒之當面錯過毫釐千里至于
勢力攘掠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坐域或紊亂一
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已天且棄而去之何地
之能福人哉　按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
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隣人曰秀才但行
吾遣妻兒往母處郵其矢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
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
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
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

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朝野紀畧云餘姚謝
木齋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葬祖父母值冰雪不能
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
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爲
名相欽各營墓卽此地也　蔡虛齋作何椒卬傳曰
何椒卬先生喬新爲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葬地
有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塋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
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塟吾
父吾不忍爲也　桯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冶起家爲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術延之踰
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之業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圖承若以禱者因
眺其山水之美而曰我治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貲張
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緡數月而畢塟事
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偕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
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爲直
當幾何曰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
邀張翁而館焉欵洽者幾月諦不及他張翁告歸復

張正堂讌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篋于篚酌酒而
告曰予塟予母人謂其直之朘請以此爲翁壽翁錯
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于三萬過矣此惡敢
當國瑞曰不然塟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人
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張翁卒辭曰當時固已
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
耶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
致之密召其子畀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
者聽于天可已由何椒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　寻又考朝野紀畧云餘姚謝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授福建布政司都事廉謹有守閩賊鄧茂七作亂欲脅漳州民號于衆曰不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怯懦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士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成歸巳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州得免于難瑩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人以爲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葬之中途者應即瑩也有人事然後有天助人當返而求其本矣　閒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莊夏葬父處相傳舊有葬者若有見物二葬而三推之便作人言曰此莊某墓及莊葬畢鬼大揶揄卽其人矣後于光宗時爲少師更名錦繡御書賜之　見聞錄云大典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洙談錄云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眞達者也　補筆記瀕海素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

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于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以覩見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常預薦推恩授假板立則連典十餘郡爲朝請大夫致仕立儀立賢皆朝散郎從居廣州鬱爲仕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

石鬭水鬭

馬氏目抄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鬭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鬭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沉汙池中以軸沉淚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鬭于池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鬭猶不輟作前作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異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着車壁又絶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轅轂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滚擲如飛頃刻而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石能跳躍則共能鬭可知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畝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還故處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日滚塘寨一日鬭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闢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過坐以俟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始知爲水鬭也　周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鬭

西征記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而西流五行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鬭壞船數艘　文獻通考唐明皇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鬭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稾苑天寶中有術士孫甄生者以拔鬭能使石自鬭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禁中　搜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噪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水入建鄴

市

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漢書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注云儈謂平兩家買賣之價　漢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賈豎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從高祖滅項羽封潁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爲丞相

楊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非他處之比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值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　丹鉛錄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嚣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嚣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鬭嚣鬭以力爭嚣以口爭交市之地必爭故禁之則嚣之爲市其義從來遠矣茅止生叢談云漢時尚賤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以得商賈幸矣市人子孰不翩翩章甫耶　後漢書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司市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孔奮避兵河西竇融請奮署議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謂之槐市　又楊州人無貴賤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　杭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　高士傳毛公薛公

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爲賣漿毛公隱爲博徒楚國先賢傳熊宜僚隱于市南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九百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虛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痎如痎閒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痎稱故止名曰亥　天中記梓州易立子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年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貿
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爲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
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　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
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
皇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
市有斷馬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
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
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絶行人歇九
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盡槐根高番禺海邊亦有鬼市　朝野僉載長安富
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
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
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家財巨萬入内梳洗衫服
極鮮屏風氈褥無所不美景暘日主人即快活何爲
不罷惡事會日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
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師
古日儈者合會二家之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呂
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　三輔皇圖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
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横橋大道中市
樓皆重屋又日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
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
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重立俯察百
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
開廟市非無所本矣

彩鳥爲文明之象

舊居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而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位殆不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 時但恨其位不達耳 拾遺記云吳張承家有鵲銜飛入雲

占者曰鵲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後承生昭元輔吳將軍

唐年補錄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戸及長駢脅歷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爲留後子孫相繼一百年 邱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予肄業學宮童子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池上覘覘而小似梟鷙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一友往觀焉亦謂之曰此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昔所謂隨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胡爲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濬果首舉于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莊 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谷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文明之兆東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覽德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

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

孤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穀傳爲小經此或以簡帙繁簡爲次第也近人以禮記春秋爲孤經蓋以誦習之者較少耳然孤亦有大之義與唐語暗合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一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

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于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閱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

朱平涵云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摘一十六股配題頭緒茫然至刻程文簡畧殊甚名雖搭題寔則射覆學者認題稍左卽便點落永嘉敎諭范懋止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崖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臣道每至挾一二新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是也如舊爲宰亟則易宰周公之類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競向給事乞題卽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春秋傳題以傳語而配

之以經以傳之年月爲主不從經之年月也若位置一差則習經者無繇識認而難以行文矣天啓甲子春秋傳題錯于位置習春秋者鬨寘監場御史御史云此時無啓篋請問題旨之理各以已意行文而命分閱者勿拘可耳崇禎己卯章給事正宸以鄉會麟經之魁出典湖廣試命春秋題亦錯如此其難也康熙庚戌蔣太史超具題革去傳題止存單合然後春秋之葛藤廓然一清

菱花鏡七星劍

古人以鏡爲菱花或云鑄鏡爲角者六以象菱花之形然何以鑄鏡獨象菱花之形乎且右軍所書扇名六角不聞即名菱花扇也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爲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形頓生所以取義于菱花也佺池筆記云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芡熟而菱寒耳　凡鑄劍者多嵌其文爲七星意謂取其借北斗之形以壯威耳然而亦有說焉斗杓之所指爲建建之對爲破凡行兵之法須坐建以擊破不可坐破以擊建故鑄劍而備以七星者明乎劍鋒之所向人不得而逆之耳

雨工似羊

孔子辨兆雨之鳥曰商羊穿井而得土之怪曰羵羊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中見一羊捋其鬚得珠而食之還問張華華曰羊乃癡龍也　異聞錄云柳毅于涇陽見婦人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牧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也唐五行志云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然則主雨者果多似羊者耶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夫羊不見雨而雨工反多似羊又何解也

善哭其夫

左傳及檀弓齊莊公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植（即杞梁）華還（即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夫不受郊弔而返于室此所爲善哭其夫也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夫舉動合禮而感于人此所爲變國俗也自孟子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之言一出紛紛附會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投淄水而死崔豹古今註曰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植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經傳並不載城崩之事即樂府諸書所云城崩亦止杞都城耳宋

吳邁遠杞梁妻詩所謂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歛貫穹昊高城爲隤壙是也後世轉相傳訛遂云哭倒長城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越武靈王築長城秦始皇大築長城皆與杞梁之死後數百年豈相及哉　左傳齊莊公將伐衛爲車五乘之賓杞植華還不與植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美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觀此則杞梁之死義乃其母激而玉成之矣杞梁妻既死之後其妹朝日復能寫之以新聲而傳之久遠抑何閨淑之萃于一時耶人知杞梁之有妻而不知杞梁之有母又不知杞梁之有妹也故表而出之

螽斯

螽斯之詠·止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乎推而廣之陳藏器云螽斯與蚯蚓異類同穴爲雌雄五月五日候交時收取夫婦佩之令相愛媚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可以補關雎之未及矣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則漢之廣江之永可以補汝墳之未及矣　予觀詩人引物入詠但取一節之似而不深究其全體如麟趾麟定麟角以比公子公姓公族似也螽乃蝗蟊之類春秋書以記災是天下至不祥之物也但以生子衆多而況之后妃之不妒忌自後人觀之不幾擬非其倫乎青蠅以指讒人鴟鴞以指哲婦似也若貝錦是亦天下利用之物也但以文采外炫而即況之以萋菲之罔極不亦過乎狼之爲物無一可取凡書所稱狼顧狼貪狼藉狼戾狼狽總非善狀以狼之跋胡疐尾與周公之碩膚赤舄以其相反者而相參也若後世詠及蟄龍而欲以罪東坡又何爲哉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王荊公字說云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李時珍云蚓之行也引而復申其螻如丘故曰蚯蚓字說又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所雖或遐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埤雅云蟋蟀陰物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蟀帥之爲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知而誅邱而引遐而慕悉而帥四義似巧鑿寔出天然他如知君臣之義則蟻字從乎義調聲音之和則蜩字從乎調效小火之熒則螢字從乎熒皆堪深味者也　予又推而廣之蜘蛛常能孕珠守而抱之不脫且其腹亦圓如珠知珠如知縣知府之義故名之蜘蛛蚯蚓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而通經絡其屎爲六乙泥堆積如蚯而性復引氣下行故名蚯蚓三足蝦蟇入月則遐而慕之兩字亦可以概之月令夏至之後反舌無聲反舌蝦蟇也若反舌有聲則佞人在側蝦蟇擲蟲自其口中出此于佞人宜矣蝦言其聲蟇言其形佞人可惡亦如之蟋蟀率百物而入之

悉七月之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其身漸漸自外入內不特帥百物而入之卽人民婦子亦悉帥而入之矣　又推而廣之李時珍云蛺蝶輕薄夾翅而飛葉葉然也蛾美于眉蝶美于鬚俗謂鬚爲鬍故又爲蝴蝶　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蜂有禮范故謂之蜜蜂造蜜竅而皆成鼠故謂之蠟　螃蟹俗傳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此妄言也蟬名齊女亦云是齊王后怨王而死故化　螳螂兩臂如斧當轍不避得當郞之名其子輕飄如綃故名桑螵蛸　蚝音刺蟲在棄鵲好食棄中之子故名鵲甕

嬾婦

異物志云昔有婦嬾織姑撾之死爲嬾婦獸其膏以照讀書紡績則暗若晏會歌舞則明此獸名嬾婦者也酉陽雜俎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者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㸃燈照讀書紡績則暗照飲樂處則明此魚之名嬾婦者也古今註蟋蟀一名秋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㟭濟南人謂之嬾婦此蟲名嬾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雞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嬾婦箴出南海也此草之名嬾婦者也是何世間嬾婦之多或爲獸或爲魚或爲蟲或爲草彼催畊之鳥絡緯之蟲守宮之槐護門之草相去又何如哉予以爲本草凡魚獸脂爲燈皆損目歌舞飲宴其用目力者少故覺其明若誦讀則字字關心紡績則絲絲經手則眼魔而燈暗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嬾婦加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是眞此獸之惡力作者矣

此傳者之誤文也段公路北戸錄云鰕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腸作燭極有光明　北戸錄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爲鹽葅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横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知睡草

婦人之笑

唐人詩云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京白玉床言燕光好笑而麋鹿走于姑蘇也又云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言楊妃好笑而鼙鼓動于漁陽也乃妲巳不好笑必見炮烙之刑而後笑褒姒不好笑必見烽火之戲而後笑吾又安知不好笑之爲是而好笑之爲非如息嬀入楚不言何况于笑而唐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默默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予謂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婦人之美多在于笑也史記甚于過殷墟欲哭則不敢欲泣爲近于婦人是婦人之性多善于泣也諸美人以一笑而傾人城杞梁妻又以一哭而崩杞之城是婦人者笑又不得哭又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諸婦人以長舌而喪人之國而息嬀又以不言而喪兩國是婦人者言又不得不言又不得左氏云尤物移人又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則但問其尤物何如耳不必問其笑不笑言不言也

社燕社魚

陳藏器云嘉魚出于丙穴李善註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鵲知夜半鵲知太歲蛇知巳日魚豈不知丙日乎予嘗考之燕春社來秋社去故名社燕而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是燕與嘉魚皆能知社者矣按立春後第五戊爲春社而稽含社賦序云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是取社之法各有不同以戊日爲社故云燕知戊巳以丙日爲社嘉魚知社豈

不可云嘉魚知丙哉戊可以兼巳故言戊遂可以不言巳丙可以兼丁故言丙亦不必更言丁耳從而廣之魚腸謂之乙燕呼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燕尾豈不可謂之丙燕與魚其共沒于天干之學者哉　雷斅云海蝟江枯扱游波而立泛淮南子云燕入水爲蛟蜃陶弘景曰食燕肉者入水爲蛟龍所吞李時珍云燕或蟄于井底而祈禱家用燕召龍他如燕窩之聚于海濱石燕之飛于雨候燕之與魚其相得而益彰者乎　夏小正註云凡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陳眉公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益州記云嘉魚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嘉魚固與泉魚異趣哉來子曰此嘉魚之所以爲嘉也　燕知社魚亦知社謂魚與燕類可也雁隨陽魚亦隨陽謂魚與雁類可也　柳州有燕泉以燕來時泉生燕去泉涸則此泉亦可名社泉也　說畧蛤有三皆生于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故梁元帝謝賚蛤蜊啓曰雀文始化燕羽猶在

周吉甫云予市上見燕子魚與燕無異不敢買食問之老漁曰每八月或網獲之不能多得其味甚美則燕與魚果有合而爲一者矣

髮

陶穀清異錄云世有十樣物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觝七泗魚漢八打狐人九禿瘡十酒禿十樣禿首皆謂之佛不知何旨按叢臺山九邊考云土魯番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又陝西通志云髮塔在山丹衛治東南隅洪武二十四年取土築城得鐵佛五石函函內藏髮又有石爐鐫文曰髮塔因稱之以削髮之地而山留其形于髮剃之後而石函

于塔就謂釋氏輕視髮乎　非夢錄云滑屋南沙嘴立一塔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抄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往來無礙　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甕　酉陽雜俎云萬物無不化惟淤泥中漆筋及髮藥力不能使化又解州鹽池投之各物無不化爲鹽卽牛馬與人骸投入亦然惟人髮不化而本草又云人髮化鱓魚則髮又非不化之物矣　南史

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如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又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北史于闐國王姓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　志怪錄云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

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閩奇錄云瑯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局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下有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弶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字義

萬盈數也萬在下爲厲萬在上爲蠆無美辭焉是以君子貴乎持盈也一始數也一在下爲上一在上爲下無定詞焉是以君子貴乎慎始也　仁字從人故慈愛及人義字從我故裁斷在我董仲舒亦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　讀書偶見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用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位故農字從辰　維園鉛摘云說文直正

見也從乚從十從目徐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說文眞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乚乚音隱八者所乘載也徐曰眞者仙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匕從目鹵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宋景文祁筆記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新論以金昆爲銀三國志以天上

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有二首六身　古文丣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比猶別也　蜀都雜鈔云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嘆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

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唐以廣明建號而或拆之曰唐去丑口而入黃遂兆黃巢之禍宋以宣和建號而或拆之曰一日宋亡遂有北狩之事李順反于蜀中而或拆順字曰居川之旁一百八月吳曦反于蜀中而或拆曦字曰八十二日我乃被戈其後皆如期而驗其偶然耶其天實爲之耶

多女少男

周官職方云楊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前漢書地里志云初淮南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近時天下之娶妾者皆歸之楊州豈楊州果多女乎漢書又云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是又以多女少男之言而附益之者矣　異哉班孟堅序地理也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曰趙中山地薄人衆猶

有沙邱紂淫亂餘民大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躧游媚偏諸侯之後宮曰燕太子丹喜兵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燕丹遺風也曰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曰吳自淮南王好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夫芍藥贈而伊相謔彤管貽而

美且異風之所靡匪朝伊夕豈必大力者負之而趨哉若倮逐牛飲下效于上行敝笱狐綏風移而草偃所謂從惡如崩下流衆歸者也乃燕丹忠憤登士豈易水之長虹爲蝃蝀之莫指淮南好客昇仙豈雲中之鷄犬爲鶉奔之無良而顧以習俗之移人爲一人之作俑乎　後漢書倭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妬　尋甸有野蠻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數十妻持木弓以禦盜　抱朴子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

最天下女數多于男焉

埤雅云麋十百爲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交十餘牝小史集雅云狐不二雄麀當十牝　象一牡晉牝三十餘牝者牙幾近尺供送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其空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　李時珍曰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雄遊牝百數麋鹿屬也海陵間最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齊東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

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　異物志云
高魚似鱘卽石班魚有雌無雄而性婬春月與蛇醫
交牝　本草云天下之兎皆雌惟月中兎爲雄故皆
中秋望月而孕　范蠡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
中有九洲多蓄菱荇水草壘折爲之求懷子鯉魚長
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三月上庚
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　凡民家蓄鴨一二百
爲羣皆雌得一雄鴨游泳其間則皆孕而生卵凡犬
羊豕牛之類皆牝多而牡少鯉魚鯽魚皆雌多孕子

若鱘魚至三四月間每魚皆孕子無一雄者江陰人
謂之子鱘而入貢天府焉可見陰之勝于陽也豈獨
揚州多女少男已哉

水之異候

天下之水有以冬夏分氣候者水經注山陰縣西四
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
丈五尺冬冷夏暖　寰宇記梁山縣多喜山有浴丹
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名雌雄井見各物雌雄則中
一統志知時泉在道州城望仙門內鑿石
象龍以導其流夏至則盈冬至則涸　蔣州有燕泉
在州城西以燕來時泉出燕去時泉涸宋折彥質居
郴時剪茅爲亭曰燕泉亭見社燕社魚則中有以一月分

氣候者寰宇記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黃
衷海語云占城國出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崐崘山自
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卽西旋而東此乃海
中潮汐之變　華淸宮下水左右四竅應朔望不爽
內江鐘影山在縣西二十九里有二泉更流迭至
與晦朔之盈朒相應　有以一日而分或一潮兩潮
三潮四潮者　南漳縣西有潮水一日止一潮　蜀
青城山有延慶宮西有營道觀其南有六時水于陽
時則洒然而下陰時則無晝夜凡六時洒水雲笈七

籤云黃帝命甯君爲五岳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洒水以代刻漏一日六時洒水上無泉源下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洒可移數步之內　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　吉安永豐縣有泉曰沙井一日三潮湧水移時復乾溉田可數畝號曰潮田　饒州鳳遊山麓有石竅可尺許日常兩潮其出洶湧其收盡涸　贛州府治興賢門崇眞堂其水每日三潮滿溢井口　江西興國州有三潮泉

一日三湧　侯官縣應潮泉在雲峯寺廣一二尺水纔數寸進退淺溪與潮候無少差　京山縣有潮水泉隱于石一日兩潮潮則有聲如雷水卽汎濫俄頃聲息水退　郴州浪井在黃岑山其水一日三潮又潮泉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一日三湧三退若潮候然　湖廣寶慶府新化縣黎山有巖每日三潮高起數尺不爽　廣東連州城南有潮泉其泉晝夜消長與海潮相應　九華山有潮泉一日三至　廣西天河縣有三潮水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溉田民受其利因名聖水　巴東縣有三潮水石澗之中一日三次如潮湧者然　南川縣有三潮泉早晚應潮候者三每潮至轟聲如雷春秋分其潮倍常雅州北百四十里山谷中湧泉溪不可測一日三潮風浪如雷　綏縣有三波水卽羅甘溪也其源出于古井每日辰午申三潮不爽　武隆縣有信水在峽口其泉如沸水與江等日有三潮每至則高尺餘雲南安寧州西羅青山上有海眼泉相去數百步一日三潮　張佳徝遊記云予遊滇安寧州溫泉聞西

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時正午時亟渡溪而陟其所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耳　廣西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麻哈州西銅鼓山麓有水晝夜三溢不愆其候　馮時可云滇中曹溪寺有碧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午酉三時水必漲滿　鷄籠山下澗中數十處泉石若人功朝夕湧泉如潮　廣東始興縣東有朔水月朔卽漲至晦卽滅　漢中府城固縣桃溪洞在縣治

西北水自洞出一日數潮其聲隱隱如雷　貴州婺川縣龍泉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漲即渾濁人莫能測　廣西思恩軍民府有湧泉井其水一日三湧　若福建遷安縣白鶴嶺有蠏鏡井潮退則泉滿潮長則泉涸每以爲驗此又應潮候而與潮正相反殊可怪　至于水經注淮水東流與甚水合水道源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十竭信若潮流即始興記所云甚溪也　貴縣有潮泉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賽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

神爲澄瀾公唐設淵水縣于此至宋廢　劉汝楫云聖泉在平壩衛西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五里許當叠嶂𡾊岣中一泓自罅中迸出滙爲方池每日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漫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逼晝夜凡百次弇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

貴州漏泃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外有四川瀘州安樂山其泉有形無水遇旱祈禱則泉湧流或一壺或二壺得泉即雨　婆娑泉在思恩州北五十里其泉常隱不見行人渴呼婆娑則水湧出不更奇乎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于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見水溢以爲吉其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凉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冷暖泉

水經注含洭縣南湘陂村有圓水圓廣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溫涼亦異　南昌奉新縣九仙山北有溫泉池池上有亭其湯一溫一沸湧出道間往來皆得浴焉　寧縣黃龍山有冷暖水其泉共脈一煖一冷相去數尺　廣博物志廣陵城中有一井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而甚芬香一云在吉安府城中　南雄府城北三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

一熱　南康建昌縣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其溫可以燖雞豚冷者常若冰壺流出數丈外始復爲一　雩都縣東紫陽觀內一泉間日甘酸甘日汲以釀特美　大庾縣涼熱水同源而異性熱水池圍二丈餘深尺餘流四步而合涼水東入章江　都穆云茅山法堂東有陰陽井予往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煖故名　羅浮山過水北得白水山山有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

之然後調適可浴　登州招遠縣治東二泉並發一寒一溫好事者甃石爲池引二泉注焉以便澡浴搆堂于上名曰德新又寧海州東四十里有龍泉文登縣西七里有湯泉東北六十里有溫泉皆寒溫二泉並發者　句容縣有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熱熱可瀹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　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冪其上一竅汲以造餳一竅汲以爲染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　登州福山縣有奇泉從石孔湧出味甘美冬溫夏冷　平涼府保巖山之

陰有溫冷泉半溫半冷有疾者洗滌即愈　清水縣東東山之麓有湧泉二脈其上泉甚溫下泉甚熱　真定府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有湯池俗傳昔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　巢縣東北一十五里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合自冷觸熱則急回唐羅隱詩欲水照心知冷暖濯纓人足識炎涼　丹陽縣東南二里有雙井最古相去數尺南者色赤北者色黑又有沸井共四井二清二濁

㶁湧滚沸晝夜不絶　池州東流縣東歷山上有二池其一嘗乾雖久雨不停其一嘗溢雖久旱不涸　撫州府城西三十里有池池中有伏石分爲二流其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　衡州府桃源縣西北湯泉常如沸湯旁又有水泉人謂之陰陽泉　廉州感縣有溫泉夏月則冷冬月沸熱風疥瘴氣飲之者皆愈

湖廣荆門州有二泉源出峡山之麓分爲二泒北曰蒙泉南曰惠泉蒙泉常寒晝夜兩潮水溢數寸惠泉水常溫　江西上猶縣溫冷泉泉自山溢達于江濱瀦而爲二一溫一冷　圓泉在郴州永興縣半煖半冷冷處極清煖處極濁　四川開縣三潮溪水日常三潮冬熱夏凉顧爲神異　攸縣東溫水泉其水冬溫夏凉　耒陽縣湯井有二泉其水春夏溫和秋冬滚沸

門生

霍韜行實云霍渭崖韜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爲座主後己丑充會試考官亦不認三百人爲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出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陳讓字以禮晉江人舉省試第一尋第進士推官紹興諸生素誦其文及至爭造門下時有禁有司不得私受門生讓嘆曰吾豈以是阻士子嚮往之心哉欣然延接躬訓廸之得其指授多成佳士讓後拜御史疏劾巨俠劉東山之奸又諫阻獻陵遷葬直聲大震爲時名臣　筆談云晉崔洪爲司空薦郄詵以自代因事劾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由霍渭崖陳以禮二人觀之一則不認門生一則直認門生而皆不害其爲正誼也由郄詵荀爽二人觀之一則不認舉主一則厚認舉主而皆不害其爲正誼也君子惟其正而已　薛方山云羅景明因李西涯虔于剣瓘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生之籍可謂識事師之道矣　今言

云方逕志在翰林寵仕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
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族人論西楊子
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
武功爲石亨晝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
永嘉貴溪亦類此王行甫云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
自負者爲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故欲以
乖戾自明其無德于斯人其視陳戸牖之于魏無知
何如　讀書鏡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
之門歐公雖貴不替門生之禮柳子厚云凡號門生

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
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
誦此言

秋

月令四月之第六侯麥秋至杜子美云歸路翻蕭颯
陂塘五月秋是以夏爲秋也竹譜竹根曰竹鞭以鞭
行時分芽露白月爲春及于外苞內實冒土而生爲
秋故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六月爲臘李
太白詩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是以春爲秋也
橘錄云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以歲八月入日爲小
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諸橘已黄千林已盡乃始
傲然氷雪中着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此

亦以春爲秋也歳中會計一年之禾黍大熟謂之有
秋是以冬爲秋也管子曰歳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
事且作請以十五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然則秋具四時古賢蓋先有
言之者矣詩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分是以日爲秋
也凡物始生爲春成熟爲秋故一年謂之一秋唐以
太子生辰爲千秋節是以歳爲秋也而列子之荊南

冥靈以五百歲爲秋莊子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秋焉詩含神霧曰秦地當仲秋之位是不特天有四時而地亦有秋位矣

保叔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叔塔因錢王假入朝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予嘗疑之錢王假入朝時尚有復歸之望且國王何得遽以名稱塔即云尊天子豈有非君前而即自名其主之理及考西湖志條此塔名寶所塔乃吳越王之臣吳延爽所建九級後崩咸平中僧永保以目眚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蓋原名寶所而以保

師叔重建寶保字音同而以叔加之耳　紀畧云吳延爽建保所塔屢復屢燬弘治中僧可勝重建一夕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斤腹中白子數十枚

綠赤豆神奇

綠豆一物載于本草其性甘寒而解毒一切瘡腫之類傳之則有効非有大神奇也　蘐臣羣芳譜云同年友唐公諱之夔號抱一西粤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某江轉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之一家煮豆氣味四達兩隣對門患病人聞其氣輒愈此一綠豆耳而何神異至此　拾遺記云東極之東有傾離之豆見日即傾葉食之歷歲不飢豆莖皆大如指而綠色爛熳數畝此非又一種綠豆而神異者與　杜陽雜篇云靈光豆類中國之綠豆其色殷紅而有光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鵞卵其中純紫重可盈觔啗一丸甘香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此非其類綠豆而神異者與　孫公談圃云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菉豆兩粒服之遂愈則菉豆而神奇者矣　晉史郭璞行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

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毋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　田家五行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皆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歸謂之口數粥亦驅瘟鬼之意　歲時記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赤豆粥厭之　龍魚河圖云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呪勅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神驗又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疫亦不染夫豆既可驅之爲鬼又可食以祛鬼則豆眞神奇物哉

不畏强禦

西台摩談錄云宣德中曾鶚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强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其卒也爲誌其墓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爲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見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甫德錄云王忠肅公翶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

水主事法以先後敘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予師劉乾所先生觧長以部官忤璫奄及中貴兩譎賜環後主楊州鈔關時謝青撒陞自南冢宰轉北冢宰氣焰甚赫其紀綱押行李到關關法必序舟先後之次紀綱欲越先搊先生即朴責之既而予省浙江提學僉臣司官各舉其人陞曰浙江主學政須强幹有力者去手書先生名而定之蓋兩有古人之風云　又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

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圭未嘗形于詞色　正德甲戌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吏部尚書楊一清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取昂休寧縣丞到任未期月陞應天府推官時右都御史王雲鳳上一清書內言雲鳳在山中聞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于人一等矣　鄞縣居大山知吉安府時王尚書在朝諸子稍橫于里中大山悉

收其蒼頭助虐者置之法諸子後亦折節改行爲雅士尚書深德大山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于人數不茂吾宗者屠使君之敎也人以是兩賢之大山爲福建布政使時　甌寧冢宰李默爲祭酒買田將樂爲將樂人逋租過半默囑將樂令爲治之而令故不爲治默怒囑大山切責令令素以强直不阿雅爲大山所知大山曰令實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益游揚之默亦服大山能守正不阿數薦大山人又重大山之遹而服默之器量　嘉靖間泉州林一新爲

江西僉事分宜相當事家僮作犯一新直杖繫之及
入賀見相府中相飯一新且謝曰微公㷀爲我家正
法者轉雲南參議　同安王三接以戶部主政榷北
新關建安李希愍家奴過擅開關門三接追而窘其
奚奴肅愍因此益重之　湧幢小品云江陵柄國時
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
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　澠水
燕談錄云棣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强禦故爲櫟陽主
簿陳堯咨庄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

杖之堯咨聞而嘆曰張子一主簿而如此他日當薦
爲御史使召之昭及竟不見　先進遺風云劉莊襄
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徤卒取其孤孫暨一孤任
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笞門役門役膚愬
于州守州守怒封鎖其門薪米不供二孤令從者踰
垣乞食于知交微行去州守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
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瑕公及夫人前泣訴途中爲
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其嗣後州守以事謁制府家
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于守乃公故禮遇之有加

復特薦其賢能于朝又劉端簡公釆任右司馬時進
上尚德恆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
悅公在京日譖于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尚
爲余同年故嫌于措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日然吾故
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
慾則不剛卽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
操可知矣予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如此　耳談桐
鄉龍翔寺古栢千霄時胡梅林爲督府方以軍興法
繩所隸其客某公謀星者因請伐作棺具用移文下

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
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爲動忽見請者揆首窺于簾內
尹大罵無耻貪夫敢擅乞官物吾奏汝胡公竟不能
有加　張相國請還江陵尹微人曾公來謁踞上席
既出藩臬大僚皆曾無敢上席者聞尹如此以爲言
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兩
父母側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擢

龍鳳亦有凡近者
龍爲鱗蟲之長鳳爲羽蟲之長皆天上靈物希世禎祥然亦有凡而可作耳目狎玩者或亦其另一種與鐵圍山叢談云愽白有遠村號餘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六七尺痴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鶩五色有冠卒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嘆曰

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産鳳爲信 爾雅翼云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加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凰杯 桂林有烏鳳如鵲而紺碧髮頭有鳳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廣西又有山鳳狀如鷺而鳳喙巢兩江溪林中雌伏卵將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留一竅取食子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音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野客叢書云漢宣帝記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覧翱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夫鳳所以爲異者爲其罕見且艱得故耳今其數出至于萬與燕雀何異安足貴耶 黃衷海語云山凰出暹羅喙首如鶴項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衆鳥敵人而啄其腦若刀斧然子大如柳甖 蘓東坡云羅浮有五色雀

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誰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翩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西事珥云巖林在太平之横村（今廣西崇善縣）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杂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

蟄伏良久乃去問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爲護符之覡若侮褻之雷雨驟至　伊川語錄云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嘗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噬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　戎幕閒談云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若嚴奉貞觀中勅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嘗捕而脯之亦竟不能神也　沈大招云龍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長僅三寸目睛燭然腹有丹書而無牝牡蓋蜴蜥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于

器獻之闕下中道風雨僅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　宋史程顥調鄠上元主簿常捕其龍而脯之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　唐德宗貞元末貴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皐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爲烟所薰而死　湧幢小品云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龍水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稼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召覡訊之云黑河中有巨龍皆羨特犬豌故漂浪饗水望祀河瀆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升岸漸近漸縮至于几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齊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梅傳字元鼎邢臺人萬歷辛卯孝廉知登州因大旱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呼噪詈罵潭漸有波浪以致雲與雨霈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日龍亦獸耳我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　湖海搜奇云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其地　求雨必召師人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一孕婦蹣跚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其妄言婦亦自辯我坊村小民某甲之妻寧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于庭以籠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籠自躍開婦已失去　楊士奇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呪雨則立降

水火治病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煇頃在泰州見有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面四方呼其神誦禱即愈近日邊外熱癸每病則牽人水邊以桶水潑之即此意職方外紀云哥阿島亞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爲邪氣所侵

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昔先君子有言醫亦有何奇術但須曉得陰陽二字病有陰陽脉有陰陽藥有陰陽知三者之陰陽思過半矣如前此二術一則治之以水一則治之以火水火亦陰陽之妙理也近有陳姓醫人不問何病專用石膏時人呼爲陳石膏此近於用水者也宋之石藏用專用附子治病時人語曰藏用擔頭三斗火此近於用火者也然未免有偏焉六帖云石藏用劉寅俱善醫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冰　建康實錄注云元帝渡江時有王離妻李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傳此火并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不能禁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所居爲聖火巷又南齊志云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齎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京師有人病瘦者以火灸數日瘥隣人笑

曰病偶自瘳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顋間痒病以凡火灸之如前復以聖火灸之愈後梁以火德興　一統志河南河南府永寧縣聖水井其水湛碧飲之可愈疾漢中府洋縣治西有聖泉病者飲之輒愈又醴泉在扶風縣唐貞觀中復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慶陽府合水縣有聖公泉能愈百病又溫涼泉在靈臺縣東南保巖山之陰其水半溫半冷有疾者浴之即愈聖水聖火徒美其名耳華佗以冷水灌人十斛氣乃蒸出囂囂乃令溫床臥而冷汗出粉拭之而

愈徐嗣伯以水澆房伯玉百斛背上彭彭有氣吳中名醫葛可久有人患傷寒疾不得藥比可久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可久就捽至水中使禁不得出頁久出之裹以重繭得汗而解　桓談新論言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衣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曬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亦不言熱此卽莊子所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水火不得而侵

之矣　唐史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閩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食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訹往者日數百人德裕爲嚴勅津邏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　高昌卽交河逢節日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

動植之物報時

千歲日至可坐而定況一日之時刻其漏點分寸纖毫合度固有極人工之巧而天且勿能違者然而天地自然之節度有不假于人爲者人亦不過因之耳

開元天寶遺事云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牘書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急鳴耀卿目爲知更雀又于廳前大桐樹一枝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又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考名勝志云值子午二時猿卽鳴啼　洞冥記云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在影娥池北　雲南南甸宣撫司產叫雞晝夜應時鳴

張佳胤云予遊滇中太華山入聚星堂後爲叢林香閣閣前老椿圍二丈蒼翠入雲葢千餘年物是夕宿香閣上松濤四起宿鳥驚棲忽喧忽寂至一鼓濤

森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叫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爲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枕上口占四詩內二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鷄啼蓋謂是也

鳳尾十二翎遇閏生十三翎　空同子云雀孔雉四月四子五月五子六月六子　猫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虎咬物亦然　虎每月望前耳能聽而目不能視望後目能視而耳不能聽　驢馬駒月初生者行在母前月半生者行與母

並月末生行居母後　象膽隨四時春在前膊左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鷄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　白毛烏骨鷄每日以子午卯酉四時其毛翻豎戟立　猫目睛旦暮圓其午豎斂如線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　食物本草兎尾歲生一竅　蛤蚧之鳴大月三聲小月二聲　蚺蛇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蝌蚪月大盡先生前足月小盡先生後足　人身諸蟲上半月頭向下下半月頭向上

金陵瑣事云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見佛几淨水甆巾一石遂問賣否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即賣回回次日携銀往來兩三度輒增其價主人謂石久塵埋回回尚與高價因磨洗一新數日回回又至見石磨過大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天然寶也今已磨損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

北戶錄云南中有十二時蟲亦蛤蚧之類大者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此即所謂避役蟲與然彼云見者多得稱意之事此云毒人必死又何相懸乃爾也　採蘭志又云南中有避役蟲狀如蜥蜴一日十二辰其首倏忽變易爲十二辰狀脚長色青見者多得稱意之事　鼉聲如鼓夜鳴應更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謂之鼉鼓亦曰鼉更人聽之以占雨　採蘭雜志云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曰潜心傳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提

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
為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
就寢更名曰待漏魚　香魚出雁山春初生月長一
寸至冬月盈尺則于潮際生子生巳輒槁一名記月
魚雁山五珍此其一　獨朋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
葉月滿又退之　鰍魚瞽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每
月一骨有毒　鰽魚騰春夏近上秋冬近下
錄異記云六時水在蜀青城山宗元觀南二里對觀
有峭崖高五百餘尺崖上受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

黄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有自然水從崖上灑入澗
底勝覽云六時栖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灑陽
時即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懸泉漏六時飛京鐘詩
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　名山記云太
原府平陽縣有轟轟澗其澗東南有廟下有潭淺不
可測廟後有石洞洞中有穴望前噓而出聲望後吸
而入聲其聲如雷故名　郝郊入蜀紀見云大邑鶴
鳴山山如覆甕有石如鶴上有二十四洞應二十四
氣洞口約闊三尺淺不可測至一氣則一洞之竅開

餘皆不見又有七十二穴應七十二候　羅山泉出
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　燕陵山有風穴夏
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無風　昆吾陸地鹽月滿則
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
燕昭王時有長春樹花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赤夏
盡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　名勝
志云洱河上關河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
白色每朵十二瓣以應月數遇閏輒多一瓣相傳仙
人所種更無別種土人因其地名之日和山花

唐詩記事云段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強記多
奇篇秘籍嘗于私地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
不言置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也
暘谷漫錄云張堂言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周
俊叔家嘗得十二時竹一根植之家庭歷十餘年節
而竹者纔三竹遶節而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　芋每月一子每年芋十二
子　藕每月一節閏月益一節　棕櫚應月生片遇
閏則生半片歲長十二節遇閏則長半節　莢菰種

水中一莖取十二莖歲當有閏則十三莖　朱草日
生一葉朔日至十五日共生十五葉十六日後一日
落一葉　梧桐按月生葉一對不增遇閏增一葉
說畧云唐文宗朝有十二玉棋子以按十二時字置
水中逐時浮出不爽　徐鳳縮節杖如筆管二十年
每年生一節後每年減一節　清異錄云唐內庫有
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
逐時物象變更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爲蛇轉
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尚在　青

蕉云范文正公家古鏡中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
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
二時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爐
鼎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不可曉　佛林國懸大金
秤以金丸十二枚屬于衡端候十二時每至一時金
丸輒落毫釐無失　續夷堅志云周益公在京師見
一茶店具紙書岳州圖蕉樓十二時牌能時時自換
此神仙之筆也　瑯環記云南蕃白胡山出猫睛石
狀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遍身俱白

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
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
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
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曰埋此于山
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
胡掘得遂會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
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遂多猫睛而猫睛即一
名獅負仙女上明皇獅負二枚即此明皇藏于壯丹
鈿台中以驗時　泰西國人所製自鳴鐘以銅爲之

中藏鐵輪盤蓋于時時轉動一小僧人在下至其時
則捧牌漸漸而出其一老僧人執椎在懸鐘之側凡
小和尚立起老和尚即擊鐘子時即一聲丑時即兩
聲至亥時則擊十二聲而止此其巧思非人可量矣

諸葛武侯遺蹟

諸葛武侯之事季漢忠之盡義之至宋賢亦許爲王佐之才而稗官小說敷衍或反失其眞如借風錦囊之類往往入于神怪非所以尊武侯也其遺蹟流於後世余因歷考諸書之可驗者彙而存之焉語林云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列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漾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

及乎水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昭烈効死况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搆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過此布常山蛇陣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蹟恐君遺事節卯下南山石郝郯入蜀記見云夔人重武侯以歲首人日傾城出遊八陣上謂之踏磧婦人拾沙中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綵縷携之歸以爲一歲之祥

愼蒙云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鎭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棊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楊升庵云嘗放舟過瞿唐門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陣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 右武侯八陣圖

紀畧云正德中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即自沸

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中有寶物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 右諸葛釜

語林云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旣掘得箭鏃一斛 右諸葛鏃

本草云諸葛武侯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即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致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今三蜀之人呼蔓菁爲諸葛菜 右諸葛菜

劉焬筆談云會稽季彭山守長沙日有兄弟鬩田掘土獲一扛

竈直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舁送府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軍竈幾字貯府庫尚存（右諸葛竈）　七修類稿云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于外手舊曾聞之朱信令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右武侯兵書匣）　金陵瑣事云四川趙雪岩先生曾任太守往瀘州江行阻風數日乏薪令人上山樵採山頂險峻人跡所不到有錢船一隻露其半中皆大錢有無字者有文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籮回忽大響一聲山遂合船不見矣

行一兩日岸邊人衆洶洶泊舟訊之乃鑄孔明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告成（右諸葛錢）　瑣事又云金陵裕民坊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驅瘧二篆字相傳爲諸葛武侯所製病瘧者枕之即愈彼此轉相借用久之遂失　紀畧云武侯初平南夔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逈歸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今雲南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家也又天順中太倉州武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

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不差既聞鷄鳴亦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以爲孔明鷄鳴枕也（右諸葛枕）　續耳談云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瘧起蕭牆焉又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武侯俾終歲勤勞弗敢居閒思叛也若舂米則頭作痛云（右武侯遺法）

湧幢小品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緻

蝦蟇其數皆四鐺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響亮者爲上上易牛千頭大者七八百頭藏一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爲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右諸葛銅鼓）　雲南府宜良縣有諸葛洞武侯常列營處嵩明州西南有漢人所築金城城南有諸葛亮與蠻人歃盟臺澂江府河陽縣金山有諸葛營乃建興中丞相亮選投酋長治故之所曲靖軍民府南寧縣城東有八塔雙井皆諸葛武侯建鑿以厭勝也定

遠縣諸葛山一名獨立山世傳孔明過此令擲斷山
岡左右以厭勝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意
總一事而分紀于南寧定遠　大理府有武侯祭天
畫卦之所名祭天臺又名畫卦臺趙州昆彌山兩崖
間有古刻文印篆世傳爲諸葛孔明之印通志武侯
既服孟獲回師至白厓立鐵柱紀功　天威逕自龍
關以外皆得名之取孟獲公天威也之語而名之貴
州亮寨長官司在黎平府北司治西有諸葛武侯古
寨因以名之趙州有迷渡市設巡檢司昔武侯築城

其處今呼諸葛城和曲州有諸葛故城丞相初過大
雄河即駐節于此今遺址存姚安府大姚縣有武侯
土城在縣左卻江馬鞍麓上有鐵椿相傳侯開路時
物又賓川州有諸葛城在虎踞山鄉應龍詩何人築
此受降城營壘猶傳諸葛名　諸葛村在永昌城南
七里舊記云孔明既擒孟獲移師永昌即金齒司也
司城南西山之下侯嘗屯兵其間迨師還民相謂曰
吾儕皆諸葛公遺民也乃搆祠祀之雨暘疾疫者應
其蒔滇載記云永昌城外七里有舊漢村其人言語

衣服皆類蜀盖征南時留居者又其村前小海子內
土阜一區周遭三十三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不能沒
傳爲孔明壁標臺錫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
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劍川州有諸葛池相傳丞相
每飲馬其中滇畧云麗川麓川也有諸葛孔明寄箭
山　諸葛草廬在南陽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即孔
明所居舊爲祠以奉蒸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
而移之遂寢　諸葛井在草盧前青石爲床有汲綆
渠百十道數覓不能盡　武侯遺令塟定軍山因即

地勢不起墳壟沒松茂栢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山之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
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請近其墓立祠沔陽鍾士
季征蜀枉駕設祀營東即八陣圖遺基畧存前號難
識陰雨聞鼓角聲（右諸葛遺址）　蜀記孔明征蠻中十里
刻一石人今黎嶲之路尚有存者犍爲縣存其一
（右諸葛石人）　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
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今爲乘烟觀杜光庭錄異
記云成都讀書臺坊武侯宅內乘烟觀內有古井井

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湧相傳其井有龍 右諸葛讀書臺 滇考云隋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南征爨翫從越巂進兵經馬湖番山自蜻蛉川過弄棟大小敦弄大敦弄至于南中賊前後據要害萬歲皆破之行十餘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仆其碑碑下復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過此爲我立碑萬歲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 廣德初鳳迦異築拓東城孔明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

南方民畏讋常以石楮梧之 古蹟記云宋建隆二年曹彬爲都護伐蜀謁孔明祠覩字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拆去祇留其中以祠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遙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 右諸葛碑 名賢錄云崔與之帥成都按洪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

府咨夔命蜀人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告之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永昌府志勝云永平縣打牛坪相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訓彝畊遂以名驛云 右諸葛故宅 宋書殷孝祖傳御仗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右諸葛鎧帽 諸葛武侯征孟獲奏凱回日至瀘水風濤不能渡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十九人以祭之則怨鬼自散方可渡也武侯曰吾班師回都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乃雜用羊豕肉

和麵爲劑塑成假人頭名曰饅頭 右諸葛饅頭 通志藝文畧載武侯著書數十種漢書者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貞潔記一卷臥龍十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郭沖撰又總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右武侯書 桂海虞衡志云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其蠻酋自謂大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緊之云尚爲武侯制服 右諸葛遺愛 一統志云夔州府有石鼓在八陣圖對面世傳武侯敎陣法處 右諸葛石鼓 一蘊領

日和門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主所植故人多採以作藥其味甘香異于常柏即杜工部所咏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者也 翠式如手抄云此柏圍數丈昆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然無敢伐者宋乾德五年枯樹再生人咸異之 右諸葛廟柏 夢溪筆談云昔年在姑蘇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鳴鉦茖即古落字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像今術士所畫符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

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 右諸葛銅鉦

緬甸國有孟獲城內有武侯祠又有雪山武侯征孟獲到此名曰剩村石碑至今猶在 李邁庵記云過金沙江則非中原有矣北渡金沙向木邦國武侯設碑路傍有異日皇帝過此句 永歷至此應其讖後征緬師旋雷巳碎碑 研北雜志云漢中之民當春月行哭首藏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鼎錄云諸葛孔明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于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文于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唯孔明行軍見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 右諸葛鼎 馬君輝征行記畧云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兵收服騰越州二十五過南甸追至孟州離騰越百有十里爲雲南迤西盡界外即三宣六慰緬甸三十日班師距蒲縹數舍有深谷相傳武侯燒藤甲軍處 犬永目過玎璫山踐踏有聲過娘娘叫狗山以武侯迷路聞老嫗叫狗得達故名 蜀古蹟云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乃獨立廟在雅州治東 夢林玄解云諸葛武

侯出師至蔡山夢見周公故名其山爲周公山立憲廟于其上 偃曝談餘云諸葛武侯手長入尺形細而粗猶如松柏皮膚枯槁文理澗澤 武侯定黔中從青石硐過遂抽刀刺山拔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華陽國志亮以南蠻之俗難化乃書蠻圖以賜蠻蠻甚重之武侯子瞻字思遠善書畫見蜀志父子俱載張彥遠名畫記中 張岷峨云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適輶軒使者來集其地令卒縋繩下窺之井上圓銳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

有鐫字皆諸葛公手書即索梯登摹勒以上夜見日
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雞犬皆曰重下摹
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　陝西通志興勢山
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孔明
常戍兵于此後魏置興縣以此山名又定軍山是黃
忠斬夏侯淵之所有諸葛巖　又諸葛壘在秦州東
俗謂下募城旁有司馬懿壘俗謂下募城魏大和中
亮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梓潼縣北有葛山
孔明常屯兵此山故名　雲南永昌軍民府諸葛營

其東東嶽堰內云　土墩週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
下雖盛漲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碧里雜存云明
高帝削平羣雄兵器精利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
一用餘不復事又有連子弩最爲利器天下既定即
收藏不以示民其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
上有鐵挽于挽匣使郤則弦隨之內墮一矢于弩面
乃機則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
刹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
易此諸葛武侯之遺　按三國志孔明損益連弩謂

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雲南
趙海縣東南有諸葛山孔明南征駐兵于此　永昌
軍民府有大諸葛堰小諸葛堰　落星村在五丈原
即諸葛營處　沔縣北蓮池畔有武侯讀書臺每遇
花時縣人遊賞　襄陽府城西諸葛亮宅有井名葛
井　黎州安撫使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
鼎新榜曰天威廟又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武
侯所築塚塹壁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平茶洞長官司有諸葛洞在州治南石崖屹立旁

有石洞數丈孔明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　諸
葛嶺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備收荊州遣孔明督零陵
長沙桂陽三郡調賦屯駐于此　諸葛亮廟在襄陽
府臥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　四
川納谿縣有樹旗山云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
名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瀘峯每歲蠻人貢馬必
相率拜于廟宋劉光祖詩蜀人所至祀遺像蠻徼猶
知問舊碑　靖州城西有諸葛營孔明撫諸蠻駐軍
于此　武侯砦在長寧縣孔明建以誓戎蠻故名

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有諸葛井相傳孔明欲通井絡王氣故爲此井　七縱橋在雅州孟山下孔明擒孟獲而得名　山堂肆考云衡州耒陽縣有石碑乃是諸葛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曰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于右後爲雷所擊惟存斷碑　籌事堂在新野學内昭烈與徐庶議訪孔明于此　華陽國志孔明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即古劍閣道也　萬花谷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筍曰蜀妃門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時之遺址諸葛武侯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有國誓蜀之涓以二石柱横理連接貫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歜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蜀伯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歜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記主稼穡宿瞻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周禮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不肯歛藏者聽人取以儆之按松漠記聞言金國治盗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鑁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携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女願留則聽之是則仲冬之與孟春金俗亦可謂有周禮之遺意矣不大可嗤乎　黄東發云周禮秋官之屬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其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既書于士矣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自相仇殺耶金壘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盱江何氏註謂民有貨物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後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

亢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朝野紀畧正德中館閣諸臣論及引鄭玄註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修撰楊愼曰此言何其迂且謬乎苟如此則皇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耳修養家言有晦與朔御女之禁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乎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

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澌矣况古者人君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類多難信如此　文獻通考曰王莽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爲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借泉府之説立

五均之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市儈取耳　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此非武王周公之法也日用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楊升庵云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

後聽之黃東發云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武周酷吏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成封篡立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爲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　周禮秋官有坐誅之文鄭玄註曰誅及三族古者罪人不孥豈有誅三族者之令典蓋漢人下蠶室類耳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要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戰勝不用兵刃

凡戰鬬以兵矢之犀利爲上故曰兵甲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矢盡糧絶而張空弮冒白刃李陵所以典嘆耳乃有氣蓋千人勇敵萬夫不待兵刃而出奇取勝者此則孫吳之兵法所不及載也　太平御覽云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耰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兠鍪也鐮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其鉦鼓也　後漢書桓帝延熹二年燒當

八種羌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弓折矢盡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擊破之而寇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于是弭定夫斬級至于如是之多豈可謂之不用兵刃哉當其弓折矢盡割肉食雪之時固已氣吞胡羌所恃不在兵刃矣予序戰勝不用兵刃應推此爲首也　三國志許褚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十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値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　抱朴子云三國

吳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山山甚峻絶又工禁五兵每交戰刀劒不能拔弓弩還自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者五千人先登提棓擊賊賊不知備所殺萬計　呂東萊云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爲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　晉書劉琨在晉陽賊圍之數重城中窘廹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爲奏胡笳賊流涕歔欷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　晉

晉書云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胡笳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去　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初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時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南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北齊循吏傳郎基字世業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

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　周書王羆字熊羆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　北史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邪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隋書云達奚長孺擊突厥衆寡不敵長孺將兵二千突厥十餘萬衆遇于周盤軍中大懼長孺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俱焚屍慟哭而去　唐書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靡于是名蓋軍中　朝野僉載云太宗時西國進一

番善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徧而得謂番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番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玉堂閒話云蜀師戍固鎮有巨帥曰費鐵嘴者本于綠林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日劫村庄幾合夜羣盜至村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惟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奔散婦人但秉杓

據釜器無所損旬月後費部內猶有面如瘡癩者費終身耻之　獨異志云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于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首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擊去其首智興曰若中賞汝千金乃具抛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呼城上飛動　册府元龜云晉高祖從唐應順末自河東改鎮常山承詔詣闕會少帝失位與數百騎欲奔鄴夜與少帝相遇獲嘉東遂俱入衛郡泊郵舍中時劉知遠從行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于亭廡知遠遣御史石敢袖鎚立于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推晉高帝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知遠乃解所佩刀賜窓授晉高祖既出有數卒逐知遠知遠時無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蕉炬未然者奮而擊之人謂其短兵也遂敗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隔垣聞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知遠審其語則帝所親騎將李洪信也知遠因呼而召之曰太尉無恙由是

坎垣求出其垣剨然頹落有神助焉　夢溪筆談云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

月因地異

月照萬川處處皆同乃光之所射有因地而異者又有因中秋而更異者皆事理之未可易測者也朱平涵云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過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中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按志云馬陵井每中秋夜月輪正照井底陰晦之夕殊有月光若天時晴朗以幕蓋之光徹其下　七修類藁云杭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將顛有一竅尺餘名日月巖惟中秋之

月穿竅而出他月則斜出竅外　林泉隨筆云浦江有月泉其水晦日即涸月生明則漸溢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故名日月泉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有朔水月朔即漲至晦即減故名與月泉相類　名勝志云雲南永昌府永平縣花橋河水入于銀龍江去縣治東半里每歲十月天曙時輒有白氣横江上下亢滿月色相映蟠旋宛若銀龍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丈高二丈五尺廣二丈尾亭十有二亦日太平橋又龍泉在汝州城西南其水瑩潔中秋之夕陰雲蔽月俯覩泉內見形自若前人詩云我欲就泉觀夜月坐嫌烟雨阻人行　山西澤州五門山形若城墉有門凡五雙門之上中秋望月注射其間故爲圓明他處所無　遂州資聖寺有金錢井每月明輒有金錢影浮水上　南溪縣桂輪山昔涪翁書大桂輪山四字于其崖壁是山惟中秋見月故名　五臺山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帛障面目下覩或見月在水中　荆州與山縣有水月院有潭水每遇天陰月影常現故名　西溪叢話云會稽天衣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

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李紳題詩云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紹興愚禿法聰鑿開沼名滿月殊殺風景可惜也　戚价人嵩門山記云宿盧巖寺曉過嵩門此門每至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項門若半吞之如手擎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即多斜掩門左右不全見故爲特奇

原缺第八十葉

以少少許勝敵

衆寡之不相當勢也孟子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人如茍克之破符堅韓世忠之扼兀朮虞允文之勝金師彼衆雖數十百相倍然在我猶以千計以萬計也若寥寥數人而頓成大功則誠古今所難焉　後漢書光武初拔邯鄲拜吳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于路漢卽捣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

無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　公孫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三國志孫策攻劉繇于牛渚營又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

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蜀志關雲長在曹操軍中袁紹遣大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焉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中斬其首而還　五代時宋高祖伐羌假胡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羌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

來並笑之藩素善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返　後周書云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于原州刺史史歸

猶爲少年太祖遣崇襲歸乃是夜往輕將七騎直到
城下餘衆皆伏于近處與兵騎步遂不設備崇卽入
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于是中外鼓
譟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　宋書孫恩亂遣劉牢之
往討以劉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
遇賊衆數千與裕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
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唐書
太宗爲秦王時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千餘里覘
竇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于

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
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
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
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卽以六千騎來
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于
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
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
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勣等伏兵
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　隋唐嘉話云禦建

德之役旣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騧馬鎧甲鮮
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眞良馬也敬德請取之上
曰輕敵者亡以一馬損公非我所願敬德自料致之
萬全及馳往幷擒少年而返卽王世充子僞代王琬
也帝旌其能將馬賜之　唐書史思明至偃師李光
弼趨河身以五百騎殿已入三城賊使驍將劉龍仙
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謂
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
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

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
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
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
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
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　乾符二年黃
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時錢鏐爲董昌偏將
曰今鎭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
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
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所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也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五代梁霍存初從黃巢巢破歸降太祖累立戰功蔡賊張郅在汴北存以三十人夕犯其營破之　周書劉亮以功拜大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首以拒義

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纛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悩懼一時降服于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款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本名道德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　達奚武委心事周太祖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

斬六級獲三人而返齊神武趨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其軍號因上馬入營若候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　楊忠武藝絶倫從魏孝武爲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襄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附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

斬纂以狥城中懾伏後從周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　周書韓雄字木蘭爲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于畧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畧首　後周書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魏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于鹿盧郊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

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立輕將五騎行前思之卒與之遇即使交戰殺傷數十人遂獲馬并甲矟等永業遂退　南史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奔宋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公斬顏良不過是也　蕭摩訶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業蔡路養起兵拒

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齊兵入寇武帝遣安都北拒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彼

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倒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師退走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

橫奮擊斬馘甚衆　唐史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元和元年討蔡詔使當一面光顏壁溵水明年大破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栅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身如蝟時光顏子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劍叱之士爭奮擊賊乃潰時諸鎭兵環蔡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　南史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奔魏軍魏人莫不披

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西馳
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
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
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勑曰
餉周公阿杜　唐餘紀傳云鄭彥華福州人少隸節
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攻
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募
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深塹詰旦興登
車指弘義嫚罵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

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　宋史王德字子華通
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
侵懷澤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
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
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
遂呼德爲夜叉　青溪寇軼云童貫爲江淮荊浙宣
撫使移師南下征方臘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
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
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

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擣其穴格
殺數十擒臘以出并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
皆潰　范公過庭錄云忠宣謫于信陽時漢上有巨
賊曰羅斷據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僅三十五里
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僚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
假之衆秦曰無益也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晏
集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
問秦曰你爲誰胡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

耳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
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坦膺謂賊
曰爾敢射我乎賊彎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小關
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
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竄走林谷一境獲安奏功于
朝進數官　明之初花雲貌黑而驍勇絕人已謁
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向無不克常遇盜數百獨
戰三日乃擒殺之　永樂中盱眙侯端授金山衛指
揮有倭寇至端與郤指揮分兵出戰郤全軍覆沒賊

入城斷橋兵不能渡端躍馬渡河入西門與戰被箭如蝟轉戰未休賊掠染家布橫于街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之得馳出東門招散兵焚賊舟絕其歸路賊遂大敗　王聞祿庭聞逃畧景恭巳巳也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擎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任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遥見彪騎上加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　落虜首奪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加瓜者乃馬鞍

刈官頭戴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弓敵也　我知子寇志云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為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回回革里眼等數悍之華賊大營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為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

兵四起用撓鈎鈎取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一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提歸二將之級以祭報國群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闖矣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革

取民之法流弊

取民之法多端雖流弊于後代而實濫觴于古曩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邗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貸物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克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此法雖出于便民然而流弊遂有宋人青苗矣　洪容齋云隋書志晉自渡江

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寔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惟謹至于奴婢牛馬雖著于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值賒立歲月坐是啗激訐訴無已時矣此乃近日税弊之濫觴至有奸民生事所立文券未幾而即以匿税投告官或謂其有利己而行紛紛多事不堪言矣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説則放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籍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十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説則倣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

尸諫

史魚尸諫古今流爲美談漢武故事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　嘉祐間殿中侍御史陳洙字思道同知諫院司馬光上疏乞選宗室爲皇嗣仁宗令以所言送中書而光欲出自上意洙曰若俟上自言當在何時遂上疏極陳東漢建儲不早之弊

杜喬李固徒取誅戮無益于事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死以自明其無所冀奏下大計遂定司馬光疏陳其事仁宗賜洙錢十萬元祐初光復言乞除其一子官以旌忠義哲宗從之　永樂間董皐民字德之德興人明經任工部主事質直方毅不爲容悅時同官有被譖繫獄者皐民疾篤恐其罹刑草諫疏于懷死都門上憐其死諫命禮葬之遂赦被譖者夫明主不自開悟而致其臣以死諫其情寔可憫若其事遂行則忠

貫猶瞑目于九幽耳余故列諸数事以見千古原不乏之史魚也按裴晉公傳臨終自爲銘志帝怪索之得半稿以備貳爲請則庶幾乎語不及私者矣若林逋所詠茂陵他日求遺稿尤喜曾無封禪書則又以不諫爲諫者焉

按韓詩外傳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

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三國吳邵疇字温伯山陰人爲郡功曹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邊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在明府何憂遂詣吏上疇詞皓怒猶盛疇恐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

之語本非事實賭家謫人詠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於筆鎮躁歸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毋執斯旨故誣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慼寔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吏收疇丧得詞以聞誣遂獲免帝嘉疇節義詔郡國圖形廟室　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每畝十錢以修宮

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皆迫遣之時北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書奏即吞藥自殺帝爲暫絶修宮錢　漢哀帝時丞相王嘉以爲梁祖又封還益董賢戶事帝怒召詣廷尉嘉不肯咀藥自詣廷尉吏詰問嘉嘉對爲國惜賢無所私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死此乃眞有史魚之風云

梅梁

霏雪錄云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隳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斲不飾存故事

耳非舊物也　會稽志云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爲梁乃梅梁也　金陵覽古云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梅梁殿　蘇州記云海梅溪昔有梅樹吳國采爲姑蘇臺後忽于此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云　名勝志太湖夫椒山東有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至春首則水面生花今之梅樹其可爲梁者甚少而況作太極殿之梁與姑蘇臺之梁乎若夫梅山之樹上

可作禹廟之梁而下作他山堰之梁猶長三丈許固是神物不待其鬬龍出血而始爲異也　按會稽志漢武帝時民以徭旱灾蝗祈王笥山靚應乃相率至觀旣搆殿少中梁忽一夕風雷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于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至魏武遣使取之去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而去則會稽勝蹟又不特梅梁也　湧幢小品云梅湧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時作姑蘇臺伐以爲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木臥湖

心水涸不露人由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鼉吼聞數里土人相傳梅龍顧子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至明堂磎見古梅其材中梁取以還都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即此木　述異記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農家測天

凡雨霜露之事老農諳習已久其所測天時比于保章挈壺爲尤確切盖由來傳習而徵驗之故也　後山談叢云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　鷄肋編云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祭霜濃尾次日果大雨　陸象山云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旱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　黄河隨時漲落自立春

後解凍候人占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研北雜志云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則有年極驗揚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水一瓶以秤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湧幢小品云春雪不宜過多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羣芳譜云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若霜降一日前見霜則知清明一日前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也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　十月霧爲沐露主來年水大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着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　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二百十日霜必降又日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降　三月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　至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　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此古諺也又有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

一冬晴康熙丙辰九月九爲戊子是日又無雨故一冬皆晴　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加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温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　研北雜志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鶴林玉露載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稱古來占滂沱謊者頗夥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燭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蜥蜴卿冰雹蜉蝣若春杵埕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鵞與象龍衆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如鬼哦詩敢詫博聊用醒午睡乎乃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懨盖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有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召自下　夏雲起自西南者雨必多諺云西南陣過也落三寸　上風雲雖開下風雲不散主雨　初下霜一朝即止者謂之孤霜主來年旱連朝以上者豐上有鋒鋩者吉平者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二言此日宜晴也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言此日宜雨也　伏裏西北風臘底船不通　六月一日一天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頭莩生子汐殺二莩二莩生子旱殺三莩

蜃樓之外另有虛市

沙門島旧聯爲有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紫翠巉絕出没於波濤之表眞神仙所宅也蘇子瞻云海市現滅時在數島上與熯蒙曰海市春夏見秋冬少見大霧後天晴見天陰不見微風與無風不見大風不見風微急其見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蘇公見之于歲晩故長歌以志喜熯公見之于孟夏故窮奇盡變作爲記而淋漓曲暢焉乃亦有不必于海不必于蜃而平野之中能成墟市亦學者之所當深考也　太史公天官書固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宫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歐陽公嘗言謫官彝陵時舟泊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翌日步于江滸曠無人跡但言歌嘯老幼男女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賣果餌之語　遙見一蕪城其北詢舟人云古隋地也　汶上縣石樓泊在縣西南二十里周廻三十里每秋水泛漲一望無際遙觀村落在烟波杳靄中又常有城樓人馬之狀出于水上謂之水市洵奇觀也　闘亭在南旺

洲中高阜六七各自隱起川下皆臺于此至今水際時見烟雲樓臺之狀　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縣今爲桃城鋪鋪旁一邱高可數仞每陰雨後隱隱有市井車馬形土人以爲蜃市云　遊射漫抄云嶺表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夜半爲市正可與日中爲市相對　拂菻國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亦此類　廣西名勝志云瑞象山在來賓縣西瑤光臺記云郡之西山聳秀葱翠四時寒暑陰晴變態不一當其天宇澄霽倏

爾䫉濛洪日朝暾遊雲閒出悉爲白象之形宛若生成奔逐飄逸于西山上　說圃識餘徐中行翊參政廣西出象洲計此必多象舟人云此絕無象及早行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趨或臥其狀不一舟人曰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及日出象果散滅無一存者　七修類藁陝西郊外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松江春霧時亦復有樹木屋舍　歐陽少師又言爲河北都轉運使時冬月按部至滄景間于野亭夜半聞車旅兵馬聲幾達旦不絕彼處人云

此海市移徙五七年間時有之　郎仁寶云毛翔登州老醫言士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往艤舟見城郭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猶可識水際屍骸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掬之所得甚多歸語人往杳不可尋　山西名勝志定襄縣或云夏后氏所築又曰趙襄子所築俗傳朔霽時雲霧之中呈現樓堞　繁時縣東百里鹵城故扁都也周圍三百一十一步正東及西南東北呈現樓堞門內似有人馬現則多雨人在西則現在東不見遠則

分明近則隱沒近東五里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復見見則凶　名山記五臺山有乾闥婆城即化城也每于日欲出時城乃現　自儆篇云唐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烟霧蒙籠人衆塡雜若市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見拾得青黛數十枚升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式如手抄云建昌府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時幻出樓閣籬欄種種諸狀中一少女橫榻而坐晝淸人物羅幃半開丰姿妍冶代所未有或加足于膝以邪

帆經之微作絢爛廻旋之狀紅礲宛然人若廻視則漸移身既入幃中久之漸隱少頃都無跡矣主人以爲妖竟錮其室後不知如何　五燈會元有無邊際樓閣雲　湧幢小品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白空中過市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閩書福寧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南海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人馬往來貿易闤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市現于登萊海中而偶見于福寧州海中者如此

閩書寧德縣隱仙嶺地名冲裏中有石室號鬼洞年豐則鬼嘯景泰二年有彭翁者醉行過嶺睡臥亭中羣鬼相語具燈燭送之扶翁以歸邑人會同今陳瑄記予以嘉靖四十二年壬戌四月在筠竹堋藕家夜方就寢下床人曰今夜更鼓響亮予傾耳聽之正發擂定更也是夜心事凄凉亦不成寐聞其更更傳遞甚明至五鼓煞擂俱如譙樓然筠竹去冲裏十餘里鼓聲在百步之內此予所親聞也非又一墟市與　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夜半若數百千人行旅語笑歌哭雜擾匆遽而凝寒陰黑咫尺莫辨窺之無所覩明旦雪深有人畜鳥獸跡流血污染十餘里入山乃絶　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十有二年封泰山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　月令通考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陂西根有小山曰崆峒若九秋三春晴麗必有毒霧起山嵓彌亘數里樓殿轇轕花木爛然數息而止時謂廣成子化城　槎庵小乘長沙益陽去

府治三百餘里益水中時見長沙城郭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矚移晷乃漸散滅　高郵州有一寺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輿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恭可辨壁厚數尺辰午之間則無　唐國史補凡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烟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墻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雲氣也

天神形現

帝王之道天監日臨陟降左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其道也豈必空中真有其形像哉

清波雜志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玉牒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承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此是何處臣對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果

見雲間樓臺閣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挈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旋于東方稍南人物異

常整肅飛翻飄颻所持幢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此蓋陛下恪祗祀事神明昭格示現伏望宣示史館布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臨降詔以其日為天應節時政和二年

又通鑑載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奏請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蛇龜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

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車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宜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

南史南昌滕曇恭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一桑門曰我有兩

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爽室焉　其詠訪系門不知所在及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

自然符即自然方藥

立方合藥以治病此岐黃之傳而醫者之常若夫道術胡僧符祝法亦加之而痛者止臥者起則上古亦有祝由之科未足深訝至于不假人力而天成之符象方藥皆具抑亦異哉所問矣　吳船錄云自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紋有符篆　名勝志云博羅縣雙髻峯有劉仙壇石壇高百丈許唐劉瞻修真處其旁生竹葉符鎮壓蛇虎日華項碎錄云峽州玉泉鬼谷子洞前有叢竹葉有文成符篆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　鬼谷先生傳云楚有清溪在遠安縣下溪千仞其水靈異郎郭璞詩清溪千餘仞者溪旁有寺竹葉上多生符篆文俗名鬼谷符　名勝志又云雲南縣清湖之西官道中有石成文如古篆猶色如丹砂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　丹鉛錄云莆田陳巖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摹形類禹篆　四川名勝志云廣安州篆水在州東北五里渠江曲尺灘下石積平坦冬月水涸磧露仲春水生磧沒深不盈尺日光照映金波透徹其年若

登則紋宛成篆籀瀠洄波面其見不常邦人以之卜
歲　丹霞子記潮府天岳山有石壁篆文　近黟蒼
山有赤文島云是大士賁地夯字如蟲篆不可辨
南溪縣平蓋山漢眞人劉景從隱此至魏武時始跨
鶴仙去有石洞深邃不測中有小穴圓如盞有水出
焉山上有木生葉其紋如篆名符葉　合江縣安樂
山有天符葉樹一夕大風雨拔去後得於容子山葉
如荔枝而長上有紋宛如蟲篆或以爲劉眞人仙跡
吳天璽神讖碑東觀令華覈文皇象書其畧云于

臨平湖邊得石璽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
帝四字于是改元天璽云然則璽亦有自然而成者
豈特符哉　湖廣安化縣有印石方廣百十丈上有
印文遇雨即現　湧幢小品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
居窮崖絕壁間有獸曰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
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
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
護腹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岣嶁神書鼠印合璧註云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

印兩腎相對有符篆朱文九遍者尤佳以十一二月
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面北向子位
刀剖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
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又治鳥胺下有鏡印
述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
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海語云
印魚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拆加解顱
之嬰腦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披餘然上有
黑文儼如篆籀島彝間有獲者必珍藏之

雲仙雜記幽燕思先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圓試摘
服之往往療疾有驗　名勝志云漢夏侯訢侍母疾
衣不解帶者二年偶覓藥方不得天降仙藥于其屋
後桑枝上按訢河南寧陵縣人　扁鵲墓在湯陰縣
伏道村鵲秦人聖于醫爲同輩所嫉刺殺于此祠堂
碑刻列于墓左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
丸如丹劑服之旋瘥揮麈新談又云扁鵲墓在任丘
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以攻卜
之許則其從某方取藥如言取出果得藥無勿愈者

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明日俱平塡矣
潞安府壺垣縣仙堂山上有龍洞及仙堂寺山岡有
琉璃巖巖中有石如人又有石九圓如車輞環水其
中雖旱不涸前有隙地生石子藥丸隨人采取去則
復生　將樂縣玉華洞石函有五色石丸光瑩圓淨
如梧桐子是赤松子採藥處遺藥救人旋取旋有
登眞隱訣云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
天青童君之所治也地所產石無大小百碎皆方煮
湯服之可以愈疾　文獻通考云勃泥國有藥樹取

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夢
溪筆談云國子博士李餘慶强于政事果于去惡死
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其
墓土着床席間輒差　談藪云大溪山在廣州境舊
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
見之士人預備紙墨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
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印模而出持所印紙視
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
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兩法之所出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屋

山靜物也而有浮山浮則動矣墩與田附地而靜者
也乃有浮墩浮田浮則動矣世人知靜中之動然後
知動中之靜也　名山志云浮山一名浮渡山在桐
城縣東過廻五里高二里其西南獨峯直上千仞大
江環繞其勢若浮故名按符音同涪浮亦音符與涪
通用浮山者自地視之如蓄自江視之若浮不峻不
麗巖壑相屬其中石能屈曲殊觀有巖三百有五十
峰七十有二焉今屬安慶府桐城縣　水經注云耶

水出浮岳山山囓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
浮岳山今在韶州府始興縣　名勝志云浮虛山在
香山縣七十里海中隨波上下故名今在廣州香山
縣舊經云羅山脉自大庾嶺來距番禺東二百里上
有桂樹神湖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卽此浮山
乃蓬萊之一島堯時自會稽浮海而至與羅山合而
爲一今在博羅增城之間吳元頴古跡記云浮邱山
在海內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戸浮在水中蒿痕宛然
今去海四里　名山記云盱眙縣浮山在縣西一百

四十里北臨淮水一名臨淮山山下有穴去水一丈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其穴還低頂上有浮空亭

桂林府東北有伏波山突起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傳馬伏波試劍于此山故名　山堂肆考云浮槎山在廬州府城東相傳自海上浮來昔有梵僧過而指之曰此者闍一峯也（此與桐城浮山當是一山）　侯官縣更有浮峯山尉光俗里每潮盈則山浮　愼蒙名山記云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工作笛吹此笛則兵

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之至孝昭王加號萬萬波波息笛今亡　拾遺記云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令人難老雖咸池九招不得比焉　廣西賀縣浮山挺出江中雖洪濤泛漲此山不沒　一統志揚州府城西南有浮山高三尺長四丈五尺闊丈餘其狀似鐵不生草木以其浮于地上故名上有夏禹廟　又泰州西北五里有羅浮山在澤藪中不為水所沒遂浮如羅浮故名

又平陽府有浮山因置浮山縣相傳洪水時其山隨水消長故名　荊州府境有地浮以荊州濱江西岸洪潦常浮不沒故名地肺　湖廣府城南浮玉山離城五里玉湖中巨石如積坡陀磊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名

南康縣西有浮石形如覆鐘水環其外東坡詩浮石已乾霜後水　湖廣橘洲在善化縣西四里上多美橘湘江中有四洲夏月水泛漲惟橘洲不沒諺云湘

潭無底橘洲浮　江西上高縣蒙山洞有兩洞上洞不可遊下洞可遊淺不可究又有石立岩間上下無所附謂之無根石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石高可丈餘水大漲亦不沒唐白居易詩浮石潭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　臨海縣有飛霞石古老相傳仙人上昇于此石累三層牧豎戲于其上以手薄之不墜

湧幢小品云薊州尋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無巨浸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參天建炎狄難

潰兵欲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亦靈境也　宋方勺泊宅篇云河陽三城南北皆受水患惟中潬屹然如故相傳此潬隨水高下如浮玉地肺之類楞嚴經以乾爲洲潬濕爲巨海是也　滇紀云雲南洱海有四洲其鶴洲隨水升沉　名山記云建安縣有浮石洞蓋溪中小嶼遇泛則與之俱浮人未嘗見其沒相傳漢梅福煉丹前山其徒陳先生者每竊食焉福怒拔劍逐之遂逃入洞中福曰此吾丹之功也遂釋之故又名逃奴洞　名勝志云靈洲在廣東封川縣廣一里長五里江流四合雖洪水泛溢不沒古傳與水相浮沉故以靈名上有荔枝庄

水經注云交趾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田　閩書蕹菜蔓生花白莖中虛摘其苗土壓之輒活一名甕菜遯齋閒覽本生東夷古倫國番舶以甕盛之故名甕菜漳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水上如萍根浮水面莖葉皆出于葦筏孔南方奇蔬也此亦浮田之類　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云前夜已失蔬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詣

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事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夜或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浮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河南確山縣有確山世傳何曾見此山有日杵自動有竊取之不出又謂之浮石嶺名勝志　湖廣黃岡縣崎山有大小二崎小崎有飛來石其下石柱推之可轉而不仆　餘杭徑山舊志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法僧曰此有頑石汝能叱之使下乎師曰吾能使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上復喝之石隨而下近年縣令王某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染其神異如此　侯官縣城門山有飛來石其大可高數丈餘離地二三寸有數小石如鴨卵支其下默而推之則動或有語往推雖數十人其力不動也　同安縣薛嶺臨海有動石在貨篔港口潮至則自動又有浮沉石潮漲其石不沒潮退則石沉海底人以爲異　漳州雲溪龍洞山有風動石值

出絶崖棧之即動剛風亦然正德志云山頂有風動石高五丈濶一十八丈下有大石盤閣之此石四面均不偏倚其下適兩尖相當故風來則動

廣德州建平縣舊有浮城其城中有古樹莫能名斧之則淋漓如血其地極窪每夏潦暴漲諸圩悉沒惟此城巋然似浮在水

愼蒙名勝記朝鮮萬瀑洞上有峯曰獅子岩洞有普德窟鑿絶壁架板立銅柱于外構小屋三楹于上名觀音洞拘以鐵鎖釘于岩石浮于空中人登則搖中

置佛函外施鐵網以防手摸夫張志和所云浮家泛宅浮于水上有水可憑此屋浮于空中斯爲異耳

耳談云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府于壁上鑿孔横揷巨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翺栽上接天天下不着地所謂空中樓閣復在巖唇半爲所覆雨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眞天下大巧而奇觀也架棧曲屈爲道而上番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

化石

化書言有情之物能化無情夫至于石則無情之極矣顧徵于古則化石者甚多品類焉　儋州昌化縣峻靈山本名朝明山上有二石如人相傳有兄弟下海捕魚化爲石號兄弟石又有石若冠帽乃二兄弟所遺及石池石船皆其所乘遊者　涯水所經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　方輿勝覽云三石在廣

西永安州城南十里僞漢府有兵入靖江過此黎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覘之石也巳而人犬與鹿皆化爲石鼎峙道旁今一石尚有鎗痕

南甸宜撫使丙弄山有石和尚相傳昔大理一僧來南甸坐化于此久乃變石　地圖記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爲三石

錄異記乾符中天台有僧與同侶從臨海縣得洞穴行數十里其俗素習服氣同行者飢甚詣市肆乞食人曰若能忍飢速還無苦若啖此地食必難出矣

食畢其咲食者立化爲石　二酉委譚云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母其旁有居者蹲踞而化云初居者見一女子買猪肝一二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居者就見焉女爲說法因各化石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

宋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採石而山壓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隆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悶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異

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又金罍子云有道者化白石羊題脇曰修羊公　十六國春秋云晉末鴈門郡吏賈相入句注西陘見一老人言四十年後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衆老人臨化爲石　東陽志云與三衢相近日容華山上有石周三百步高三百丈有賣薪者每五鼓適市過之如聞梵唄聲後十年山徙破岡湧起一石僧跏趺而坐衆大驚異因建石僧院以祠之　虞蒙名山記云石婦山在廣德州衆山環繞中一峯獨高有石高二丈許如婦人狀傳係許氏女

介潔有守登山化爲石藤蘿薜荔繞其上如衣被之狀獨露其面樵者不敢採

豫章記云仙人王子喬駕白象遊于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爲石　山川記異云河南府有象莊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　湧幢小品云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磐磐爲羊羊牛來斯日驟而變石皆犖奔鞭之流血既出谷見老姥問曰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借爲汝道破因忽不見惟羣

石存焉　普寧州西十里牛戀村相傳有異人牧牛滇海邊牛夜入水戀草忽鷄報曉牛盡化爲石水中石像若牛形　名勝志云雷州遂溪縣英靈下村有石牛南朝時客陳姓者驅牛過此土地堂前牛悉化爲石石皆半爲牛頭客因家于此即雷種之祖地

廣州城爲五羊城裴淵記戰國高固相楚時有五仙人乘五羊各持穀穗一莖六出衣與羊色各如五方遺穗與州人騰空而去羊化爲石至今猶存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傳人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

金華山居石室中四十餘年兄初起行索初平遇道
人引至山與弟語問羊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見白
石因叱之石起成羊數萬頭其石至今存金華山中
名勝志云石馬井在徐聞縣東五里相傳昔有馬
常夜食人禾爲人追急入此井只留石形似馬故名
今有碑刻石馬之人四字　岳池縣老君山舊碑載
唐天祐間有道士乘馬至此馬化爲石道士亦不見
漢志越嶲郡遂久縣有石猪圻長谷中有石猪子
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彝昔牧猪于此一朝化爲石迄

今彝人不敢往牧
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
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蝟常在地中食
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蝟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
止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後光武起
于南陽
三秦記云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鷄與山鷄不
別趙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
三十里　又有鴨山昔人見雙鴨飛入池化爲石唐
乾元建鴨山寺
雲林石譜云通遠軍卽古渭州水中有蟲類魚鳴或
作覔覔之聲土人見者以挺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爲
石或長尺餘價值數十千凡兵甲刃經此石磨治者
青光而不鏉　祁門縣西赤嶺其嶺下有溪溪中魚
能飛治傳古有爲粱于溪以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
嶺漁人乃張網山上待之魚飛不過皆化爲石遇雨
則赤　廣輿記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先生于此得

道所乘之鯉化而爲石　崖州臨川水源出黎山其
水產石蟹只是常蟹以年久被水沫相浥因成石每
遇海潮卽飄出石蟹味鹹寒有毒主消眼翳　海槎
餘錄云石蟹生于崖州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
細膩最寒但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置之几案
能明目
與化名勝志云神僧智廣禪居仙遊九座山太平院
有巨蟒廣至其所蟒口如屋廣柱錫坐其中蟒化爲
石今院東三百步有石龕廣逾丈又曰慶眞巖石名

崁口崴者是也

名勝志云澠池縣北有雲門山其寺曰雲門寺西北有王喬洞山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產枝葉猶故其舊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爲石　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遂寧府轉運使衙內後圃有松石外猶松樹而中化爲石　重慶府永川縣有石松坪在來蘇鎮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然不過相望數山有之俗呼雷燒松

續神仙傳馬湘字自然唐建中元年至永康延眞觀前指松樹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爲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松皆化爲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皆在　唐書僕骨東北千里有康干河投松入水三年化爲石其色青有松紋名康干石　墨客揮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柏木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進至私第　夢溪筆談云延平永寧間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中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　花史云南康五山上有石桃故老云古有桃樹生于嶺巔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寔因變成石

宋宣和中東陽資福院燬于火獨藏經皆變爲石卷軸宛然叩之有聲

傅大士名翕字元風于義烏雙林寺行道山多猛獸大士每齋竟輒持餘飯飼之自是伏匿今名餧虎岩餘飯化爲石可琢數珠是時有陶氏子資給大士甚勤因付囑之曰此石他日贍汝子孫今惟此一家能琢他人效之石乃穿裂

述異記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積而爲石

張侍郎追虩之虎死化爲石　昔有星墮水化爲石當彭蠡灣中俗呼落星灣

有志之士能瘳奇疾

人有奇病抱之終身而不可脫必能忍痛施療而後轉危為安更立功名垂于竹帛也三國志註云長山（即金華）人留贊字正明少為郡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創遂屈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英雄並起而我屈躄在閭巷間與死何異今欲割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而足伸庶幾可見用親屬難之贊乃引刀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爾其伸足遂伸及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為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

大敗魏師　晉書云魏詠之家貧嗜學生而兎缺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賫數斛米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為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遂處別室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為仲堪客後竟踐其位斯二人蓋所謂有志之士卒以愈疾而顯其功名又名賢錄云浙新昌人吳希汴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歡・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

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于色會有善接者人郊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果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籲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此則至孝之極通于神明非特立志之謂也　宋僧凝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騃故名凝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凝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磓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息不

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凝海拜不已一日睡于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于世永嘉江水寺碑其手筆也　纂要云魏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瘻欲割之太祖惜之曰千人割千人死逵猶割之竟愈

投崖不死

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在兵法爲倒勝之計耳君子守正則不立巖墻之下若夫高岸懸崖投身其下自分必死人亦信其竟死而全身無損此誠孝所感其中有天焉非可常情量測也　通志云楊氏女名細秀金谿人父宣遊危疾幾殆女年十四籲天求以身代或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捨身崖下則愈女偕祖往既登岸躍然投之祖意其死扳援下至溪谷聞有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王

僉事稽贈之詩有至今親老在高堂萬古鄉人傳孝烈之句　名賢錄云祝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沒柩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救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復塑二親像于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呼擗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悶絶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洪武七年舉孝廉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卽陳情養母　祝枝山野記云景泰初祥符民袁海從幕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割股飼之卽愈後復病婦禱于空祈玄帝祐願進香武當以謝卽夢神與丹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嘗請捐軀代姑今嘗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旁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覓者見鞋大慟而已俄而姑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卽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

李濂云予至王屋山訪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以母病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云初墮時但如行清化鎭上（鎭在河內縣去山百五十里）忽有蛇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罔知飢渴天壇老道士聞其捨身覓而得之時隆寒俾之附火右足悉墮其指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　閩書吳景文妻鄭氏洪武元年木溪寨寇至舉邑驚走鄭及女伴十餘人避難山谷棄其週歲兒瘞上草中寇進逼之自高崖投下衣絓于棘身

久復墮不死而右足折一女同投者衣無所絓虀粉
矣寇退瑾亦無恙人謂天相而邑人稱同投者曰投
崖女子乃建寧府政和縣人也　又松溪縣李逃之
母黃妙錸至正丙申青田寇侵縣妙錸方盛年與孥
婦逃出郭門夜就據地哭拏不行驅迫之投高崖下
寇舍去至暮逃父跡得之而猶生也　徐仲光孝童
記云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謂不可
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毀身以續母壽既
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酬母許

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呼從者導
往臨崖頓顙奮身自擲而下從者無由持救且絕無
垠迹可尋覓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見空
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躡之搖颺上下守以爲仙也
欲躡望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欻然墜地乃一童
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不知何自有雲
扶擁至是守背負爲給貲遣吏送歸時癸巳初夏也
按墨莊漫錄云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借化成見之曰
公在胞胎中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

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過棧道
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墮崖下矣
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驗崖腹有巨木蔦藟縈
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
以衾幅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
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于外百醫莫差一
日有客云某一相識求調官嘗惡目藥甚效非已陛
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緘
有之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以藥傅睛

上歘綿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即止及開睛已收
入內眸子瞭矣又耳談載一女子隨父宦蜀墮棧道
中無可爲計三年宦歸投一近崖之寺將追薦亡者
見佛案前一花非世所有僧云一仙女飛空至常以
是花供佛于是候之至來則即前女也亦因藤蘿藉
護而不死食藤花實久乃能飛與之歸復無異恒人
焉此則無心而墮乃亦有緣而生俱非意計所及
原化記京兆韋氏名家女適武昌孟氏唐大歷末孟
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中錄事

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忽然馬驚墜于巖下數百丈視之杳然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墜下約數丈在枯葉之上體無所損悶絕而甦經一日飢甚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竇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于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

候龍將出遂抱龍脖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其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經三四日氣力漸備徐徐而行遇一漁翁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曰約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取舟中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韋曰某即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

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任數日矣韋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遭厄顏色痿瘁殆不可言令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

泉石草木公而不私
孔子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考泉石草木多有止
給公用而不應私請者豈冥冥各有神司之而造化主
裝之與　長興顧渚山產異茶採取充貢名勝志云
其山有泉在沙中號金沙泉泉不常出惟將造茶太
守具儀致祭頃即清溢供御者畢泉即微減供堂者
畢泉即半減太守造畢即涸或還旆愆期則有風雷
蚦虵之變故事湖州進紫筍茶以清明日至先薦宗
廟後分賜近臣按元史唐時用此水造茶宋末屢湮

沼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
所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靈壁縣磬石山其石專給
公家之用民間私採者則無復聲　搜神記漢武徙
南嶽之祭于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
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事畢即空
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
祭一鑊自敗　于寶晉記云空桑之地今名爲孔竇
在魯南山之空竇中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
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

泉自石間出足以周給事既已泉亦止　史記註霍
太山有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鼓
動則泉流聲絶則水竭　水經注渊東陰山縣有侯
埜山上有靈源源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巳

物有本小而得大者
述異記云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尾覆身不
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通山
數十里有峽鋼以鐵閩號閼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
守之　北史高昻傳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
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猾送其一
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强舉之
郭頒世語云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
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　龔堅志云趙鼎貶珠崖

師張淵道遣使致饋自雷州浮海風力甚勁顧見波
濤中紅旗相逐而下使者疑爲海寇舟人搖手令勿
語急入舟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股血滴水中凡
經二時乃相呼曰更生因言此巨鰌也紅旗者鰌鬐
耳使與吾舟相及一展轉舟則淪溺是時舟南去鰌
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
餘　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　又按毛詩
義疏蝦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
實奇物也　兼明書云廣州獻蝦頭杯脩文將盛酒

無故自躍故不復用　嶺表錄異云劉恂者曾登海
船入舵樓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
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
筯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餘
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
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　王隱交廣記三國吳後
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
不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
修乃服

又有巨黿其大不知幾千里昔有商者見海中有洲
島上生樹木因依以採薪及作食不知爲黿久在沙
嶼泥土積其背而樹木生焉黿忽入海死者數人
元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鰲焉舉一螯加于山
身故在海中　農田餘話云高郵湖大蚌珠宋汴京
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大如拳
交州記云徐聞縣多大蜈蚣其皮可冒鼓取其肉暴
爲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長數丈能噉牛葛洪遐觀
賦云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廂可畏惡越人獵之

[illegible]

嶺南異物志云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盡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杜陽雜編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有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一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三合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螫人則生瘡以石

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于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抱朴子崑崙大蜂一丈其毒殺象

又續博物志云馬緒誦潮得巨蠏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

黃帝時大螻如羊大螾如虹

七修類藁云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于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爽爽有光殆近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悉以為祟舉鞭擊之[illegible]視之一大螢耳

拾遺記員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說畧云園客與妻收蠶繭大如甕繰一繭六十日始盡

酉陽雜俎云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海語云海蜘蛛巨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溪谷不伏也遊絲溢

中牢若絙纜晨曬照耀光彩奕奕虎豹麋鹿間觸其網蜘蛛益吐絲如綺霞纏糾卒不可脫俟其腐斃乃就食之舶人欲樵蘇者率百十其徒束炬而往遇絲輒燃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蜘蛛潛藏邃密惟恐其及

金文靖公北征錄中記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

述異記云西域有鼠國大者如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經其國者若不祈祀則齧人衣裳

物理小識云凡鼠食之人目睛則為王劉敬叔亦云釋道安常覩至鼠王國鼠大如狗鼠母長二尺馬

騂牛尾如猴有乳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　湖海搜奇云衍聖公府庫中有巨鼠爲暴貍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日西商攜一猫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爲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爲猫入庫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起嚙其喉鼠哀鳴躑

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猫持之愈力遂斷其喉猫亦力盡明日驗視巳雙斃其鼠重三十斤　藝海云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低脚脚類象胷尾皆白使人取之令郭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土按而名之是爲驢鼠卜甫畢殷衛士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祐在宣城有九尺尾鴟集廳事前茲又見驢鼠何此君之多逢怪也

郭璞曰今蜀山即岷山中有大牛重千斤曰夔牛

舒梓溪云承運庫有大鵬翮管其籍曰鵬翎可容粟五斗餘

墨莊謾錄云王黼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奴以桃核半枚來獻容米三四斗其間題咏字滿矣李端叔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不亦信乎常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

舒梓溪云内承運庫有蟠桃半核可容粟五斗大司馬林泉山作五石瓠文言弘治間常目擊之　南康

建昌縣有大果寺寺有梨樹結子大如斗故以爲名

洛陽伽藍記魏高祖孝文立報德寺其里内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

錄異記云陝州山中有梨一株甚偉貞觀初有鳳止此梨其後結實大如合掌狀圓圝宛轉有赤黄異色馨香脆美爲諸果之王世名鳳棲梨　白馬寺有大桑林實重七斤　馬韓出大栗如梨　寰中記云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葉上至于天下通三泉　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公所治樹長

數千丈兩兩同根更相依倚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
山海經東北海外圓丘之南有三桑木長百仞無
枝　淮南子云扶桑在暘州日所拂　漢書地理書
志註敦煌郎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
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廣東名勝志云羅陽溪在雙髻峯下羅浮諸峯之水
西滙于此溪旁産龍葱竹一名龍公竹徑七尺圍節
長一丈二尺唐永泰中有竹葉流出大如芭蕉隨水
流出　韻府云頓丘帝竹一節可為船　盛弘之荆

州記云臨賀山中有一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
丈清滑如棋局二竹屈垂拂掃石上絕無塵穢未至
數十里風吹竹音如笙簫臨水出焉流合賀水　永
昌府志勝云永昌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
斛許　神異經云南方荒竹有䈽竹長數百丈厚八
九寸可以為船其筍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癘　嶺表
錄異云有盧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遇
巨木萬千連直嚴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節
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為篾會赦宥遂挈以

歸有人得一篾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祀之
瀧川宜撫司　蹲鴟有大者長一尺二三寸　水東日
記云嶺南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
癸未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
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皮漬之可調湯　相貝
經云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
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名勝志云有交趾道士年近百歲渡海船壞結庵于廣東海陽縣之金山養一鷄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醒覺又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綠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出戲衣褶間　海鏡一名海月廣人呼爲膏藥兩片合以成形殼甚瑩滑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蛤腹中有蟹子其小頭黃螯足俱備蟹出拾食蟹飽滿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蟹子即走出離腹腸立斃或生剖之

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瓊山縣有蛤之屬曰蒯其腹有小蟹如榆莢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蒯甲合蟹亦還　暖姝由筆云曹方湖爲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爲戲士人名栗子猿
崇安志云武彝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盧與齋言粵東見石猿如拳　張世南云龜老則神年至八百反小如錢夏則遊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其息有黑氣如煤烟在荷心狀甚分明人見此氣勿輒驚動但潛含油管噀之即不能遁形　滇中錄谷寨長官司產小鷄鷄形矮小鳴經晝夜與中國鷄聲異
北戶錄云鶖毛鯤出恩州顯藏之其味絕美其細如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北史高句麗出三尺馬所謂果下馬也　宋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甲有光　史異云唐武德五年高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生拂菻名拂菻狗
冀越通云漢中洋縣出九兩鷄山谷間百十爲羣重者皆止于九兩

紀畧云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于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携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洋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但聞作啾啾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竫人國人也
柳子厚詩竫人長九寸　酉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國人

博物志云西北荒有小人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蟲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

楊升庵云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

墨莊漫錄云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僅如拳破之瓤色味甘如蜜須歲人貢或以其子蒔他處輒變而稍大味亦頓減襄邑今睢州

姚令寬西溪叢話云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即獻帝還許時所植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

王麟洲二酉委譚云往闢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近同僚徐方伯云修甘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斫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髯儼然老人也衣服不同大抵多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瘞之竟不知是何物何緣得瘞土城之內張大夥亦云

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寸生時豈死而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

王行甫云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曰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千幾百皆尨棺長尺許棺內男女枯骸皆符其數不知何物仍覆瘞之

予家繼山憲副在松潘浚城隍得人尸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南墅閒居錄云丁謂有小山高纔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晏有客挹水灑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雷之生物

雷爲天之號令其威赫然而其意實主于生物也故曰帝出乎震　埤雅云孔雀聞雷而孕　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雊雌雄鳴也　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頭蓋鴝鵒以足相勾雉以頭相勾故鴝鵒從句雉亦從句　南越志云象聞雷聲則牙花爆出逡巡復沒釋氏書言象牙生理必因雷聲　法苑珠林有七事受胎其六則聞聲受胎如白鷺鳥悉雌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涅槃經芭蕉故無心何以聞雷而長　渠靈記云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蒙山有五頂仙家所謂雷鳴茶者候雷發聲并手于中頂採擷一兩袪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病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蠻甌志云覺林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驚雷莢其中平者也　張七澤云桃有名雷震紅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暈最爲難得

日詢手鏡云廣西横州有雷菌味鮮美雷過則生須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蘸烹甚佳　王

鴻漸云茶譜言雷聲菌春夏山雨後生茂草中如蘑菇味亦相似　酉陽錄引相感志今浙東生土芋狀磊塊肖實若天雷頻則多生　椒園雜記云香蕈惟溪山至陰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楡櫬木名曰蕈槜就溪山下砍倒仆地用斧班駁剉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問出至第三年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　閩書建安縣武彝山御茶園種茶進御者也園中有臺名喊山臺上有亭亭旁有泉取以浸茶有異香每歲驚蟄日有司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口茶發芽于是井泉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其泉名石乳又名通仙又名喊泉又名呼來泉也此亦取雷生物之義　福安縣有雷驚竹　崔豹言蝦蟇聞雷則尾脫而脚生然皆脚具而尾始脫　埤雅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婦人難產及令人有了　玉真先生曰陽氣爲雷陰氣爲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生霆好殺如此則雷之生物叩昭矣　蕭大亨夷俗考云其俗最忌無過于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

弟妻子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身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豈以雷能生物而且辟不祥故患痘之後必聞雷而後夫婦如初耶

知道者不言命相

命與相古今相傳有之然知道之士行素居易而已置而不言可也晉顏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卒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于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人然恐命薄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乎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　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玄輒拒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　又楊敬仲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頗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悦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日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吟齋夜話徐師川曰陳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到日者説命此未免傾側也　閩書宋廖德明守子晦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

業朱文公始德明諸生時乞夢大乾廟見懷刺候謁題曰宣教郎既舉乾道五年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憮然不欲赴文公曰成毀有數凡物則爾人則趨向不同禍福隨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吾子事也又何疑夢德明拜受教至縣有聲累知潯州遷廣東提舉刑獄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　見聞錄

常德蔣正學先生諱信號道林王陽明先生赴謫龍場驛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夫携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絶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常語人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長老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可驗矣吾以此知風鑑之不可憑也

閩書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爲丞薦彥才與檜不諧也後檜再相竟以年老註邑連江彥才與檜生辰偶同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日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徙知泉州　乘苑唐德宗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又郁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爲難也　晉穆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王彪之云禮無忌月

古今勝蹟猶可追尋

蒯菽錄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此山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烏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烏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烏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驎之也子驥其字耳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者

水深廣不可過或說此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旣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可得大類桃源事　宋鄭至道劉阮洞記云予求劉阮洞按圖而至護國寺僧介豐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隱于榛莽人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常采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　名勝記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長老言常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扣里人門求水火里人窗覘之進退從澗中去里人以爲怪幷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皆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靈故也自是仙女不復出　常德府桃源縣蟠桃巷宋大中祥符間邑人開地見土龜光色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引漢武內傳及博物志以爲蟠桃　偃曝餘談云趙文鑑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遊見山中二立鶴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啻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

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鶴也汝何幸見之　留青日札云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卽唐所傳洞庭君女柳毅傳書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而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

明欲闢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
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方輿勝覽閬縣東山有榴
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一石
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鷄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
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
別恍然若夢中再往不知所在此與桃源人又別是
一種人家

茶與韭墨相反

舊傳茶有百損惟益于目韭有百益惟損于目予謂
二物同食可以損益相資而並居于食忌云若茶久
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則與韭之相反而不爲
用者有如此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子瞻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好醜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
公以爲然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製墨欲精藏墨欲燥用墨欲潔茶見日而味奪墨見
日而色灰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是茶
與墨相反而又有相同者如此然未可定也　蘇東
坡云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
茶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
之此又用茶用墨者之相反也　按茶能損人固矣
唐新語綦毋旻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災蘇東坡亦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

損人殆爲不少顧歷考古來用茶不特愈病而且以
延年并鬼神亦歆其佳味者則又何哉
茶譜云蜀之雅州有蒙山山上有五頂頂有茶園其
中頂日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
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
聲併手採摘以多爲貴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
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因以換
骨四兩即爲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
兩餘服未竟而病瘥年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

市人觀其容貌常若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不
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惟中頂茶木繁茂重雲積
霧蔽虧日月鷙獸時出人跡罕到矣　神異記云餘
姚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
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
茗可以相給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乞相遺也洪因設
奠祀之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茶譜胡生者
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酹
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平生苦爲詩而嗜茶感子

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强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
異苑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
飲輒先祀之二子欲掘覩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
雖潛身朽壤豈忘翳桑之報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
久埋貫新耳　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
挈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其器不減所得錢盡
散路旁孤貧乞人人或執而繫之于獄夜挈賣茗器
自牖飛去　李太白云予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

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眞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
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香清異于他者所以能還
童振枯令人壽也予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
十片狀如手掌號仙人掌茶蓋新出于玉泉之山曠
古未覩因持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以上數則合觀
爲仙爲鬼皆好飲茶未可盡謂其能損人也
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能生羽翼陶弘景雜錄
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茶譜云蜀雅州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時常有雲氣覆其上若神物護持之　瑯環記云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中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常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蕋服之不飢謝幼貞曰摘寶文之初蕋拾穆陀之墜葉　南部新書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王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一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水經注交州平樂山多龍穴旁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茶有神靈豈韭亦有神靈耶諸葛孔明欽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葵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葵韭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茶不再移移他所輒萎而非亦有同耶

因敗為功

古來名將因兵敗之後反成大功者後世多置不講緣其氣餒一敗則不可收拾亦暗于兵機不能料敵故也近時頗講求其事惟行師之久而諳練精透故耳蓋勝則驕驕則必怠敗則憤憤則必銳惟深于兵機者可與言之　左傳成公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宋師舍于夫渠不儆喜覆而敗之于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故也　三國志魏賈詡常歸張繡會曹操征繡未幾忽引退繡自追之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乃急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繡還問曰吾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兵擊勝兵而公曰必勝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兵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速進留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敗必勝也繡乃服　晉史盧志爲成都王穎謀主趙王倫反穎起義兵而前鋒爲倫所敗

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歇志獨曰敵兵新勝必有輕我之心今宜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頗從其言遂破倫　王銍默記云宋太祖爲檢點時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戰于滁州清流澗階路周師大敗村中有鎮州趙學究普者教學多智太祖微服往逆之學究曰我有奇計可以因敗爲功關下有逕路人無行者乃山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彼戰勝而驕必謂我不敢躡其後慢不爲備可以得志太祖即帥師夜出小路浮西澗

以逼城暉果不備奪門而入暉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　宋史姚平仲謀劫金人之寨欽宗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平仲敗彝叔乃請遁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金人所笑奈何再擊彝叔曰此其所以必勝也　五代梁史晉戰五柳坡晉兵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即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失之時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背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古賢之以事功德行傳而其名反泯沒無聞者不可勝數孔子曰作者七人而紫陽子註之曰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此則絕大識見而可與考古者乃有當時無名而後人往往著見其姓氏謂之何哉其間未必無說然亦因而存之矣　梁伍安貧武陵記云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眞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眞既出白太守劉歆遣人俱往則已迷路與陶記畧同但陶止稱漁人而不言其名戒菴漫筆云史止稱

楊王孫耳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史止稱文翁耳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史止稱壺關三老耳荀悅漢記云壺關三老令狐茂　高似孫緯畧云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瑯環記引玄虛子仙志云臨邛道士爲明皇致楊太眞者其人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而長步歌註中失載其名　古今考云後漢章帝記祠太上皇于萬年縣注太上皇名煓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亦未可信也　廣川書跋云歐陽

公嘗言鬧始孫叔敖碑言叔敖名饒非此碑人幾不知叔敖名饒矣余求于書自漢安順役諸儒競爲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如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恐此皆西漢所不書也　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許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楊世昌者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按玉局文云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

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然則吹洞簫者又另一人也　書蕉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一云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孔氏叢說云鄭子眞名樸　莊周字子休　嚴君平名尊　杜康字仲宜　伯夷名墨信字公允叔齊名墨智字公達出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左傳第言介子推而纂要云王光號介子推　青箱路史云毀卽墨及譽阿大夫者其人名周破胡

子英乘鯉魚有翅翼角見事文類聚子英上無姓是一國君見路史子卽姓耶湯之姓爲子　徐偃王名誕見嘉興志　巨靈劈華山自古傳之矣而法苑珠林云雍州鄠縣南槃頭山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踏中條太乙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非法苑珠林則不知巨靈之爲秦供海矣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此大
三十六之數也一年有十二月十二節氣十二中氣
此三十六之數而又有七十二之候焉三十六倍之
而爲七十二又倍之而爲一百八矣八卦成而共爲
三十六晝重卦錯綜反覆之而六十四亦成三十六
是云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萬物及人事多有不能離
乎三十六之數者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山
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

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天下共有三
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武彝山峯大者三十六
陝西鳳縣紫栢山有七十二洞異人多隱此　彭湖
嶼在泉州府東出海舟行三日在巨浸中環島三十
六　湖廣三十六灣水在湘鄉縣南本湘江北流至
縣門逕江口乃分一派東流爲三十六折唐許渾詩
縹緲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
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名勝志廣東龍川縣北百里
有霍山舊經云高七十餘丈周圍三百六十里峯有

三百六十可居者七十二其最著者曰太乙巖　廣
西賀縣北二十里有七十二峯攢奇競秀其中多橋
是曰橋山　袁宏後漢記李傕郭汜競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
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知自此以往有三十六灘非
至尊所宜登　吳江東門外長橋有七十二洞舊志
垂虹橋東西千餘尺橫跨淞江前臨太湖乃吳江絕
景也
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

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
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後漢書徐偃王好
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後漢英雄記曰漢陽
王國等起兵刦故信都令閻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
車騎將軍　漢書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書聞天子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軍往擊吳楚　後漢書
班超以假司馬使西域與其吏士三十六人縱火圍
匈奴使者超手格殺三人其吏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帝遂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受使賓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後果威震絕域按超所率吏士三十六人
其後所通者亦三十六國　又耿恭守疏勒孤城食
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
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
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酋長望見號哭
而去朝廷從司徒鮑昱之議遣王蒙等救之蒙已勝
車師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迎兵士寒服羌
因隨王蒙等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

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
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兵來大驚羌乃遥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呼萬歲開門共
相持涕泣相隨俱歸匈奴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
困發疏勒時尚有三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
關惟餘十三人　徐溫傳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
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後都揚州　宋史宋
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七郡官軍莫
敢犯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此宜和三年事也而小說家
演之以三十六爲天罡星七十二爲地煞星共一百
單八人而宋史止言三十六人淮安文獻志有載三
十六人名號而各爲一贊乃龔聖俞作又蹇天胜語
言宋江潛至李斯斯家題詞于壁有六六雁行連八
九則似眞又有此七十二人者矣宋嘉定八年淮浙
江東西飢都昌飢民聚爲盜者三十六黨　元史至
正七年集慶路沿江盜起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
文瓚言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

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
功不然則東南財賦恐非國家所有也　輟畊錄云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
徙聚茅山一宮縱橫出沒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
官兵無數朝廷召募鹽徒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後
此天下之人視官兵爲無用　四友齋叢說云嘉靖
乙卯倭賊從浙江錄嚴衢過杭州歷徽寧太平而至
金陵纔七十二人耳南兵與之對兩陣殺二把總指

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後漢書明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將軍部帥有數千餘萬皆著黃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同日反叛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敬仲所記者十有二焉

蘇東坡詩云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心知口難傳

名勝志興化南木蘭山下其水自泉州西南而下合瀾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于此宋李長者築陂溉田千餘頃歬人賴之

鯉魚無論大小皆三十六鱗

天中記天有九天每一天俱列置三天合為三十六天玉樞經曰玉霄一府所統三十六天

長沙志衡山軒翔聳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

天中記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有一月風雨晦暝土俗云是山與江神會也

麻姑紫壇歌女媧鍊得五方石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

處其位

天中記神農嘗百草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柳子厚遺何蕃書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然則曾子之徒亦七十二人耶

人有三百六十骨節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之李

安慶府志浮山在懷寧縣東九十里一名浮渡山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峯可居可遊

以設官爲戲

設官分職無非代君理民觀周禮一書設其官而命之名皆有深意非偶然者後代多有隨意命官而近于戲者夫天子無戲言而況于設官乎因類而考之

曹操時置發邱中郎將　南齊書虞愿先事宋明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愿爲其官　南史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三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齊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中書侍郎王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

玉塵集云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開元十年十二月太子中允張悱充知搜訪書畫史天寶中徐湛充搜訪圖畫史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患未能精若悵無書願作主書令史　草木狀云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三國典略云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郡君以粱肉食縣邑常于馬上設褥以抱之其御馬皆籍以氈罽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爲馭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御帳牢甚過于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又以鷹爲凌霄郡君　五代史劉旻據太原與契丹約爲兄弟契丹以黃騮馬爲聘後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騮以歸遂與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金主亮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

遺骨之異

人之精寬既化而遺骨未即速朽淺識者以爲冥漠無知之物然亦有不可褻視者成化間宦官來定飯于海子口楊樹之下見樹邊一骷髏以生薑一片置骷髏口中問曰辣否隨聞應聲曰辣定驚懼跨馬即歸隨聞辣辣之聲入耳不已臥病數日而卒凡江濱沙滋有骷髏暴露于地者收瘞虐戲溺小水于其口中爲之作禮則骷髏隨其身而滚行以石擊碎乃已則安可以其無知而欺之耶夫掩骼埋胔見于月令

古之仁王于鳥獸之遺骸尚收掩之況人爲同類漫不經意其可哉　鈞玄云秘書郎喬中山言至元十年自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于道旁有人骨一具趺坐若自生成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眞人骨也然何據而稱爲杜少陵之骨乎　尚書故實云公常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亦異于常然何據而稱爲昭明太子之骨乎

支目雜錄華岳山張超谷巖石下有偃屍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酒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樹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褻慢耶　明道雜誌長安有安姓者家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甲于長安遂爲巨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一統志武彝山有巖巖中半壁有石室室前有黄心木如橋上列置蛻函中藏仙蛻皆赤小而紅色世傳方外之士得

道尸解悉于此蛻骨　山堂肆考云武彝山神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在崇安其山即人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兩岸絶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有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蠻彝所居而漢所祀者即其君長而傳以爲仙也　述異記陳留周氏婢名興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乃見朽棺髑髏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即于其處得一雙金指環

天中記嵇叔夜康少嘗　亞膝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二里林中爲人發露如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餘遂收瘞之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　幽怪錄元和初建陽縣界山中壁仙人棺棺中脛長六尺青瑩如玉　上清宮雜記云龍虎山東偏岩嶂舊有三棺巖壁峭立深溪中非人跡可到往記爲仙蛻瘞此或壞因風雨雷電則復如初或云堯時民避水遺跡又云元至正間居民繫

長絙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鉤鉤斷二棺皆楠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見宋洪邁明危素諸記至今一棺猶存製若床廚以有門可開闔色若淡黃檀香或方如木匣長如木屑坐落各岩隙　猗園云武彝山接筍峯下有歷朝以來蛻仙共一十四軀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歲遇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蛻仙夜中自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如此又武彝山有廣信府蛻仙宛然若生　天中記會稽有防

風見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橫湯令賀韜鼓琴防風蹴琴聲在賀中庭舞夫吳王發地而得專車之骨以問孔子孔子對之以爲此防風之骨矣乃得有跋雷門上而脚垂至地者又是防風氏何哉

人之元神

仙傳拾遺云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勑之下佐于國而沉湎于酒汩沒風塵間二十年袁天綱相其將死教之隨騎牛老叟入山叟顧見之謂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召汝即引入宮闕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使人送之別院中觀其門則姓名在焉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立于前曰我輩皆先生五藏神也先生酣湎流蕩濁辱于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于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

心智明悟并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貞觀中累居大任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翼日無疾而終　洛中記異云唐高祖起兵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　南部新書河東裴章者其父曹常鎮荆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章棄妻于洛中過門

不[illegible]李氏自感其薄命衣褐[illegible]習讀佛書[illegible]十年暌絕尚書自荆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即君必貴今則不然何也章因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愬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其下以刃劃腹于浴器中五臟隳傷風遂死生魂能愬上帝此亦前所未聞生魂豈即元神耶　廣五行記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我心神也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

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　桓譚新論揚子雲于成帝時上幸甘泉宮召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少氣病一歲而卒　眉公見聞錄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童子曰吾乃汝之五臟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矣已而蒲州相公名飯強之食始破葷血未幾下獄

以蟲爲珍

陸璣廣要云蝸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又謂南人照蟬取而食之冀越通云雲南廣南順城諸府俗好食蟲　漢書尉佗獻文帝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注桂樹中蟲漬以蜜而食之藝林日漢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　老學庵筆記廣人于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公醬此即禮所謂蚳醢三代以來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薦祭宗廟曷足怪哉　朝野僉載嶺南苗彝好食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以蜜飣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之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可談云瑗管幾入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　乾䐣子云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令人散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甚佳　詞林海錯云曹大家東征賦登巢探蠡胡人飛蠡中國亦有取蜂蛹爲醢者即古人登巢探蠡之遺意　陸璣疏云蜉蝣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中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暮死　前蜀志云劉隱者成都人也少時常賚西川監軍使書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棘貴賤皆杖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迓之有一　［以下殘缺］　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谷俱絶　…而進至州謁諸大校逢迎意　…兄結腸…置盤器間　…爲聖…虀非

孳而生嚼之如得未嘗者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蜿蜒鬚髯之際覩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者與人恣意飲陷似有盈味背曰蠍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之[illegible]皆爲貴諸蟲中惟螘不可[illegible]家飲更不穀食[illegible]日或宿

倘湖樵書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有讀易隅通已著錄是書初編六卷二編六卷皆採摭唐宋元明諸家之說以類相從排纂其文而總括立一標目或襍引古書而論之或先立論而以古書證之徵摭繁富頗有考證之處而細大不捐蕪襍特甚亦多有迂僻可笑者如論經篇中引名賢錄所載宋章樵遇李全之亂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寇至斂刄而退事又引宋濂集所紀宋鄭霖講中庸一篇使寇退不敢攻城事以爲讀經之效勝於修齋其他引讀經却鬼治病事不一而足然則以孔門聖籍爲二氏之符籙經懺矣

博學彙書十二卷（一）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刻本

博學彙書序

幼時讀野史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
説麻十二卷以未能博暫棄去既又
爲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已就
時備書長河間嘗詰元成先生聽先
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推根導源窮詰
派末然後以漸互引倣類比見今古
事與今事而串穿之層層指其異同
而析其是否然且宛轉斛發左右旁
及條條然如説家人事如按驗官府
文牘如自訴肌膜而有癢如蟲壯貝

安聽之輒為之嘆息者累日而然乎會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年也今年夏在京邸旅邸移讀先生所著文竊嘆先生以如是之學而難兼而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成而果以所著名彙書賜予論叙予受

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干編之若干卷不分部類以目而任取之類之中一目之內臚其事之首相沿者鱗次櫛比凡夫鳥獸龍魚集者牛鐸畢列其前干而附于書使讀之者時而頤解時而首肯時而心

開而意釋時而舌橋然不能下時而俯首決眥扶手踴足夫作者不只讀有千卷故張華讀書至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尤恩窮搜討之力遨遊上下而其所為不過三賦先生弃書董居三亮物上下凡猶

聞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睹記參互律律答成斯編記所稱傳學無方又曰儒有博學而不窮殆謂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之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證以資辨故黃覽類苑而後在唐時名臣集群書比

豈作史事資而自傳列闡家評于書極區分門目集而記以資之科試帖之用名曰与帖與此皆集予資用所自始而王仲壬修論衡則實創為考覈駁辨之文以取談議故後之為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書隨筆叢議諸書無有不為談議而藉如所稱考覈資辨者而是書並而有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與識代山之能事析竹所未逮也予邑同推多識者三人一包二鴻博一蔡五十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之事包蔡

而先生以信年之長志於古文將自廁載籍間字之列乃既就老邑三且以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再

今天子方偃文章昭回錦物徵天下博聞強識之士以是著作既已散逸之皆望是到門而先生以年老語予方悔先生之謝不能朝夕聆談議而猶是賣續餘光既庸且晦斯哉如是時之著雜說而能為精類不可得矣睹是編而不悟十年之不讀書者寡矣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邑西河後

學弟丁可齡頓首拜譔并書

惜學自序

昔孔明讀書略觀大意陶淵
明作五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
不求甚解此二人者此言之第一流
人物而書之不可盡為後世讀書之
罷所也一切熟業鼎甚邀取意
蓋因其用之妙存乎一心尋摘
句為所未盡耳一切悟淞清疑
蓋於是靜其曰子將憶乞為
用文之化大蘊意疑究精文字留

何如一抵蒙之皇恭于不甚多傳
先君子讀書亡不窺圖無遺蘊
之繼纂輯分探索之探索而將
將諸然解詞箱中飛動探索
之而予乃得快閲累日寢食俱

廢然是書習以爲書豈至抵奇
誇異之以龐剖爲臆遡求兒之
乃所無衣不啓秘究盡錄遂
終卷而復快亦不自知重所以
然也大學乃八條目而愚來之以

一言曰豈是以備分爲本末
聖矣爲體爲用之學不亡後世
處豈言識之哉乃文義意而益訛
蓋有講誠正致格所資爲高
八之不同功爲諸深之互異指推

豎排恍之惚之之象而錄不可究
詰屈之于偏分所見隨行爭傳誤
末義所謂六學上達者家至
無然八條目既言首之以物格而
[illegible]既身格物至最先務無大[illegible]

儉多為大體大用之學而格物為
其體其用之學朱陸俱在子稱格物—
致知一節而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此數語者破派流

之竅而見天地之以配天下之物無
有理之可格者亦非有理之不可格者
格其可格者格之則神會隨有化
之著文辭之著悅照然于千古之上于
其不可格者而亦極其格之之力焉則

必上窮碧落下披黃泉而為一番心血
亦直貫古今而偏為一種存而不論
之出影亦文能名終名世而用心
略有差等焉耳夫孔明出師一表
兩漢以來推為第一文字淵明論

号一陸六朝以來推為第一文字吾
胸中苟兼懷然此日中亦而能文一事一物
之理不通徹至錯亂一往洞貫故
肺腑中流出大文章非雕琢辭章
悅者可尊崇一世所以咸是為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蕭山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一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蕭山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皆兩兩相從而取相反之義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繼以王省惟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

井觀瑣言尚書詞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子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詞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

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

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意有所未一也

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

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

推篷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

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雲麓漫抄云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省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宋梟爲涼州刺史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又向栩為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

以為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　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
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
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
家　江西通志云江孝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
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爲江都令涖是縣廳每有冤禍
涖政者每遷于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
袍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頤云北齊權會任助
教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
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
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
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禳厭而多所全護有病
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
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
曰善禳惡正勝邪　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
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
陵疾豁然　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

義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乃
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
來誦書尋亦得愈　文用昭云唐碑豫章太守下教
渠水門有物梗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
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
強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誦
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　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
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
也　儒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篤　老學菴筆
記云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名賢
錄又云宋昌化人章𣞗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
山陽教官習知海徼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
劉琸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𣞗率諸生盛服
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而退（與閉門修齋誦經者何如）　宋之季
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
攻城此見宋文憲公集中　兩浙名賢錄云平陽人
章丞事母誠謹比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爲宜

子承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吾聖人所以教孝者

南史吳郡人皇侃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　獨異志傅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僧作法于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陳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于是母子感悟　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日桐棺足周身外槨足周棺斂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金樓子云吾之亡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求田國讓求葬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祭仲冢邊曹子臧求葬遽伯玉側梁伯鸞求葬要離冢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　梁昭[illegible]

舊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吾儒讀五經反未斂手莊容敬禮存想其褻戾於先聖何如哉味蕭言之論可以惕然思矣　東觀漢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一竹簡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士大夫居鄉

金罍子云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守溪筆記云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既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沉默而養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隣之誼或高岸以養遺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毋相礙也○行之說顧云寳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

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籍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　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很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讀書鏡司馬温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又陳履常居鄉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既退居有園
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
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退
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聽雨記
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
義乎謂鄉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爲
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東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徇師河北歷此三軍渴
甚過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拔之井忽傾倒
水溢今磚甃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拔倒
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拔倒者　名勝記
萬阜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槃馬轡
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　金棱子云梁武帝毎拜山
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
卿相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　獨異志
云唐中宗爲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于
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即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至今猶存　羯鼓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
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
常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
小殿内庭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
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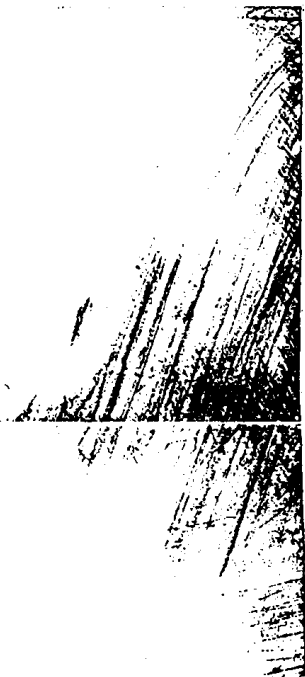
上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王堂右有古槐一枝似龍形枝幹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太祖微時避暑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材而伐之斧斤力加疾作而止　名勝志云四川廣安州秀平山背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軍治其像即自墜云　話腴云宋眞宗朝寢殿側有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横礙殿簷眞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捎其枝時以爲瑞　宋冀公王欽若新喻人嘗代眞宗郊祀囘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睚官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决遂罷相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泰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

有泰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皆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泰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囘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墨莊漫錄云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莖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遏密之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眞宗遏密之時花枯瘁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宋紹興中皇甫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淸虛庵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瀰

泉二字賜遺之云持歸斵意鑿一泉履歸于庵側穿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湧　景物畧云昌平州駐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觀野燎而獵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頂至今白存　庚巳篇　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蹻位通顯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暫造屋爾輙據之耶顧嘱之出語訖而蛛遂從此遂絶　宋景濂云滁瑯琊山有柏子潭潭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　皇上禱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柏後鄉人遊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輙有蒼龍繞伏其上[illegible]懋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知是　高皇玉輦停

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行　又北平平坡寺弘治年間勅建曰大圓通寺　憲宗駕幸之見金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一夕火起金剛毀焉

一　客燕雜記云積翠下有圓殿中大松偃蓋菁葱萬曆年巳枯死封以都督之官踰年復生

忠義強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舍舊迎新未免依阿卑遜乃有忠義強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爲太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闇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砍纂中額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即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魏徵本傳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鬩我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直　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

太子矣解兵而逃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閒構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期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嘆出牧南海以清節著　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晩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羞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復請樞

衛。陳喬獻書。喬與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illegible]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順。久之乃降。宋太祖問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　江西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屢擾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殞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
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洎勸煜勿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曰。實臣所爲。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　閩書。吳舉字太沖。永與人。學春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爲彭澤簿。曹彬下江南時。彭澤令以城降。舉責令曰。吾能爲李氏死耳。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舉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舉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舉棄去不仕。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所在始敦遣至京。[illegible]建汀令。終廬陵令。　備遺錄云。靖難兵[illegible]

金陵。寧波知府王璡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送京。　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眞命天子也。遂就擒。縶于軍。其日上駐蹕于鼓樓。翼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肩。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震澤紀聞。以爲保兒與上戰于小河。

正人之後便宜

萩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貨道過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　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厳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唐

室勳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　全唐詩話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輙掠斯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忠臣憲宗深然之　燕翼貽謀錄云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爲眞告身詔以爲招州文學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秀實孫亮爲三班借職　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西爲隴州助教　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仁傑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子儀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誰惜名器于賢者猶爾況襲用之乎　姜南云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

按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條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又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樹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宋史司馬池以進士歷知諫院子司馬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

入次郎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阨朴嘗仰二酋
間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
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
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聞公名德曰衡
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
室發歸　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
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　太祖覩獄案見姓
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
十二世孫也　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

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
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
之遠　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
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
辟爲西曹　老學庵筆記云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
庄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
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庄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
讀宋璟傳詔訪其後得于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
誥牒告身皆存然宋立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其人

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　宋史劉溫叟重
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
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視西舍封識
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雍熙初子照罷
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請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
誰氏子照以溫叟對太宗憮然以宰相語其事且曰
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
夫而次子炳三子燁並進士及第燁千儿歷任至秘
書監致仕後又詔詰太常定雅樂得謝二十年放曠

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
年至八十一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惟
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
繼世牒俱存焉

功業忠節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后所刲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落落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壖有趙佗所賜之詔鄭侯所遺之書勒之鼎器云唐書徐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峰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身困逃而爲僧而子孫又將兵番中也漱石閒談云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猺俗族 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 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猺獞無異耳綴銀 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 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 公弼皆進士第王弇洲云方正學先生在圍城時以 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 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 諸生葉君名琰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 天台

來先生祀而書以記其詳又應天府志云溧水 魏澤字彥思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尚書 文皇靖內難方正學先生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寧海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于世後經正學之宅爲詩以悼時人義之崇禎丁丑年間方氏有名振節者歸而爲台諸生方族之人擯之甚力督學 劉乾所夫子以爲正學先生眞嫡裔然正之振節遂登巳卯賢書未久謝世按淮陰贊皇爲大功業之人敬業正學爲大忠節之人天不絕其後宜矣但三人子姓

皆沉没於徐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羡耳　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粜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灣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濵烏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涉罔耆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磉約丈許天井階闌次第如故　五代史南漢劉隱據有南

海好禮賢士有李衡者李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睎罷募府待以賓客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爲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强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爲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麈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别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没于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濳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焉江隣幾

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爲樞密使必奪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褊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郊等過多以爲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擢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寇萊公以方隅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詎謂其野渡舟横之句有休休之度耶　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

常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可齋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㜸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

佞於時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柟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　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國史皆載陶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通鑑宋眞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曰爲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嘗燠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爲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嵊州甘霜甜雪仙藥有依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擣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名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采五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燃堯時海人獻以爲黼黻則霜固有不殺物而生物者矣霧乃陰陽之氣亂而爲霧焉援日下滾上霧毒氣薰蒸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重霧行一飲酒故無恙一飽食故病一空腹故死且螣蛇乘霧凡山中蛇見霧莫不動躍是霧之爲毒明甚乃蕎麥最喜霧若開花時大霧連朝則收穫倍常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皆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

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龍鬖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敬子食霧氣而成仙陶答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則霧又有不爲毒物而爲成物者矣　漁隱叢話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謂人曰吾嘗客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流通周布于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涓併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耳縣令留其人試之果然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荊棘而不害嘉穀則是霜乃爲瑞纂要云南海郡有萵毒草草上露人觸之肉即爛則是露乃爲災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爲考列數種于左　留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實頃來斑斑有之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穟而實舂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爲餅餌絶佳古人以爲荒年之

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即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鸞鳳之所食也　該聞錄云江南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杵臼而已　博物志止裴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幹葉

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　開元十七年睦州獻竹實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閒閒眞人常於帝前冊天台山多仙菓帝曰可致乎眞人曰可取金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鵠珠棗三十枚甘竹實四枚　贊寧筍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鹽之以爲果餌

拾遺記閭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衆採藥四言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

而老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千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　洞冥記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路拾得桂子大如貍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路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墻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瓅華雲無纖迹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種林中一種即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而不白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宣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宮故事云宋文帝為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鷄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項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即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磵中翌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枹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

物也　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候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候其苗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寔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

抱朴子云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寔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興歸之于山夫蒙之以似銅之以璞然後精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爲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闐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況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寓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　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爲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焉　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　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

熊太古冀越集予嘗見蛋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蛋人鑿石得樹以求蚌甚可異也山海經云開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玉樹琅玕樹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栢葉皆爲珠　遊山記云于五臺清凉寺下山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覩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榦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眞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說林云河伯晏伯禹於河上獻宜土四時寶花珊瑚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　蔡頌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珊瑚爲火樹　宗奭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桂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曰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榦枝條皆石而中有葉如榴裊裊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未僉事熊希程賦詩記之以比康于斷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此卽抱朴子所云石桂英耳海邊有石梅枝榦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　名勝志云獲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脉理縱橫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又云晉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榦紅花之桃一則青榦白花之李顏色絢妍有若初粧此豈人巧能爲之邪　閩書霍童山辟支巖巖下寺辟支佛所棲辟支佛閩生佛也二月三日降生巖前生成五百天人石上生成石龜石桃能生能落　邵武府志勝云烏君山高二千一百餘丈其椒有二石高十餘丈形皆蒼黑闊葉分枝狀如雙蓼謂之雙石

松陽縣卯山有怪石如樹之有枝葉　贊寧筍譜云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巖生石乳其峯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卽銀鑛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四人下覓百餘

旬後見洞明燦遂手攀之得三數莖疑是此　洽聞記云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工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十洲記影娥池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西京雜記所載又有白銀樹黃銀樹焉　杜陽編云元藏機大業初爲海使判官遇風飄於滄洲洲方千里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有四足魚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眞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　山海圖贊文王玗琪樹贊

云文玉玕琪方以類聚翠葉銜萋丹柯玲瓏玉光爭
焕彩艷火龍　服常琅玕樹賛云服常琅玕崑山奇
樹丹實朱離緑葉碧布三頭是伺遥望遥顧　吳孫
晧天璽中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
餘枝莖紫色詰曲庳麗有光彩　周南林纂要紫鉚
樹出眞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長一丈枝條鬱
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
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卽出紫鉚波斯國使又涉利
深所說並同崑崙國者善波斯者次之　又淨土樹

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而覆其
履土中遂生茲樹二月花如楊花八月結實如小栗
殼中皆黃玉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爲區以別也草木無情亦
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
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爲雌雄牝牡第人不能
盡辨之耳　唐本草云鷄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
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者
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斆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顆
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藥尤勝覩此二說
則鷄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李時珍則曰雄爲丁香雌爲鷄舌則又混而爲一何
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鷄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
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
不實釀之爲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　物
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
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
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斆云五加皮芽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陽人
使陰陰人使陽　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有雌

牡雄者不實鑿木斡作方寸穴取雌木塡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爲果其核
兩頭尖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
乃結實成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
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　椲木有牝牡牡者花
而牝者實　楝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
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
毒入藥當用雌者　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椏叉三月
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實歉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皮白葉有椏叉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操去
子蜜煎作菓食　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
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徐玄扈曰雄木無用
而衆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衆雌間一雄
結實飽蓬蓬　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
可死鼃黽說出周禮　麻黃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
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
收莖陰乾　雷斅曰用澤蘭須别雌雄大澤蘭莖葉
皆圓根青黃能生氣調血爲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

尖能破血通久積爲雄　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
莖紫節大者雄莖青節細者爲雌　寇宗奭曰木鱉
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
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縛定及其生也則去
雄者方結實　李翺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白
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　巴
豆卽剛子緊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
峻利雌者稍緩也　波稜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
叢簇不顯雌者結實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易浸脹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　李時珍曰大
麻卽今火麻有雌有雄雄者爲枲蘇頌曰農家擇麻
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
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
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　冬瓜凡瓜蒂
彎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　栝樓一名瓜蔞圓
者色黃皮厚蒂小爲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爲雄
陰人服　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
嫁桑卽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卽盛　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敲衆李等樹謂之嫁樹　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文昌雜錄云朝議大夫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結子適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洛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清井在長寧縣治北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盛弘之荊州記狠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銅

者雌鐵者雄　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黃生山之陰故曰雌　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爲雌已足者爲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爲石造化有夫婦之道故曰雌雄　閩部疏云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石狀似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曰相思亦曰雌雄石　本草謂之郎君子　名勝志雲南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者爲雄小者爲雌能愈眼疾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

鍊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酉陽雜俎云以牝爲雌劍牡爲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　春雷初起其聲硌硌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爾雅注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　河圖括地象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　雨航雜錄云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别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日爲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徐曰子爲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水阻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雙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也　近峰聞略云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爲雄右旋爲雌辯而用之蝦蟇置地上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已瘧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鳥之胎生獸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餧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好食魚蝦啄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化則胎產也　陳藏器云鶿鷀鳥胎生從口出如兔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鶂鳥或作鷁

似鶿鷀而色白人誤以爲白鶿鷀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鶿鷀蓋鶿鷀名鷁音意白鶂名鷁音相近也　大戴禮注引韓詩內傳云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即九頭鳥）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皂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爲獸屬可異耳
胥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
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
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爲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
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
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爲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也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
于水濱洲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
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
長立爲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
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
變化之莫測耳　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
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彘肉同
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
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及長涉
獵書傳辟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
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　瓊州定安縣五
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故名
黎婺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
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
人之祖故曰黎母山　又洱海邊漁人得鵰卵破得
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木土爲
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雕飛集高興寺不知

所止　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遊稍冀于臨
汾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
是有韓媼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
橛兒時已四歲乃白媼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媼從之
橛兒乃變爲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謂媼曰憑灰築
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橛兒遂化爲蛇投
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
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
皆無尾尤爲靈異　投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卽雷

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巳子義卽卵中兒也　湧幢小品云鳖蔫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鶩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閩書圖經曰鮫魚今南人但謂之鯊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文獻通考云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曰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麗以高爲氏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卽借光于日萬物晝借光于日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蕭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既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　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闊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　干寶搜神記云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火于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水火之鏡　異聞集隨御史王度有寶鏡大業中胡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乃寶鏡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酉陽雜俎云荀諷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溪澗先有佛現鳥其聲如云佛現此鳥鳴則佛光隨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荀諷

之鏡其又借光于峨眉山之佛光者乎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云得之金窟山嘉祐間知撫州王周于臨川盡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轉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懼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盧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于湟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邕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諦視皆森然
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
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爲眞松樹也爭以
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
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
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
茲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爲
水爲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譏衛帥
之水晶茶盂爲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云水晶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淸波雜志云政和
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就作寶
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
成白骨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
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爲石還其故物
耶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去外
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
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
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劭上表云稽覽國史政道得陰物變爲陽
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爲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
石變爲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淵
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
中有兩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
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壍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廓徑
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須賜公卿・福州名勝志云
閩淸縣留錢山在縣西南十六都唐乾符間一夕山
上有錢琤琤然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

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
建陽縣熊衮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爲兵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將有賞
賚衮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天忽雨錢
三日始畢葬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隸得者
悉化爲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
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
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于此速止林氏
福也應聲卽止所收巳鉅萬矣合二事觀之葬餘而

人之官仰天而祝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濫受也他人得而化爲土應其祝而卽爲止見天雖極賞善人而卒無濫賞也　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溪橋中涌出開元錢背有閩字或福字居民取之

明睢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　文獻通考云黠戛斯國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　唐垂拱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十丈宋建隆二年七月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二尺共重七十斤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周南林蘩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襁抱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其家人復于廚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

洗桐洗竹　附洗木

列朝詩選載姑蘇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溥草窗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齋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

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致槁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褥可坐兼過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

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爲撩疏密遣縈纏已繁不用饒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聞幽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逕正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爲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朝思暮想

若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嘲二子之洗桐耳　元劉斧青瑣詩話云韓魏公鎮真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究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亂出墻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縑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也　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暑洗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韉裁冠添散逸玉芽修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此亦洗竹之詩　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　方中通曰泉水發源江河水澄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河水自浮上洗候泉水之高下竅甕至此洩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　清波雜志云惠山泉亦可致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

睡方

唐鄭徵君雲叟有詩云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陳白沙先生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弼爲守餞之金鰲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裝蕭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得鷄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聞之憮然同此一睡耳唐之徵君欲賣之而不得明之徵君欲買之而不得古詩云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既有方則亦可賣亦可買矣予謂半山翁有詩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此一方也癸辛雜識云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荆公嗜睡夏月嘗用方枕或問何意公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者未易語此也此又一方也東坡詩云一枕清風值萬錢誰人買得北窓眠清心暖胃門

冬飲須用東坡手自煎此又一方也 蒙齋筆談云予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輙不能再睡展轉一榻胷中既無纎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窓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己未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無一與者夫睡時胸中既無纎物睡足又無餘情而輙以為人生之得意此又一方也 清異錄云馮翊士冦朝一常侍華山陳真人得睡之崖略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冦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何譜記垂範以筆墨塗紙滿幅因混沌譜云即此是也夫睡既有譜安得無方耶

師友談記云東坡謂廌與李秬言曰某平生于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用安排令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

睡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盥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未可比二君試用吾法當識其趣愼毋以語人也此又以見東坡之睡方耳 老學庵筆記云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頗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遼世宗初名兀欲更名阮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或曰睡帝夫陳摶得稱睡仙安丁世無睡帝以配之耶 白白日李林甫一夜數移臥處雖求一夜之夢而不可得曹操為疑塚七十二此雖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 式如子曰錢武肅王軍中用圓木警枕又令人中夜投鐵於階中驚寐是又捨巳之黑甜鄉而措人於帖席之眠者 黃貞父寓林清言云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

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着如觀身觀心之類心向內內無法如丹田數息之說不思不想清淨樂道身遺心大和樂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爲眞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慕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功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燄似蓮丹闕迴月華

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荊溪漫筆云雪竇爲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眞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兼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

海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館儼乃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眞境與

梁史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即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　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嚴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　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憩亭上勅遣内官王越賓詣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爲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即取以塑者越賓詩云碧塢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肅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滁州寶應寺唐大曆中李幼卿以右庶子刺是州而爲僧法

琛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畧云幼卿爲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宿契乃賜額寶應

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跡也　愼蒙名山巖洞記云眞賞亭在安吉縣西三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間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往上方寺循行而南經此與昔所夢無異遂建亭名眞賞蘇子瞻詩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實是廬山　鎭江志勝云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無外者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即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所著有沈存中夢溪筆談

遺像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旣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而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旣無威之可攝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己矣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響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

人皆畫元崇之眞神祠焉求之有福　又按玉堂閒話云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寺奠醱仁傑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　駿粟日抄云薛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稜對曰臣今日降日邳人或奠酬耳帝卽遣使微訪果然　菽園雜記云蘇州陳僖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

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　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令句容者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入爲繕部主政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卽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强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

誕日設醮迎鑾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不藥曰有正命在寢從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　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奪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斯則與著喬先生之靈感相符耳

樹蔭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書隋書高熲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當出貴人後熲至宰相封渤海公　蜀志先主宅東南角籬下有桑樹高丈餘遙遙童童若羽葆車蓋往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葆羽車蓋　齊書太祖宅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初庭湊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寤而僕者以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庇比舍矣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橘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人入相俗謂之音聲樹　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

歲月既久榕膚包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年陳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領鄉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懋名其軒曰瑞榕而爲之記　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爲衣錦將軍　毘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弟适遵讀書外家沈氏自茅山坟屋墓有三松結毬盛蓋既而兄弟皆擢學洪詞　括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從

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紛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自邢蔡號等州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井泉之祥亦非空應　蔣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頜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回啓戶視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宅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憐蔽之不欲人見期年之後漸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墣其屋上猶祕藏不得衣冠士族之來觀者車馬不絕不久偓處嚴廊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兆亦甚異也　樓守晦云東陽梅山趙家祠坟上古柏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柏枝爲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蔚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牛思黯之女

胡𠫓編云琵琶記蔡爲牛壻絕無謂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爲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也然敞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輦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實也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敞後官至秘書監則誠所謂牛相當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相異耳藝苑巵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其氏相同一至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幾人耳攷僧孺二子曰蔚曰藂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藂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蔡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玉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敝前所娶李氏善書敝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詩亦彷彿似之但予閱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

女適苗惜夫適張涤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爲友壻則無所謂蔡生與鄧敞也獨敞後仕至秘書則秘敞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于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洎貢院謁于相門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屆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摇佩高談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與主文不

敢第予甲乙自此晦昧坎壈不復振舉旋丁家故垂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昔于垂成之冬儐道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　按牛蔚僧孺子屢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牛叢爲諫官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牛徽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盜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

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倔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其正或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　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十卷　又按武宗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壻源重故相賓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勑賜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嚴一人餘
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搿又不止前
四友搿而已也

義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歟寶者後
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
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
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冥于
神明焉法苑云鷙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
乃祈生于歐氏　唐傅亮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
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興有邸嫗採桑
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

嫗告曰某之年適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
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嫗前看之有竹
籖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
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
一鹿於門而去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
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
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
弭耳去　彝堅志云婺州根溪李媼子死媳嫁止餘
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裹飯

嘯之柏與爲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擷茶一虎躍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戲弄宛轉求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瞑目弭耳若慚愧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墨客揮犀云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太史陳善作拜虎

崗記曰包實夫廬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嶼忽一虎突而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飽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　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家

貧投徒海濱以方歲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鵬祝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觸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鵬去歸而父果病已憒眊亡鵬至則急穪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鵬曰異哉兒之歸也寔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　又博羅何孝子宇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遠邇

爭賻之發引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届道隨在輒停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一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蓄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虎苑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皆樵常日姊樵歸與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挐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嗅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姊壻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雌而晴呼雌者鳩也洛陽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暑移蹕上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　晉穆帝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遣降符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則可謂燕臣矣　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擔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鳩婦乎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　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多

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鳬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倣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　元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巳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洪武初慶王𣔙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　文皇令歲一至常州慶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　文皇

時此亦有鴈臣之意　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賚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傅說苑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淩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眞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青字漢臣初選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砦下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

會寇逼邊俾圖其像以進上覩其儀表曰朕關張也于是有敵萬人之稱明國子祭酒宋訥剛正威嚴高皇待之極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閒之際嘗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嶼間訥方公服危坐不爲畫者亟圖以進明日朝罷上謂訥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此時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既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已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考古而徒憑弔之哉　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眩臥幽閤中覆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諸賢之上矣　北史柳䛒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䛒嘗入侍宴讌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興會輙召䛒與共榻同席尤

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為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像䛒每月下飲輙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為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此又妃后同坐則待以狎客木偶拜舞則近于兒戲非禮賢之道也卒至君臣道盡其及宜矣　獨異志云梁張僧繇善畫為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　隋來獲兒大破高智慧于浙江窮其餘黨帝命圖其像以進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稱為今之仲尼　能城錄云唐明皇初登極夢一龍銜符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即姚崇宋璟當為宰相兆矣上歎異之　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盩厔迎至興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　方鎮編年云錢鏐鎮吳越尊賢禮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浙江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後厚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面

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宋史神宗朝馮京為呂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則以正人入夢猶庶幾焉　遼史張儉性端愨舉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偶臣境無他產幕僚張儉眞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即召見詢時

務三十條自此頗遇特異　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
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非獲以
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新淦祥符
觀道士得一適遇郢郡牒到闕下召對俱住太乙宮
賜號冲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鑒義時道官有仕
于州縣者卒擾于民得一力爲請于上一切罷之崇
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畢
而出自天門西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
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按問道

人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
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噩入見帝視其手輒如舊
識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噩曰臣往年上朝玉帝
瞻覩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
乘青牛今青牛何在噩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
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政和
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
又王老志濮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真人授内丹要訣
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奇所覩致意先生答之詩

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自根盡是筆頭挍
撚得一枝枝上有冤冕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
敦遣至京師蓋老志見上熟視曰頗記老臣否上亦
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
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
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
宮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
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

詔庀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靖康跡方之禍
二宮每實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于正也夫黃帝夢
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伊尹[illegible]）
牧之　文王夢天帝賜汝望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
後
夢帝賚良弼皆所謂神與夢交通者也高唐雨夢行雲
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郎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
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而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
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得一皆親見其形貌觀聞甘

者守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通其何足以救靖康蒙塵之禍哉　宋濂之對高帝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人言天下欲太平須宗作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騰告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贈之詩曰空形良弼夢只載侍臣冠樹當襄蒻郎夢而不能自踐可慨也夫　南史侯景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王慧淵曰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夢者已　宣和畫譜韓熙載多好聲妓專為夜飲賓客猱雜歡呼狂逸不復拘制江南李主惜其才置而不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縱然欲得見其樽俎燈燭間觥籌交錯之態乃命待詔顧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此亦豈所謂求賢之像哉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埋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厚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鵞有鬼也　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為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至桂林館為羣烏所噪王稹以石擊烏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逓遲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為王稹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鞫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仇也則是鳥亦有鬼也　西樵野記云睢人夏傑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葬之於野蹣跚于地復作鴨鳴而去　王行甫云越
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
夜常見鴨鳴拍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illegible]得然在
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
呼爲鴨鬼爲刊木戒昧者勿捕此鴨之鬼也
四友齋叢說云有闕翁者言其隣人有艮馬牧於涉
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奔馳
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輒不見　三水小牘云河
東裴光遠爲滑州滑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蹴雖九

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競以暑月不
勝其役而斃于廣場之内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
子大順辛亥裴遘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
表來也少項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若
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
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晱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　南越志云綏安
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illegible]十石以童
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人船俱墜於潭時時聞[illegible][illegible]

有驍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
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　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
犬名黃女爲狩奴所殺其寬忽于主前咋其奴此犬
之鬼也　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遘少好畋獵自云在
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兎跳躍鷹亦自見即
奮往擊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韝行數十步復見兎走
又不獲如是者三郎命芟草以求之得兎骨一具蓋
兎之鬼也　異聞總錄云宣和中董秀才如廁見白
衣婦人而爲所魅教授責之且扣其所有日但遺一

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踪跡焉一
老圃曰向者小童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
今白衣而出豈其鬼與呼道士行法咒黒豆投于井
怪乃絕不出此羊之鬼也　抱朴子云滕永叔常畜
一獮猴鎖着牀間犬忽齧殺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
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獮猴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是
鬼驚指曰獮猴何被傷血流斷鎖足乎永叔方悟乃
知猴死亦有鬼也　南史梁武帝攻郢郢城有數百
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明旦城陷

世降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資用盡備或有衆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忽見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備諸供養曰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濯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設像肅敬

筆記云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効　張端義貴耳錄云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闕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稚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

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值邇年以來有司狃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嘆也　修眞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闕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文

洊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頃頃不停。亦復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視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鐵犀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熙康丙午來。傳曰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窮年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𢫶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

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嘗能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嘗何所底止。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蕭山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帽製

堯山堂外紀云杜淸碧本應召文錢塘諸儒者[illegible]其門顧淵白琛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爲笑蓋用紫色椶藤縛帽而制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按此今高麗貢使行道中所戴若往時之凉帽式與今之滿帽稍不同農田餘話云至元中胡石塘長孺召至京見上奏曰臣曉邪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攲上曰頭上這箇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此所謂笠應似今之滿帽矣元末丁高士鶴年嘗作別帽一律云雲樣飄蕭月樣圓百年雄麗壓南冠黃金綴頂攢文羽白璧垂纓間木難刺繡尚期平敵壘簪花曾憶舞仙壇一從吹墮西風裏誰念蒙塵白髮寒此則的似今之滿帽式耳蓋庚申主既北而丁高士借帽以追念之也餘冬序錄云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笠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農民之家許戴綿

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
人爲商賈者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
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其所謂雨帽是何式
様公差之笠子是何式様農民之斗笠蒲笠是爲貴
重之飾亦不知是何式様矣　王伯厚漢制考云緇
布冠各一匴　註　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像也匴竹器
名今之冠箱也　疏　緇布冠士爲初加之服冠訖則弊
之不用庶人則常着之故小雅都人士之詩曰臺笠
緇撮此是庶人常服之布冠而漢時小吏亦常服之

朱子註云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製小僅可撮
其髻夫冠僅可撮髻而亦名之爲笠何哉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頴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爲杜曾
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
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請覽乞師又
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
解圍　漢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嬀覽戴
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爲都督員爲丞二人常
畜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吾明欲爲
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

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暗中
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巾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
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
翊姬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
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
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
翊平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
哀乃除服薰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
偵覘視不復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illegible]盛意入徐出戶拜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
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
爲廣寇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
寇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
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　漢書西域馮
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
殺之以其首祭子塚　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
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苓蠻
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綱寧州頻歲饑疫五苓蠻強
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
停住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奬厲戰
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目名勝志
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
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　溯幢小品
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巳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厥吳中作亂母爲軍司
馬厥復以巳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
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
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
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獮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鑣
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
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洗氏封
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
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
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孝烈將軍隋煬
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
鞬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　吳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覲及還譙
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
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
之理以死誓拒廹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
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
乙剩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牓曰孝烈將軍土人
言是木蘭戰處　唐書唐初薛仁杲將旁仙地者掠
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即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
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
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
辰傾城出遊即任夫人也　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
序云朱夔氏掠女婦擇白腯者一抑即付湯火熬膏
爲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婪酣
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剚之遁出馳馬抵官兵
營遂擒其衆　洪武十六年賜貳定勅曰黔中之地
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
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
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
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
名夜梅者僰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
勢大熖邦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
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
有險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田土知府陶姓
正統間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冦入境瓚祖母阿曩率

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
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
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
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
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
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瘞塵
密室今夫死妾撈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
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徃還且數
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撫之乃釋笄雜辮靴袴腰刀從兩鍵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鍵兒皆醉夜
潛起斵鍼之馳騎至里以策撾家門欲馬中堂坐索
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
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縣官為給牒獎許
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志云政和五
年四月宣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
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拆躍
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
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　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
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為砦召田丁諭
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
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槌鼓令諸
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助不給者
以家糧拓砦為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
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
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
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
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皆因胡客為寶
會各鬬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
價屢加至千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
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
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嬪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
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嬪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碑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
潛藏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物金石投于水中經
久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編云唐德宗將幸奉天白
撥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
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積
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
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
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瑯
耕錄云杭州張存于蕃中獲聖鐵一塊厚澗僅及二
寸作法撒沙布地啣鐵于口內刃刃不能傷其身有
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撮
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恭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蹶覩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
者寸餘鞘常刀口處常自剖裂識者云此靈物宜時
以羊血塗其口安兒頗其靈每祭劍出鞘則預爲之
備凡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
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假煉而
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眞臘國人身嵌聖
鐵縱使利刃欲之不能爲害　鄭邢章睹記云暹羅
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即于矢
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眞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干寶晉紀
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
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
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
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剸犀柔者可以繞腰然
古宗鐵不易得貿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
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牘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
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
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
泛水安坐　倘湖樵書云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
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
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北齊書綦毋
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
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
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
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三十札也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毀矣常附胎于椰子檳榔果殼之實内通謂之聖鐵舄蕤能辨之以爲奇寶夫厭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蕃磧之中有聖鐵焉舍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 誠齋雜記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造又有礪石謂之吹鐵石剖之得鑌鐵出西番而上有旋螺花者凡刃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則花見其價値過銀又水銹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銹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投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寘廣東則嫌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乏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功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内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稍知停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師以求見停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停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何公則鼾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其終日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定不被推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皇寇萊公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眞置符離之敗於度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　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蒙莊求
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道士
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既罷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
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别觀矣　後山叢談
云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澗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
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
史張元道刺韓忠獻事又載遺蠟書疑酈瓊之舉亦

是潘遠記聞岳武穆泰州叛卒事至云狩離軍潰公
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意然方當
大軍悉潰恐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
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酈瓊不當殺曲端非辜此大失
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
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
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顧使布衣挾進退大臣
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撝國是將珵追勒
編管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推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
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
是非以草莽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
東墓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
東亦無憾勅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
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蘇
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
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
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
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
鼾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

合歡

嵇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裳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即宜男萱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裳詩話云心胸填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棔名合棔木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蘸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絲葉夜合即今之烏葚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昔有雙

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或二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條頗痺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他枝則不復合歡　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無別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玩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于是促坐同食焉因謚圖傳之于後　陝西通志云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苜蓿一名懷風或在其間常

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時人或謂之光風茂陵人謂之連理草又驪山玉女殿西有雙皂莢一蔕兩角其背相合華清宮之樹亦此類耶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煜煜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雞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鷄鷄兩度見之一見于曇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痰瘕又能已瘧二川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爲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石蜐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蜐賦注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蜐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箭魚長尺餘其狀如鬐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茁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楊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蘇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　文廟勑守臣李綵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窗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覩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欲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窓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艣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艣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　孫一之剡溪漫筆云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于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巳方沒嘗聞太史薛嗇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曜然後臥病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談謂中間爲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也　居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辨泗尋蕩棄豈其應歟　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猶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層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墅談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　甕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廊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爲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爲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　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剎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　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　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綃月下無影太陽則正明耳　蠡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菑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娛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湄恒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illegible]

法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五穀日中無影　槎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　神仙傳玄俗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驗遂以女妻焉　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邢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云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迎立時猶豫不決遂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彦才[illegible]

錢数十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相稱車馬各物皆稱人之形
三日而止　甲乙剩言符堅建元十七年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常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涙　名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録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録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暦末滑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遥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氣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氣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將大現兜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
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
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
重有青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
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
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
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
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

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囼一曰图　舊抄九影名在麻面
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訖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
辨又云寶暦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
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
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凡蠼螋短狐踏影
蟲皆中人影爲病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酉陽
雜俎所言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蠼
螋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
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蒸沸而大若遶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予曾六月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蠼螋形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此乃以影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即射工又名蜮博物志云江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土之鼓驅之以焚石投之此又以聲而治影又一奇也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豉母蟲一枚口中含之便差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影知貴賤灸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影其鳥應時即墮然則人亦愼藏其影哉　冬閒正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頂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

又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常沸湧如浪　猗園萬曆乙巳仲夏書齋變作內外如沸茀欝巘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牆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久明後時漸滅四五日

發私束

唐史云錢徽爲禮侍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書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札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托周漢賓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壻蘇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第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愼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朗以文舉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峘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檢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峘爲吏侍炎爲宰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補弘文生
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
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
賣也即署名托封峘即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逼臣以
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
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即欲决
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曆
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即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
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
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别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
囑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志
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
婿王潙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
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潙之所業
一冊令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爲
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陞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
私書學者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
監荆南鹽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
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
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
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
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駛粟日抄云蘇頌在
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
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托書札公笑

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
李允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繳簡人以聞從之繳奏私
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　朱平涵云
近日某官以事間籍投書給事李某李發其書上聞
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宜置
之不答可耳何足瀆君父之聽亦不過摧枯拉朽舉
動非有大關繫而崇禎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者與
紀錄李後亦以考察去官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籐一枝數花石蟬花生
蜀中始生其茗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
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贊云
有若頡然有蕚敖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
云正德巳巳春數友遊青山人寺僧房庭中山茶盛
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䳇二瓣左右互抱
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蒂橫出爲頭兩旁
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即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䳇

山茶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
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
以代面靨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
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
大毒殺人者一曰鴟狀如雌鷄生山中一曰內童狀
如鷰亦生海中一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喙　後漢五
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脛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鵲
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祁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紫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莖
三莖五色重暈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尾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
晚生其稚蘤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翔贊曰翠
蘤對生甚似匹鳥過而視之勢若偕翔　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
爲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質似玉煮一滚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棬呼爲檽𣗽本草云惟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臠有大毒須以灰汁煮三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予庚辰夏五候　碩膚夫子飯之餚有榆肉乃邉將所饋榆樹上

生之癭即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陸滸源黎床瀋餘云榆肉榆蕈也產口外朘脆無比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隅之山及開明東北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臂笄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雞木蛾樹鷄及雞㙐蘑菰羊肚菜鷄㙐萊地鷄皆其似肉者楚人謂鷄爲㙐　顧太初說畧云有麵樹則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子也其樹各𣗳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即爲佳酒柯樓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不可飲此乃眞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衛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南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崇禎　先帝禁之至于發賣烟者以徼之而州縣貪墨之官吏借此名以破人之家者不可勝計晚年　帝始悔之始諭内外弛其禁言此烟可以代酒而不損人嘗聘至以大辟處貨易者何在廷之無直諫耶今則海内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倚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即醉此則眞酒草也韓退之答鄧道士寄樹鷄詩云軟濕青黃狀可猜

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　稽神錄建康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矣　唐肅宗與張良娣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雞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脊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木志桄榔出典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麪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麪納罐中懸樹下劃其實使汁滴罐中卽成酒或不用麪惟承其汁可熬爲糖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　都勾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取爲餌食如桄榔　偃曝談餘云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桄榔亦有麪　朝鮮酒巖有酒流出其下

酒譜云昔有人造佐防棔酒者劉杳爲辨其棔字之誤棔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爲昆侖之墟其鹵而浮爲蓬萊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頓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齋雜記眞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迴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得文章緘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知其惡耶　李定資溪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溪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此出王鞏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之便忻然改容即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曉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云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宋膺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茲息無極如用則眞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首赭面時人呼爲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再往遂授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

中有頃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鉉之怪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食采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晉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即玉華山　南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亂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耡理小園成畦以眞珠之餘類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眞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此經兩秋則成眞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没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熈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逼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權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　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恣山子曰種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即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即有一惡須易新丸痘出不善以火焠而過之　宋周必大于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頦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月始定必大後能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避逅予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徂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驚服厚廬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爲墓田故㠯此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謔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種血氣之物　附種鹽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楚石大師云大漠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雙吳淵頴西域種羊皮書壽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脛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杵聲則羊子從脛骨生矣胭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踉而出此又與琦師所見少異　劉子翬觀量篇云晉文種萊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植羊謂割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又按葉隆遼志云其先一主曰晝裏眠呵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尸此亦類于種牟然何以速長成
如是耶　博物志云青泥殺鱉得莧復生將鱉剉令
如棊𢇁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
經旬鬱鬱成鱉王元禎云鱉切塊同莧菜與老母豬
食之則瀉出皆成鱉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
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壟肉味極
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日四明蚶
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𬓛成水灑田中一點爲一蚶
期至收之如收穀蟶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不一　閩粤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蟶田蟶蚶
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即謂之種　自
獮觚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擁地成窖
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
蒸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成汁和粳粉蒸
成乳食甚甘美也　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
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于礎以爲固又植松
七百里以庇道路是蠣亦可種也　老學庵筆記云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
粉母色綠如荷包鼓從此入洩從此出海粉即所洩
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
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
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是吾有清鹽
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
去勿回即生此眞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
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槪
如耕種疏爲畦壠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其鹽始
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
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輿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烏名曰鵩鶔或曰神鴉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鄭玄言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移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遂卒于鎮　唐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岐人謂之神鴉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云禽烏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與弘治初予侍

郎[illegible]鍾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烏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陵符生家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坊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世人以烏鴉之聲爲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吓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脰烏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烏而非可以概諸鴉也酉陽雜俎云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有

喜是烏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過拔貢開科如大塲例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鴉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一因考諸書所載烏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鴟梟之兆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得而詰焉曰其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時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其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鴟鵲聖賢豈不亦爲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鳴其屏風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擲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爲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　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烏集不設御史則烏去烏豈非祥物耶　周書宗懍南涅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懍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此烏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教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飛起復歸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烏名孝烏又名吉烏皆祥之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

有三足烏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叢葦上有小烏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鶵月餘五色成大如鶖鶩援開眼項之飛翔時歸舊所號曰兵曹烏　若衍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烏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即禽經之所言白脰烏耳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日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况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矣故預為備葬之囑倘至瞑目愼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及諸親舊賻奠以玷予之平生至囑至囑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叟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昔號南齋今曰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許冕兵部尚書友人孫原貞所為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才答盛時欽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蓋當為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晉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頗以為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為得禮　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

用十六日甲子其赦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註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震夷伯廟皆據是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為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況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亦

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滻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今方隅無事烝庶乂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覩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祓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德宗移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瀚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曆象千年正酺醵四海多貞元八年試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歡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田縣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詔薛佐胄者刻其壁函盛以獻至錢塘江溺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弼扁墨君閣　姑溪李之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訖後予問僧其石安在曰已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廩後塵土深數尺稍曳加

淬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
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
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
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
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
而復歸故處　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
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
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藉公之忠
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蘇杜瓊有詩

曰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蘇
子墨至今枝葉尚斑斑　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儋耳
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䰈石甚奇韓平原當
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
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
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
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
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
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
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劉埏筆談云柳子厚
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
以志民思迨宋蘇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
圮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
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
爲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
州之蹟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寘寘

地下哉　夷堅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
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
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犬實在尚
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
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
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
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
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
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倉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蘇子瞻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別駕　讀書鏡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毁者甚衆

東坡之妹氏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厭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弟非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蘇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命眞君召已未幾果有臨覊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艱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眞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閻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姻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其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

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
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
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慭遺一我歸
自南宿草再易閔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
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
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閎　考坡集
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軾則東坡不特有
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客
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道擬家二卒送歸衡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
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
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
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
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
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
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
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
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
見合葬之非古即令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
嘉按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
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
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
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

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諸書皆爲城陽獨此
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
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
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
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
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
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
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邰氏曰姜原生
稷次妃有娀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大姒有䢵氏曰常羲生帝摯四皆妃而姜原稱上妃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葬于頓丘而近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也　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廷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攻別隊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襲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蘊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　嘉靖二年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爲卒祔葬茂陵　後漢袁賀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與母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李肇國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卯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乃再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癸辛雜識云宋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登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姬[illegible]人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而清之之罷於位初清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

水醉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哭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闕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入十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卹宿德勸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修古弟修睦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聞母疾委州印于佐北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瘠過禮服除判泉越二州知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京既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圍池[illegible]

石置書冊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輙謝曰吾
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涸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雌
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遂庵一淸以故少傅武英
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于家
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
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
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旣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
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
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此玉堂叢語所記如此也菰
守巳　肅皇大誥所記云一淸道洛陽謁故大學士
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淸疑何久之
健帽緘幘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
淸曰承乏爾健出旣者飮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
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
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
戢兆登與曰何以復簪冠乎今主上輕吾輩自汝始
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二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
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
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
車杜軏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
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過主安仁窺玄雖巳
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徘
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
羞而後翛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
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
年閱年七十歲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
之巳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
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
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
知道即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
吏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
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即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偵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程復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鄒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人之法

郤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黙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蘊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

坐略無欹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异貴人眞自有相也此等相又常別觀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
公知人　黃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
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
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
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
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
云盧樵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
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

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
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明道雜志云蘇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
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
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
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
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
移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
者皆夭折之相也　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
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
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
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
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
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
　羣談餘錄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
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
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
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
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
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青
箱雜記云余祖知風鑒太宗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
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酤[illegible]皆[illegible]矣余
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厚
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

有豈盈固賢哲相也。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
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
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
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
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
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
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
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
不便厭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
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
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
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
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
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
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
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
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

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
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
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
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蘇東坡云
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
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
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
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朱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

法曰凡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
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
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狐蠱
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
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志云蘇子由使遼歸爲哲
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
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
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

禪皆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
亦猶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文
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
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
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
于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
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陳于陛意見云世有外
渾樸而中炯炯者眞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
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眞才如人坐紗幃中秉

燭光雖不甚露而躬亦閃閃爍人庸者如坐暗室中
無復可覩矣　歐陽公曰凡治民之人不問吏才能
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晏翰林學士王著御晏既罷
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
不肯退卽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
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
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哭世宗能何
爲也　幽湘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
都府其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
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
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憖恧而死
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
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臣處之則大獄不解矣
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
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
爲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
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
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發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度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麈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燕翼貽謀錄眞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以上聞至皇祐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之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蕞爾一培塿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常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蘓舜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爲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刲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于是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郭世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方遜志論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又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旣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詣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俟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歐陽韶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況實有寬仁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剺去一齒誓不二節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慙累其母上疏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宥復其官俾終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寔二平人冡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誚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槃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托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逵于原虔郎活出之又高唐令唐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茍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狥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爲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能仰體爲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䗃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就戮二子顯敬甸甸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冤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詿誤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告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旦夕死已矣毋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將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　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訐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

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　太祖斷自睿衷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　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　董䠠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背大隱溪水黯染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瘳隣王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已一母相見各言其子寄　聞而銜
之伺黯出歐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　曰黯不
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　後竟不
起黯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侯王　母卒畢
塟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　和帝詔
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　烏程人
王談年十歲父為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市
利鍤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　其孝勇
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　朱朗永興人

今蕭山　性至孝父為烏傷長陳頵所殺朗志在報仇
未間頵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　擢為揚
武將軍　吳興聞人爰年十七父為仇家所殺遂散
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　上其事
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錢塘人
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塟田側為族人朱幼方
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
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璡司
徒左西椽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

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
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為孝
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　豫章王
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　曹虎西
行幼方子惲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
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為吳慶恩所殺
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恩手刃
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郄顒憐其孝烈表不加罪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
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有輕侮法　張敏駁
議以為開相殺之端又輕侮之比寖繁至有四五百
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
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冤請
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
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
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洑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
徵理之洑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父以𣲼角觝力人不敢捍解遂持木錘擊之首
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卑爲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乃一切許之爲多既以杜姦欺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細者所知吾藕藏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
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畧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
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
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敬妖言
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
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
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謫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傳爲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
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公以縣學生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
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
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
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爲同縣韋法
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
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
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免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方卵龍卵

採蘭雜志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本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獮猴逸大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璚欲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新淦縣相傳秦時有溫媼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放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媼死塟程溪將祀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峭巖高入雲際正隆二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爛光彩民刈蒿舁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即煮食之俄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墜于山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 蓼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匱藏之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雞卵大若五升甕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懸笥瑣探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鰲紋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泊泊作聲水也又甚重氣蹙而潤澤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其類也古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于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欻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綸宅有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圃識餘云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

工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黄白與鷄卵同其狠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汎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塩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爲何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龍能湧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溪嵩世廟時內閣權櫳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籍沒入貲産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　金鑲龍卵酒甕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側躬修德可勝强暴望差擬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類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虜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被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八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冊爲帝洎事定許加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咨夔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飼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敵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既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鄰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詔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予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奉玄威保民

伐逆俯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劾力實鬼神之陰殲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又陶仲文曾請帝設玄府鎮法壇以禳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以諸酋欵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一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鹵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勅禮部擇日告報

玄祀冬十月獲朶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爲遊徼卒所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涓吉告謝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倚賴玄威雖已殛死仍剖棺戮尸斬首梟示三十四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禳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也乞卜日修祀用答玄貺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擧謝玄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日仰荅玄貺則曰加陶眞人祿秩至佹鬱既死而知其逆狀亦曰玄威所殛不亦塡乎　帝之威靈兵部禮部卽欲執詞而無從也幸而國祚靈長天眷未艾　帝之雷勵風行自足以震攝之耳蘇東坡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明在天難逃不漏之網斯言未嘗不歸功于神明然先之以將帥則正而不阿眞君子之言矣　史記漢武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漢兵起王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苻堅其後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蘇峻之亂也庾亮于自

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興國之擧動也　北齊書慕容儼鎭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剋又于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板術上刻玉清書有美探眞士囊中得秘書自茲三雕後蝌我滅殘胡　七修類稿云天寶

闢西蕃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詔勅道立像故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内云頃見中書門下牒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軍吏夜聞橋下鬧見有神人云我是毘沙門天王爲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巳北百姓數

千人忽見兵馬極衆與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皆聖德所感神人合符

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鹵至大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　南史王僧辯進師潯陽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巳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巳殺侯景同夢數十百焉

虞道園碑記宋徽宗封道眞王文卿爲侍宸先生益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鋒勢張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臣當以神兵相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霆賊乃退而道君悉歸功于侍宸矣　曹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禱于蔣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丁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値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貲糧器械山積凱還之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覩焉

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道進追兵過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蕪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因爲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爲之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賓名軾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滁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名珪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名珊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爲圖皆畫工面對手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顧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爲詩八人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十六年癸亥閱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爲朝中之大老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一歲曾公又少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晏會皆出于休退之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東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詩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李者爲今章懋黃仲昭莊昶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巳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張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舉人于八月次年　憲宗皇帝御極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化二年也今崇禎癸未科亦因遲做致會試于八月次年鼎革又次年爲順治丙戌科中雖易朝而兩科之人功名特盛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　王鳳洲先生題甲申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爲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典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所歷中
外位丞弼著爲蜚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僅一
焦泌陽駑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
可仰窺　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艷羡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與慨耶然是
九君之賢僅足以奏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

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又可喫然而
思微也甲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蒙南
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　陸公淡玉堂漫筆云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巳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
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内閣未齋
顧公居守賜關防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
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

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
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則石峯邵公　正統五年
楊公士奇眞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
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
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
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
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　六十有六安成李公　六
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

倣唐宋洛中諸老眞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
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
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
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
得從容爲眞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
眞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蘇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半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素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窒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

方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資于文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鬻筆遇仙曰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篋于舟中轉運俾左右取而還之盡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剖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詩或得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文房之具定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眞子隷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稱回道人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葦帶麻

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剜土瀝酒漱津和土墟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瘳年逾七旬貌若處子一旦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樹仍味甘冬夏不竭　東平人榮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

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爻所長源爻請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墨入開毘陵郡姓士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靑巾布衣褰幃直入郡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郡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郡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郡惋恨不已必呂仙也　名勝志云常德府漢府爲武陵郡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翺刺史時見賣墨道士以若糕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軒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觸邪不止獬豸

尚白

參虎參龍

龍食

城始于禹

俗語箋釋

體香

藥似人物

人之精靈成物至今不朽

桂菊之性喜清涼

桐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兎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

地所爲也 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祋祤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續夷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插寶劍一取不能盡擧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廨合歡樹上衆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圖

以獻。　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治大業二年。鳳凰來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爲名。山頂有玉液池。　爲龍爲虎爲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異物。龍以鬪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成之劍耶。　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食。乃

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邪。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遇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豬丹隨身耳。豬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本草。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如雞子黃大。取得陰乾百日。重疊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

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黃。　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賈似道悅生隨抄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爲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脈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于葉入藥。治瘡毒。七修類稿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

如鷲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　李時珍云鮓荅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蘄州侯屠一黃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呪則霖雨立至不知呪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呪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鮓荅大者如雞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　日札云牟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類稿云牟哀形如濕茅紙　又有馬黑生在腎或曰在肝　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又孛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騾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生物簿云孕環之兎懷于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　鹿帶玉而角乃班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

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

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午日探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焉蓋取以爲媚藥也　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乃越山航海來獻帝得此鳥蓄于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爲茂草嗽金之鳥亦自高翔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

之而獲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　海語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二人將即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畏鹽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二炊焉即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攻日西山下聲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没潭觸石崩隕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跳躍

尾端毒沫時時射潭水色如油濯面火發尺許熱視自蜈蚣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遲明下視蛇踢跳死衆曰畏鹽之夢寔神貺也以藤纜繫巨鐵鉤出平野皮厚如黃牛革節中蠹曰醃肉滿船艙島夷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紿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乃龍也其皮鞔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鼓即償今値肉以爲鮓貨于國中且不知値又幾倍矣船主懊恨自咎其不善賈也

珠之所出不同

全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盡也　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啣珠置于庭拾而懷之照于天下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烏白頭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稗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祖母碌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雞乃金

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

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鹿鹿肥中得珠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　漢劉綎時花中羊吐珠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見一羊捋其鬚得珠而食之　廣異記云唐劉全白乳母子衆愛有一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腰便成老狐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有珠若能得之常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骰

猪肉炙于瓶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兩樹狐涎沫久之炙與瓶滿狐乃吐珠而死狀如棊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　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　山海經太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呼此走獸之有珠者也

山海經濫水有絮魮之魚狀如覆銚鳥首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澧水有珠鱉魚狀如肺而有四目六足而吐珠 鱉音鱉此乃魚也　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

鱉　金樓子舜攝政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蝦蝦亦有珠　又交州記蛸蝣似瑇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鯨魚目即明月珠也故鯨魚死而月皆無精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啣索帝曰豈夢中所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鯊魚尾中有珠如粟色黃

　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没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絕世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即出珠　龍溪縣九龍江以梁大同間有九龍遊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圍濶三寸七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貓捕之輒被嚙死後入一大猫兩相噬三日始寂然及啓視猫鼠皆死

鼠較猫尤大日久鼠腐一童以鋤鈀碎鼠腦中一珠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羣兒據石爲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曰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即數千人出征每人畧啣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殁

商耗拆貲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名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寶對主人嘖嘖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商人在謂曰吾觀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强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衲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即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爲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早問其值小客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倢拾頭上一寶珠其餘皮肉皆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貨亦所不較小商歸家自此頗獲安富又有一客以泛海耗本遂廵而歸舟泊孤島客閒步島上見一巨殼可受十斛許意爲巨龜之殼繩綴之牽繫下船歸置旅中值諸客陳寶設會客姑舉殼几上一賈胡趨前曰此鼉殼老而有珠二十四肋肋各一珠價巨萬矣商以巨富

續燚堅志柳州種甘堂有光夜出柱上龕穴中滿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卒持斧㧞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鵞卵圓融光彩　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宦之舟若有一絲明縣繫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岸無虞衆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始知向者無虞實藉此珠之力　續耳談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鬭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　說圃識餘云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蜘蛛爲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其軀重十餘斤　南野閒居錄云蘊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公云有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鬭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覘書生愕眙辭曰

因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則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廣異記云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有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

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懸甚矣又云懐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爐此蛇蟲之有珠者也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鍠頷上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頷得珠貨與商胡胡云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工爲佛額珠　又洪州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令此子主船載麥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斵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精

神減耗而卒家亦銷落　聽說增記云妖僧羊角禪師能前知善咒人死有張知縣擒而治之杖之百無傷其夜大風搖屋公曰是僧所爲正衣冠坐待曙升堂呼僧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慄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册妖術書公取二物焚之僧即死然則人亦生珠耶　白湛淵十詩其四云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　梁書梁大同中常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出珠又安從生耶

元李材解醒記云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城其貢有蝦䗍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丸國有蝦瀨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瀨上土人俟其去取之　洞冥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自丹州而來啣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今蒼梧採藥者時得青石絜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晉平公鼓琴有雙鶴下啣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一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若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仇歷世至宋猶然不捨此又水族外之一案矣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爲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廛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詫爲怪談者夫莊周說鯤水擊三千猶曰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況夫波濤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爲之吐吞風雷憑其駕馭又安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于左以備考焉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列仙傳齊人涓子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法　祕閣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艇艤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賤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

副貯在履内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弁將往昌齡至前
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
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
誤送廟中者　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
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耳刀主
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　柳公權
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稹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
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
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
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
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
寶之置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亡去　眉公見聞錄張
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
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
酉陽雜俎云平原高苑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
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算袋囊偶墜于
水囊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鐘
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異苑云桐廬
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刦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
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瑫義熙中遭事在縣中婦出
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
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湖海搜奇云
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
久之内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
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肉類也中

熱腹腐是以死耳　白醉璅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
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
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
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
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厭厭有氣
以乳滴口中即活主人僱乳母乳之名其子曰天賜
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既半載李邀張設
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
乃告官逮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諸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遑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

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支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伏罪曰舊印爲惡人竊去其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賫舊者

歸縣人罕知之　鄞人祁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視母遇風不便私禱曰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以簪抵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願同舟者曰適已抵簪復買魚何爲關曰抵簪權也今幸得魚何爲不買剖之得原簪人謂孝感　記事

珠云寳曆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春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彙聚志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潑剌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砍鱠延客適天色微煖慮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即付與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櫓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爲下直車中覘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謁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巳酉避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别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西湖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黄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即一事彼此

異記　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　明鄒縉爲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魚而金見府中悄服則魚腹又爲奸宄之匿藪可不愼哉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而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潛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物色又屬青其爲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既飛揚朱又暄炫虎既咆哮白又慘冽恐非休美也考之禽經有云朱鳶不攫肉朱鷩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流而爲烏其色赤越王返國丹烏夾王而飛陶安公爲冶行火有朱雀止冶上鳴曰安公安公冶與天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思玄賦纚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黄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何得之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黄是其幼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巳老故也演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耆舊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爲荆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黒章食自死之獸逸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般吾白虎晉宋時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　朝野記畧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名速麻黒兒國中

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遭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　吳天璽元年吳興陽羡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兎三十有七赤烏赤雀二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爲瑞物矣　吳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鷄之

文曰漢德無疆廣平唐虞黃龍見兮白虎仁神異記云漢時犍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黒虎隨之不傷人物即王褒所謂白虎仁也　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甝胡甘反　蓋騶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麟鳳龜俱爲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瑯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爲瑞而特書之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饑不侵暴困不改容歛威揚德愷悌之風中興徵祥說

云騶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生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虎紋爾雅所謂虦虎耳　服虔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則白虎擾　山海經西山圖讚云甝虪之獸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郊境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閩書陳葵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耶但崇寧九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從以下如蘓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逵等請碎元祐黨人碑寛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盖五年之後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侍從之調和則所爲雷擊元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民不肯鐫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爲奸黨可知也雷震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爲奸黨可知也趙東山云元楊璉眞伽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義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眞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褁浮圖尖之若瓠壺者然

皆無名氏遺骼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
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
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眞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
以眞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骼雜之故也然則
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
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　孫氏談圃云司馬溫
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毁磨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
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

毁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
工匠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阿附章惇蔡
毁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
唐義士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年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韓維字
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
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
兒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宮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詩鐫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塡之或謂爲應此載讖
无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塡亦
人所意計不到者也在蔡京直欲使諸人遺臭千古
故金塡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眞是流芳百世合
當御書金塡借終毁之耳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
晛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
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蘓黃不作
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
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

毁雖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
塡之當矣　揮麈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黃
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
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蘓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
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
已　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眞仙巖多碑刻元祐黨
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爲廣西僉事時碎之移自記于
集頗郎仁寶以爲德祐航海所載之物則過矣此

乃當時奉旨州縣皆刊此碑以其僻遠當毀時偶未之毀耳　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塋也勑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植繪圖傳之　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登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illegible]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既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冒刼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卅帝耶律德光

滅晉使人召承勳責其刼父臠而食之以其次子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霆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誅罰焉豈區區轟薦福寺石徒困貧士而已哉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　之沙門辯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二國其一爲蘓代刺　拏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金故以名焉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大女國乃在波剌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棄逃師子王負女

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遠擔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投寄邑人皆哀愍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憤恚往來村邑暴害人物王乃率兵擒獵師子震吼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

尤不可曰彼與禽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于是乎親愛忘怒乃剸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二大船多備糧糗毋留在國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

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于中止其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舊曰波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

陳壽魏書云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

師擊之宮奔北沃沮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投馬國又南至邪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一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獻詔書報獎併賜錦罽等物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椽史張政等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已死

大作冢徑百餘步狥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與倭相近卽所謂東女國也　稽神錄云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歛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

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頭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倭屬之東稽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杜陽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羌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　又按職方外記云迤西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搦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卽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　文獻通考所引女國亦有三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

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姙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陳書云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聲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墻其形圓其戶如竇其一曰東女國卽稽神錄所載者是也隋開皇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朝貢武后時

册拜其王歛骨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袍天授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曲江封其王曳夫爲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其後有詰劍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一曰西女國即拂菻（前作懍）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鶴山去餘姚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拾身

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覩其圖狀則鸞鳥也　赦閣雜記云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　梁四公記杰公云海中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咀咒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昔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彝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杰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

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彝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媵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爲夫夫致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此言頗爲無稽然亦一說也　海槎錄云女人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木流數年一泛蓮開長

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泊舟飄落其國羣女携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乃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　山海經圖讃云女子之國治于黄水乃孕乃字生男則死　山海經又有丈夫國爲圖讃云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淦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即以經筵召公晦翁

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四十八人竟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參軍所殺者止一人朱夫子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纔畢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　鼎革之時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為盜仍死于法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　北齊與子融世為并陘關收租使贓貨甚多為人所糾齊主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覬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窮治則其人已應死矣乃法官覬望而不能執奏竟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　册

府元龜云唐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京兆府慮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漢桓帝時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岑

匿張收逃竄得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司隷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
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已
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
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
殺人此其情爲更海若以其眞情上請必當案罪于
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
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
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
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
在東郡時治僞兵車至效倣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
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乗
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
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訐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
哉後漢酷吏傳周紆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
郡輙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
徵詣廷尉免歸北史隋酷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
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爲襄州總管乃酷吏之
所爲不足道矣　元史蒙古忽必烈既卽位阿里不
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如海
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爲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
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會有詔赦至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關
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主曰
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
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宋莆田陳居仁紹
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
曰此亂民也遂誅之　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
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眞家十二口古眞子留
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
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姙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

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荅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　後漢書蜀郡徼外有夜郎國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之不可生伊尹也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晩老年日沒死日出復舊是則樹眞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落之菓非血肉之軀也　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瘿瘤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即雨禱川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驟雨則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鬼一云見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梵志衛州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七歲能語因名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是則樹瘿之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　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　陸游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大人長六寸

如信狀右袒而左跪衣袖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熊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眞生于空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　稽彝堅志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死　集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根葉甚茂此又妖異之倫不可以恒理論之也　林坤誠齋雜記云菴羅國有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此又生于空桑之別一証云瞿薩思那唐言地乳舊訛于闐其王暮年往毗沙門天神祈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請神育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成立

東方生氣

紫陽眞人傳云眞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眞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瀔江之濱手携一舄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　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眞人獨以日初出時面東受氣則其所得爲獨深矣子後午前爲生氣午後子前爲死氣故素問金匱眞言篇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

日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真人俱登于平旦後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覩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博物志有人墮溪㵎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㵎上即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蘇東坡仇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　舊唐書天竺國有侏[illegible]國其俗但開東以向日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籛考列仙傳籛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爲之節文傳曰先生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

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畊錄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滛者彼家西鄰至爲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蘇東坡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知之矣且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為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愈而接女人則女人病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裩襠湯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熱者蓋淫之為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為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　漢武故事云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姒之名）祀之遂聞（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上聞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逝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後從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書史記楮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方朔傳則近入情理可稱信史矣而楮先生傳內云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爲疑即後世所傳容成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隱垣如見毋怪乎盡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于[illegible]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又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暌畊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鵓鴿歸以供膳于稍翎間得書一緘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遂平縣尹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鴿病少愈抵仲賢官所獻之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廣中廉訪使　三餘贅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乾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
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觀
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
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
信矣　嫏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倏月徘徊于
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我通一問
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
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
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

寤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
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擾擾思好逑愁心何當已
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
化作瀰瀰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
川廣無方舟無由謂余欵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
寔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新營右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傳二寸高五寸有川陵郝氏印方
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
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
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
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眞已十五
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
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
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

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
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
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
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
潢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蘇武
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
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一
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寔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

雁乃能遠離矰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知雁之嘆遂與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次此又一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歸已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一詩云我壻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迓視之燕遂泊于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與口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為因名此鳥為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為寄深情　羣芳譜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摠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鷰乃繫書于鷰頸徐視之乃摠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暇哔錄載高麗以北名别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氷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分倒若就滅之必嚙其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諳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為狗之行矣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闢地向南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鍾更為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縣時鑿井得銘磚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兢之地拓為一徑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為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今漳州有龍溪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脈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犁然天成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某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碑刻有萬年縣二字大盈丈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盧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掘地得一瓶封錮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為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馬殉主人

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于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驃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隮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圉人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斃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　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徒卒十人逐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咒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騎養之後亦
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
屍側賊將與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驟艮愜其意
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騎識旗幟急馳賊覺
有與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胯爲盡傷騎不復顧
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二日騎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
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
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
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某等
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
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
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扃若
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
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
而無意償値棍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觇

芻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騣嚙其頸不釋口復奮
首觸其廁仆之地踰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平有司
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
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爲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
讓之右矣馬北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
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與嘗搆怨于母弟陸其陸
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
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
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
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
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
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榻篇云流賊
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駭甚賊將騎
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在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虓界云程堅字誠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其
　切喪哀號櫪下有馬聞哀哭輒泪出嚙齧芻豆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臯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令御史執法之官必冠獬豸按胡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跽自咎是象亦可爲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海大潭名鰐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鰐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皆可爲獬豸也酉陽雜俎云狠𧶘中有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是狠亦可爲獬豸然以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寃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蘸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若手爛潰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像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冤木囚乃奮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咎犯欲究情寔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眞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寔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寔則石重人輕毒

則以一叚竿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
置剖髀中定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避樂四條之
側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木若草若水若火若羽
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獬豸者矣、杜光庭云
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欵之
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即
鐘立有明效至有因徒刑獄推鞫不得其實者即入
欵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項駐泊觀中忽見官吏
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擐撾將擊之際有人

抑止之更令取欵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
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
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
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
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
也雲安白鵠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
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舶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
晴則毿毿下垂陰則氂綠整整以製臥裀善人御之
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寬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
之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
年正月即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
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吸哘
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冐禁應死耶律楚材進
奏曰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
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疊
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于帝王即位乃用白帽湘東王彧既誅子業休仁引
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
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
秉秉辭復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
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
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曰事須及熟侯景僭立時著
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
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爲忌郭林宗遇雨巾
一角墊注云今巾以葛爲之形似帢呂洽切　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
南宮入試頻三百後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
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七修
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
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烏身上白之
謠　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吉乃素服凶則皂衣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
有尚白者已　剪勝野聞　太祖王師與僞漢戰于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壓之及戰王師大捷
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因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
之尚白也　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廻
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
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
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
有諱忌値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詧惡人髮
白　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習
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
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翻鶴翎散則白
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　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着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
南齊桓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
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
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
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
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
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白帢（苦合切）
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
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帢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
白帢橫縫其前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永嘉間稍去
其縫名無顏帢無顏者愧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
返天下亂爲按此皆服之妖青祥之先兆也非徒尚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常着皂帽。又云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䍠。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杜詩光明白㲲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忌者。蓋喪服

昔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縉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 西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盒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 南史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孝武與豫章王㠦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㠦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旛皆倣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 米元章畫史云。韓長源字仲禾收宣王

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葉助字天貽。收蜀范瓊畫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閏位乎。 宣和畫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爲受命符。唐王天下以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兎白鸜鵒白鹿爲獻者。 蒙韃備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並無他旗幟。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豢虎豢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豢虎豢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窅窅不見有身。而牙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于梓人之徽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居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眞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許宗道。惟中。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

號許家呰。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長不盈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封割牛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狎。許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許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廨後溪中。囑曰。汝毋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許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輒奮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白上官。許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挐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贛州郭老。于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

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惟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豢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即于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比晚。郭出縣門。虎咆哮嚙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

歎曰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瘞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叅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三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 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剌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 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豢龍者矣。 宛委餘編引吳峒云。長安有龍戶。見木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漁魚。韓退之詩所云。衙時龍戶集者也。 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餋禽獸。入海取虬。能育于圓室。以供祭祀。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豢龍不絕。因以命族。 成[illegible]

元事紋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菓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晉檻虎。兩面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窄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鉗之。緘其吞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為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叉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為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鑠剔梭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裕為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撥目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氣縮至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間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着淵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鰍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內魚到水中相逐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詣訥曰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撈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玉海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寸許極細鱗腹如瑇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述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及有夏孔甲將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雌雄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幞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閩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石頂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淵靈侯龍復見于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　高皇帝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即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孺鎮襄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强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　山堂肆考州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人捕虎擊于臺前　虎苑云江西孫御史妾一乳虎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室中五日方還虎枵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殺之　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即從主人求寄室置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餓鬪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耳致山中虎耳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麄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鷰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百枚以奉守珠之龍女者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一恠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將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大如碓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勅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屡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懐帝永嘉中有韓媼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

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鮌修水鮌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愧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盖禹始也則築城所起爲鮌爲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鮌也洪範曰鮌湮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鮌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龍馬負圖靈龜負書皆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成或以靈龜或以龍以馬則知城之法剏于禹也明矣　天中記云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之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飛升觚上因名鶉觚之城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鶉觚縣　南林叢叢云合淝有三城白沙城禹敎城白鹿城晉張魴作令有惠政白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爲名

俗語箋

〔毾毿〕按毾毿本外國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逵。今人謂性劣者爲毾毿。〔沙鑼〕雲麓漫抄。呼洗爲沙鑼。又曰廝鑼。宋時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爲篩鑼。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又爲廝。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爲廝。以所執之鑼爲洗。曰廝鑼。軍中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同晝夜又可炊飯。取便耳。〔蕤荁〕蕤郎假反 荁音鮓 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蕤荁。〔蕈〕椒園雜記。香蕈蕈字原作甚。土音之訛。今正之。他本作蕁。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蕈字。惟廣韻有之。〔趮〕留青日札。趮吞徊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褪。蓋方言。〔庋〕椒園記。廣西有庋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庋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卽此與。〔㦻〕㦻丁來切。註失志貌。蘇州謂無智術者爲欽。杭州呼爲㦻。韻書無此字。人多不識。〔阿〕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

其來遠矣。〔弄〕人呼屋下小巷爲弄。南史蕭諶接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廈也。屏也。又作弄字。書又出衖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也。〔逃〕晉王遜使將姚崇爨琛拒李雄將李驤。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甚衆。俗稱小兒躍步曰透。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鵾抽劍斬之。〔凍瘃墍〕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注。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音竹。今人因冬間霜寒而手足及耳鼻腫痛。曰凍瘃墍。本此。莊子不龜手之藥。其注云。龜手凍裂。與皸之爲坼裂同。〔酒樝鼻〕南史廢帝紀。罵孝武帝爲齇奴。齇音樝。莊家切。鼻上皰也。今韻書不載。小乘〔酒教〕漢書李陵傳。媒蘖其短。注。媒酒教。蘖麴也。〔癹〕癹丁鄧反。字林云几屬也。小乘〔熾膩〕啜耕錄云。言人進退不果曰佁儗。音如熾膩。司馬相如賦。仡以佁儗。柳子厚夢歸賦云。紛若倚而佁儗兮。〔阿瘖瘖〕西湖志餘。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

母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膝靜不被打阿脊脊又頭輟耕錄云元末淮人寇江南日于臨陣際齊聲大喊阿脊脊以助軍威

【發燭】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傳之發燭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清異錄云批杉染硫黃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其名頗新今北人謂之取燈

【客作】 輟耕錄今之稽傭工者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少勤學邑有大姓文

不識家富墳籍衡乃爲客作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

【髮朧】音職 考工記弓人註云朧亦黏也音職今婦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朧正當用此字

【骨董】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醂】 楊彥齡筆斷曰藏果實謂之醂今醂柹是也按醂力感切凡柹未熟而藏者今人以石灰蓼葉而醂之

【王八】 今罵人曰王八賊五代史王建行八素盜驢私販鹽人謂之賊王八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覩屐悲之曰足下

【欺負】 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客氣】 人不平易曰客氣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客氣也

【長進】 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言義了不長進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紹畫地計較

【經紀】 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歛太

宗嘗賜諸王帛勑曰滕王蔣兄自能經紀不必賜物

【點心】 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僎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一頓】 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

【奴才】 水經注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不奴才也又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飯粘】 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今人謂飯之狼藉者曰粘

【人事】 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所

男送馬匹鞶鞍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餉人物曰人事

【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酒甕】韻書無甕字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詩大甕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笨】笨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或目為笨伯宋書王維傳亦有粗笨之語小兒時尤粗笨無好

【里長】滑高帝從蕭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渾】沙上新墾之田俗名之渾田治宅編云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挺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渾屹然如故相傳此渾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磯嚴經云乾為淵渾濕為巨海

【流落】孔氏雜說云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今世俗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胡瓶】井觀瑣言云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瓶又照通鑑釋文云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瓶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亦曰胡瓶然則壺字正當從胡

【滑汰】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汰入聲

【行止】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云容止可觀史言劉瞻行止完潔又陳萬年惇厚備于行止今刑說載行止有虧條例

【胡亂】當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皆倉卒為之不能完備則相卒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

【整娖】唐書高仁裕討峽路羣盜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

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娖部伍通鑑釋文云娖音測角反謂整齊而謹肅也後漢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娖前行注娖整齊也今人于整頓物件謂之整娖正是此字

【耐煩】宋書庾炳之為人彊急而不耐煩

【賴子】北史高從誨世家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懷奪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

【答颯】南史鄭鮮之傳范泰嘗眾中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

遂遠何不肖之甚解之熟視不對

（方幅）南史蕭坦之傳帝賂沈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還耳

（賴）腰妹由筆云今人以誣罔指人者爲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爲賴老泉諡法辨論中有曰賴者註謂不悔前過曰賴即此字

（夠）楊升庵引廣雅云夠多也晉遵今人謂多曰夠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殫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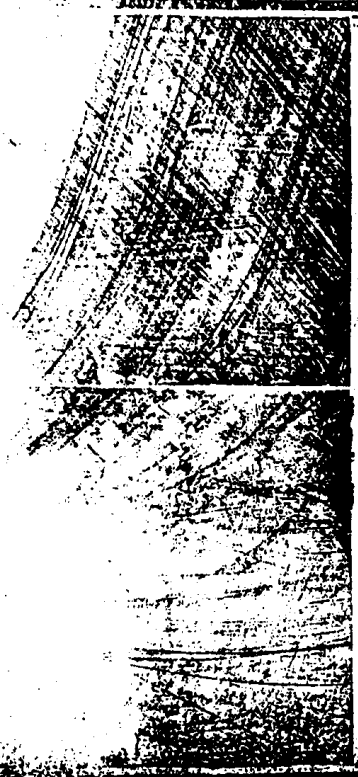
（不濟）今人謂無才而不能成事者曰不濟鶴林玉露云唐昭宗末年朱溫篡弒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以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旦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解頤）俗謂之脫下頦 癸辛雜志漢諸儒語匡衡曰無說詩匡鼎來鼎說詩解人頤言人講說使人喜至解頤也今俗以人喜過甚者謂挽不上下頦即此意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頤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喜則氣緩令人脫頤也

（不中用）

希通錄俚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註不中爲之使役

（利市）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老物）希通錄俗斥年長者爲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體香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吳越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罌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袜交趾

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馬嵬坡上土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即除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死季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彌望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　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　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嬺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奚囊橘柚云女香草甚繁績婦飾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

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　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潁州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過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illegible]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感應篇註陳偉敏公鎰世積德公徵時有善行蘓州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徵窺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即散去　佛國記云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　侍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　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頂上有一穴常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窒之

藥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獒狀馳獻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眞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甚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眞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玄好道約為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予皆得預亦願力為一席以荅厚惜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蓬髮穢陋叟令諸丐擣
除舍下陳列籩餘營席墣坐日已昃矣咸有饑色各
以醯醢竹筋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
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帊幕之既撤油帊氣熗熗
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
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飫飽亦有
憤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縱食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
盡即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
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
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
天十友刳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
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蓡亦浸漸之義
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
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
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
鏵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稽神錄
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
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筯
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
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
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
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
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
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
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
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
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晏盈座朱綠
獨生白衣甚爲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携笈書
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
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吾子志
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
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
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日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梢菟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茯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籤云麻姑道趙人遇老君示以禳除災厄法姑方妙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他日如教因躡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淸通歸同郡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還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殭矣視之如草木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甑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甑中之物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甑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　羣芳譜云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　陶隱居曰茯苓大者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徽茯苓贊云皓苓下居彤絲上藿中狀雞鳧其容龜蔡　金陵記云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輿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
使若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
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
伏龜壽皆千歲　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
芝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
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肉
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
二錢并塗之　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播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　羣芳譜昔有獵
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
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　又東平城南許司
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于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
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埤雅商陸根如
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
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　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
珍品者形如烏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　海壘
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師子鸞鳳仙人之狀

淸異錄云潛山產善术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
號爲獅子术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
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夷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
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
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弘行至華嶽廟前忽惛憒前進不
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宿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
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
以櫃鎖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紫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徹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嘗齒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筍譜云涪陵相思崖有桃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簫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　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故號湘妃竹　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湮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　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王竹根生石上細莢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簪

越王棄餘筭而生焉　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辟蛇行者捻廬山之竹成匾出筍便匾名匾竹　越志云既光祖師禪修越嶂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捻竹歪縛多態狀焉　外紀云蘇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而枝葉皆有墨痕所生新竹皆然　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筋化爲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筯甚妙　夷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有村嫗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釵插于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餓次年其地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塡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之精靈成竹者也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深根勁節借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閩中賦竹則貧簹涵人桃枝育蟲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𧌑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步嘗伐除遺竹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馬塍藝花如藝粟槖駝之技名天下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寬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熏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而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

高壅于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　種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遯齋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菊性宜冷也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爲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恒與雨暘寒暑相應　採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徹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消暑筆談云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桐譜云凡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鄭彥云輕是桐重是桐難斫亦是桐　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剖之果桐也即賂寺僧取陽面二琴材以歸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李沂公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畜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　南部新書韓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于下振響山谷有金石韻戒縣尹伐之取其榦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金色線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遂爲二琴大爲大忽雷小爲小忽雷大忽雷獻德皇小忽雷獻親仁皇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情感之至

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虎背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廻車車輪未周而亡　水經注云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塡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隨足而止公私嘉其勇節　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　又云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息而濟　水經注云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疏勒城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引去　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溺舫覆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日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

浪霰聲浮查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祚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辱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卽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順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　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　廉范其父死于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繞墓號哭羣烏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殯次野火延及殯廬丙與子慈按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旬

扶立杖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栽松孜長號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于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復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　宋書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述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　獨異志云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賊一聲即雁散行飛遊唐書王晙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晙間行、

甲舍幕趣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晙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奬成功俄而雪霽晙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　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爲蓬辣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甕甲溪舊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鎧甲盡沉京怒期以日擊石鎧甲盡浮水上故名　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光後孝武入關思政策西魏後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樗蒲爲樂出綾錦于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次賭曰先得盧者即與之諸將遍擲次至思政乃斂容跪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己若此念顛實願擲即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即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寄更深　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于所當決吏民涕泣

更誦齋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又杜常
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掃勢危甚常
親護役徙處掃上掃潰水溢至常坐而止　晉江傅
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閩中知漳州時
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
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
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
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宋孝宗時人）
閩書松溪縣葉孜妻陳氏年二十二孜故獨遺一子

及週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鄰西舍俱燼陳號泣
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盡
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爲返風乃免
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
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
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
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
凊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
元樂清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具棺以薄棺殮葬山

屍腐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仰
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狠戾若是哉盡舉飲之
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　又永嘉王泰幼
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叔父求財不得將
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
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兒
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
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擧其
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觸水口中稍

稍能飲至暮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
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
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
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　湧幢小品云黃
岡杜傑父僉事子鳴客死于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
値暑溢瀬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
額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
且喜徵孝子精誠所格不及此授長寧知縣採木蜀
山中一切取以信義諸酋長咸爲盡力水消木[illegible]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　明海鹽顧褒年十八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　仰山脞錄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暴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其亂後失母墓所在悲號淚竭夜夢母告以葬所鄰翁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在中二

齒如漆復嚙指瀝血試之良驗遂啟葬父塋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　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苪氏早孤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跳躑方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建割其頸同樵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困死女捨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

姨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又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又臣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月昕奔還號慟母即蘇　又詹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愈　又室盧之才

三喪父三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又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服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

甚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悶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叔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將手自發之既而曰汙言刃乃止　又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常有疾淑禕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

獸行數里獸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絶郡縣表上詔榜其門　五代史徐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謂信逗遛陰縱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巵酒飲信　搜神記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續耳談汪存欽東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棯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

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岡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己毋傷吾父虎不動遂存孝所感云

君子國君子營

君子者士君子之美稱也乃或以名其國或以名其城或以名其營或以名其地亦各有景慕其名之意焉獨異志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猨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猨又述異記云穆王南征其君子化爲猨鶴小人化爲莎鷄　史記越王勾踐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左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博物志云君子國人衣冠帶劍食獸使兩文虎在旁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修真錄云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大狗一名胎譽女仙與族雲道君各以玉花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後漢書東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開元中新羅國王數入朝二十五年承慶襲王詔邢璹持節往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卿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詩禮記并雜文章以往　十六國春秋云永嘉三年劉淵投石勒安東大將軍

[illegible]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　晉載記石勒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洎平幽州擢裴憲荀綽等還襄國經此今亦號君子城　晉書成帝初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宿衛號君子營　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子濟　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山堂肆考云君子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亨有賢德時稱君子泉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　巴州有君子泉在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鐫有君子泉三字　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一里[illegible]端正故名　又云蘧伯玉墓在衛城今汲縣[illegible]十里之君子村爲瑗故宅　隨州東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　又有君
子山在陝西鳳縣　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岩
昔傳有隱君子居之石盂石臼見存遂昌縣君子山
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
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　閩順昌
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　延平志勝云將樂
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
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
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　登州有金
泉在君子洲上　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
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
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璿卽舊址爲
亭扁曰君子亭　戴嵩詩按樹種交蔭連樹名君子
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宋史張齊賢傳
東師販繒于君子鎭未詳何地　一統志台州有君
子堂在解鎭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眞宗常有君子人
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衆直龍

圖閣趙暘字又若常居此故名　君子嶺在桂陽縣
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朗則爲顯
達之占　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
愛　登州有金沙泉在君子洲上　風俗通云風或
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
德在于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
燕喜亭記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
王烈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而返有
盜者不辭刑罰但不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曰君子

里　國初洪武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
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鐘異

金爲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爲鐘取精多而用物宏朝廷命司漏者昏旦擊之以覺衆而振聾宜其靈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披覽之所及者列之余行之說頤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即岸設木架爲轆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其上有鑄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

上今尚存　鄭胄師儔匯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誄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訛致兩位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聽而聾聵勿啓爰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巽之鄉此性不滅奠厥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太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之人心爲爾銘功懸乎中祀誄訖遷鐘于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聲有聲

自此大鳴邑人異之　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飛去之未幾有客言比者文濵源者得一[illegible]于大[illegible]扣之無聲僧留太實寺[illegible]之不許乃約日扣之而鳴則寺中物也[illegible]和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即鳴遂載以歸至今尚存　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木中見有聲聞數十里知縣[illegible]往視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繩祀之其一繩而不流挽出上書承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

正德辛未流賊攻城鐘聲聞百里太爲神異　成化間大鐘二一[illegible]淮水中蛇蛇勢欲躍起總兵陳銳即平江伯祭之一鐘遂止今懸丁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又[illegible]頓州田村普真寺相傳有十八僧生[illegible]出陳寺寓稍沐早不知所往但鐘上有手寫經十八部墨色烏金光然滑厚非近時物寺僧異而藏[illegible]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泊滁濵濵水[illegible]後乃令漁師下探于巨鐘下得磚十八口視之金[illegible]部曰視之則經也殿有火痕了無水暈

頭人言此必㪙眞寺飛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
于火乃殿左大鐘未有鎔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
火宅中也　繪圖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
燬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
造一日黃田閘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
怒濤濺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鶻鴿連呼曰觀音
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即取其
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
知所之　道教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壘書青田字人或記
焉其後溫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
遠有人忽見水中有物如半鐘形側露水上舟近即
覆以物觸之便沉水中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
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道場
經懺而請稍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香火迎之
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有與迎鐘者于衆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惟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
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

往某旬月即歸于觀前深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
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灘中焚香迎之沉
沉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
時亦飛去旬日却廻今以大鐵索之不復去矣其上
壘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
字乃觀中舊鐘也　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護鐘相
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淸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
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

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
懸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既再
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
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
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
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
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執民有訛言金能
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恥鐘今
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藎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瘤
相沿懼而復止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

擧僕死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蜂蛇蟠其上寧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遠往相之欲槌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入六印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

與家名山記云祁陽縣白鶴觀唐末有鐘數百斤一夕雷雨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野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有文祁陽白鶴觀鐘乃載以歸之

五行志陝州黃河有銅鐘在水中央水大恒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一言成敗

唐詩記事云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勣令別將赴平壤糧不及期萬頃作離合詩密報勣勣曰軍機切遽何以詩爲欲斬之言狀乃免勣令作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淥之險莫支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鴨淥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遇赦還爲北門學士

會昌解頤錄云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金人南侵將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金人已偵知

之矣已而韓世忠得金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灌吾軍書到明日金人即退師當時但知却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晁氏客話云潁叔考一言而全人之母子狄人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晏子一言而齊爲之省刑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笞撻婢憾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目疾遂愈　荻園雜記云嘗塗民邵某事母孝母病瞽目每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蠐螬蟲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喚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留之終身　輟耕錄云越楓橋里丁孝子名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汴梁閻俊　段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

川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　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　南史云宋齊間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樂善錄云宋李盧巳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盧巳舐睛二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俾日陪侍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在劃左股捷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南史齊鄱陽王蕭忱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忱病目久廢視瞻道人[illegible]龍者得療眼術忱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所

豁然開明咸謂精誠所格　南史宋初吳郡人陸
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
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
福偶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籲祝曰天人師乎元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

求代闇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顧
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
即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一統
志云廣東電白人陳壽瞽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塟
壽欲送柩至壙人咸止之壽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
土寧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一里雙目忽開人皆
異之　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爲貴
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春尚幼隨母護三喪歸會苗
寇迂旅邸別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進

士明長子廷和已先一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目久眊爲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受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既入相訓之加重邑城不固守臣欲
爲慎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舉子孰若之修城以
庇萬衆乎城完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　閩書晉江韋起宗生而孤

母蔡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縉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
旌母欲闡母節于朝家貧假貸圖之三十餘年垂成
矣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
聞朝目盲復開母死爲土屋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
孤缺于喪紀迺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
楸大生楸檟食盡起宗抱樹而號蟲盡後樹皆不被
蟲一日雨甚聞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遂圮起宗得無
恙鄉人以其里舊名合口通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
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綽楔如故萬曆中

門

又甦寧縣陳榮少失怙事母至孝母目失明晝夜扶侍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舌舐可愈榮如其言一日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大水二子俱髫漂入水中抵祠之螺洲遇衝逢岸隣家救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

予族伯來士賢萬曆己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賓萬曆癸酉浙江鄉試中式兩人爲其祖兄弟其祖母兩目久不見物己卯榜後子孫稱慶眼忽有見日列拜之中其頂長而渝礫多指者何人也曰此乃孫名士賢者也蓋其先未有鬚而後多鬚前未見而今見故云然自是眼遂明

天中記僞蜀極山軍卒李夢旗被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淮安志淮安衛人王紘年七十久喪雙目丁丑年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瞭然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其債則焚券約此亦天報矣

瞳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爲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銛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舐或値朋友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既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彝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煅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香燄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涸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亦自喜也後一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旁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鸞

眡視如初漸大復舊　救濟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紙坊街有文昌閣閣圯改關帝廟視舊址縮十之四廟後有清真寺禮拜所所謂回子教門中者崇禎癸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庳隘議擴而新之復其故址回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糾黨數百毀垣擾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覈理郡心直諸生而雖衆回子模稜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以重賄

中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井閘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髭髮刀剜其雙目捽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舁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强咽喉間喀喀有聲家人駭視綠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胸腹稍適矣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

[illegible]上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鬨痛漸止矣夜又見一女嫗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澁又以針眼盈掬投之捧接之矣二睛欻然而墮嫗趣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眶如故生花聞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樸乘亂狂逞爲衆襲殺亦剜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勝名賢書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肄業者也冬臘月十三日益

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投書爲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修未解沉吟矣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八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內八天關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右人默也又祈也耳邊絲廣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爲陳益修關公默祈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王道新侄宏亦同登是科甲榜尤異云益修後謁選後得貴池令

官監司　耳談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斧尚
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約其項以死
仍爪出其目睛逡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
蓋有白鬚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
其婦故婦亦感悔贓衆聞官抵罪此事因先于陳令
益修者矣　西域記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一作波斯匿王捕獲已抉去其眼
棄于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

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鬯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
復得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
杖而去因植根焉夫神物幻異先儒所不道然陳公
益修刺珠復生其事確然法慧僧于都會之地禱雨
感格上穹則又其見其聞非恍惚相傳者比也若得
眼林之說似可存而不論顧以二事較之不可謂盡
無矣　名賢記云嘉善人鄒吳母年七十因夫卒故
哀慟喪明吳延醫治之不愈朝夕泣禱于天漱水舐
之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再世為姻

狎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
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
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
而卒　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
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若後娶必我告須之夫婦
俱被掠有千戶強使婦從己婦紿曰夫在情不忍乞
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即拒罵奮搏乃被
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偕因告故妻夜夢妻云

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
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　郭象睽車志云丹
陽牙校靳璐與其妻偕謁揚州后土祠妻遽心痛輿
歸即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為祟璐哀憤既斂
火化即具牟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求見
其妻曰感君拳念之恩且有獄焉君既訟于神神俾
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城南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
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璐拜再
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志益勤茅艮久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即
書几取筆速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
者瑤如言至則林茂陰翳廟邃深可畏有青衣童受
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曰騎此但閉目東行
當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
所向皆荊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
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入覩
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女年十八九某日當死
我覓投其體而再生然彼身則朱氏女君往求婚冥
數如此必可再合卽送瑤出門亦隨閉廻視殿堂皆
神佛塑像所乘竹故在復跨之冥目覺去愈疾如行
三里所若馬蹶墮地乃在城濠側矣至其月訪城東
朱氏聞其女病甚午後聞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
則女復甦矣其女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
弟但時問新瑤何在再訪茅君則室已虛矣因托媒
氏通意父母聞瑤之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新瑤

詢妳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新瑤其家竟以
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過謁與李有舊叙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强仕黑瘠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之托身惟擇
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識
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
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
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
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
奩貲妻趣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
昔貯金五十金于小罌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

[illegible]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illegible]
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
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
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
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發侍曰夫
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撫慰之歷
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
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
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亡妻知之疑其繫

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離改醮與
哉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
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日
他日美美長成望留之二三年其夕楊卒及罷官寓
居長葛又十餘年矣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
先去令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
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
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適女子與親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

[illegible]趙耳語趙起入內閤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
某年爲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
筍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
一女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
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寔
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迨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
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欲趨久之須臾縣令亦至
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衆共成之于是

成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 孝子傳紀邁廬江人
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
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謝
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
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
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蹋倒忽
有一狗直至衙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趁婚家逢二醉
人適共酧于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
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邁常寢忽見一[illegible]

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憫君無妻故使相報適見說
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見有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
乃與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
述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適絕復甦者數四
邁年五十時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得
百歲果九十七而卒此亦再生之緣而非前曾配者
乃至孝所感然事亦甚異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
老兵王文度爲桓溫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諾諮
父藍田(郎王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
文度下膝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奕嘗過桓溫
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
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
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　三國志

云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
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
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
遂恚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
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
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渺之曰老兵
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爲後主之后而
劉巴渺之曰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目為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史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厮養卒目之乎必不然矣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為元帥宜數集諸將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唐

太宗朝罷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谿筆談云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歡既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無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　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玭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乃帥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

州有牟驛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晉台獎飾甚勤甥姓同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晉台自巴蜀故多士豪偶起斯乃銜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爲民上者待秀才之輕重矣　書傳正譌云晉書王祥年垂耳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則秀才之名著于西漢。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烏上告曰烏啞啞引身射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爲烏也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路州二雀啾唧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　典略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爲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管輅聞有鳴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非殺夫牽引

西家婦離婁侯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我有嫌來殺我聟　幽明錄云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因頭向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盜物鸜鵒竊白之參軍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鸜鵒曰以荷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　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于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于身巧解人語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嘗爲玉屑和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棲于金籠一日爲巨鵰所搏而斃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幽明錄云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棲籠置窗間鷄遂作人語與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禽蟲述云宋高宗時鵓言于陳州　白洋國老鷄能呼

人姓名殺之則止　霏雪錄云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覘東園林中果然　高僧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入聽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　名勝志云唐武德初有于滕州峽內灘邊得馴鸐者能言語歌舞獻之內庭歲餘不語帷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因以名灘曰金環灘　又云麗江軍民府麥宗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見石盎有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之哀鳴宗曰此雄者爲白沙里人所弋逐之果然及長而百蠻諸方之書無不通曉元中統初子麥良內附授以官立功加陞至元中良子尤襲職　朝野紀畧云泰興劉機爲子衿時郡有鷹神乃一獨鷹也一日飛止機宅以粱飼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座參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　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爲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羣雁翅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　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于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

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墮馬腰折詰朝而難作

左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述異記云吳太皇將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犬明年家人並死　輟畊錄云元太祖提兵回回國與速不䚟追至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元主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旄星之精日行八萬里[illegible]異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宥此數國元主即日班師　闕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見北家引諸豚而行皆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中吃好葡果有大槐樹　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

殺而食之　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晉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飢荒　輟畊

名談云白䭾年又見鹿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櫪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説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産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　廣興記云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張璠漢記云涉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涉車將軍都末與之卽與兄弟共殺涉車王　伽藍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宦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顚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　五行志云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顚蹷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益州耆舊傳泰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　緯略云廣漢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

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右目盲者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　北夢瑣言唐路巖相移鎭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吉凶影響錄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卽時蕩死　菊坡叢話云趹蹄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云趹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　禽獸決錄云羅

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王明清投轄錄云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有萬里之役無緣免此若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覓行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圃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凉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鬪敵苑囿亦廢矣　西湖志餘云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人行聲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歔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隨淚者衆乃歎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舊朋乎　耳談云嘉靖末予家因葬事家僮延賓鳴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遠枕賓于股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賓云如其命當盡願速食我勿久駭我為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予大

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避虎于邑北之萬壽僧時止持一傘虎當路跑哮欲噬者再陳畏甚無以為計因以所着油靴擲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為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丘之鵲人言荊南之虎人言蔓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盤呼佛

傳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衣女子云我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黙少許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居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云　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榦拂地一年中悶[illegible]

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嘗桐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之不祥願託無有日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又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可為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觀謝之衣目有人長

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蹤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多術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覩亦嘗見至禁中由是纏頭賞賚所獲盈積自撰一詞云海多風措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于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場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illegible]府記云彭蠡湖側李進勍常以販魚為業一日販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溺水諸魚救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擒之未至家遇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若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曰其人將龜

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截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斫之為薪既然即爛　洞冥記云元封三年鄴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怒一日我則巳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矣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貢府不三四年賈政盡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後崩于沙丘　抱朴子云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述異記云合塗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雞頭實能人言道長說短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　天中記云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晉書云諸葛長民家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禍作　吳苑太原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于橋下語云今茲寒不減堯崩之年　和苑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

士而名之爲蟲

唐咸通年間裘甫亂浙東除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往平之劉暀說甫曰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

未決後式所遣將屢破之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甫曰鼎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輅等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暀悉收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蟲也　七修類藁云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上臨璧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夫士而嘲之爲蟲其辱甚矣然人爲贏蟲之長況士業詩書得則爲龍之飛失則爲蠖之屈古人詩云譬如蠹魚蟲生死文字間其況之于蟲也宜矣　樂府有男兒可憐蟲詩　存齋詩話淮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士

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爭趨附之矣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為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辮兒緊札梢頭戴方簷帽穿領濶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鵲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于市肆焉　酉陽雜俎云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李時珍曰鶡鴠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鶵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蟲其屎名五靈脂　巧婦鳥即鷦鷯亦名桃蟲見于詩經周頌小毖章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　淮南子云馬蜚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　蔡邕云鷹隼頮鷙蟲摶擊冬候也

醫術之奇

切脈瘋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外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爲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痿損　拾遺記云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差休祖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奴姓石

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　放翁筆記祖母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紖鬢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粳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及祖母將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嬭事言訖遽逝去還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　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影治病　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遂止嘗求得蟹至今藏之　成式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寵師世號吉州容者一弟子允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柱鎖之僧難輒愈　劉

敬叔云榮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腳患攣癖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既生女腳瘥　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鏃不出有黃村潘姥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即時出顯達目中鏃亦出　名勝志云洱河龍首關南石巖中開一小竅深不可測患耳疾者以一海貝投竅中即愈　唐末有楊樵夫者南安縣人採薪高田遇二仙奕亭之桃食其半半欲遺母中途失之三日耳歸家二十年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 王審知夫人病瘡往聘
之以夫人不面診用綫察之 初繫于木曰木也復繫
于犬曰犬也最後繫瘡灸立 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
朝野僉載云貞觀中定州 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
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 貞爲卜之曰明年三月
一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 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
青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 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
犂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就 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
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

所致也蓋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
見于此矣 水鑑仙人治百日兒瘧歌云瘧是邪風
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空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
兒生氣宮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即釘巳上木生人釘
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
瘧之藥 天中記章敷遇釋子希遁深于緇生術能
推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擇日拔之經
五六日僧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鬢不復變
座客所拔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髭色帶綠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
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
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壑谷中亦有生金形
如蟲豸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
螢火云 幽冥錄云海陵黃壽家先日貧困忽大風
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
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眞
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眞

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掏之可得數十而已 續齊諧
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
金鈹鉨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
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
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毿然異足可長尺
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
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
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
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

取其車每遊行輙乘之　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災異類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悔禍以爲陰盛陽微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　晉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　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　王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屋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

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標識而去明日掘七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遂以上聞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鵞鄉銅錢百萬忽自飛　王處舟曰銀積久蟲食之煎糞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烱然雙漩風吹錢過市方中履曰張雒隱集有飛鏹行言庚子歲穗城衆見鏹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之飛下近簷兒童羣逐竟復飛去　劉同人景物畧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崩內古錢飛空如蝶　閩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家居積畜貲産逖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政和進士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萬曆八年四月寧德縣米穀飛集白鶴巖　七脩類

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　稽神錄建鄴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中一夕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窓戶而去發視埋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寶物因收置筐篋中自爾稍充足致富　吳地記[illegible]

晉孝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爲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　郡伯張禹木爲予言有一友人家積累至千金其中未嘗有非義之取也然其儲得此已爲過藏之于甕置一室中一夕夢其室中一白雀自甕中飛出高颺而去謂家人曰此銀將動搖俄而有索瘢者以此物布置甕空乃安錢物之分限如此貧夫逐逐何爲哉　又與一友人同瘞銀二十兩圍蓋之以磚數月後再行掘則已自開一路離原處數丈矣又一友人于園中種樹掘深丈餘遇藏銀一甑皆十兩一錠即欣然取一錠買牲醴酬神切肉遂傷手血腫腎完此銀而愈後再往取一錠又遇无妄之事費謂其妻曰此或非吾銀更埋之看後來何如若仍存則吾銀也後半年啓視之則開成一路潛入大池之底不可踪跡銀之流動如此

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晩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吾儒讀五經反未欽手莊容敬禮存想其獲戾于先聖何如哉味蕭德言之論可以慄然思矣　東觀漢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一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風力

感通錄云晉陶偘建旗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因以白偘偘遣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所輿數人可舉在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牆車牽梘僅得上船船覆即沒偘遂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迎入廬山了無艱阻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

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暴後有大風從北面吹閣得還正如舊云　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其高干霄江左年代寖遠而南閣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毀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　雲笈七籤云饒州開元觀舊在鄱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峻廣廈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存焉里中民庶多葬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爲墟墓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祁州即漢

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土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　仁壽二年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　吉安府志勝云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負隍而面市即東山之麓也有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通力曾借六丁風雨催　水經注云始興曲江之間有

今在廣石東縣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者舊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遷徙又曰靈石　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欲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可鎮耶　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閻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渚南唐末大雨晦冥飛過溪北遂以爲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世　水經注云沅水注于能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　馬氏日抄云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死人不能救　居東錄云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綿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剷落二百餘丈磚石皆飛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款上面餚簌布列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尚在其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繪園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剏立甚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

暴雷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測果應禪師之讖　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俱開文牘飄散不知所在　元劉郁西使記云業滿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　遼史開泰七年節度使勃魯里至鼻灑河遇微雨忽天地晦暝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壺酒在地竟不移　湧幢小品云溫州自夏徂秋嘗覩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垂凝澄密而不散則各

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恭源特甚而波濤山湧若
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
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
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
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
東北徼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
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
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
萬其高廣閎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

則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
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
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寺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
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
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
之遲明塔正如初　瑣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
樓占驗其孤侄嫠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嫠吞聲忍氣
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
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鑒察有威權矣
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巖寺有塔故十三級
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玉皇
閣石塔自元時塔六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
乘雨飛去今缺焉大興縣故安村塔萬曆初大雷雨
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著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
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　鄭仲
夔云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此亦風力也　邸報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倏瀠異常
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
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
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
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破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
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見能進疏告狀

見之還冤者屢見于正史稗官若其直叩九閽聳于朝聽抑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皦然者爲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爲適秉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隴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錢支鄙辱天官臣不勝鬼

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去三十里車駕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兼爲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　拾遺記云漢景帝時長孝直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有所乘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時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忍捨之緯因銜構孝直受贓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二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塟如言不數

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迁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　紹興郡志云馬臻于永

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多淹冢宅有千餘人飛章告臻臻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人據籍皆是死亡者　南史南平繆士最爲江安令郎公安令卒于官甄法崇時爲江陵令在聽事忽見士最來謁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鄉人朱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敝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已忽不見拘朱雅至一問即承因狼狽輸還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所共

已死啞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騶至鬼挽之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拖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鏹以酬已而平安　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宋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年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祚者爲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爲是耶景字下爲小祚字旁爲年也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知小年即景祚乳名也　懸榻篇云戊寅己卯閒王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吏喜過望于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房爲質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資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

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耶夫令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薰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麋身音如獋犬
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
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申山有
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
鼩犬鼩犬者露犬也孫愐云鼩鼠能飛食虎豹鼩犬
與鼩鼠或即一類與星槎覽勝云暹羅國有飛虎如
猫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
連後足 李時珍云蜆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殼

飛蛤蜊亦然 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
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
飛納鱉守之則免故鱉名神守 陶弘景云鯉為諸
魚之長形既可變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
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鷂魚生東海形似鷂有肉翅能
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鷄子魚嘴形如鷂肉翅無鱗色
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
又云文鰩魚即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
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海鷂文鷂當即一物 吳都賦

云文鰩夜飛而觸綸 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
多文鰩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
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鸞鷄其味酸甘食之已
狂見則大穰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
郭璞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
酉陽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
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
入羣飛遊翔翳薈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鄠
縣澇水出飛魚狀如鮒食之已痔即山海經滴水出

飛魚者也 本草飛蟹能飛徐雲林云詭鳥以足上
申 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
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塵沙足踐則
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
翔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
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年暫死餌飛魚
洹沙中有石蕖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拾遺記云陰
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
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長知黑蚌能飛北蚌千歲一生珠也　又云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惡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　風生獸似風貍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蝟風則飛行空中

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岸觸頭而墜　物理小識云飛魚尺許能於水面而飛有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名勝志云

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　方輿記云陸川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　邢顒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頑捕魚于五渠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寨之忽有人謂頑曰須臾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頑與其食惟覺出氣水腥而衣衫多濕及去頑送之以魚同辭不受去後頑下網果得大魚如鯉頑以為異物遂烹食之俄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處為飛魚口　江西志晉吳隷為魚塞于雲湖有大魚化為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隷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隷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暝魚悉飛上樹間因號為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　徐廣曰飛鼺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云蝙蝠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山海經云柴桑多飛蛇荀子云螣蛇無足而飛　洞冥記云翕韓國有飛骸獸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矟瘡極重帝因傳令即拔賊城得行矟者高突勃鏚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何力曰犬馬猶爲其主況人乎彼爲其主用力而刺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汪度爲將者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取青叟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草木靈異

述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長安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長安故以爲名城中有棗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引俗謂思鄉棗　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曰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羌活天麻鬼臼薇銜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州有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即虞美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蘓娥墟上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樹皆西靡　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即風茄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

鄒子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
驗也　蕪頌壟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蘇
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泊宅篇云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
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墨娥
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
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名勝志云東鹿縣紅
草坡在縣南唐裨將張興之墓草也條卉皆綠墓草
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多離合草似江蘺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
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
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黄　顧野王
志九華山有五釵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
綜縝如羅縠衲子金地藏自西携來種惟塔寺前有
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萊州府志
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蕪現每禮敬之邑中
舊無耐冬花三丰自海島中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
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即花蒼艷可愛歷今二百

餘年柯榦大小如初　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
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　五
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
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　永新縣三
株樹在縣西八十里落湖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
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
人歷七百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翊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
有喜慍　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使趙時賞一軍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
爾作書有所徵發泚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
墨暈　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
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
神木　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
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
向　一統志鄠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葬此覆其
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
眾穀中皆黄玉　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花

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蟹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又云刲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拾俗比長歷叅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啜䁥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

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三株不知何自至也城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萬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廁溷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卑候滿出則垂條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農

書楫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運至私第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名勝志云西雩都縣產異蓮其莖曰雙捲劍脊其花曰雙頭丫髻三萼二十四葉其實曰覆鐘金錠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雩山劍影所致　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輒脂不可浣相國東門

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木我種爾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復汗實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素公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　式如手抄云汝南府陝州治東有伯甦祠棠樹枯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鐵紋理璺

舊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枝　高皇帝起兵之
年則頂上一枝新發眞彰瑞云　集異記云京兆
田眞兄弟三人分析財產皆均平堂前紫荊樹議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即枯死眞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枝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
曰古度人無子于祠炙其乳則生男　纂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稱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
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閣之間　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疇
三世矣　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

雌雄不相離

蜀客擁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
常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
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嶺表錄
異云紅飛鼠有淺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
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佩
之以爲媚藥一名紅蝙蝠出隴州　郡志云南海郡
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
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僃問之少頃竹節自通　說

略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蟇兩兩
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
酉陽見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若孚鄉德典
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淺溪中捕之名曰石撞乃巨田
雞耳則奇而非偶　物理小識云鱟魚雌負雄乘風
而遊謂之鱟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鱟牡小
無目得牝始行曰鱟媚　月令廣義云對蟹蟹味之
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
大者如升小者如碟　一統志云廣西橫州甚多蛤

蚧化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
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　神境
記榮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翔夕輒
偶影　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于草蔓
上大于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
色隨滅如螢光　九華山志云山有翡鷄每雌雄相
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爾碧臆鳴聲甚淸每歲翼
一鶵羽翼成則舊者飛去　湧幢小品云世宗中正
月望前三日有蟇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

過人皆蹺足不能行入輿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蟇爪
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為水徵云　爾雅翼
曰鰕魚皮厚肉緊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
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谿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擊
而取之常得十數頭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
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
相如賦禺禺鱋鰨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
色兩相合乃行　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
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爾雅曰南方有比

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封禪書西海致
比翼之鳥　異物志云蝸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
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下人
晝用夜歸此即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
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
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
謂之匹鳥　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
色口內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即下卵如
粟狀難得之物　禽經云鳩鵓雌前雄後注云鳩鴉

鳩也鵓大如鴿生關西為鳥怒急一鳥雌飛則隨雌
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近日燕杭間有一種俗名相
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
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
可以云鶼又別一種也　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
蝨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緬甸諸國多有之其
婦不得于夫者伺隊隊于枕空中則夫婦情自洽合
土日祀富媼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亭名

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　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拟越之君臣得名君產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產一兒于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　說類云偁至嵊縣問嵊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矢四馬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稱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云越范蠡至語兒亭而生一子因以兒名其亭齊張稷至嵊縣亭而生一子因以亭名其兒天下事之偶有同者　予友曹水上云西施入吳到浙江岸即無言于魚舟中聞與隸侍衛女奴輩相語習學其言至嘉興遠處忽發一言則直似吳語之輕倩者佇一石碑勒西施開口處五字則語兒亭似

屬發言而名則兒字屬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墮娩即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爲實字然考之國語則其地名禦兒非語兒也　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魯題西興驛綽楔上爲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

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酤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即唐之樟亭否耶

地動日食

地動災異之大者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圍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知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災異之有　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附臨孝恭嘗著地動儀經一卷按漢冀奉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嘗上封事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動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　夢溪筆談云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爲之自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爲無憑矣然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傳耳淮南子曰畫蘆灰而月暈缺許慎注云有軍事

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圍亦缺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鬬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既致之于物之鬬豈不可禳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莊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相薄即地爲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冀[illegible]

也　史記天官書鈎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疏坼者乃地動之祥　又羣芳譜云四月朔日値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屬火老人不安地震牛斧死應來年正月　極後四星曰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　晉天官志曰房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鈎鈐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河淸　又云鈎星直則地動星躬鈎足在造父西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鈎鈐主地動鈎鈐出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即地動期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東園友聞云元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蹕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閤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

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　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　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甎壁聞羣蛙忽鳴謂

罷浮提響板亟趨往有聽之者曰蛙鳴非響板也奇恍然詣方丈訓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乎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曰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務究洞豫玄與夫元仁宗將有天下則太后之旨削可以禁絶蛙聲與天師道人之符無以異乃禪師反借蛙聲以悟道又何與田汝成云周禮蟈氏焚牡鞠以殺蛙黽其法未傳物理小識云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則蛙禁聲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

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絶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未知文通以何術禁之也　一統志云淨蛙池在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肇法師厭蛙聲聒耳驅而去至今池中不生蝌蚪宋蘇寔治平間爲蜀縣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囂已果不鳴及捌洄尋蛙結聚成團啓視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蘓令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鳴者　長沙府善化縣嶽麓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相傳宋張栻訪

書于此厭蛙聲禁之乃息・南陽府新野東北有彈子池世傳漢光武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　無爲州西北有異池宋米芾爲守時所穿初厭池中蛙聲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江右饒州樂平縣永善鄉拔雲閣下有靜蛙池馬廷鸞讀書閣上苦蛙夜鬧戲以楮爲三木曰再喧罪汝自後池無蛙聲間產蛙皆白頸　富好禮游峨眉記峨眉山黑水寺前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一蛙先鳴羣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

鳴如止樂然　湧幢小品云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襄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襄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居士傳宗云張九成謁權清禪師云下有省留蘓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語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青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砂

爲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以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毋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

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一晏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　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三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錢不與焉　又按唐書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晏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忝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疋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誇言未必然矣　晝墁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纏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所獲各以千計　史懷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萬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遏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之過也　蜀志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奢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袁小修云晉伐吳之役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卒以成功　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

恩賜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姚兒東宮亦賚歌
者並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爲軍
師將軍鎭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乘長圍困之時景
得侃子鷟執以刧侃曰吾傾家報國猶恨不足況計
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
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爲
侃子鶡所誅　周書李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
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謚曰壯武遷哲累

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
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閽守之
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醼盡平生之樂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
五子王于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鎭白帝信州先無
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必
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爲名將也　北齊
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
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
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
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
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
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
祖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

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
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
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
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
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
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燕閒錄云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與姓與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罷
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効力邊墻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
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墻實西
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
問即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
敵又晉溪總三邊毎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
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
不數斷盡撤去散與從官衆頭目亦皆霑及故西北
一有警則人效命　蘓談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

時峒獠　韓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
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毎
出入撾之以爲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
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毎賓客過必
有厚贈軍前取賫無算而士氣慴伏無敢有不盡力
者諸蠻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
事以解政　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
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
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

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
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于一介
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
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置
財產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靑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
所爲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
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弟淸儉郭令公減聲伎許
唐之將略者未可以是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

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視其
所存所祀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舜吾則奢均爲齊
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國老
談苑曹璨彬之子爲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
千緡召璨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
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
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綵金寸錦之附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五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治家之法

魏書源懷云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斵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澄懷錄云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蔡虛齋清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嘗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于此亦可自考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勿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

猶勿思也

鶴林玉露引周益公云漢二獻王皆好書而其傳國最久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熄乎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韋弦佩云無此逍遙湯治倫理難醫之證寧耐一箇糊塗一箇學聾一箇正經三分痴呆七分和勻用感化湯下如前症未便即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

呂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

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皆醫倫理之要藥也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世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長者言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愛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

訖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衣食之源甚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凉散也（已上數則皆陳眉公長者言中語）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

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博聞類纂云丘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覡一月之計童行奴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驢犢五年之計桑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爲厲鬼以殺賊洩幽恨而報怨如魏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稗官所載尤多至於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毅魄馘敵真出意表令見者色駭聞者箕慄則其氣可以不朽而其事固爲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于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縣党一元以剛直爲團練都司時淸澗縣團練南正中行多詭詐強取一婦有孕三月爲之委曲設謀其

婦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投崖而死一元具文撫軍撫軍遣役擒之正中遂反命李三竟投老狪狪賊營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闖狪賊擁至衆寡不敵一元被獲將噴血於正中之面憤絕而死正中招聚羣賊設飲以爲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馬整頓鞍轡扶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平昔所佩雁翎刀挿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手擎巵酒謂之曰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與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領鬃豎大嘶一聲

乃欲裂党都司遂肩舉鞘張掣劍于手直斬南圖[illegible]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焉舉座失色其馬出遇李三蹴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　異苑云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意虓弱治遂陌謂使者曰煩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食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欻廻睜鬚髭張裂睛瞳明亮廻睜厲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賻贈　綱目云晉明帝鸞建武元年九月殺鄱陽王等七人陸超之者晉安王子懋之防閣也子懋被殺子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手刃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等厚加殯殮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漁隱叢話云花卿塚在丹稜縣之東館鎮至今猶顯英氣按花卿字敬定本關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

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塵戰喪其元猶操戈至東館鎮下馬沃盥適遇浣紗女曰無頭何以盥爲遂自僵仆居民葬之溪上廟祀不絕　塚廟記云黃巢之亂廖中兄弟二人糾義兵迎敵賊斷其首猶躍馬七里與戰今祠在湖廣崇陽縣上津渡　逌吉錄云僞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沉灩澦堆木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江西通志云南唐時豐城王子邳爲御史丞屬時擾虞與弟兵馬使子卯子邦統保社民兵以衛鄉井而寇果入境子邳獨搏戰賊悉衆掩之救不至遇害首雖斷猶挾足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竟以是去鄉人至今祭于社　雋區云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决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　吾學編景清本

姓耿陝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參議　成祖常畧之尋召還　成祖即位相傳建文君出亡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　上厚遇之淸藏利劍衣袵中謀行刺先一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色甚紅明旦淸果衣緋獨趨入朝候　上出殿門淸直前犯蹕　上驚令執之得所藏劍淸奮躍嫚罵　上大怒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是夕　上夢淸仗劍追遶殿過淸繫所忽

屍索自斷前一二步若張拳冐帝者三乃焚其先墓夷九族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　王行甫云金陵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往來江北道上主于王庄某家甚相習也一日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挾刃道旁俟金發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許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趨視之隣居之子與一無頭人持也屍見人至始解抱而田夫盡知見之矣聞于官父子伏罪　輟耕錄

楊璉眞珈發掘宋　陵之禍起于天長寺福僧聞成于

演福剡僧澤方稜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恐遂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髠勢豪奪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何道遇閩居而斃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

自然之米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其播種刈穫之功姑勿論至以穀而成米尚亦頗費工力蓋天之示人以勞而得食也乃亦有得自地中不假人力者豈記述之附會或一時之傳訛與黃氏日抄云唐武宗時淮南旱荒百姓漉漕渠遺米呼為聖米而食之菱蒲之類食且盡而杜悰鎮淮南反表為祥此雖民稱之為聖官表之為祥然總是漕渠之遺則以豐年之狠戾補凶歲之缺陷未為大異也按宋史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惠州府龍川縣有霍山宋循州守林須霍山記云太乙宮巖內有穴唐會昌間穴中出米今時或有之 名勝志云逢米巖在會昌縣東三十里深廣二丈許伏虎禪師駐錫處有小竇相傳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人爨之僅有泉流 宋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蘄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 又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皆黑 元至正十一年衢州東北雨米如黍然則世固有自然之米與至天降

來麰（大麥小麥也） 見于詩經倉頡造字而天雨粟見于古史若夏禹時天雨稻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家則不雨呂后三年泰中天雨粟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又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宋仁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金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元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蘆秫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合之于前則或從地出或從天降毋煩播種耰耨勤彊土之加矣若夫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歛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此則雖云自然亦理之所有耳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五月鍾離縣地生麪占曰民將飢徽宗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名山記云唐有裴頭陀者鐵履渡江居于福建永安縣山中披荊蓁創小

庵坐側石罅日湧米二升以膳之客至則隨增後人大其竅米遂絶所居之地名頭陀巖　名勝記云濟南章丘縣有天倉嶺相傳戰國時齊師飢見巨蟻銜粟前過因隨覘至嶺上遇穴發之獲粟以濟因名天倉　湧幢小品云滋陽縣大飢衆皆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挂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饑者捧而吞之厭如稠麪下咽甚適衆爭毀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此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成沙土不可食矣　名山記肅州石倉在彭山縣半山石壁間有崖竇如峰房相傳竇中常出米崖上刻石倉米洞四字　閩書萬曆二十年福建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時飢民食之得活　聞奇錄云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甃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以醸酒其味濃厚　雲仙雜記引二賢典略云無棣有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取之不極

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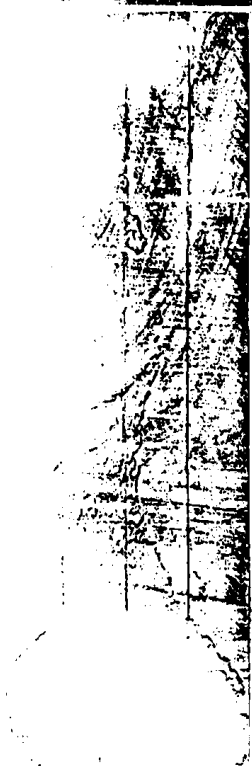
魚相依于水離水即死不必刀刃也乃有刀刃所傷尚復驗鳴蠕動得水尚復游泳豈水即是命刀刃又其次與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剝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夢溪筆談云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深不可知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黃巢曾以劍刜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嘗以此候之　華鎮攷古云飛來山下有

方大如盆盂無耗溢有二鰻文彩爛煥相傳下通
滄海餘姚客星山山半有華清泉一名旋井昔有人
得一鰻于井持歸觴而烹之俄而失鰻後數日見其
游泳于井而有觴痕疑其爲龍云奉化縣有靈濟泉
昔有牧童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觴而爲九叚久失
去急往泉所視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每旱致禱
得見此鰻則雨立至宋宣和中立碑記其異
諸書所載非常之魚併列于後酉陽雜俎云同陵溪
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于他
魚 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
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杜陽雜編云處士元藏機
海舟壞沒飄于一島曰滄浪洲內有艮金池可方數
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刑部員外
盧得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四足魚 遯齋閑
覽云海中異物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海有
物正如氍毹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絲其味極肥
美人但呼爲毯魚 霏雪錄云安南國有一種魚鋭
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滇

記云郴陽東南有尭母慶都之墓上有尭母祠繞墓
有池池魚頰間生印謂之印頰魚 一統志陝西岷
州衛有齒魚出閼井河魚有齒舌 余皇日疏云海
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蛺青類人首眉
目宛然立羅類人足胝車類男陰文嚙類女陰文嚙
即淡菜也又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蓝鍾類鹿
鳩賊類象木藻類鼈更奇 名勝志龍門江在安南
嘉興州蒙縣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
三道飛湍聲聞數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
曲似鸚鵡 靈川縣水產鰔魚四足有角聲如小兒
嶺表錄異云鹿子魚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南海
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
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
食 又興安縣龍嵒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靈水溪
溪中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人不敢捕捕則有風雷
之變 朝野僉載云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
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
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杭州

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東坡仇池筆記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予之誕予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于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閩書石斑魚生南方溪澗

水石處長數寸白鱗黑斑浮游水間聞人聲則劃然深入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隱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魚影落于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竊糈于春傷隕在日夜飛曳音聞春疾走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鮯六足鳥尾䲃爲之母胎育厥子　南雍州記云襄陽古魚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　周南林纂要云

鰩魚身小首大音如嬰兒　天池有魚方闊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海中有魚曰鼠鮎善食鼠每揭尾于沙際以紿鼠鼠見之以爲彼且失水矣舐其尾將食之鮎卽轉首嚙齒捉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蝦皆食之　建同魚有四足無鱗吸水上噴高五六丈　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于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蝘蜓而無

足善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輒翕曳而入水恣其飽嚼小蟲設機陷物隱慘乃爾

天然之字

郛相奎郡縣釋名云岳州平江縣本孫吳漢昌縣唐置昌江縣昌水在縣北出幕阜流至南江其西南山澗中有巨石水溢其中環繞頗肖字形下流合汨水入洞庭　漢置句容縣以縣東南有山形如句字之曲　處州遂昌縣有孟山頭兩山前後如昌字名平昌山吳赤烏二年置平昌縣晉改名遂昌　廣東樂昌縣有昌山山二石相連上小下大如昌字故名曰樂昌者以昌爲樂土也　陝西商州有商山以山形

如商字一名商洛山卽秦時四皓隱處　四川巫山縣縣南有山形如巫字卽高唐賦中所云也　巴縣有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故又名文字江巴字水每江漲登山望之黯畫天然甚肖　又永川縣縣之水三溪合而似永字　江津縣有几水卽岷江也過縣下合涪水西東當縣治處形如几字故又謂之几江　玉海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巖之中仁壽之字昭然可觀　延平志勝云

宋韋齋先生朱松爲尤溪尉任滿假館于鄭氏建炎庚戌九月十五日考亭夫子生焉先是文山在淸印溪滸隔溪爲公山二山草木繁密及考亭旣生野燒同時盡焚山形畢露儼若文公二字　成都綿竹縣有無爲山宋淳熙間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爲二字故名　通江縣有公山隔江形如公字　江油縣有山接彰明界高聳亭亭形如匡字此大匡山也　瓜水在寧州南志謂沅江之水流自北角思永之水流自西角轉而東南丁矣冲之俱會于茶部冲形如瓜字

故名　又寧州有登樓山蒙氏有國封爲東隅之神山形如文字一名文峰　廣信志勝云鉛山縣白石底絕頂上有天成入字極端楷相傳呂眞人逐蛇入穴巖中以劍劃成　南豐縣有麗禾石宋紹興四年五月十日風雨晝合雷震石上坼裂成大字縱橫交互不可識乃鏤板傳觀有道人辨之曰此介嘉黍稷字也旣得其詳競熟視之果然自是郡境屢豐　寰宇記云吉水源出永安鄉北會于贑水古老傳云吉水出有波文成吉字按志十八灘水自泰和而下經

府城又東北注于墨潭爲吉文水與永豐江水之橫
出者合有清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繚繞狀若吉字故
灘曰吉陽縣曰吉水又曰文字水又曰文江　宋仁
宗慶曆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柏木板二有文曰天
下太平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欹屋折柱木
裏有文曰天下太平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
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
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

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正十六
年有黍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
下節云天下刀兵　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
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　宣和五年福建順
昌縣交溪廖愬以奉議大夫家居役夫鋸柹木爲薪
有文曰聖元天何四字體製楷正墨色瑩然
洪武間臨川獻瑞木中有文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
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　東
魏孝靜帝天平[illegible]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illegible]

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
月夾山縣民王詮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曰君王萬
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緘其石來獻　徽宗政和二
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二丈餘當中有文
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書者堯字居右
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礱石三分而字畫愈明
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
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焉建
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文

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
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寃　晉史吳興戴洋
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
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
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
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
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山堂肆考唐貞觀十
七年八月梁州松昌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成字
凡十八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illegible]

耶然曆數惟永又二十年陝西有石成字曰李君實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文舊有帝字新生上字
廣西富川縣有碧雲洞洞門石脉隱起廣陽島三字遠極分明近視如擘絮狀　閩書閩縣薛老峯山頂突起向陽峯三字周朴詩薛老峯頭三個字須知此與石齊生直教截斷蒼苔色浮世人才始眼明薛老蓋逢也咸通中為侯官令與僧靈觀遊刱庭其側人名其峯曰薛老云僞閩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旦則三字倒立其年閩亡云　惠安

縣靈瑞山有員常院院東北麓大石上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怪偉可喜　政和縣佛字山石上有紋成佛字莆田嵩山在海濱山頂有峯名文筆其上石壁有苔文宛然文筆峯三大字刮去復明　連城縣有蕭坑山萬曆中令徐大化築北閘鑿石此山石綫中有徐欽徐昌四大字連人異之　嘉靖甲辰秋七月既望沙縣大路旁有巨石一片方數丈忽暴雷雨震雹石旁數十丈昏黑莫辨隱隱雷鳴不止約二時乃雨晴雷止行人見石上刻五十七字大六寸皆如蝌

蚪之文又有如禹刻者竟莫辨何字也今歲久糊糢矣　于一錄云萬曆已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没蹭疲貧罰　晉書張軌霸河西時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　酉陽雜俎云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蝌蚪莫有識者　杜光庭錄異記云唐李襲譽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內有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又有

貞觀昌大聖又有忠孝為孝等字勅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差　王行甫云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劇柳塘先生題其峯曰卓爾　又瑞州高安縣字山一曰龍珠山峭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　德化縣丁溪俗云水畫丁羅聲稷宋時一夕雷雨决流一縱一橫成丁字邑人程揚林登高第　陝西城固縣西北合流兩水宛如文字名文水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

石若龜形有五丹書曰李淵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
文字映徹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漬而
紅色磨之其字愈明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以
少牢祀祭石龜而爵送之人　漢書昭帝時長安諸
陵栢樹枯倒者悉生枝葉蟲蝕作字云曾孫病已立
既而昭帝崩昌邑王廢而宣帝立宣帝一名病已
智伯率韓魏攻趙時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于
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
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以告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
也　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齊永明九年秣陵
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貞州宋藝祖發迹地有樵破樹樹中有生成三字
曰天下趙

自然之畫

字雖屢變其體然起於上古畫則起于後代固未嘗
不因天地之自然是以有自然之字則亦有自然之
畫其理一耳因臚而列之　名勝志岳州慈利縣有
花石在縣之武口纍石上自然有花如堆心牡丹枝
葉繚繞雖精于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花葉應手而
碎略加拂拭其花復見重疊非一　史異云宋孝宗
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尾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
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元至正二十五年

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
卉百態具備羽幢朱葆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　唐
昭宗景德中滄州城塹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花與葉
芬敷者時人以爲其地當有兵　宋眞宗景德元年
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雜樹人物之
狀　宋太宗至道二年桂陽監鎔銀自湧成山峯狀
都穆云河南新安有王喬洞石皆土所成取而破
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存若雕刻者盡山石
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　靈川縣

山在桂江之上其山九峯屹立丹崖蒼壁望之如畫繪然　山堂肆考云大理府點蒼出石白質黑文有山水草木之形溫潤如玉可琢爲屏又階州北峽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栢人物溪橋木石山林樓閣日月之狀　朝野記畧云定海東桃州山寺相傳安期生以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　記畧云儲柴墟瓘于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卒于南都其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甓攢于墓舍丁丑十月啓而葬諸别域發視棺上變生點墨

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古松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觀剖而究之淺入木理四境嘆異灝乃拂楮其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廟　廣西志勝云鰲頭山俗名鷄籠山在崇善縣城東北四里即鰲山也屹立江心其頂有方石長八尺四面花闌中有石紋自然成樹如丹桂狀　懸榻篇云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於阜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亦在伐中以其數重難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别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藏置縣西門僧舍殿壁中衆共瞻禮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近說亦阜目擊焉　陳承曰乾州乾陵所出柏樹質氣味豐美其栢異于他處木之文理大者多爲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觀有盗得一林徑尺者值萬錢　未齋雜言云肇慶岩洞中石乳

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蟹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畫　樽俎餘功云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林處大柘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峯公公常夢仙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

則二拳墮地化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玺有
鸞鶴雀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
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真皆肖生雖雕鏤不
能及也　三柳軒筆記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
有崖樹景物朱子困帥師桂林以兩石致洪景盧老
榦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痕無斧鑿過
永石遠矣　王行甫云姑蘇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堂
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
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　又

黃州一家藏有大理石屏風黑質白文成梅花一樹
給事所難工其墜瓣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下
一異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名勝志云廣州東莞亦有盧山山上有湖每甲戌日
輒聞鼓角聲又肇慶府四會縣亦有扶盧山世傳山
上有池每甲戌日聞笙簫鼓角之聲疑即一山兩府
接壤而分記兩處　密雲縣有霧靈山每擁祥光如
霧以六月六日見士人如期候之　贛州志勝云贛
縣黃堂山有石室口方八尺如數十間屋上通天窓
下有方榻二石人巾櫛而坐旁有小石室七所相通
悉有石人室前有車馬跡春夏不草無毒蟲林木鬱

茂木石幽絕山下居人每丙日輒聞室有笳鼓笙樂
之音蓋靈仙窟宅也鄧德明南康記云山角石子如
彈丸至丙日則不見他日皆在　李元陽云畢鉢羅
窟一名賓波羅窟在白崖川西山巖壁聳拔千餘丈
其下林麓蓊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南巒者即崖
而寺之捫摩巖壁上有獨木橋十餘所木如大指長
三尺或五六尺巇險不敢着脚樵子傴疾者履之而
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十五夜換橋一
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一新無復舊木矣世

謂之仙橋昔寺僧溺犬仙橋斷後昇犬橋復完　入蜀記云過巫山凝眞觀謁妙用眞人祠眞人即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眞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猿鳥皆鳴達旦方漸止　湘潭方廣寺每四月朔日東壁見維揚官府樓堞　秦再思記異云嵩山之上有玉女搗帛石瑩徹光潔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

每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響　羣芳譜云中秋天色陰晴與外國同蘓東坡曰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　方輿勝覽云雍之洋縣念佛巖下有潭如碧鏡每歲五日巳午間忽有泡光出色艷異甚常時則無　文昌雜錄廣州大奚山洞端午開土人以紙墨手摸石壁覆紙刷之得咒語藥方之類見自然方藥條下　圖經云陽江縣海

中有魚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爲鹿　建水州南回回村有龍井每正月朔旦水中輒浮雙魚　祁陽縣北金沖井旁有一竅每日午水溢緋魚遊泳夜半魚匿日午又然　惠州志云惠州南海有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後復入海爲魚　泉州志勝云德化縣五花山有端午泉每五月之朔泉水溢至櫚凡五日爲度　唐咸通間蜀僧無晦至五花山鑿石築室與虎同居穴土得泉深數十丈味甚甘冽端午日指井語曰此泉萬古及此日則溢而至欄吾

化後以此爲證今五月朔日則泉溢至五日盈坎院祀注以辦千人齋饌日如故號端午泉　廣信志勝云永豐縣六石峰上有聖泉每歲以立夏七日應期而至有聲如雷則爲年豐之兆過期則旱冬至則泉竭　蕭縣有天棗樹一株枝幹蟠屈數百年物正二月之交開小花結實如酸棗可食四月初七日全樹皆熟初八日遂空　稗圃云五臺山有鐵樹定以六月十九日開花　羣芳譜云青城山有山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

下之取花以回　七修類藁云予友烏鎮王天雨濟
爲横州州判言横之馴象衛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
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
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
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　愼蒙名山記
云洱海之內每於八月望夜河漢正中有珊瑚樹出
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搖
月　河州鳳林關有靈岩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
聖柰大如盞　罌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種之花必

大又必滿　波薐菜下種于地必過月乃出其初一
二日下種與二十八九下種者皆于月過同出
于一錄云閒居數年牆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
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
必更雛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
雪鵲乃復來晷無爽也　鶺鴒雖復東西廻翔命翮
之始必先南翥又飛逐月數如正月一飛而止但伏
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　俗傳八月一日鵲
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一[illegible]

諺云許叔微精于醫云五臓蟲皆上行惟肺蟲下行
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于初四日六日治之此
二日肺蟲上行也　朱平涵云鵲髠于七夕　短狐
上弩于孟夏之朔短狐即蜮四月一日上弩八月卸
弩　徐雲林云五月五日蝦蟇必伏水草不鳴　七
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
文如瓦屋名海扇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丙日鳧魚
出穴　甲子庚申日玳瑁閉口不食　蝙蝠伏庚申
夜　鼠伏甲子夜　䗪蟲逢巾日則過街　燕啣泥

避戊巳　道州舜祠遇正月元日則山狙朝廟猿亦
如之　南靖縣龍池有祠每朔望則羣魚浮列水上
宣和士人之蠹魚石至午則堅冷爲石至巳時則
蠕動爲小蠹　李芬之未石每日至未時則氣出如
雲烟　羣芳譜藝菊法小暑至秋分看節邊蛀孔有
蟲在內用鐵線插入孔上半月向上搜下半月向下
搜又梅雨中濕熱時葉底蟲名象幹青色如蠶食葉
上半月在葉根上幹下半月在葉根下幹　物類相
感志芒種日螳螂一齊出　九月九日蚊嘴生花

[illegible]云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　鴝鵒飼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物類相感志魚始雷向下未驚蟄頭皆向上　土附魚清明之前眼閉過清明眼即開食蛹之蟲朝在葉上午在葉中暮在葉下不特分朔望也　天中記云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又鷺鷥人養之于池塘馴若

家禽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黃閑武陵記云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鱉無不備者七月七日皆出遊嶺頭族類咨別

洛陽橋再修定數

宋平湎云宋蔡忠惠創洛陽橋橫亘江中過時揆日營基所向欽趾所立皆禀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縴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已俗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解曰酉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名

覓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圮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賫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于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

又仁和鍾化民字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襲而生字惠
夫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化
民毅然修復之旣勉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
日人頼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
百年後爲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
常少卿巡撫河南卒于官 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
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端明之祠謚合亦可異
也然則端明之于我明蓋兩次降身矣或疑其數之
前知而端明又未嘗以前知著稱也按鍾化民萬曆己卯舉人庚辰

進士 閩書泉州晉江李俊育鳳池里人以貲豪里中
而急爲義縣洛陽橋壯橋也歲久海沙日積橋趾下
没而風潮過常水常漫橋不得涉守馮禎以委俊育
俊育出貲高之幾五尺餘凡費貲萬計今其子孫多
衣冠而鳳池之李爲華族然則洛陽橋之于我 明
蓋三次大修矣 按忠惠母盧氏忠惠於慶曆初爲
諫官有除授非常者屢封還仁宗遇忠惠益厚日有
子如此母賢可知特賜冠帔以處之又忠惠子旬妻
劉氏者員外昇之女也忠惠故與員外善員外以女

許旬旣員外死家益落忠惠知福州侍就劉尋婚劉
以非偶辭忠惠不可具奩送劉命旬娶員外女以歸
而旬夭子傳方二歲劉撫教之六經子史皆使貫串
傳以養母早乞致仕傳子櫄出知泉州爲忠惠舊治
劉已封令人白首康强傳綠髮尚茂泉州仙遊相距
四舍許板輿往來奉養珍厚衆人榮之忠惠有賢母
毓之于先而其後有賢媳有賢孫有賢曾孫洛陽橋
之造留澤旣廣食報亦深矣 閩書又云泉州烏嶼
四面皆水嶼上可居民砌石爲沉橋宋寶祐中僧道

詢募建石橋名鳳嶼盤光橋長四百餘丈廣丈六尺
比洛陽橋長加四百餘尺濶加一尺此二橋海中相
望如二虹然道詢少遇了角髯道人授以丹丸遂朗
悟內典若惠安峯崎山之青龍橋獺窟嶼橋皆其所
建當獺窟未橋時與了角髯道人待渡嶼前道人曰
何不橋此曰風波日作橋不易也道人曰患無真念
道詢遂率其徒成橋七百七十間一日建庵或欲捨
之田辭曰世間田有數我敢與人爭食哉自障白沙
海壖田之坌其高處爲庵其始障也畀爲潮嚙道詢

尨之曰海于天地間最大不能尺寸相讓耶遂立退三尺然則福建之橋固有大于洛陽橋者而亦有靈異如造洛陽橋者特洛陽橋以蔡忠惠益著耳何匪莪曰沈存中言水以漳洛名者甚衆洛落也水落于下謂之洛舊號洛陽九域作樂洋江後乃以洛陽名之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洲上有關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忠惠橋記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纍趾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其長

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余同年都給事中劉弘實者洛陽里人爲余言幼讀書祠下嘉靖末有兵燹之變祠被賊燬碑離地四尺許石理橫裂斜倚石垣之上居久之忽自端正意有神物呵護非偶然也　懸榻篇云丹陽人姜志禮字同節萬曆己丑進士其爲泉州太守時值地震洛陽橋圮過半公鳩工吏理造墩凡三十二經始之際波浸瀰漫公禱于神潮不至者數日匠師因獲措手其上甚石梁舟

水淺不克致公曰昔蔡忠惠公以八月二十一日安礎質需之至日有水滔天自東方至舟頭刻濟蓋忠惠公夙有橋斷我來修之說衆謂太守公實再來云

泉南雜志按蔡忠惠所自書萬安橋記共一百五十三言字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間之父老言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撈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摸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時與江濤競響也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蔡忠惠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往來此橋及

後備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岸左面山非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蜂兆有吉有凶

朱平涵云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謝承後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乇衙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王隱晉書陶侃以哀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得還浦遂沒海中此蜂之兆凶者也拾遺記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船有大蜂狀如丹烏飛集王舟因以烏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此其類也爾雅翼云軍行卒逢羣蜂及飛蟲多者必驚於伏藏之賊狀元考云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于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斯二者乃武乃文又何蜂之能兆吉如此哉　湖湘故事云楚王遊奉馬氏詔伐吳有羣蜂無萬數進遶傘蓋後遂戰敗死

濟瀆廟靈異

河南懷慶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綵段二。花銀銚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否則祀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此名勝志所載也續耳談云濟瀆廟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一二祠前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亦須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盆盛之投入能頃盆子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償也盆外濕而內乾其他類此甚多予讀書至此而疑焉夫川中爲市交易而退亦道也許之以子母要之以約質亦道之當也胡神人之不憚煩而爲之乎及閱李濂游濟源池記而始知前所言皆過其實者也李記云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人獻香祠下

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詣當俗所謂朝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紛遝四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即浮物之處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有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行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

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視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湮古今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于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池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之咸三日內所投者則向所聞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裹成藥浮出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 靈爲之必仙書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 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即以浮沉繫之試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于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予按獨異志云韓晉公滉鎮浙西戚令犬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舊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刁指其

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名勝志云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于綿而生歐陽子官于泰而歿此越國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嘗于青州刻瀧岡阡表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黃山谷爲文詰龍頊之靈龜湧碑

庙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
亭以覆之後宮火獨亭無恙酉陽雜俎云李彥佐在
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濟陽兵北渡黃河時十二月
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
寢食六月鬢髮恭白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請
公一祝沉浮於河憑公神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
爵酒祝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
秩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爵冰辭
已而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

誠已達乃沉鉤索之一鈞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
濕耳安有舟覆六日一附而堅冰陷一鈞而沉詔獲
得非精誠之至乎夫江河與濟並大於城中江可以
浮出緡錢碑版河可以浮出詔紙安在濟不可以浮
出諸物哉江河之靈可以詰責之詞動之則濟之靈
寧不可以要約之參通之乎　天下固有理之所無而
事之所有者此類是也冊府　元龜云高齊太祖建元
元年鄧州監利縣天井湖水　色忽澄清出綿百姓采
以爲纊湧幢小品云陳高祖　生于湖州長興下若里

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宅有井相傳始生時
井中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
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其
上勒銘焉又洪武　太祖初生三日宅邊水中浮出
紅羅因名其地爲紅羅障然則水中之浮物多矣不
得以濟瀆廟爲怪也　吳炳龍虎山記云宮南聖井
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輙浮投以楮幣則竟入苟不
虔則推出不納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又有余公井
嘉靖戊戌有獻菓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名山記

云天齊淵在臨淄縣東南平地泉半畝土人名曰龍
池漢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顏監曰謂其中有與
如天之腹臍齊記補遺云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
深十里此洞與天齊此中曾浮出鐵甕有天齊二字
魏永平中出木五枚天保中出木四皆五采類柘木
　明朝弘治辛亥又出香木二焉朝野記畧云景泰
三年寧德縣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疏文未善被
之須臾劇浮片紙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曰某
等俯陳愚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

居在世治本于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
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貧身之
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
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
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愚民
故降災寔由上帝爰深修省恃致禱祈虔取某日恭
請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頓回天心大赦枯苗伏
願龍顏大悅賜涓滴于金瓶龜坼全消霈滂沱于隴
畝庸副逞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祐我民迓續乃

命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又陝西太白山間有龍
池遇歲旱有司必于此祈禱乞水一罐意有不誠水
自飛上樹來結成冰塊意誠則水中浮出物來持物
歸候雨足仍納于池成化中西安府同知張侃往乞
之水面浮出古銅盆又浮出觀音經其池週四十里
四圍奇葩異卉上于雲霄每墮一葉則鶯鷰鳥成對
銜出池外不容滓滓于中嘗有大魚通紅者長丈許
或二三丈者浮遊波面殊不怖人山極高峻官夫以繩
牽逐步附之而行約二十里至頂不容肩輿上有神

府陰颯之氣襲人最有靈爽　劇談錄云咸通中京
城南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淺深每
秋風搖落未有草木飄泛其上或覩片葉纖莖飛鳥
必啣而去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覩
投之歘然而沒　紀畧又載國初有金箔張者幼多
技能嘗以鄉人不善治金箔往學於浙之杭州歸而
授諸鄉人因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
人有乞貸錢物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烏足
言神蓋伏機耳歸卽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

與客玩以爲戲夫伏機于池底而發之則無春冬之
分矣恐未足以破之也又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
借人凡宴賓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
取之自金銀磁鍋及桌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借
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
夜皆隱去神怪莫測此又何說哉輟耕錄亦集乃路
有巷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
士學仙常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沉之謡
口神爲我揉治爲期而去至期復祠則得成革

河南通志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乾祐元
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商泛湖至
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
至濟源廟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有石一塊擊
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
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
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再書攷之漢蜀漢五代並
無通容紀年者乃知後人之妄作也且塑繼安像于
儀門像前置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爲即若擊之石

也蓋做柳毅傳書之事而誕妄尤甚是因濟瀆之靈
異而更爲是說以惑愚蒙耳

火能生物

火爲至燋殺之物無復生氣而張子和云嘗見人擲
破一鐵釜釜臍中有紅嘴細蟲趨走如飛　周吉甫
云嘉靖間金陵三坊巷吳璉開大董店生意茂盛大
鍋晝夜火不停歇鍋底忽生一炮有乞食老金眞云
此鍋旺氣方熾其炮不可動後值爨者慮其費柴鏟
去之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其家生道消滅矣
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猪猵獸人捕之斬刺不
傷積薪烈火燒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　本草綱目

載龜有山澤水火四種火龜則生炎地如火鼠類也
武周縣有黃木合火山水有火井火鼠梵經言燈
燭燄生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火以爲性命人
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
燈燭此蟲獸之生于火者也　史異云宋紹興二十
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錢簡棲脩園云嘉靖
中民人黃瑩家火爐內爛炭中挺生蓮花五朶朶六
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生蓮
花七朶是庚戌辛亥年間事陳莊靖公女嫁于孫幼

閒莊靖伎佛旣嫁持誦益虔嘗設觀音齋萬曆五年六月十九齋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下吐時尚含翠色如欲滴其下莖有刺于時中外姻黨無不讚嘆三日後爲姪身人觸之而萎 紀野馬川有項項木燒之火經年不滅不作炭婦女取其根作帽入火不燒 建昌南豐縣門含鎮有康太保廟先是土人謝氏之居冬夜宿火地爐有香菌生火中亭亭如蓋次夕神見夢曰種菌于爐中者我也子能祠我我當福子謝乃徙居爲神立廟 簡栖又云毛桐生浙東諸山中落其子種之多未必生土人取桐木燒作炭播之山椒則一炭一株易生如蒲蘆矣又鳳尾蕉以鐵筋燒紅刺其根則易長此亦木之生于火者也如鼫鼠食烟火𧌒遊蔱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風生獸積薪而不燃鷄烏啄樹而火出禍斗獸如犬食火而遺燬却火鳥如雀處火而散餘厭火如獨而色黑火出其口中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耳鼠能食火烟山啄木能食火炭蜀有火鴉能嚼火 駝鳥能食火炭

目火鷄 徐雲林引山海經崌山有鳥如鴞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如鶚而赤足名曰䳋鵌可以禦火崦嵫之山丹木葉如穀實如瓜赤符黑理食之可以禦火卽公之山有獸如龜而身首赤名曰蛫可以禦火囂水䱻䲃之魚如鵲十翼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翠山鳥多鸓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符愓之山鳥多鴖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小華之山多赤鷩可以禦火帶山有䑏疏如馬一角可以辟火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鮮山有獸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名移卽見則邑有火巳上諸物或以禦火或以兆火何所稟而然耶 郡國志云宜春縣南鄉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卽熟水經注瀧水與雲水合處有湯泉泉源沸涌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卽熟其中時有細赤魚遊之不爲灼也又廣州城東南火湧泉出石髀中大如濤湧前去二十餘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 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爲衣食

笞爭酒併失盃而汚之解衣付于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粲然潔白魏文帝不之不信有火浣布著論辟之後外邦有貢火浣布者試之誠然乃毀其論 按火浣布有二種俱載于正史今詳之 魏書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遇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爲布 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銷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悴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埃汚之便投火中則更解明 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火洲其上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汙則投火中復更精潔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按此布出于木皮者色青黑出于鼠毛者色白也

宋滕景直家廣中炊釜有聲如雷霆家人走視甑上生花漸長如蓮花赤色俄項即萎景直旬日卒

闈題定數

棘闈試題甚闊多有小房師各拈數題大主考合圍而得之即在本主師未能懸擬乃亦有一定之數可以前知數定而天弗違之甚可怪也宋孔平仲談苑云學士王汾字彥祖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夢中有人告之曰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于配天賦及第乃圜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 又宋張世南遊宦記聞云先伯大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能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宜厲聲曰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宜爲解首 彛堅志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

人鄭拯未及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盼東壁大書一詩覩而讀之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閣裏頭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焉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明　萬曆年間桐城吳公應琦以甲午登賢書計偕至臨清聞降乩仙者甚靈趨候之曰某此行登會榜否曰不知曰然則何年登會榜耶曰不知又問不登會榜終作何官

曰不知曰某聞仙示頗靈顯故竭誠叩可無一言見示乃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好把中庸仔細推老老幼幼平天下此是男兒得意時及甲辰科應琦捷禮闈其首題爲不知命全章則三不知在焉次題爲極高明而道中庸三題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豈題目于十年前可預定如此耶　萬曆丁未科人有叩乩仙以會場題者批云丈人章衆曰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二句矣再叩第二題批云亦丈人章衆一閧而罷後首

題果然次題爲君子依乎中庸蓋丈人章註中有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一句也今康熙己酉科予郡袁公顒褱叩乩仙問今科浙江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則批一畧字又曰主司意重知及入場則知之者一節乃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四者字爲畧袁公因念重知一語遂縱筆成篇果獲雋　胡元瑞甲乙剩言云萬曆乙未春試前一日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予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斯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既覺而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斯道是訒言意耳及揭榜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　前定錄云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來者[illegible]自辰及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illegible]

山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授負才華不宜爲此變色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授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授以書判不中第授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授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授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于中朝通者無如授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謝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

遇上尊號授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示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授所爲乃召見授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土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授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有疑願得詳之乃許拆緘塗八字旁註兩句封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訪王生竟不見矣觀此則

寧竟可前定而添注塗抹亦有數存則題目之前定又不足爲奇也　懸榻篇記云近年來山左有李神仙者以術數遊京師頗能知來事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從占得失且密以試題詢李謝不知但笑曰兩公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卜及入試首題則志于道全章所謂道德仁藝者實隱寓其字而兩生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餂者李曰此何敢言但題中當有五後字四可字他日或驗耳其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有五後字二題乃夫子之文

章一節三題乃易其旧疇二節果有四可字乃嘆其異又樵川諸生吳君善乩仙之術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臨樵數友問場中何題則書曰尹字帶兒孫心一旦題或近此衆不測復問二題何題倚經乎書曰否否否諸生皆喜謂非經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已搭至得見有恒者斯可已乃知尹帶兒孫寓君子字心一旦寓恒字二題是樂正子强乎曰否三段乃知否否否者寓三段中三否字也同時武學諸生亦請問試題仙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生茫然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
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欠半邊下也立見其
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不獨前知之神拆字奇巧雖
與黃絹幼婦三橫兩縱之語並存千古可也　相傳
何公早南直懷寧人早初生時其父夢門前豎一綽
楔上寫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未解所謂第誌其事于
壁已而早以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一節題入泮以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一節題中式丙午鄉試
以吾未見好仁者全章中式癸丑會試平生得力果

全在此一章書　先君于萬曆丙午科科試冠軍補
庠入場先是有請乩仙問是科題者批云子路十三
章先伯玉衡公亦與試性頴悟解之曰此必非先勞
一章必是子路問成人一章也予以窻問十四內數
之自窻問恥至問成人正一十三章耳且予曾問于
乩仙批云子今有志問功名丙午之年亦可成固知
必成人章耳已而出題果然

入水即乾

石胛入水即乾出水即濕或曰夫出水即濕吾得而
見之矣入水即乾其誰見之考之本草別錄曰路石
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乾日出獨濕花黃莖赤
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莖葉陰乾是則
天下固有遇水而反乾之物此則灼然可見者也
牡麻草見日則濕入蔭則乾路石草實赤如麻子意
即牡麻乎　神異經荒外大山生不晝之木晝夜火
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酉陽雜俎云雀芋狀如

雀頭置乾處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
之僵（感應經名蕉毒草）　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
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劍安冦延平道出小當村掠
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
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
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或削去之
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此乃正氣所不磨亦
復雨乾而晴濕何耶　名勝志鷹越州羅生山上有
天應寺殿堦片地雨則暵晴反濕　閩書同安縣齋

洲嶼寶月菴旁有石如盤俞武襄大猷作亭望海頭有島天將雨則明現晴則日光晶晶反隱不見名其島曰變山　名山記冰山在慶尚道義成縣大巖下有石穴是爲風穴又有穴在巖底直下廣一尺深可量十一尺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霜雨則冰釋春夏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春是爲冰穴　拾遺記古之圓山有林木焉疾風震地而此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獨活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以爲可怪然而世又有有風不動

之林木　鬼臼風吹不動無風自搖　述異記魏典錫義山生薇蘅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石礪山在廣東廣寧縣南高百丈泉自石竇中出東流五里入江旱則流水聲聞數里雨則寂然又拾遺記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出潛英之石青質輕如毛羽寒甚則石溫暑甚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　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通志畧云無風獨搖草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寰宇記云

典縣慈雲教寺有月臺覺凳丈許天晴沾濕雨轉乾燥相傳以爲異　纂要云牧麻草大壽之軍也風吹氣所至數里內稻皆死李淳風云牧麻草有汁本清得水則稠見日則濕蔭卽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又盧携夢人贈句云君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不解其讖後幾年携大拜庭下古椿一枝雖狂風驟雨不濕不搖則樹亦有有風不搖有雨不濕者焉

拾遺記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欲見之李少君曰黑海北封都之野出潛英之石其色　輕如毛羽寒盛則

石溫夏盛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乃求得之命工刻作夫人形置之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近之少君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近也

撒珠撒銀錢

宋史明道二年注輦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使言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贍禮以申嚮慕之心乃自捧銀盤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以堂堂天朝而幾與戎蠻爲戲甚非大體　清波雜志祖母太夫人爲曹武惠燕王五世孫服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宮稱賀盛飾羣立于露臺人各許携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卽裂爲二俯拾次多遺簪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捷慧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此朝廷與命婦爲嬉娛也　雲仙雜記云唐玄宗于正月十五夜御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鳬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閩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被綠暈山

皇明通記云天順間帝頗聲色奢侈常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以諷之　客燕雜記云往時宮中出遊西苑

大耍外小耍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晚用金銀豆滿地聽內監拾取爲笑樂崇禎間悉罷之易以胡桃紅棗等物　酌中志云萬曆末年宮中偶興掉讀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卽照數賞之若落逬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遂有撫順開原之失亦其光也此朝廷與宮嬪內侍爲嬉娛也　文館記唐景龍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私收之退宮人詩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　長安客話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他一講官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讀

學士一日　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學
士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
錢之事其來已久蓋大臣位文武之極講官有師傅
之尊踣經頓地與俯拾錢褻體甚矣　雲仙雜記云
唐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槐膠彈子數
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
收于篋此則儉嗇而娛其歲年者也　又云洛陽人
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若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
則撒珍珠厚盈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

得雙者爲吉兆乃作雙珠宴以謝主人斯其爲娛樂
者奢華之極不可以爲繼亦恐造物鬼神或窺之矣
　唐高宗咸亨三年太子弘因宴集命官臣擲倒大
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
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賜及善縑
百疋尋遷右千牛衛將軍　注擲倒倒仆也猶相撲　元氏掖庭
記云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妃嬪不得登九
引臺　臺乃後宮乞巧之所　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
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

設晏大會謂之鬬巧晏負巧者罰一席　北齊書王
昕字元景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
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數散錢于
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
取其一其方正如此　泉志云按舊譜撒帳錢徑寸
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
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爲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
中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勑
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

每十文即繫一綵條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有學
士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蘊味道各執
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是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
摸平一懷中盡而後已　先叔祖馬湖公作族祖姑
無爲心禪師傳師幼許字湯氏子湯殀不受他聘雅
修淨業竟從剃染一日豁然大悟神運妙用成化中
以妖人之亂徵天下有道術者有司敦遣入京　孝
肅太后引見尼僧手擲金豆師獨岸然不動凡宮人
有疾病以手摩掌之即愈　孝肅諡以無爲師號

瑯環記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地上令宮人暗中摸取以所得多寡精粗爲勝負謂之鬪巧

草之有寶者

保昇云馬齒莧有二種葉大者不堪用葉小者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有八兩至十兩已來然至難燥當以槐木搥碎向日東作架晒之三兩日卽乾如隔年又隨續子莖中有白汁可結水銀　博物志云積艾草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庚辛玉册曰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氣石楊柳含銀氣馬齒莧含汞氣艾蒿粟麥含鉛錫之氣酸牙三葉皆含銅氣　雲仙雜記云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儲泳祛疑云荷葉有水銀　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故曰椒目可以來汞

草木能奪天工

萬畢術云淮南子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　相感志云楓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鬼天旱以泥封之卽雨又注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動天雨卽止　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柳先知之起氣以應故名雨師　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　類林南海有草叢生如蔓土人視其節以占歲之風每一節則

一風　續博物志曰知風草　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病雖危亦無害也　本草云茈葫出銀州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綠鶴于此回翔是茈葫香直上雲間若有過往聞之者皆氣爽也又降眞香燒之則引鶴至　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　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狠虎草無毒螫又日上有叢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感應類志云胡桃之粉令雞夜鳴蓋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粉字茳遶之于雞栖下則夜鳴不止　史記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于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半滅故日蘆灰拔地蒼雲自滅　感應志云以榆化（疑是花字）灰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取廻風草揷頭上令人顧見四戶之事廻風卽旋風也　卜宅書云栗木爲關可遠盜青楊木爲床可辟蚤　談薈云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鹿蛇卿草能續已

斷之指　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妒　橄欖爲楫撥魚則浮　風生獸死後向風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則死　橫公魚刺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園圃四旁種決明草蛇不敢入以胡麻麪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兼得三十餘歲　椒目可以來須構液可以膠丹檉灰可以鎔銅地榆金鹽可以煮石皂莢碎鐵兔莢腐銅修天拒火紫背制金　竹譜云永嘉大羅山有龍牙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雹人

山則安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
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鈞寓直詩霜
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通志畧云蔣士先得疾下
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蘘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
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爲治蠱之最 蘇東坡曰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否以
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然大豐則
實凶歲則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得益智之名豈
以知歲耶 詞林海錯云黃精一名土竹服其花勝

實服其實勝根有黃精處必有黃雲時起 茯苓萬
歲則其上小本狀似蓮花名曰威喜 枸樹一名狗
骨又名枳枸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
皆薄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燕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 蠪能吐霧致雨
蝎鳴則大風 龔堅志劉居中見蝎蜥大者百枚在
山中長三四尺光膩如脂吐雹如彈丸俄頃風雷作
而雨雹也 宗奭曰有人見蜥蜴從石罅中出飲水數
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數里雨雹大作故今
人用之祈雨 劉法師嘗在龍興府西山見許多蜥
蜴如手臂大一日無數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
又嵩山有大蜥蜴數百能吐雹 淮南子云朱鱉浮

波必有大雨 李時珍云鸛鳥仰天鳴號則大雨至
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散雨也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 鸛鵲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鸛井可對蟻封凡蟻封戶天將大雨也鸛有長水石
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又墨子云以丁卯日
或乙卯日燒三雄羽揚其灰風立至若風止又燒黑
狗皮揚灰大風立起一云黑犬皮灰止風一云黑犬
皮灰起風此必有一訛矣 本草綱目引感應志云
五酉日[illegible]鳥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

渡　尸揚之風立止　狠糞爲烽燧大風不折　江猿
入火藥逆風不回　鶩驚鬼　鵁鶄厭火　孔雀辟
惡　鸂鶒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　啄木遇蠹以
觜畫字成符而蠹自出　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
鸛鳴在上蚓反不行　燕啣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
不傾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則啣其中　鷺飛則蛾
沉鵙鳴則蛇結　竹雞自呼泥滑滑者是也白蟻聞
其聲則化爲水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故陶隱
居言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　埤

雅云蛤者蛇屬潛于神淵能興風雨淮南曰犧牛粹
毛宜于廟社于以致雨不若黑蜧又蜧蛇龍類有鱗
無足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其行千里因風而化　鴆
壽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淨無雲則運日先
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淮南子所云暈日知晏陰
諧知雨也食蝮蛇及橡實知巨木大石間有虺蛇即
爲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樹石
爲之崩倒虺蛇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
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虺蛇時呼同力鳥

十聲石起蛇出江東人呼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
以手搭腰鼓大率蛇入口即爛矢溺着石石爛如泥
一說矢着石即變爲雌黃及生金　本草云鵰鳥能
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淮南子曰鳥有
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　談薈云螳螂之
氣含之出火蜥蜴之鼻背之起霧　取玳瑁甲帶左
臂若飲食中有毒甲自搖動　伏翼之血滴眼見夜
中物　鸜鵒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蒼鷹之睛注眼見碧霄外物　猴孫毛置之網蜘蛛

則多得魚以鹿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　象胸
前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　丹魚之血塗
足底可行水上　狒狒血飲之可以見鬼　鸕鷀頸
血塗雞頭雞不能起　僵蠶末塗馬口不能嚙人亦
不能食草豆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鯉魚塗樹
立致焦枯而灌以犬膽藥盛如故　牛膽塗熱釜釜
即鳴　五月五日取蠅虎以刺血用硃砂和牛羊脂
食之令具腹赤乃取爲末少許塗處女臂即有文章
揩拭不去男女交其文即滅此東方朔法漢武以驗

宮人故曰守宮也　倭蚌之淚作書晝隱而夜見烏
鰂之墨寫券暫明而久滅蜃脂和蠟爲燭其焰上成
樓臺　雷獸骨擊鼉鼓聲聞五百里　海鷗風伯使
白袋雨師奴　敖尢競搏土作尢滿三百而潮至
拾遺記云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尾端有角噴水爲
雲輪囷五色　鷗類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以
爲候　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
尾文如豹文武帝作觀於于長安上有銅飛廉因名
飛廉觀　大清外術言蓄蠱之家鷄輒飛去五行志

雄雞毛燒着酒中飲之所求必得　豘將風則踴躍
欲雨則鳴蠑飛磴則天風舂則天雨　暮鳩鳴即小
雨朝鳶鳴則大風　鷸水鳥天將雨則鳴鵁鶄鳴則
天當大雪　海螺鳴主大風螺吐光主陰雨　李時
珍曰術家言蚯蚓可與雲又知陰晴故有土龍龍子
之稱蓋蚓雨則先出晴則夜鳴　螢火懸網中能多
聚魚古人製螢火丸服之能辟刃矢　東海魚獸似
猪名魚貍皮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天將
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天晴如故　麒麟鬬而日月蝕

天中記鵲構巢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
卵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炙病者立愈又鵲腦令人相
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之則相思　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曆八年四月十
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土木之像能神

神鬼之附麗于土木像以降言禍福而坐享血食者。往往有之。然不過附麗之耳。若土木之像而自能神。則尤可異焉。搜神後記云。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皆見。 留青日札云。嵊縣清風嶺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鏃犯。及遂乃束手就戮。如有神助者。此則節婦正氣之靈也。 太平廣記引神鬼傳云。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竟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床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前去。 宣室志云。初唐有神像。云周隋間有術士範金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殿宇嚴。玄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侍。上。高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聲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動移時仆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王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劉楚記曰。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于途。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廟之神類能威壓人也。亟迎至而露禱焉。曰必得盜。見之歸。否則暴露耳。其神固木偶。大小長短畧與人等。又衣冕絳衣大冠。儀狀儼赫。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明在地。門外物窣有聲。其人以爲必盜至也。從壁隙覘之。見一虎至神所。以爲人也。曳尾雎盱。旁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乃稍迫近。對踞注視。久之。忽風颭神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齒。不得吐嚙。虎搖首振胳跳擲。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觸壁頓擲。左右撐拉。始得脫。乃去。次早里人聚觀見虎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倘湖小築

人很薪道上無完膚方疑神向威靈何遂至此其家故畜豕不數日虎復來伺夜躍入垣内有虛窨伏牢側虎失足陷窨中咆哮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擊死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相率舁虎祭神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歸神于祠盜亦遠絶

徐仲光神鉞記庚辰夏蔽共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惟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役母使炊俟熟乃起小不如意恣口詬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沸釜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

視已死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逐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母具述其事遠近喧傳周將軍靈爽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

謝肇淛塵餘吳人丁應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入古廟中見土偶巋然以爲人攫之偶踣而折虎壓虎斃獲日聞于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爲異政所致

人聲屬火

洪範之五行以言配火則人之聲原屬火也予考記籍所載凡水得人聲則溫熱者愈溫熱騰湧者愈騰湧豈非水得火而相激致然乎錄異記云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而有魚龍洞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至驚懼奔走　物理小識草莊峽程記云急流有漩綏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爭則舟埋水矣海舟人言用蘆席稿鋪之物投漩漩

即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不可聞聲聞聲則船不可救　泚陽城大翮小翮山有溫湯下足便爛不得言言則愈熱　郝郊入蜀記云巴縣不語灘險艱舟過戒人言言則水勢噴踴不語則平易　林水錄云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口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濶百餘步冷若寒泉　記義云宣城縣蓋山有舞水聞人歌湧出　論衡云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鴆蛇冶葛巴

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爲毒也　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有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曰婆婆賫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　宋王琛見聞錄云夔峽將及灧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家室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于是出　壽州有咄泉人至其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又

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笑聲泉即滚沸　名勝志云蜀馬湖府屏山縣有雷番山隋史萬歲南征過此書雷番山三字鎮于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亦須緘默若或出聲雖冬月必起雷霆　又云嘉客泉一名珍珠泉此泉在平壩衛西南十里冬溫而夏凊客至語笑明珠翠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清瑩射目客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衆寂亦如之否則已若如酬酢因名之曰嘉客泉　壽州北三里有珍珠泉淮南王鍊丹之所旱暵不竭每聞人聲則珍珠湧集或呼爲嗽泉　又呼應泉在龍里衛俗名叫水泉脈淤滲不見呼之則湧出僅足掬啜復涸雖日百呼皆應亦甚異矣　宜興張公洞中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　江西武功水獨源其顛須濘噴沫如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益溢出　龍虎山水簾洞岩有祖天師煉丹爐其灌丹池萃日月變化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灑若珠簾玉箔人嘯泉

下則水碎易其處　襄陽府南漳縣雙池寺內人乎池旁躁躍則四圍水湧躍如珠　歐陽公與梅聖俞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妄語笑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　胡直云峨眉雷動坪相傳雷神居其下一聞人語鼓吹聲則雷犬作道有禁語古鐵碑二當好禮云相傳人至此語則雨雪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晴八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　犀泉在廣西富川縣東北泉藏坎中坎在平地深約丈許長不下三四尺濶可七八尺上覆綠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人呼則出不移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然其靈異如此　桂平縣白石山有泉曰激玉始流微細鳴鐘鼓則泉湧　和曲州武陵洞夾西山中深不可測內有流泉石人石獸以火燭之不敢語語則雷雨輒至　江西通志云玉山縣柳居山其石有古井一泓神龍所潛歲旱禱之多應井後有石崖壁立遇人有語聲激之則有泉迸出如瀉　西寧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沸

有客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沸　湖廣歷城縣有溫泉在京山上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揚湯奮發　澧州西有雙泉一泉相近其水常湧聞人聲則怒濤異常　荊南志華容有方臺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候雲所出處掘取無不獲者當掘時忌有人聲不則所得粗惡

琵琶花

耳談莫廷韓過袁履善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相與大笑其令君續至道其故令君倡一語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續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郎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歎再三遂定交然而世實有所謂琵琶花者唐詩記事駱谷中多毒木名山琵琶花明艷與杜鵑花相似李紳南梁行云澗底紅花奪火然橋風扇毒愁行客元微之贈薛校書云萬里橋邊薛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後人

不識蜀中原有琵琶花遂改爲枇杷云若枇杷花朴陋無色何足况校書哉一統志廣東肇慶府果名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豈其形似于琵琶耶此或是枇杷之誤羣芳譜枇杷一名盧橘樹高丈餘易種肥枝長葉微似栗大如驢耳背有黃毛形似琵琶故名則枇杷與琵琶亦不妨互稱也　沈懐遠海物贊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名亦嘉聞奇出聽曾識鮑巴則魚固有琵琶魚也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善鳴因名焉　太平清話云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熙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是其在器則曰批把用挑手在樹則曰枇杷用木旁矣按元微之詩云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山花好時節壓枝妖艷巳全開映葉青苞纔半裂紫搏紅袖欲支頤斂綵囊初破結金線叢飄繁蕊亂珊瑚朵重纖莖折因風凝結襯芘飛帶日斜看目睛熱亞水依巖半傾側籠雲隱霧多愁絶綠珠語盡身欲投漢武眼穿

神漸滅瓌姿秀色人皆愛恐媚羞容我偏別此正題曰琵琶花者以况薛校書正其比矣

植物而兼動物

草木之類植物也蟲豸之類動物也植物無情無性動物則有血氣知覺兩不相蒙然謂予所謂無情化有情如朽麥化蝶朽草化螢朽瓜化魚稷米爲鯽苧根爲鱓之類不可得而究其理焉交州記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穿皮飛出著屋正黑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搖動物理小識云蠅蜂生南海陽春附橄欖樹雖有手

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而得之志曰土人歲于笥篋中以聲之清濁卜禍福或云遇蟲毒必鳴焉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盒之泥其墜經宿化爲大蝴蝶 嶺南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 大和中田在實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鴝鵒巢在顛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如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又大麻蠅茅根所化 秀才韋翾庄在杜曲常冬日掘樹根見復育蟬未蛻時爲復育附于朽處怪

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木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瀟湘錄云長安城禁苑内有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復結實其子光明爍然如火之照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明年唐高祖入長安此其先兆也 北戸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岩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

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黄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登岸覩之乃知木葉化焉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化泥蝦相傳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本草云白茅其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黄東發云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倘湖曰此說非也腐草實自生光而成螢豈有子宿于其間哉腐竹節亦成大螢火 又黄東發云江之有鰌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

皆謂飲食殘魚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宜之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爲琴高昇仙時所棄藥滓化成故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惟上巳前後有之他時則無此亦神仙餘丹所及非尋常可比矣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鱓是荇芩根所化異魚圖贊云土龍之屬荇莖芹根化而爲鱓黃白異形按白鱓出交趾　劉𤇍筆談云萬曆十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草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

豹獅象之類或飛過山木高處偶爲木杪所礙即有一二穗飄挂其上土人援木取視之則皆腐已化爲蟲矣延道東陽王公親見之　述異記云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又晉太荊州久雨粟化爲蟲中郎王義與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四川大竹縣邑志云宋紹興時產大竹竹中有白兎因以名縣　海物異名記海樹霜葉風飄浪翻如腐草化螢厥質爲魚名楓葉魚　酉陽雜俎云以盆覆寒食飯于闇室地

入夏悉化爲赤蜘蛛　並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壁魚因知列子朽瓜化魚之言爲不虛　李時珍曰古今註謂橘蠹化蝶爾雅翼謂菜蟲化蝶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　螢之爲物一種小而宵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化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螢蛆明堂月令腐草化爲蠲是也　搜神記云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　淮南萬畢術風黍成螃蟷言以秋冬獲黍置溝中即生螃蟷也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螃蟷　楓葉魚乃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化厥質爲魚故名楓葉魚

同異異同

驢父馬母曰驢馬父驢母曰駃騠　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　黿甲裏肉鱉肉裏甲　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　鶴愛陰惡陽雁愛陽惡陰　兎以潦爲鱉鱉以旱爲兎　菱葉日舒夜歛芡葉晝合宵炕　松木葉直而身曲栢木身直而葉曲樅木松葉栢身身葉俱直檜木栢葉松身身葉俱曲　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　鴟必單棲鶩必匹飛　睡蓮晝開夜縮水底萍草晝縮夜卽

出水　太陽草曰鷄格（卽黃精）餌之長生太陰草曰鉤吻（其葉有鉤）食之立死二物相類　柳性耐水楊性宜旱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猩猩啼而就擒禺禺笑而被格　鹿則比類環角外向以自防麢（卽羚羊）則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　蝶美于鬚蛾美于眉　楸葉大而早脫謂之楸榎葉小而早秀謂之榎　蘘荷依陰䒶藿向陽　鸞入夜而歌天勝之也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　蠅市于朝蚊市于夕　鷄晝明而夜昏梟夜明而晝昏

山海經諸神

山海經所載諸神殊形異狀筆之于圖令人怪駭何爲荒唐至此乎然作者亦必稍有據依豈盡憑空結撰以誑惑後人也按李元陽洱海志云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鷄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此則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遊皖山記云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肅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麓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

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此亦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按金史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馬前有大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

湧幢小品云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作

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鬚冠劍偉異衆驚與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作三舟俱溺　魏濬西事珥云廣西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餘披髮鳥喙背有二翼俯覩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神能變語呼曰合合勿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喜拊手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此皆足

爲山海經諸神之証云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晦而失　龍城錄云開元四年景州水中龍見一龍三頭時鹵中大水後一日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牛晝暝　南史梁武帝聽魏降人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于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費萬萬計夏日疾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九丈五尺夾之

以堤弁樹杞柳軍人列居其水清潔俯覩邑居墳墓了然若在其下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三吳記云吳大帝赤烏二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風寒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

黒蛟耳

日月之異

漢景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滿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占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四年三日復出　晉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太興三年五日旦出　梁武帝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於東方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旦兩月並見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又有三月並見　唐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四日並出而鬭三日乃不見鬭者離而復合也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旣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旋有陳橋之變　宋眞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眞宗天僖四年四月乙酉

南方兩月重光　近異錄云宋慶元二年十月乙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又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街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嘆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日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弇州別集云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一歲至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後漢書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晦朔見月之異古蓋有之矣晉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謂之側匿則侯王其肅乃劉裕擅政之應　雲錄漫抄云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

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僭黒人爲亮云 異苑莂昭
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采貫紫微王南巡狩濟江溺
死

占卜異兆

隋唐嘉話云今上玄宗之爲潞州别駕將入朝有軍
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
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
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石林燕語云
宋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
錢盤旋久之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此非占也而兆也
耳目記云長慶初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曆
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肙于財賄民衆怨

咨時王庭湊爲都將遣使于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
求醫未愈因就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
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
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
兼有河山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庭湊聞言遽自掩
其耳卽辭魏帥而廻未逾旬軍民大變殺弘正將校
擁脅庭湊而立之王師攻討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
文宗嗣位詔曲赦之就加節制庭湊既立甚有治聲
閩書云建炎初林公武避地建安城南時葉儂作

亂挺身持帛書詣壘招降賊疑間諜執而且殺之賊取珓卜神曰必立珓乃免珓下倚案而立賊異釋之

五代史周世宗在民間常與商賈䟦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顓䟦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然卓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傳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揮麈錄顯仁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曰瑞卜昭應卑可無慮矣